

七
劍
十
三
俠

①

武 俠 小 說 精 選
青 苹 果 電 子 圖 書 系 列

七劍十三俠

(上)

〔清〕唐芸洲 著

目 录

第 一 回	徐公子轻财好客 蔡道人重义传徒	(1)
第 二 回	海鸥子临别显才能 鹤阳楼英雄初出手	(6)
第 三 回	伍天豹大闹宜春院 李文孝鞭打扑天雕	(11)
第 四 回	赛孟尝怒打小霸王 方国才避难走他乡	(16)
第 五 回	徐定标寻访一枝梅 伍天熊私下九龙山	(21)
第 六 回	神箭手逆旅逢侠客 铁头陀行刺遇英豪	(26)
第 七 回	一枝梅徐府杀头陀 慕容贞李庄完首级	(31)
第 八 回	徐鸣皋弟兄观打擂 飞云子风鉴识英雄	(36)
第 九 回	雅仙楼鸣皋遇师伯 玄都观严虎摆擂台	(41)
第 十 回	赛孟尝拳打严虎 罗季芳扯倒擂台	(46)
第 十 一 回	救义兄反牢劫狱 换犯人李代桃僵	(51)
第 十 二 回	铁稜关挑灯大战 救妹丈弃邪归正	(56)
第 十 三 回	警奸王剑仙呈绝技 杀土豪义士报冤仇	(61)

第十四回	扬州府严拿凶手 轩辕庙锤打夜叉	(66)
第十五回	赛元庆误落李家店 杨小舫大闹清风镇	(71)
第十六回	除黑店兄弟相逢 明报应三娘再嫁	(76)
第十七回	避冤仇四海远游 徐鸣皋一上金山	(81)
第十八回	非非设计擒众杰 徐庆神箭射了凡	(86)
第十九回	徐义士二次上金山 众英雄一同陷地穴	(91)
第二十回	一枝梅金山救兄弟 狄洪道千里请师尊	(96)
第二十一回	句曲山侠客遇高人 华阳洞众妖谈邪道	(101)
第二十二回	徐鸣皋刀斩七怪 狄洪道路遇妖人	(106)
第二十三回	皇甫良杀人医病 狄洪道失陷王能	(111)
第二十四回	草上飞踪寻表弟 狄洪道喜遇焦生	(116)
第二十五回	草上飞斩符常谭闵 狄洪道擒皇甫医生	(121)
第二十六回	云阳生仗义下江南 王守仁惧祸投钱塘	(126)
第二十七回	红衣娘单身入地穴 徐鸣皋三次上金山	(131)
第二十八回	大雄殿众杰逞威能 地穴门侠女显绝技	(136)
第二十九回	云阳生斩非非和尚 赛孟尝破金山禅寺	(141)

第三十回	徐鸣皋焚烧淫窟 林兰英父女团圆	(146)
第三十一回	太平县弟兄失散 石埭镇故友相逢	(151)
第三十二回	石埭山强徒作窟 望山楼义士施威	(156)
第三十三回	徐鸣皋力斩五虎将 飞龙岭火炸五雷峰	(161)
第三十四回	霓裳仙救鸣皋李武 山中子劫罗德王能	(166)
第三十五回	朱宸濠献美人巧计 唐子畏绘十美图容	(171)
第三十六回	杨小舫穷途逢义友 周湘帆好侠结金兰	(176)
第三十七回	王守仁谏纳美人 包行恭遵师下山	(181)
第三十八回	孙寄安为财轻离别 沈醴泉设计抛钱银	(186)
第三十九回	睹娇容沈三思恶意 用奸谋苏氏入牢笼	(191)
第四十回	老虔婆设金蝉巧计 沈三郎蹈杀身危机	(196)
第四十一回	除奸淫夜斩沈三郎 包行恭大闹杏花村	(201)
第四十二回	张家堡厮打成相识 英雄馆举鼎遇故人	(206)
第四十三回	南昌府群英聚首 兴隆楼兄弟重逢	(211)
第四十四回	一枝梅安义山寻友 徐鸣皋元宵节遇妖	(216)
第四十五回	安义山主仆重逢 梅村道弟兄聚会	(221)

第四十六回	黄三保狐假虎威 徐鸣皋为朋雪耻	(226)
第四十七回	众义士大闹勾栏院 徐鸣皋痛打铁教头	(231)
第四十八回	军师府铁昂求计 郑元龙走马报信	(236)
第四十九回	徐鸣皋智料奸谋 李自然发兵遣将	(241)
第五十回	小侠客箭射至刚僧 邳将军力擒三勇士	(246)
第五十一回	徐鸣皋一探宁王府 朱宸濠疏劾俞巡抚	(251)
第五十二回	王府戒严防刺客 村店谈心遇异人	(256)
第五十三回	宁藩府禁军为盗 赵王庄歃血练兵	(261)
第五十四回	一枝梅弹打铁教头 三侠士大战邳将军	(266)
第五十五回	鹧寄生逼走邳天庆 徐鸣皋相会焦大鹏	(271)
第五十六回	备御敌造奇法炮弹 结同盟合佐玉良才	(276)
第五十七回	李自然狠心施毒计 邳天庆再打赵王庄	(281)
第五十八回	霓裳子独救赵王庄 邳天庆抢挑草上飞	(286)
第五十九回	余半仙祭炼招魂法 霓裳子金殿显奇能	(291)
第六十回	徐鸣皋二探宁王府 朱宸濠叛逆动刀兵	(296)

第一回 徐公子轻财好客 黎道人重义传徒

诗曰：

善似青松恶似花，青松冷淡不如花，
有朝一日浓霜降，只见青松不见花。

这首诗，乃昔人勉人为善之作。言人生世上，好比草木一般，生前虽有贵贱之分，死后同归入土，那眼前的快活不足为奇，须要看他的收成结果。那为善之人，好比是棵松树，乃冷冷清清的，没甚好处；那作恶之人，好比是朵鲜花，却红红绿绿的，华丽非凡。如此说来，难道是作恶的好了不成？怎奈到秋末冬初时候，天上降下浓霜来，那冷冷清清的松树依旧还在，那红红绿绿的鲜花就无影无踪，不知哪里去了。此言为善的虽则目前不见甚好处，到后来总有收成结果；作恶的眼前虽则荣华富贵，却不能长久，总要弄得一败涂地，劝人还是为善好的意思。所以国家治天下之道，亦是勉人为善。凡系忠臣孝子，节妇义士，以及乐善好施的，朝廷给与表扬旌奖，建牌坊、赐匾额的勉励他；若遇奸盗邪淫，忤逆不孝，以及凌虐善良的，朝廷分别治罪，或斩或绞，或充军或长监的警戒他。特地设立府县营汛等官员，给他俸禄，替百姓锄恶除奸。好让那良善之辈安逸，不放那凶恶之徒自在。朝廷

待百姓的恩德，可谓天高地厚。

只是世上有三等极恶之人，王法治他不得。看官你道是哪三等人，王法都治他不得？第一等是贪官污吏。他朝里有奸臣照应，上司不敢参他，下属谁敢倔强，由他颠倒黑白，刻剥小民。任你残黠的官员，凶恶的莠民，只要银子结交，就升迁你；由你二袖清风，光明正直，只要心里不对径，他就参劾你去官罢职。把政事弄得大坏，连皇帝都吃他的大亏，你道厉害不厉害？第二等是势恶土豪。他交通官吏，攘田夺地，横暴奸淫。或是假造伪券，霸占产业；或是强抢妇女，任意宣淫；吞侵钱粮，武断乡曲。你若当官去告他，他却有钱有势，衙门里的老爷、师爷，都是他的换帖，书吏、皂隶，都是他的良朋好友，你道告得准是告不准？第三等是假仁假义。诡谋毒计，暗箭伤人。面上一团和气，真是一个好人，心里千般恶毒，比强盗还狠三分。所以吃了他的亏，告诉别人，却不相信，皆道他是好人。或者吃了亏，说不出来。并且他有本领，叫你吃了大亏，连你自己也不知道，还说他是好人，还要去感激他。你道惫赖不惫赖？

所以天下有此三等极恶之人，王法治他不得，幸亏有那异人侠士剑客之流去收拾他。这班剑客侠士，来去不定，出没无常，吃饱了自己的饭，专替别人家干事。或代人报仇，或偷富济贫，或诛奸除暴，或挫恶扶良。别人并不去请他，他却自来迁就，当真要去求他，又无处可寻。若讲他们的本领，非同小可。有神出鬼没的手段，飞檐走壁的能为，口吐宝剑，来去如风。此等剑侠，世代不乏其人，只是他们韬形敛迹，不肯与世人往来罢了。如今待我来讲一段奇情异节，说来真个

震动天地！

话说那大明正德年间，江南扬州府有个富人，姓徐名鹤，字鸣皋，原系广东香山县人氏。他的父亲唤做徐槐，生下八子，那鸣皋最幼，人都叫他徐八爷。他家世代书香，却是一脉单传。至他父亲徐槐，弃儒学贾，到江南贸易，遂起家发业，一日好一日，发至百万家私，财丁两旺起来。那鸣皋天资颖慧，生就豪杰胸襟。童年入了泮门，只是乡场不利，遂弃文习武，要想学那剑仙的本事。只是无师传授，也只得罢了。他心里总要想遍游四海，希遇高人。到了二十多岁，生下二子。他父亲把家财分开，各立门户。他就在扬州东门外太平村，买田得地，建造住宅，共有一百余间。周围有护庄河，前后四座庄桥，墙墉高峻，屋宇轩昂，盖造得十分气派。宅后又造一个花园，园中楼台亭阁，假山树木，花卉样样俱全，只少一个荷花池。看官要晓得，花园里没有树木，好比一个绝色美人，却是癞痢头；若是花园里没有了池沼，好比一个绝色美人，却是双目不明。所以花园里边，最要紧的是树木池沼。当时徐鸣皋见少了池沼，心中不悦，遂命人开挖起来。择日兴工，那知开到一丈多深，只见下有石板。起开石板看时，一排都是大髻，髻中霜雪也似的银子。鸣皋见了大悦，即唤家人扛抬进去，总共足足扛有七八十髻，登时变成个维扬首富。遂起了个好客之心，要学那孟尝君的为人。从此开起典当来，就在东门内开片泉来当铺。数年之间，各处皆有，共开了二三十片典当。那些寒士皆去投奔他，他却来者不拒。无论文人武士，富贵贫贱，只要行为品性端方，性情相合，他便应酬结交。或逢无家可归的，就住在他宅上。后

来来的人只管多了，乃在住宅二旁，造起数十间客房来，让他们居住。每日吃饭时，鸣金为号。你道吃饭的人，多也不多？昔年孟尝君三千食客，分为上中下三等，他数目虽远不及孟尝君之多，只是一色相待，不分彼此。内中只有最知己的几个，结为异姓骨肉，却还是一般的供给。终日聚在一处，或是谈论诗词歌赋，或是习演拳棒刀枪，或弹琴弈棋，或饮酒猜枚，或向街坊游玩，或在茶肆谈心。那鸣皋的为人做事，件件俱好，只是有一件毛病：若遇了暴横不仁之辈，他就如冤家一般，所以下回遭此祸害，几乎送了性命。

后来那食客到三百余人，其中虽有文才武略，及各式技艺之人，但皆平常之辈。只有一个山西人，姓藜，没有名字，他别号叫做海鸥子，身着道家装束，人都呼他藜道人。他曾在河南少林寺习练过十年拳棒，后来他弃家访道，遂打扮全真模样，云游四海，遇见了多少高人异士，所以本领更加大了。闻得扬州东门外太平村，有个“赛孟尝”徐鸣皋，轻财好客，礼贤下士，结纳天下英雄豪杰，他就到来相访。鸣皋见他仙风道骨，年纪四旬光景，眉清目秀，三缕长须，举止风雅，头上戴一顶扁折巾，身穿一件茧绸道袍，足上红鞋白袜，背上挂一口宝剑，手执拂尘，似画上的吕纯阳，只少一个葫芦，知他必有来历，心中大喜。遂即留在书房，敬如上宾，特命一个小僮徐寿，服侍这个道爷。闲来就与他饮酒谈心，知道他有超等武艺，无穷妙术，一心要求他传授，所以如父母一般地待他。每逢说起传授剑术，他便推三阻四的不肯。那鸣皋是爽快的人，见他推托，说过二回，就再也不提。只是仍然如此款待，毫无怨悔之心。

过了半年有余，海鸥子见鸣皋存心仁义，为人忠信，到那一天，向鸣皋说道：“贫道蒙公子厚情，青眼相看，一向爱慕剑术，未曾相授，不觉有半年矣。如今贫道欲想去寻个道友，孤云野鹤，后会难期远近，故把些小术传与公子，不知公子心下如何？”鸣皋闻得肯传他剑术，心花齐放，即便倒身下拜，口称：“师父在上，弟子徐鸣皋若承师父传授剑术，没齿不忘大德！”海鸥子慌忙扶起，道：“公子何必如此！只是一件：贫道只可传授你拳棒刀枪与那飞行之术。若讲到‘剑术’二字，却是不能。并非贫道鄙吝。若照公子为人，尽可传授；只因你是富贵中人，却非修仙学道之辈。那剑术一道，非是容易。先把名利二字，置诸度外，抛弃妻子家财，隐居深山岩谷，养性炼气，采取五金之精，练成龙虎灵丹，铸合成剑，此剑方才有用，已非一二年不可。”鸣皋听了，将信将疑。不知海鸥子毕竟肯教他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海鸥子临别显才能 鹤阳楼英雄初出手

话说那蔡道人说道：“炼成了宝剑，然后再学搓剑成丸之法，将那三尺龙泉，搓得成丸，如一粒弹子一般。然后再学吞丸之法，不独口内可以出入，就是耳鼻七窍，皆可随心所欲，方才剑术成功。此非武艺，实是修仙之一道。只因欲成仙道，须行一千三百善事。你看那采阴补阳的左道旁门，妄想长生，到后来反不得善终，皆因未立为善根基，却去干那淫欲之事。欲想长生，恰是丧身。所以修仙之道，或炼黄白之丹，点铁成金，将来济世；或炼剑丸之术，锄恶扶良，拯人危急；皆是当行善事，先立神仙根基。但是为善不可出名，若出了名，就不算了。若说修仙之道，今公子名闻四海，反是坏处了。若公子要学仙道，只要把家财暗行善事，何必学剑术，去荒山中受那六七年苦楚？你不看历古以来，剑侠客仙，替人报怨，救人性命，皆不肯留名，又不肯受谢，他却贪的是什么？”鸣皋闻言，豁然省悟，便道：“承蒙师父指教，使弟子闻所未闻，茅塞顿开。只求师父教我拳棒刀枪便了。”自此以后，他二人认为师徒。那海鸥子把全身武艺传授与他，教他运用内功之法。日间在花园耍拳弄棍，夜来在书房习练兵书战策。那鸣皋原系武艺精熟，秉性聪明，更兼一意专心，

故此不上三个月，大略已皆知晓。

这一日海鸥子说道：“贤契，你的拳棒工夫，尽皆得着了门路，飞行各术，亦略可去得，只须用心习练，自能成就。贫道即日便要起程，去寻访道友。只是你学成本事，凡事仔细，不可粗莽，伤人性命。况且世上高人甚多，不可以为自己能干了，轻易出手。牢记我言为要！”鸣皋道：“师父何故如此要紧？且再住几时，待弟子少尽孝敬之心，亦可多受教益。”海鸥子道：“贤契有所不知。我们道友七人，皆是剑客侠士。平日各无定处，每年相聚一次，大家痛饮一回，再约后期，来年某月某日在某处聚首，从此又各分散。到了约期之日，虽万里之遥，无有不到。聚首之后，再约来年，从无失信。如今约期已至，故此贫道必须要去。只是这个小僮徐寿，服侍我许久日子，待我携了他出去，也可教他些本领，未知贤契心下如何？”鸣皋道：“好极了，这是他的福气。”随到里边，取出二套衣服，百两黄金，并一包零碎银子，一总打成一个衣包，命徐寿背了，亲自送了一程，约有十里之遥。海鸥子再三相辞，鸣皋只得拜了四拜，就此作别，看他二人向大路飘然而去。见天色已晚，遂放开大步如飞，回转家中。一路思想：他在我家将近一年，只见他的拳棒，从未见他剑术的功夫，莫非他此道未必精熟？

及到了家中，走进书房，几个结义弟兄都在那里闲谈。走近书案前，只见案上有一个纸包，包得方方的，分明是方才赠与海鸥子的十条金子。“难道我忘却放在衣包内不成？”取在手中一看，上面写有二行字，果是海鸥子的笔迹。上写道：“承蒙厚赐，衣服银两领收，黄金原璧。”便问众弟兄：“方才

我师几时来的？”众人齐声道：“不知。我们在此闲谈了许久，并无一人到来。只是方才起了一阵怪风，把帘子都吹开。我们正在此谈论，外面门窗皆闭，此风从何而起？莫非他就是这时候来的？”鸣皋道：“这是一定的了。”大家赞叹了一番。看官要晓得，剑术最高的手段，连风都没有。在日间经过，只有一道光，夜间连光也看不到，除非他们同道中，才能看见。海鸥子的本领，究竟算不得高，故此他们七弟兄之中，海鸥子乃是着末的一个，后来皆要出场。

那徐鸣皋习练拳棒，渐次精熟，也能飞檐走壁，千人莫敌。光阴如箭，不觉又是一年。那时正是暮春天气，日长无事，与二个好友结为兄弟，胜如桃园之义。一个姓罗名德，字季芳，是个新科武进士；一个姓江名花，字梦笔，是个博古通今的孝廉。三人同到城中游玩了一番，来到一座酒楼，是扬州有名的，叫作鹤阳楼。相传昔年曾有个神仙，在此饮酒，吃得大醉，提起笔来，就在那粉壁之上画一个纯阳仙像。后来店主人见了，以为雪白的墙上，无缘无故画个吕纯阳，殊不雅观，就叫匠人把白粉刷没了。那知今日刷白了，到明朝仍旧显出来，如未刷过一般。众人骇异，告知主人，再命匠人厚厚的再刷一层。那知到了明朝，依旧显将出来，方才醒悟这个饮酒的，就是吕仙。因此把店号改为鹤阳楼。那生意顿时兴旺起来，就此四处闻名。直到如今，那楼上仙踪仍在。

当时鸣皋等三人走上楼来，拣了沿窗座头坐下。酒保问道：“徐大爷请点菜。”鸣皋让罗、江二人点过了，自己也点了几样。少顷酒保搬将上来，摆了一桌，无非上等佳肴，极品美酒。三人欢呼畅饮，说说笑笑。那罗季芳虽中了武进士，

却是个呆子，生性粗莽，为人忠直。这江梦笔是个精细之人，温柔谨慎。所以他三人性情各别，却成了莫逆之交，结为异姓手足，情比桃园。论年纪季芳最长，俱称他大哥，鸣皋第二，梦笔最小。当时兄弟三人正吃得杯盘狼藉，有七八分酒意，忽听得楼下边一片声浪闹将起来，人声嘈杂，内有喊叫救命之声，却又娇娇滴滴，好似女子的声音。那季芳听得，放下杯箸，早已跑下楼去。鸣皋推开楼窗一望，见街坊上面拥挤满了，一时看不清楚，遂向梦笔道：“三弟你且坐，待我下去看来，恐怕这呆子闯祸。”言毕，飞步下楼而去。正是闭门休管他家事，热衷招揽是非多。

我且按下这边，再说南门外李家庄上，有一个李员外，名叫李廷梁。他的父亲在日，官为兵部尚书，平生别无过恶，只是欢喜银子，所以积下了百万家私，单生这一子。廷梁少年公子，并未出仕过的，因他家财豪富，所以都称他员外。真个金银满库，米麦盈仓。只是美中不足，膝下无儿，到了四旬以外，那偏房卢氏一胎生下二个儿子。廷梁大喜。一个取名文忠，一个取名文孝。他兄弟二人，相貌各异，性情各别，只是那存心不正，相去不远。那文忠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涂朱，武艺高强，广有谋略，外面温和，内里凶狠。他虽心中极怒，面上笑傲自若，只是生出计来，叫你知他厉害。扬州人与他起个绰号，叫做“玉面虎”。那文孝生得身長面黑，鼻大眉浓，二臂有千斤之力，性如烈火，专好使枪弄棒。那廷梁对二个儿子，一般溺爱，一心要他成名，不惜重资，聘请名师，每日跑马射箭，耍拳弄棍。到了十七岁上，得了个武秀才。靠了父亲宠爱，一味横行无忌，渐渐的奸淫妇女。人

都怕他有财有势，亦与他起个混名，叫做“小霸王”。到了二十岁来，越发无法无天。强抢女子，打死人命，无所不为。连廷梁都禁他不得，只把银子结交官吏。俗语说得好：天大的官司，只要地大的银子，就没事了。所以那李文孝更加胆大，看得人命如儿戏，强抢如常事。

那一日同了一个门客，叫做花省三，是个庠革秀才。虽有智谋，略知诗画琴棋，只是品行不端，胁肩谄笑，年纪三十多岁，生得獐头鼠目，白面微须，在这李府中走动，奉承得这李文孝十分信他。当时二人出得门来，一路说说谈谈，不觉已进南关。文孝道：“老三，偌大一个扬州，怎的绝少美貌女子？前日去过的几家，都是平常，今日到哪里去游玩？”省三道：“大教场张妈家的姑娘最多，近日听得来了二个苏州妓女，一个叫作白菜心，一个叫作赛西施，都是才貌双全，我们何不去见识见识？”二人遂向东而行。不多一刻，早到了张妈家门首。文孝抬头看时，只见好座房廊，上边写着“宜春院”三个大字。二人丢鞭下骑，早有外场迎接，道：“请二位爷里面奉茶。”遂将马牵去。二人进了院子。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伍天豹大闹宜春院 李文孝鞭打扑天雕

却说李文孝同着花省三走进院子，张妈出来迎接。问道：“贵客大名，尊居何址？”叙了几句寒暄俗套，小丫鬟送上香茗。那省三道：“张妈多时不见，你的生意却怎的好？”张妈道：“全仗爷们照顾。花大爷这许久不蹈贱地，想是怠慢了大爷。今日什么好风，吹送到此，定是挑挑我们了。”省三道：“休得客套。这位李大爷闻得你家新来二个苏州姑娘，特地到此赏识。你可快些唤她们出来相见。”张妈便叫小鬟去唤那二个妮子出来。

那小丫鬟去了好半歇，方才出来，对张妈道：“那伍大爷只不放姑娘出来。”李文孝等了半歇，心内已焦躁，只因要见美人，所以还耐性守着。听着不肯出来，不觉大怒起来。正待发作，那张妈走上前来陪着笑脸。千不是万不是地陪罪道：“大爷息怒。只因前天来了二个山东人，在此连住了几天。他们是远方人，不知是李大爷到来，所以如此。请稍待片时，我去唤妮子出来陪罪便了。”那花省三也说了几句好话。文孝只得将一股怒气，重新按捺下去。

张妈去了多时，只不见出来。文孝是个性急之人，那里耐得住，就顿时大闹起来，大骂：“大胆贱人，你敢瞧我老爷

不起！那里来的野忘八，你敢胡行的到这里来摆架子？”飞起脚来，把桌子翻身，天然几踹倒，花瓶插镜打个粉碎，提起椅子，使一个盘头，上面挂的八角琉璃灯，好似鹰雀一般，飞舞满堂。室中什物，打得雪片也似。花省三晓得劝他不住，只得由他。

那里面山东客人，姓伍名天豹，是九龙山的强盗。他山上有兄弟三人，为首的姓徐名庆，善用一把单刀，端的飞檐走壁，武艺高强，兼且百步穿杨，百发百中，人都叫他神箭手。第二个就是伍天豹，绰号叫扑天雕，使得一条好铁棍，江湖上颇颇有名。第三个叫做伍天熊，乃伍天豹嫡亲兄弟，年纪虽小二岁，本事却胜哥哥，善用二柄铜锤，生得唇红齿白，江湖上叫他赛元庆。这三位英雄，在九龙山聚集了三五千喽兵，专劫来往客商。哪怕成群结队，他定要均分一半。你若倔强对敌，只是白送了性命。倒有一件好处：邻近村庄，不去借粮打劫；有那小本客人，单身经过，他却看不上眼，吩咐喽罗不许动手。所以官兵未去征剿过他。这伍天豹闻得扬州城酒地花天，正值三春时候，柳绿桃红，带了一个伴当，来到扬州，在这宜春院寻乐。看见了赛西施、白菜心犹如月里嫦娥一般，他便着迷起来，住在院中半月有余，费了好几百两银子。忽闻要唤她二个出去陪客，怎肯放她们出去？张妈蜜语甘言，伶牙俐齿，再三恳求。

正在二难之际，忽听得外面打架之声。只见丫鬟仆妇人等，流水一般地奔将进来道：“外面不好了！把厅堂上打得无一完全，如今要打进里边来也！”那伍天豹正在心中不悦，一闻此言，勃然大怒，扑地跳将出来。众姑娘欲想扯时，那里

来得及。

这李文孝正在打得兴头，忽见一个黄脸的长大汉子从内中抢将出来，知道是那山东客了，便把手中椅子劈头打去。伍天豹将身闪过一边，顺手扯得一只紫檀桌子脚，二人就在堂中打将起来。一来一往，约有十余回合，伍天豹渐渐地抵敌不住。他的伴当也是个小头目，上前来助战时，只是本事平常，二个打他一个。李文孝全不放在心上，在身边取出一条七节软鞭来，运动如风。他二人皆受了重伤，情知敌不过他，只得抽个落空，逃出门外去了。

文孝也不去追赶，只向里边打去。张妈慌了手足，便挽了赛西施、白菜心，一同跪在地下哀求，文孝方才住手。张妈连忙吩咐摆上酒席，引领文孝、省三到了内房，千招陪万招陪地奉承。那李文孝是何等横暴之人，却弄得心上过意不去，遂命花省三写了三十两银票，自己画了一个花押，付与张妈，道：“我毁坏了你的东西，你可到南门内李源泰盐铺去领取便了。”张妈接了银票，千恩万谢地叩谢了，又说了许多好听的话。所以世界上惟有软的可以缚得硬的。俗语云：头发丝缚得老虎住。况且娼妓鸨儿，口似饴糖心似刀，这张嘴何等厉害，把个如狼似虎的李文孝，弄得他良心发现，将银子赔偿他。当日酒阑席散，那赛西施伴了李文孝，白菜心与花省三陪宿，同赴阳台，终不过是那话儿罢了。

这李文孝原是个残暴不良之辈，生性厌旧喜新，那晓得温柔缱绻。初见之时，好似饿犬见食，恨不得一时把赛西施连皮带骨囫囵吞下肚里；及至到了手时，也便平常得紧。一宵已过，到了来朝，各自起身，梳洗已毕，用过了茶点，便

同花省三到街上游玩。

见那六街三市，热闹非常。来至城隍庙门首，只见一个女子，从里边袅袅婷婷走出庙门。文孝抬头一看，见她淡妆布服，生就那国色天姿。柳眉杏脸，樱口桃腮，身穿月白单衫，罩一件元色花绸的半臂，罗裙底下，微露那三寸不到的金莲。真个广寒仙子临凡，月里嫦娥下世。那文孝见了，魂灵儿飞到九霄云外去了，站在门旁，光着眼睛对他呆看。那女子出得门来，见李文孝面如黑炭，身上却穿的花蝴蝶一般，站在那里张着口，只对她看，不觉向李文孝嫣然一笑。这一笑实是千娇百媚，李文孝见了，恨不得便上前搂住她才好。

这花省三早已明白，便道：“二少爷，这个雌儿好么？”李文孝扭转头来道：“我看美貌的女子，也见得多了，从来未有她的标致。若得与她睡这一夜，我就明日死了，也是情愿的。只不知她家住那里，何等样人家女子？”省三道：“她家就在庙后小弄内，名字叫做巧云。他的丈夫是个秀才，姓方名国才，家中极其贫苦。门下与他相识。前日曾寄一个字条与我，托我举荐对门史家里的二个儿子，到他家去读书，现这字条尚在我腰里。他有个哥，在这城隍庙里为司祝香火，方才谅来去看他哥哥借贷去的。”文孝道：“老三，你可有什么计较，想一个出来。我若得与她成就美事，便谢你五十两银子。”省三道：“这个容易。且回家中，包在我身上便了。”二人一路走一路说，早到了宜春院子，便叫外场牵过马来，二人跨上鞍鞦，出了南关，加上几鞭，飞也似地回转家中。

走入书房坐定下来，文孝道：“老三，你用什么计较？须要长久之计才好。”省三道：“少爷且莫性急，我有道理在此。”

就向身边摸出一张字条出来道：“这不是他的亲笔？待门下仿其笔迹，造一张借券，写上二三百两银子。明日送到府里，叫王太守追办，必然将方国才捉去，押在刑房。只消花些须银子，把他弄个有死无生，当夜进了一纸病呈，明日报了病故。然后听凭少爷，或央媒婆去说合，或设计骗她来家，便好与她成亲。你道好也不好。”文孝听了，只把头摇道：“不好。照你这样噜苏，少只十日半月，我却等不得。”省三道：“也罢。索性走了这条路吧：少爷到了明日，一早带着十几个家丁，打一乘小轿，竟到方国才家，问他讨取银子。他若没有时，便把这巧云捉入轿中，吩咐家丁一直抬到家里，当夜就与少爷做亲。这方国才一个穷秀才罢了，只要王太守那里用些银子，堂断他五十两银子，叫他另娶一个。这条计好不好？”文孝大喜道：“此计大妙！足见老三有些智谋。你快快造起借券来。”省三道：“造借券容易的。只是一件：这票上须要个中人，却写谁人是好？”文孝道：“这个中人除了花省三，还有那个？”省三道：“可又来，想我花省三承蒙少爷抬举，难道这个中人都都不肯做？只是把个十几年的好朋友伤却了。”文孝道：“老三不必做作，只要事成之后，谢你一百两银子便了。”省三道：“这银子小事，为少爷面上情义要紧，就做这一次罢了。”不知害得方国才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赛孟尝怒打小霸王 方国才避难走他乡

却说花省三当夜就造成了假券，一到来日天明，文孝吩咐拣选二十名精壮家丁，备了一乘小轿，便要起身。省三道：“且慢。那城中不比得乡下，究竟是个府城，若干这件事，须要审个万全方可，带几个教师去，以防不虞。”文孝道：“也说得是。”遂命唤四个教师，一同随去。这四个教师，就是马忠、白胜、徐定标、曹文龙，都是轻装软扎，各带暗器。跟随了二十名家丁，一乘轿子。李文孝、花省三上马前行，一众人等在后，出得墙门，离李家庄向南门进发。一路无话。

少顷，进得南门，转弯抹角，径到城隍庙后街。二人下马，省三吩咐众人在门外伺候，自己便去方家叩门。那国才听得，出来开了门，一看见是花省三同了他的东家到来，便道：“花兄，许久不会，今日难得光降。”省三道：“方兄，今日非为别事，只因你去年借那李公子银款已久，本利全无，今公子亲自来取讨。”国才道：“花兄，你记错了，小弟从未向李公子借过分文，怎说什么银款？”李文孝喝道：“胡说！你既未借银子，这二百两借券，可是你亲笔写的？现有花老三的居中，你今日想图赖不成？”便把借券交与省三，道：“老三，我只向你说话。”国才道：“不妨，有官长在彼，自有公

断。你伪造假券，诬赖良民，这还了得！”说罢向里就走，却被李文孝一把扯住，省三假意上前劝解。正在交结不开，那巧云听得丈夫被人扭打，慌忙走将出来。省三见了，对那四个教师把嘴一努。那马、白、徐、曹四个教师一齐上前，便把巧云如鹞鹰捉小鸡一般提将出来，放在轿内。众家丁抬起轿子，拥着便走。那李文孝方把国才放了一交，跌倒在地，指着骂道：“你赖我银子，且把你妻子做押当，你只拿二百两银子来赎去便了。”说罢，与花省三一同上马，追着轿子去了。那方国才只气得目定口呆，从地上爬得起来，一路追将上去喊叫：“反了！青天白日，在府城强抢秀才娘子，连王法都没有了！”一面喊一面追。

那巧云被他们抢在轿中，知道是昨日的缘故。不知如何是好？一路哭哭啼啼。来到鹤阳楼底下，听得丈夫在后面追喊上来，寻思无计，她没命地向轿门中撞将出来，跌一个金冠倒挂，跌得头上鲜血迸流。众家丁只好把轿子停下，上前去扶她起来。那巧云大喊：“救命！”死也不肯起来。恰好方国才追到了，见妻子这般光景，便上前扯住了，痛哭起来。文孝即命教师上来扯开他们，哪知他二人拼命地抱住不放，随你打死，也分拆不开。此处最热闹的去处，一时间看的人不知多少，塞满了街坊，弄得花省三搔首摸耳，没个主意。

正在扰攘之间，惊动那鹤阳楼上罗季芳、徐鸣皋。下来见了这般情景，分明是强抢人家妻小。那鸣皋早已把无名火提起。正是强中更有强中手，今日冤家遇对头。只因李文孝持强欺弱，横行不法，今日撞着了这个太岁，管教你悔气星从屁眼里直钻进去，也是他的恶贯满盈。徐鸣皋走上前，把

众教师解开道：“且慢动手。你们是哪里来的，为着何事，把他这般难为？”那马忠认得他是个不好惹的，向众人丢个眼色，都放了手。马忠道：“徐大爷有所不知，只因这方秀才欠了我们主人二百两银子，图赖不还，所以把他妻子去做押当，那方国才却不干休闹事。”鸣皋道：“既是欠你主人银子，也好经官追缴，岂可强抢人家妻子做押当之理？”那方国才知道徐鸣皋是个仗义疏财、救困扶危的豪杰，便一五一十地告诉一遍。鸣皋便向马忠道：“你的主人是谁？”马忠道：“南关外李家庄李二公子。”鸣皋听了冷笑道：“我道是谁，却原来是李文孝这忘八。久知你是个横行不法、持势欺人的恶棍，如今索性青天白日在府城中强抢人家的妻子。天理不容，王法何在？”

文孝一见这事被阻住，心中大怒。要发作，只因有些畏惧他的本领，况且花省三在旁按住他，所以耐着性子，看他怎的。忽听得把他“忘八”、“恶棍”的骂，只急得三尸神暴跳，七窍内生烟，从马背上跳将下来，推开众人，抢将过来喝道：“禽娘的贼！我讨银子，干你甚事？你却帮他图赖么？”举起拳头，照定徐鸣皋劈面打来。鸣皋想道：“我久闻小霸王的名气，不知他有多少实力，待我来称他一称。”便起左手一格，果然有七百余斤骁勇；一面把右手回敬他一拳。二人正在交手，那罗季芳蓦地跳将过来，把马、白、徐、曹四教师乱打。一时间，街坊上闲人纷纷躲避。

那方国才趁此机会，领了妻子在人丛中走了。回到家中，思想此事不得开交，目前虽是幸得徐公子救了，只是这恶贼败了，一定拿我来出气；若是恶贼胜了，依旧要来寻我，冤

上加仇。他有钱有势，官吏都回护他的。左思右想，还是走为上着。遂同妻子，把衣裳被褥、细软东西，打成二个包裹，剩下些破桌椅家伙，也不值几何，就丢在那里。夫妇二人，到庙中别过了舅舅，就此出了西门，雇一轮车子，到别处投亲而去。

这里徐鸣皋把海鸥子传授的少林拳拿将出来，果然另有一家。只见他上一手金龙探爪，下一手猛虎出山林，左打黄莺圈掌，右打猴子献蟠桃，身轻如燕子，进退若猿猴。这一百零八手飞走罗汉拳，果是打尽天边无敌手。那闲人都远远地围着，人头济济，如围墙一般，在那里看他们厮打。见鸣皋拳法精通，犹如生龙活虎，打的李文孝只有招架，并无还手，便在腰间取出那七节鞭来。这条鞭用七段纯钢打就，每段有五寸长，各有铁环连络，可以束在腰间，如同带子一般，所以又名软鞭，乃诸兵器中利器。那李文孝惯用此鞭，拿将出来，使得呵呵的风响。徐鸣皋有心要显本领，他便空拳抵敌，运动内功，遍身都成栗肉。此功名为换骨功，与易筋经无二。运动此功，刀枪不入。故此七节鞭打在他臂上，好似打在那铁板上一般，直贯转来。四围看的人同声喝彩道：“徐八爷真好本领也！”

那鸣皋一面打，一面留心看那罗季芳与马、白、徐、曹对仗，渐渐抵敌不住。只因罗季芳膂力虽大，身子呆笨，所以吃亏，被他们打着了好几下，打得这季芳连连吼叫，手忙脚乱。鸣皋知道这呆子不济，他们四人之中，只有马忠这二条膀子直上直下的，最是勇猛，便觑个落空，做个鹞子翻身，扑将过去，照定马忠胸前飞起一腿，踢个正着，把马忠跌去

二丈多远，身受重伤，口喷鲜血。白胜吃了一惊，手中慢的一慢，被罗季芳一拳打在面门之上，只打的鼻青嘴肿，眼睛如皮蛋一般，只得退将下去。呆子得了上风，分外高兴。徐定标与曹文龙心慌意乱，不防楼上有人暗算。那江梦笔在鹤阳楼上，倚着楼窗，看见季芳渐渐不济，将桌上边一把锡酒壶拿在手中，欲助他一臂。只他是个文人，不谙武艺，恐怕错打了季芳，因此踌躇。恰好曹文龙一个雀地龙之势，抢到鹤阳楼底下，江梦笔趁此把酒壶打下来，请他吃一壶绍兴。那晓不偏不正，刚好打在文龙的头。这把酒壶是放得三斤酒的大号锡壶。说话且慢，这句是漏洞了。酒席面上，只用半斤壶一斤壶，从没有用三斤壶的。看官有所不知，只因他三人都洪量，这罗季芳喜用大碗，吃酒爽快，若小酒壶只倒得半碗，却不耐烦，故要用此大壶，而且壶内满满的热酒，好比铜锤一般，打得曹文龙一佛勿出世，口中豆腐喊不出，只叫腐腐的，头上鲜血流，身上淋淋漓漓的绍兴。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徐定标寻访一枝梅 伍天熊私下九龙山

话说徐定标见势不妙，转身便走。那受伤的三个教师，是不必说。这些家丁，越发不济，被罗季芳追赶上，拳打脚踢，有得他施威，把他们打得火烛无星。那花省三知道不妙，带马头从西面大圈转出了南门，飞马逃归回家中报信去了。这里单剩李文孝一人，与徐鸣皋打了三十余个照面，正在招架不住，如何加得起罗季芳上来相帮？心慌胆怯，早被鸣皋一手接住鞭梢，顺势只一拖，李文孝撞将过来，被鸣皋夹颈皮一把抓住，揪倒在地，提起拳来便打。罗季芳见了，他便来凑现成，打起死老虎起来，骂他一声忘八，打他一下拳头。二人把个李文孝当做一块铁用，你一下，我一下，好似打铁一般。初时他还连连吼叫，后来只叫饶命。直打得李文孝上无气，下无屁，连饶命都喊不出来，方才住手。

上了楼来，重整杯盘，兄弟三人依旧饮酒。只见那保正走上楼来，叩了个头，便道：“徐大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原是义举。只是他遍体重伤，气虽未绝，恐怕死了，却怎么办？”鸣皋道：“杀人偿命，大丈夫岂有怕死之理？我徐鸣皋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若死了，我便自投出首，岂有带累旁人之理？”保正笑道：“小人晓得徐大爷出名的好人，是个英

雄豪杰，原不过说一声罢了。”又叩了个头，下楼去了。兄弟三人饮了一回，吩咐店小二把酒钱记明帐上，下了鹤阳楼，出了东门，回转太平村而去。

且说花省三飞马回庄，直到里边，见了李文忠，只说二少爷看上了方秀才娘子，叫我伪造借券，要他娘子做偏房，如今被徐八强自出头，同罗呆子把教师打伤，二少爷抵拒不住，十分危急等情说了一遍。那李文忠告诉父亲，说兄弟是长是短，被徐八这狗才欺负，现下速去救应为要。李廷梁十分大怒，即命合府家丁各带家伙，跟大少爷速去救应。正要动身，只见前去的家丁报道：“二少爷回来了。”原来方才徐定标同众家丁人等躲在各处小街巷内探听，等到徐鸣皋去了，他们聚集拢来，把李文孝扶起，就坐在那小轿内，那三个受伤教师，也到来一齐簇拥着轿子，出了南关，一直抬到家中。众人上前，把李文孝扶入房中，自有他妻子接着，扶他床上去安睡。李廷梁见儿子打得全身受了重伤，口吐鲜血，把徐鸣皋恨如切齿。文忠便去安排伤药，看视兄弟，见他受伤虽重，幸得体质强壮，不致性命之忧，命弟妇等好生服侍。思想虽是兄弟自己不好，只是徐八却不应该，与你无怨无仇，干你甚事，却下此毒手。若不与他报仇，上对不过老父，下对不过兄弟，我李家怎的在扬州做人？遂安慰了受伤的三位教师。他们自己皆会医治，便与徐定标商议报仇之策。

定标道：“扬州府王文锦与府上交好，明日告他一状为富不仁，强霸行凶的罪名。”文忠道：“这是不消说的。只是不过用数百两银子罢了，如何出得这口无穷怨气？必然要想个计较出来，收拾他的性命，方消我恨。”定标道：“徐八本领

甚高，我们皆不是他的对手。二少爷如此英雄，尚然失利，若刀枪交战，断难取胜。我有一个朋友，名叫一枝梅。他虽是梁上君子，却是偷富济贫的义贼。若是一千八百银子，他再也不来惊动，偷一回，非是整万便也数千。若遇贫苦之家，私自丢几锭银子进去。他若偷了，便在墙上画一枝梅花。做的案件重重叠叠，各府州县悬了赏格捉他，虽是当面看见，也是捉他不住。只因本领高强，来去如一道青光，他把城墙当做门槛一般，日夜能行千里。只是一件：他的性子有些古怪。若肯到来相助，那徐鸣皋的脑袋，如同放在囊中一般。”文忠听了大喜，道：“既然如此，相烦师爷去请他到来，自当重谢。”定标道：“请便去请。只是这个人极难寻得着的，不得限我日子。”文忠道：“他是哪里人氏，住居何处？”定标道：“他是常州武进县人，便住在常州。”文忠道：“既在常州，有何难寻？”定标道：“大少爷有所不知。这一枝梅既无父母妻子，又无房屋东西，进出一个光身。偷了银子，藏在深山之内，高峰之上，鸟禽都飞不到的地方。他睡的所在，又不一定。或是客寓，或是寺院，或是人家卧房之中床顶上，或在厅堂之上匾额内。凉亭、山洞、树头、屋脊，处处皆是他安身之处。曾记昔年有一日，在常州城内吃了夜饭，天气大热，他便到姑苏阊门城头上去乘凉。你道这个人难寻不难寻？”文忠道：“既然如此，我不限你日子，只是拜托师父请他到来便了。”遂端正了八色聘礼，一百两银子盘费。到了来朝，那徐定标辞别动身，寻访一枝梅而去。我且慢表。

再说那铁棒子伍天豹，自从那一日在宜春院受了重伤，同伴当逃出院来，口喷鲜血，走了一程，那伤血只管呕吐不止，

晕倒在松林之内。这伴当也是带伤，背他不得，等了半刻，见了车辆经过，遂把他载在上面，市镇雇了一号舟船，赶到九龙山来。山上边徐庆得信，忙叫喽兵抬了一张藤榻，同伍天熊一同下山。到了船上，把伍天豹扶在榻上，喽兵抬到山寨。伍天熊见他哥哥受伤甚重，忙去准备医治。徐庆问那同去头目道：“你们去广陵游玩，因何弄得这般光景，被何等样人，打得如此重伤？”那伴当便把如何到宜春院游玩，狎二个苏州姑娘；如何的来了李文孝，要这姑娘出接；如何伍大王发怒，与他交手，被他打中一鞭；如何地逃走出院，雇船回来，细细说了一回。徐庆看那伍天豹伤处，正在血海，十分沉重。天豹见了徐庆，便道：“大哥，小弟今番性命难保，只可恨李文孝这恶贼。大哥看结义之情，须要替我报仇。”言罢，大哭了几声，那伤血从口中涌将出来，如泉水一般，登时呜呼哀哉死了。徐庆、天熊哭了一场，备棺成敛，合寨喽兵挂孝，请那僧道来做了七天道场。

埋葬已了，伍天熊要下山与哥哥报仇。徐庆道：“贤弟，我闻得那小霸王李文孝本领高强，待愚兄亲自去走一遭，见机而行，方可报得这个冤仇。你的性子太躁，如何去得？”天熊道：“大哥几时下山去报仇雪恨？”徐庆道：“凡事须要仔细，不可性急。且过几日，愚兄便去。”那天熊少年性情，暗想：“此事只要到他门口，待他出来时，把他一锤打死，便走了回来，有何难处？谁耐烦等他去报仇！”算计已定，等到晚上，身旁带了些银两，把二柄铜锤插在腰间，头上边武生巾，身穿白绫箭干，脚上薄底骁靴，跨上一匹银鬃白马，便下山来。那守寨门的喽兵问道：“二大王到哪里去？”天熊道：“我奉哥

哥将令，到山下去寻风。”喽兵信以为真，便开了寨门，放他下山而去。

到了来朝，徐庆不见天熊出来，到他房间内一看，又不在房中，便问服侍他的喽兵。喽兵道：“二大王昨夜出去了未回。”徐庆传问看守山寨的头目：“二大王可曾下山？”少顷山寨的头目回报：“二大王昨夜下山寻风，至今尚未回山。”徐庆听了吃了一惊，知道他到扬州去的，定要闯出事来。即便把山寨之事，交于一个宋头目代理，吩咐他们好生看守山寨，休要下山去做买卖，违令定按军法。自己装束武生打扮，佩了弓箭，挂了单刀，下得九龙山，发开二条飞毛腿，望扬州一路追来，那知影响全无。

那徐庆一日能行三百里，不多几日，已到扬州。进得城关，便投宜春院来。张妈妈相接，问过了尊姓大名，奉过香茗。徐庆便说起伍天豹之事，问那李文孝的消息。不知能探得报此仇否？且所下回分解。

第六回 神箭手逆旅逢侠客 铁头陀行刺遇英豪

却说张妈听了徐庆一片言语，知道他是伍大爷的结义弟兄，便把李文孝强抢方国才妻子，被徐鸣皋路见不平，打得寸骨寸伤，现在家中养病，一五一十说了一遍。便唤赛西施出来，接到里边款待。徐庆便吩咐他们：“打发小二到李家庄，暗暗探听近日可有人与他寻仇，有无动静，速来报与我知。”饮了几杯酒，摸出一锭十来两银子，偿了酒价，辞别出来。要知徐庆不贪女色，不喜欢寻花问柳。便在宜春院左近一家大客寓安歇，也是扬州城内有名的，叫做高升栈。过了二日，那宜春院的小二回来说道：“李家庄并无动静，李文孝的伤痕亦将痊愈了。”徐庆赏他五两银子，叫他时常去探听探听，有事便来报我。他便遍觅，只不见天熊下落，心中纳闷。

那徐庆原系是个宦家公子，乃唐朝徐勣的后裔。他的父亲身立朝纲，为官清正。与那伍氏兄弟，乃姑表兄弟。只因天熊父母早亡，他父亲把二个外甥抚养成人，所以自小同在一处。后被奸臣陷害，假传圣旨，把徐家满门抄斩。其时徐庆兄弟三人正在后园习武，哪知外面官兵团团围住，一门老幼，八十余口，同时被害，惟他兄弟三人杀出后园门逃走。从这九龙山经过，那山上边有二个毛贼，领着数百喽兵，在此

打家劫舍，被他们赶掉毛贼，就此为安身之地，就把左近几个小山头火并了。所以兵多粮足，山寨中起造殿阁城垣，设立关隘，重重坚固，把守整严，顿时焕然一新，与前大不相同。若论他拳棒，虽不及徐鸣皋，只是轻身纵跳，却是超等。只因寻不见天熊兄弟，心中愁闷。那时正是五月中，天气炎热，翻来覆去，哪里睡得去，便到庭心纳凉。忽见那厢房上面，飞出一道青光，知是个飞行之人，他便将身跳上房屋。见这人遍身青服，紧紧扎束，背上插着雪亮的钢刀，在瓦房上面，身轻如鸟，一跃有三四丈之遥。只二三跃，已经不见。那时月明如昼，万里无云，徐庆连窜带纵，追将上去，只见静悄悄影迹无踪。暗想：“此人本领高我十倍，谅他住在对面厢房之内，明日过去访他，结识这个英雄豪杰。”下了瓦房，便去安睡。

一宵已过，到了来朝，梳洗已毕，便走过对面厢房。那人早已起身。见他年近三十，头上秀才巾，身穿宽袖蓝衫，足上边粉底乌靴，生得唇红齿白，目秀眉清，相貌斯文，举止风雅，心中诧异，暗道：“看他这般文弱书生，怎的有如此本领，莫非不是此人？”便抢步上前，深深一揖，道：“尊兄请了。”那人慌忙还礼，二人让逊坐下。徐庆问道：“仁兄尊姓大名？仙乡何处？”那人答道：“小弟复姓慕容，单名一个贞字，江南武进人氏。未知足下贵姓大名？”徐庆便道：“小弟世居山东，姓徐名庆。昨日初到广陵，并无相识，见君丰采，知是高明，意欲妄攀风雅，不识肯赐青眼否？”那慕容贞见徐庆生得修眉长目，鼻正口方，气象英雄，打扮虽是武生，出言倒也不俗，知他也是个豪杰。常言道：英雄惜英雄，好汉

惜好汉。故此气味相投，一见如故，不觉大喜道：“承蒙雅爱，是极好了。小弟也是客中无伴，若得仁兄不弃，实为幸甚。”二人说说谈谈，情投意合，讲及武艺，那慕容贞应答如流，十分精识，知道他一定是昨夜所见之人。从此或同行街坊，或在寓内闲谈，二人相见恨晚，遂结为兄弟。徐庆小他一岁，便把自己从小出身，被害落草，现欲报仇寻弟而来，细细告诉与他。慕容贞道：“承蒙贤弟倾心吐胆，愚兄何敢隐瞒。我非别人，即江湖上所称一枝梅是也。”徐庆听了大喜道：“我久慕其名，恨不能得见，却想不到就是哥哥！真是三生有幸。请问哥哥，现下四海之内，照你如此本事，只怕没有的了？”慕容贞道：“若说拳勇武艺，愚兄虽不能算头等，也还去得。若言剑侠之中，我的末等都没有位子。贤弟，自古到今的剑侠，从没有目下这般众盛。他们皆是五遁俱全，口中吐剑，来去如风的一般。”徐庆道：“此地东门外太平村，有个徐鹤，号鸣皋，轻财好客，是个英雄。哥可曾相识？”慕容贞道：“久闻其名，未见其人，我欲去访他。”徐庆大喜道：“明日一同前去。”

到了来日，二人出了东门，到太平村来。见那庄上约有二百来间房屋，周围环绕溪河。沿河一带，都是倒栽杨柳，清风习习。二人喝彩了一番，走过庄桥，来至门首。看门的进去通报了，鸣皋迎进里边，分宾主坐下。彼此通过姓名，相见恨晚。徐鸣皋遂命摆酒款待。罗季芳、江梦笔都相见过了，欢呼畅饮，投机得很，五人重新摆起香案，结为异姓兄弟。酒阑席散，鸣皋就留他二人在书房安歇。每日讲文论武，欢乐异常。只是徐庆心中要寻访兄弟，并且报这冤仇，每每要去。

无奈鸣皋不放，因此只得住下。

我且放下这边。且说那徐定标渡过长江，来到常州城内，寻访一枝梅。谁知他却到了扬州，哪里还有寻处？寻了一月，不见影踪，弄得心灰意懒。一日来到天宁寺闲玩，见一个挂单的头陀，生得豹头环眼，相貌狰狞，身穿衲裋，足登多耳麻鞋，肩挑担子，大踏步走上大雄宝殿，把担子放在一旁，自去佛前礼拜。定标看那挑担的这条镔铁禅杖，却有酒杯粗细。心中想道：这条禅杖，约有一百四五十斤沉重。这头陀有多少膂力，用得如此的器械？谅他的本领非常。想那一枝梅难以寻他，倒不如把这头陀请去，只怕倒可以胜徐鹤。转定念头，等他功课已毕，便走上前来，把手一拱道：“师父请了。”那头陀还个稽首，道：“阿弥陀佛。”定标道：“弟子意欲请教师父几句话，未知可使得么？”头陀道：“有何不可？”二人遂到廊下，同坐在一条石凳上。定标问道：“请教师父的上下，何处名山修道？”头陀道：“俺福州人氏，在河南嵩山少林寺出家，法名静空，人皆唤做铁头陀。只因立愿朝山访道，一路来到此间。请问居士高姓大名，府居何处？呼唤贫僧，有何见教？”定标道：“在下姓徐名定标，这里本地人氏，现在扬州城外一个富翁家里做个教师。现在要聘一位高手的名师，师父若肯去时，我家主人十分好客，必然重用。未知师父意下如何？”静空道：“贫僧在少林寺学成了一身武艺，未遇识货的人。既然居士肯荐引时，俺便跟你去便了。”定标大喜。当下出了天宁寺，同到寓处，把八色聘礼交与静空僧收了。遂渡过长江，回转扬州。

到了李家庄，定标先进去见了李文忠，把常州之事说了

一遍：如今这头陀现在门外等候。文忠听了，即便出来，把静空僧接到书房坐，彼此通名。下人奉茶已毕，说起武艺。这铁头陀卖弄本事，指手拉架，说得天下无敌。文忠大喜。此时李文孝伤痕渐愈，听得请着了一位少林寺高僧与他报仇，便到书房相见。当时开筵畅饮，席间说起徐鸣皋一事，原原本本告诉了静空一遍，便与他商议报仇之事。静空僧道：“檀越放心，在贫僧身上与你报仇雪恨便了。”花省三道：“此事须要定个主意。只可暗中行事，免得被他家人门客控告伸冤。虽不怕他怎的，只是既多跋涉，又费银钱。”文忠道：“如今静空师初到，外人未知。只要趁早去干了，就远避他方，或者藏在庄内，吩咐家人不许声张，那边如何晓得是我家指使？”省三道：“师父还是明做，还是暗做？”静空道：“如何明做？”省三道：“若是你明日到他门上求见，或是化缘，或是投奔他，觑个落空，出其不意把他一刀结果，转身就跑，这不是明做？若是你夜间到他门上，跳将进去，等他睡熟，便下去把他杀死，这就是暗做了。”后来不知静空到底如何去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一枝梅徐府杀头陀 慕容贞李庄完首级

却说静空僧听了花三省之言，便道：“大丈夫岂做暗事，到是明做的好。”文忠道：“使不得。那徐八何等厉害，岂能当面伤他！即使侥幸成功，他家人门客，呵气成云，内中不少有本领的，你想走得脱么？这个一定使不得。”静空道：“如此说来，还是暗做罢。”文忠道：“师父替弟子报此仇了，定然重谢。就留师父在家，常年供给，亦好教习拳棒功夫。只是今夜就可去么？”静空道：“有何不可？只是出家人没有宝刀在此。”文忠道：“这个不必费心。”随命家人取出一把刀来，真个削铁如泥，价值千金之宝。那静空僧把衲襖卸去，里边元色布密门钮扣的紧身，把头上金箍擦一擦紧，将刀倒插在背后腰内。文忠吩咐一个家丁引领师父到太平村去，遂筛了一大杯酒，双手奉与静空。静空道：“二位少爷请少待，俺去取了首级就来。”一面说一面把酒接来，一饮而尽。正要动身，花省三道：“且慢。师父，你可认得徐鸣皋么？”静空道：“从未会过。”省三道：“这却岂不要杀错了？须要明日先去会过他面，然后夜间可去。”文忠笑道：“毕竟老三细心。只是一件：若然明日先去会他，这徐八的贼眼何等厉害，他看师父形容古怪，恐他夜间防备，那就难下手了。”文孝道：“何必

噜噜苏苏。你只到他家房屋上面，寻得他的卧房，他定与老婆同睡，把他们一起杀了，岂有错误。”文忠道：“呆子，他不像你，夜夜同妻妾睡着。他却不喜女色。我闻得他每日同二个结义兄弟，在书房里安睡。”省三道：“有在这里了。师父，你只去到他家第四进房子，居中有一只大厅，在西首的一并排三间，就是他的书房。只要从那书房天井里下去，在窗眼里一张就见的。况且天井又大，又有树木假山，可以藏身。若说这徐八的面貌，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见证：他生就一个白里带些紫棠的同字脸，二道剑眉比眼睛还长，鼻正口方，生得不长不短、不瘦不肥的身子。随他这一双眼睛，如闪电一般，已与别人二样。只是睡熟了，却分不出来。独有这二只耳朵，比别人要长出一半，真个二耳垂肩的异相，所以与众不同。师父只要依了我言，万无一失。”静空僧道：“贫僧晓得，俺便去也。”遂同着家丁出门而去。

这里李文忠弟兄同着省三与四位教师，重整杯盘，开怀畅饮，只等这头陀把徐鹤的首级提来。那徐定标十分得意，暗想：若得成就，我的功劳也不小。歇了一回，只见送去的家丁回来，众人急问道：“怎样了？”家丁道：“这个师父真好本领。看他身体虽是壮大，却比飞鸟还轻。我送他直到护庄河边上，指与他看了，他只一纵，那三丈阔的河面便过去了。再是一纵，已到屋上，犹如燕子一般。只二三跳，就望不见了。我恐怕他们巡更的看见了不便，故此先自跑回。谅来一定成功的。”众人听了大喜，都赞那头陀的本领。

我且说那静空僧上了瓦房，连窜带纵，来向里边。到了那四进大厅，果然西首有三间向南的书房。就跳在天井里面，

轻轻走至窗边，向里张看。只见里边灯火明亮，二人正在那里奕棋。定睛细看，都是白面书生，相貌标致，生得斯文风雅，不像武夫。况且眼睛并不闪电，耳朵又不垂肩，与方才所说的不同。室中更无别人，心中疑惑。列位，你道这二人却是何人？原来徐鸣皋与徐庆、罗季芳三人，昨日动身到苏州去了。因为听得姑苏玄都观内，设立百日擂台，选拔天下英雄。只要胜得台主，官居极品，打得台主一拳，黄金一锭，踢得一脚，彩缎一端。现下遍贴传单，即日便要开台。把家事托了江梦笔代管。那一枝梅不欲去，就托他在家照应。只因天气炎热，睡不着觉，故此二人下一局棋消遣，正在相争一角。那一枝梅道：“江贤弟，屋上有人下落天井来也。”梦笔道：“并不听得声响。”一枝梅道：“我去看来。”

那静空听得此言，知道这人是厉害的，心中早已惧怯。只见那穿青纱衫的立起身来，知道不好，便把身子向假山背后一躲。谁知一枝梅的眼黑夜能辨锱铢，何况月明如昼？早被他看得分明，一个腾步，已到庭心。静空要想躲避，被一枝梅起三个指头，夹背心一把擒拿，正拿在天颈骨上。那静空顿时遍体酥麻，双手举不起来，任你全身本领，只好束手待毙。梦笔听得，走出来道：“果然有人么？”一枝梅道：“贤弟，却是个贼秃。身带利刃，非是偷盗，便是行刺。”静空道：“徐大爷饶命！下次再不敢来！”一枝梅道：“你只实说，哪里人，叫什么，来此做甚，我便放你。若有半句虚言，叫你一刀三段。”说罢，把他腰内插的宝刀，拔在手中。那静空僧吓得慌了，他便怎么长，那么短，一本实说：“现在他们等我回报，都是他们指使，不干我事。”一枝梅道：“当真实情？”静

空道：“半句没虚，都是实说。”一枝梅道：“既然实情，却是饶你不得！”手起一刀，头已落地，鲜血直喷，那尸骸倒在一旁。把个江梦笔唬得心里跳个不住，便道：“这却怎处？你杀他做甚，何不把他送到当官，也好问他李家指使刺客，夤夜行刺的罪名。”一枝梅道：“这些赃官同他一党，送去总然不济，还是一刀干净。”梦笔道：“如今尸骸怎样安排？李家不见这秃驴回去，定知是我们杀了。明日被他告发，倒却利害。”一枝梅道：“贤弟但请放心，凡事有愚兄在此。”便向身边取出一个小小瓶儿，将指甲挑出些药末来，弹在那尸体颈上。说也希奇，片刻之间，把个长大汉子消化得影迹无踪，只存一滩黄水。梦笔见了，唬得舌头伸了出来，缩不进去，便道：“大哥，你把这脑袋索性一起化掉了，还要放在此做甚？”一枝梅道：“我自有用处。”说罢，把衫衣裹得紧紧的，束了一条带子，足上脱去靴子，里面自有软鞋，就把这口刀插在腰间，一手提了头陀的首级，对梦笔道：“贤弟少待，愚兄去把这东西抛掉了就来。”梦笔欲待回言，只见他向屋上只一窜，快如电光一般地去了，暗想：“怪不得他名扬四海，果然剑客之流。如他的飞行之术，胜我二兄多矣！”

我且按下他在书房等候，再说一枝梅出了太平村，竟到李家庄来。不多半刻，已到门首。他便跳上瓦房，寻到里边。只见花厅上灯烛辉煌，知道他们都在那里饮酒等候。那花厅对的上首，却有一只六角亭子，便半身跃到亭子上面，把左足钩住亭顶上的葫芦，那身子斜挂下来，做个张飞卖肉之势。抬头观看，恰好正对花厅。见厅上边摆开二席，下首一席，坐着四个教师模样。那朝外的一个，认得是同乡徐定标。上首

的一席，中间正位空着，朝西二人，都是公子模样，谅必李氏兄弟。朝东坐着，是秀才打扮，知道就是花省三这蔑片。只见朝西坐那面黑的说道：“去了这好半歇，为何还不见来，敢是被他捉住了不成？”那个面白的道：“总是不能下手，故此在彼守候。”只见那堂下二旁站着七八个家人，内中有一个说道：“我方才见他上了瓦房，跃至里面，好似往下跳的光景。”那秀才打扮的接口道：“据门下看来，只怕有些不妙。”徐定标道：“花先生何以见得？”那人道：“凡做这件事，第一要精细灵巧，智勇二全，方为妥当。若靠了本领高强、力大，却粗莽大意，便不相干了。你看这静空僧粗心浮躁，是个莽和尚。去了这许久不回，虑他凶多吉少。”一枝梅听得清清楚楚，想道：“都是你这贼挑拨弄火，助桀为虐，今日请你吃个小苦头。”便把那头陀的首级提将起来，大喝道：“徐鹤的脑袋来也！”照着花省三劈面打来。不知可曾打中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徐鸣皋弟兄观打擂 飞云子风鉴识英雄

话说那花省三只听得“徐鹤脑袋”四字，这“来”字还未听得完全，却脑袋已到。那静空的颈腔劈对省三面门，磕塌的一声，打个正着，弄得嘴里、鼻管里、眼睛里，满面的血臊。那脑袋跌将下来，恰好落在着碗之中，满坐大惊，一齐站起。李文忠暗道：“既取得徐鹤首级，还该好好提将下来，为何这般行为？”大家定睛一看，知是静空的首级。列位，若要讲这脑袋，头发散乱，淋血模糊，骤然亦难分辨何人首级。只是那灿烂焦黄的溜金箍显在头上，所以一望而知是头陀的首级。这一惊非小，比方才更加吃唬。个个牙战口噤，毛发倒竖起来。

那一枝梅掷过了这个脑袋，飞身上屋，连窜带纵，如掣电般回转徐家。梦笔见了便问：“大哥，那首级抛向何方去的？”一枝梅就将到李家庄的话说了一遍。梦笔听了道：“大哥，你虽与他吃个惊唬，只是他们怎知是你干的？一定疑到鸣皋身上，这冤仇越结越深了。究不如与他个石沉大海、音息全无为妙。”一枝梅道：“目今的人欺软怕强，正要他知我厉害，使他不敢正眼相觑，显得我辈的威风。”二人谈论了一回，各自安寝。

再说李文忠等呆了半晌，同到庭中看视，早已去远。便叫家人把静空首级收拾开去，那肴馔都吃不得了，一并撤去，把水与省三洗去脸上血迹。大家都道：“那头陀一定被徐鹤杀了。”李文忠同花省三两个当夜写成状子，大略告他前次持强横行，殴辱绅衿，身受重伤，府差签提，胆敢抗不到案，目无国法已极；今又谋杀头陀，挟仇移尸图害等情。到了明日，命家人带了头陀首级，跟随花省三到扬州府王太尊那里控告，嘱他务要追捉凶身到案。

这个知府叫做王锦文，是个捐班出身，性极贪婪。他原籍山西汾州人，是个放印子钱的，积得银子，捐了知县。所以盘剥小民，是他本领。为官糊涂贪赃，却有一般本事：夤夜苞苴，孝敬上司，遂被他升了扬州府知府。那李家银子，借过不知多少。当时判了朱签，发二个原差，到太平村来捉凶身徐鹤。

梦笔埋怨一枝梅道：“都是你要显威风，如今不出我之所料。”一枝梅道：“贤弟放心，这赃官怕他做甚！我自有道理。你且出去回了差人。”梦笔走到外边，对差役道：“这里家主徐鹤，自从前日动身，往南海进香去了。”差人道：“胡说！他昨夜杀了人，到夜半还去移尸图害，怎说前日动身？”梦笔道：“你们不信，自去里边搜寻便了。”那保甲道：“这个却是有的，我也亲见他同二个朋友下船去的。”差人无奈，只得到手了些银子，回去禀覆。

那扬州府王锦文最喜的是杯中之物，当夜吃得酩酊大醉，到了夜半醒来，口中干渴，欲想坐起，遂唤丫环取茶。觉得颈边有件东西，把手一摸，却是一把锋利尖刀。那王锦文大

吃一惊，再看那刀柄上有书一封。拆开观看，上面写着：“昨夜头陀，是我所杀。你这赃官，若敢听信土豪，屈害善人，即便取你首级！柜中银子三千，是我借用。”末后画上一枝梅花，笔力清健非常。王太守唬得面如土色，心中又怕又恼。哪晓得这夜李文忠那里，也是一把刀、一封书信。信中之言，大略相同，只是银子偷去了一万。到了明日早晨，那些穷苦之家倒是造化，也有五两一锭的，也有十两一锭的，家家得着银子。那李家同扬州府，皆不敢追究，只得把此事松了下来。

话分两头。我且说徐鸣皋同了徐庆、罗季芳，从那一日下落舟船，一路来到苏州，把船停泊阊门城外，离舟登岸游玩。六街三市，热闹非常。俗语说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扬。那姑苏是个省会，商贾辐辏，人烟稠密，真个挥汗如雨，呵气成云。笙箫管弦之声，沿途相接。三人进了阊门，只见各店铺密排鳞比，街上行人挨肩擦背。只因擂台建搭完工，明日开台，那四方打擂英雄陆续来到，这些赶做买卖的，三教九流，人山人海，拥挤不开。三人来到一个道院，抬头一看，只见“福真观”三字。鸣皋道：“这是有名的神仙庙，我们何不进去瞻仰瞻仰？”遂一同步入里边。只见那江湖上的巾、皮、驴、瓜，行行都有。无非是那小黑的拆字，八黑子算命，鞭汉的卖膏药，叹册的说评话，那哄当驴子在那里弄缸弄髻，那四平捻子在那医治毛病，那鞭瓜子在那里打拳头，那雨头子在那里画符咒。看一回都是平常之辈，无非一派都是江湖诀罢了。

走到殿上，参过了神仙，左右观看。只见许多人围着了个相面先生，上边一幅白布招牌，上写“飞云子神相”。鸣皋

道：“这个相面先生口出大言，自夸神相。”徐庆道：“江湖术士，大都如此，夸张大口，其实本事平常。”罗季芳道：“我们叫相一相。若相得不准，把他招牌扯掉他。”鸣皋道：“匹夫，他不过为糊口之计，由他夸奖，干你甚事？”徐庆道：“我们叫相一相，试试他本事何妨？”三人挨进人丛，只见这先生有四十多岁年纪，三缕清须，神清目朗，相貌飘然。一见鸣皋等便站将起来，把手一拱，道：“三位豪杰请了。”三人也完个礼。旁边有二条凳子，先前相过的见来了三个华服的少年，知道是贵家公子，便站将起来。鸣皋等坐下。飞云子问过了三人姓名、居处。鸣皋道：“久慕先生大名，不才等特来求教。”飞云子把他左手来一看，不觉拍案长叹一声，道：“惜乎！惜乎！”鸣皋道：“敢是贱相不好么？”飞云子道：“公子的尊相，少年靠荫下之福，中年有数百万之富，晚年享儿孙之福，名利双全。为人豪侠，仁义为怀。当生二子一女，早年发达，为国家栋梁。寿至期颐。一生虽有几次难星，皆得逢凶化吉，事到危急，自有高人相救。”鸣皋笑道：“照先生这般说，不才就极知足、极侥幸的了，还有甚可惜？”飞云子道：“照公子的相貌，若落在平等人家，无甚好处。便生厌世之心，弃家修道，虽不能白日飞升，做得上八洞的神仙，亦可做个地行仙，长生不老。十洲三岛，任你遨游，岂不胜那百年富贵，如顷刻泡影么？”鸣皋道：“不才颇愿学道，未知能否？”飞云子把手摇道：“难，难。公子岂肯抛却了天大家私、美妻爱子，却去深山受那凄凉的苦楚？虽则一时高兴，日后必然懊悔。这就叫道心难坚，是学道最忌的毛病。所以在下替公子可惜。”鸣皋点头道：“是我师父也是这般说来。”飞

云子问道：“尊师姓甚名谁？”鸣皋道：“我师道号叫做海鸥子。”那飞云子听了，拍手大笑，道：“吾道是谁，原来是我七弟的贤徒。那年他曾说过，在江南传一徒弟，我却未曾问及姓名，不道今日相会！”鸣皋道：“如此说来，是不才的师伯。”便深深作了一揖。飞云子道：“既是自家人，此地非说话之所。”遂向众人说：“有慢列位，明日候教了。”那些闲人见他把招牌收了，也都散去。

飞云子收拾了东西，同了鸣皋等三人出了福真观。一路行来，见座大酒楼，装潢得十分气概，招牌上写着“雅仙楼”三字，乃一同走入，里面极是宽敞。店小二问过点菜，便摆上佳肴。四人饮酒谈心。飞云子把徐庆、罗季芳相了，说他二人福禄俱高，只不如徐鸣皋的好。”鸣皋问起师父海鸥子：“一别多年，因何不见到来？弟子十分记念。”飞云子道：“我们几个人，虽不同姓，情比同胞。每年一会，七人聚首，痛饮一日。那会的地方，却无一定之处，会的日子，亦非一定。这日都是上年相会之时预先约定，来年某月某日，在某处相会，虽路隔数千里，从无失信。会过之后，或二人一起，或独自一人，各各散去，遍游天下，无有定处。”看官，他们七个兄弟，不以年纪论大小，却以道术分次第。这飞云子却是老三，他的剑术非同小可。四人正在饮酒谈心，只见外面进来二人。一个年少书生，一个却是和尚。飞云子把手招道：“二位兄长贤弟，我在这里。”毕竟这二个何等之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雅仙楼鸣皋遇师伯 玄都观严虎摆擂台

却说飞云子见他二人上来，便立起身来招呼。那二人见了，便走将过来。鸣皋等众人都站起来招呼，一同坐下，添了杯箸。飞云子问道：“你二人何处聚首？”和尚道：“也是不期而遇。”便问鸣皋上姓。飞云子道：“这是七弟的贤徒，乃扬州赛孟尝徐鸣皋，是个当今豪杰。”二人听了大喜，道：“久慕大名，今日幸得相遇！”飞云子指着和尚说道：“这位道号一尘子，便是我们的二哥。”又指着少年书生道：“这位叫做默存子，是我们的五弟。”鸣皋道：“二位师伯到来，弟子千万之幸。请众位师伯看过擂台，同往寒舍盘桓。”一尘子等三人齐道：“这却不必。我们孤闲成性，在此会后，便各适其所，不喜常聚一处。”六人欢呼畅饮，直饮到日落西山，酒阑散席，鸣皋等只得分别回舟。

到了明日，依旧进城，一径来到玄都观来，街上更加拥挤。进了玄都观，只见那擂台有一丈二尺的高，周围有五六丈阔广。左旁有一小小副台，安着文案，知是挂号之所。右边有一看台，悬灯结彩，中间竖起一根旗竿，上扯一面黄旗，旗上定着“奉旨设立擂台”六个大字，随风飘荡。台上悬着长、吴二县的告示。擂台上居中柱上一副对联，上写“拳打

九州豪杰，脚踢四海英雄”。上面一块匾额，上写“天子重英豪”五个大字。里边架上二大盘金银，二大盘绸缎。下面看的人已挨肩擦背，等看开台。

不多一会儿，听得副台上吹起号筒，三声炮响，锣鼓齐鸣。只见四个侍卫簇拥着擂主上台。那看台上监官也坐在上面。鸣皋抬头上看，认得是宁王千岁。只因他心怀谋逆，故此奏明天子，设立擂台，名为拔取英雄，实欲收罗心腹。这台主便是他的教师，名叫严正方，是有名师家，山中打得猛虎，水内斩蛟。少年时节，做过头等侍卫，随驾秋狩，空手搏杀人熊。一日虎牢内走了猛虎，京城内落乱纷纷，各式弁员侍卫人等，分头追赶，恰好严正方遇见。虎向他当面扑来，他便将身一蹲，虎从头上窜过，他便趁势一把，将虎尾扯住，随手攥将转来，把这虎攥成塌扁。宁王知他神勇，千方百计把他弄到府中，改名严虎，倚为心腹。今日保举他做个台主，暗中教他收罗草泽英雄，除却忠良之辈。只见正台上三吹三打，擂主踱出台来，向台下拱一拱手，通过姓名，说过一番打擂的话头。无非是奉旨建设擂台，原为拔取英才，无论军民人等，上台胜我者，黄金绸缎若干，分别给与功名，有官官上加官，平民出仕为官，没有本领，不必上台枉送性命的老话头。

此时台下天下英雄豪杰，到的不少，那班剑客侠士，也有多在人内。就是那一尘子、默存子、飞云子，只因玄都观设立擂台，所以都在此要看打擂台。只是他们不要那名利二字，不肯动手，但只看看世间英雄的手段罢了。说话的，你这句话自相矛盾了。他们既不要名利，为何在闹市丛中，挂

出“飞云子”的招牌，相起面来。看官有所不知，这飞云子晓得自己弟兄必有几个到来看打擂台，因此挂出自己别号，好叫兄弟们得知他在此，便可大家聚首。不然，虽则同在苏州，人山人海，怎得聚首一处？况且剑客与侠士不同。若如一枝梅、徐鸣皋、徐庆等辈，总称为侠客。本领虽有高低。心肠却是一样，俱是轻财好义，助弱制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若是他们七弟兄，皆是剑客，不贪名，不要利，只是锄恶扶良的心肠与侠客相同。所以剑侠二字相连。侠客修成得道，叫做剑仙。这部书专记剑客侠士的行踪。只因这个时候，天下剑侠甚多，叫做“七子十三生”。这七子，就是飞云子等这七人。还有云阳生、独孤生、卧云生等十三人，结为朋党，也是遍游天下，后书自有交代。

当时徐鸣皋看见台主严虎说罢一番，便打一路拳头，却也十分了得。看的人大家喝彩。这严虎本领实是超等，只是心地不好，所以肯就宁王之聘。他到了王府，靠着宁王势力，自恃本领高强，目空一世，看得天下无有敌手，任性妄为。现今随了宁王来到苏城，建设擂台，他做了台主，越发心高气傲，在台上耀武扬威，口出大言。那知台下人千人万，只有看的，没有打的。鸣皋等三人等了半日，看看日下西沉，却无一人上台，心上好不扫兴。那众人渐渐地散了，台主也自下台，鸣皋等只得回转船中安歇。

到了次日，再去观看，虽有几个上台交手，都是平常之辈，皆被严虎丢下台来，跌得鼻青嘴肿。不觉恼了一个英雄，乃是姑苏人氏，姓金名耀，是个忠良之后，为人豪爽，苏城有名的乐善公子，却是新科武举。他见严虎如此无礼，不觉

怒发冲冠，便跳上台来，副台上记了花名簿。他与严虎交手，二人在台上拳来足去，打了二十余手。无如严虎拳法精通，渐渐抵敌不住。被严虎卖个破绽，金耀一拳打去，扑了一空。严虎忽地扭转身来，起二个指头，向他劈面点去，这个解数，名为双龙取珠之势。金耀躲避不及，正中眼睛，被严虎挖将出来。金耀大叫一声，跌下台来。下面看的人，发一声喊，都道这台主太觉无礼，不该伤人眼目，使人变为残疾。那金耀的一班同年举子，个个咬牙切齿，要与金耀报仇。一面金耀跟来的家人，扶他回去。

台下纷纷扰攘，恼了一个老教头，叫做方三爷，是常熟的第一个教师，就是金耀的师父。他见严虎将他徒弟弄得如此狼狈，心中大怒，跳上台来，通过姓名，上了花名簿，对了严虎骂道：“你这恶贼！朝廷设立擂台，原为拔取英雄豪杰。你敢伤人眼目，我也取你二只眼睛，与我徒弟报仇！”骂得严虎大怒，二人上手便打。那方三爷的本领，原是一等的名家。只是年纪大了，打到三十余手，气力不加，一臂有些酥麻。那严虎正在壮年，越打越精神。方三爷一腿踢去，却被严虎接住，趁手提将起来，向台下掷去。跌个金冠倒挂，不料脑袋恰巧对着大言牌上碰去，顿时脑浆迸出，一命呜呼。台下众人齐叫：“台主打杀人也！”那罗季芳见了，不觉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这股无名火哪里按捺得住，大叫：“反了！”他便分开众人，抢将过去。鸣皋看见，要想止住他，却哪里来得及，早已上了擂台。通了姓名，大叫：“严虎儿子，快来领死！”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便是一拳打去。严虎见他是个莽夫，来势十分凶勇，便将身子偏过，只是腾挪躲闪。那季芳打了

三二十拳，没有打着他膊臂，弄得自己倒是费力。严虎见他势渐不济，便运功夫，直上直下，一拳紧是一拳。那季芳只有招架，气喘汗流。鸣皋、徐庆见这呆子不好，欲想上台帮助，却又理上不合。正在二难，只见罗季芳被严虎打下台来，跌个仰面朝天。徐庆心中大怒，正欲上台，那晓这台主早到里边去用膳歇息。时光不早了，只得大家散去。

三人出了城门，回到舟中，便问：“罗兄可曾受伤？”季芳道：“这忘八实在厉害。我只是跌得背上有些浮伤，并不妨事。明日老二你上去，把他打下台来！待我打他一顿出气！”鸣皋道：“这个自然。但是只怕我敌他不过，反被他打了下来。”徐庆道：“我今日本欲上去，只是他已逃进去。明日先让我上台，若是胜不得他时，你再上未迟。”鸣皋道：“我看严虎拳法甚高，他的功夫，也是少林一派，犹恐敌他不住，反吃亏了。不如我上去见机而行，或可侥幸。”当夜三人纷纷议论。到了来日，正是第三日了。来到台前，只见严虎正在耀武扬威说道：“台下听着，你们自量有本领的上台，考取功名。没用的戎囊，休来送死！”不知何人上台交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赛孟尝拳打严虎 罗季芳扯倒擂台

却说严虎在台上夸张大口，口出狂言，徐庆听了，早将双足一蹬，飞身上台。他有飞毛腿的本领，身轻如燕，跳到台上，声息全无。副台上值台官便叫报名上册。徐庆道：“俺乃山东徐庆的便是。”说罢，把二个指头指着严虎喝道：“朝廷设立擂台，原为考取英雄。命你做了个台主，应当尽忠报国，拔取真才，评定甲乙，方像个台主。你却口出狂言，只显自己能为，不问好歹，把人丢下台去，可恶已极。更加挖人眼目，伤人性命，竟是强盗一般！俺也不要功名，不贪富贵，今日上台，特来取你狗命！”

这一席话，把个严虎骂得暴跳如雷，勃然大怒，骂道：“匹夫，你敢在钦命的擂台上撒野！且到爷爷手里来领死！”说罢，使个门户，叫做“童子捧银瓶”之势，等他入来。徐庆便使个黑虎偷心，照准严虎当心一拳打去。严虎将身一侧，起左手勾开他的拳头，将右手照定肩尖一掌打去。徐庆转身把左手帮在右臂，将他拳头让过，进步还拳。二人一来一往，打了五六十个照面，渐渐气力不加。若讲轻身纵跳，徐庆远胜那严虎，只拳法实力，却非严虎对手。打到八十余手，被严虎使个玉环步、鸳鸯腿，把徐庆踢下台来。

鸣皋见了勃然大怒，便扑地跳上擂台。二脚恰在台边，只立牢得一半，那身子连连摇摆，好似立不住的样子。台下众人倒替他吃惊，都道：“这人要跌下来也。”那严虎见了，知道这个名叫“风摆荷花”，是少林的宗派，晓得此人是个劲敌，不比寻常。鸣皋走到副台，把手一拱道：“生员姓徐名鹤，原籍广东，寄居江南，扬州人氏，特来考取功名，请上了名册。”那副台主姓狄名洪道，乃苏州人氏，他的表妹便是鸣皋的妻室。只是他二人未曾会过，彼此皆不认得。当时听得鸣皋报名上来，知是他的妹丈，只不便相认，遂把花名簿上了。

鸣皋走到台中，将严虎仔细一看时，见他身長九尺，生一张淡红脸面。额阔颧高，二道浓眉，一双虎眼。大鼻阔口，二耳招风。颌下连鬓钢须，好似铁线，根根倒抓。头上边扎巾钿额，身穿银红缎剪千，足登薄底骁靴，叉手立着。鸣皋施个半礼道：“台主请了。”严虎见他循规蹈矩，是个知礼的人，也完个半礼道：“壮士请了。”鸣皋道：“生员略知拳棒，本领平常，妄想功名，还望台主容情一二。”严虎道：“好说，请合手。”说罢，便立个门户，左脚曲起，右手挡在头顶，左手按在右腰。这个名为“寒鸡独步”之势。鸣皋将身子带偏，左手在胸，右手搭在左膊之上，腾身进步，将右手从后面圈转，阴泛阳的一拳。这叫做“叶底偷桃”，便是破他“寒鸡独步”的解数。严虎将身一侧，起左手掀开他拳，右手立他一下，鸣皋躲过他拳，使个“毒蛇出洞”，劈心点来。严虎看得分明，使个“王母献蟠桃”托将开来。鸣皋将身做一个鹞子翻身，扑转来，双手齐下，名为“黄莺圈掌”。严虎将身望下一蹬，把头向一边偏过他的双掌，趁势使个“金刚掠地”，把

右脚在台上旋转将来。鸣皋将身跳过，又使个“泰山压顶”，照严虎劈脑门打来。二人在擂台上，你来我往，脚去拳完，只打得眼花缭乱，好似蝴蝶穿花。正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才。足足打了一百余条手臂，不分胜败。

若论他二人的本领，一个半斤，一个八两，若放在天平内称来，没有轻重的。拳法鸣皋胜些，气力严虎大些，扯个正直。只是今日鸣皋有一件吃了亏，所以觉得渐渐下风了。你道为何？只因严虎穿的薄底骠靴，鸣皋爱穿高底皂靴，又厚又宽。他仗自己本领，不肯更换紧筒薄底骠靴。恰逢了敌手，初起也还不觉，打了一个时辰，便觉不灵便起来。这严虎有一下煞手拳，名为“独劈华山”，乃是一劈手，十分厉害，是他师父秘授的看家拳。随你英雄豪杰，当不起这一劈手，凭尔功夫再好，也要打个筋断骨折。若功夫稍欠些的，便要打成齏粉。当时严虎用个“蜜蜂进洞”，将二拳向着鸣皋的二太阳穴，直打过来。鸣皋使个“脱袍让位”的解数，将二手并在一处，从下泛将上来，向二边分去，把严虎的双手格开，故他二手自上圈到腰间。那严虎借他分开之力，反手一劈，正对面门劈下，所以偏避不及，将手来格，也是不及。这下煞手拳，不知伤了多少英雄好汉！鸣皋叫声：“不好！”知道难逃此厄。谁知严虎忽然眉头一皱，也是叫声：“不好！”这一劈手，他竟不打下来，似乎呆一呆的光景。看官，你道这个时候，呆得一呆的么？说时迟，那时快，早被徐鸣皋一拳，正打在严虎的颌下。这拳名为“霸王敬酒”，把严虎一抄，掳下台来，跌一个仰面朝天。

罗季芳看见，大笑道：“这忘八也会同我跌个一样！”便

踏步上前，一脚踏住严虎的胸膛，提起拳头，一阵乱打。也算严虎晦气，打得鲜血直喷。徐庆也去加上几拳。鸣皋跳下了擂台，上前扯住道：“呆子，你们再打，便要打死了，不当稳便。”徐庆听得使住了手，只是罗季芳尚不肯罢休。正在交结，那宁王见台主跌下擂台，被他们如此攒打，心中十分大怒，便吩咐把他们一齐拿下。那总兵黄得功、副将胡奎，同着参将、都司、游击、城守，领了护台军士，一并前来捉拿。鸣皋、徐庆听得要拿他们，一齐大怒道：“他们如此不讲情理，我们再打个落花流水！”便在威武架上，各人抢了一根棍子，在台前打将起来。

正打得落乱纷纷，看的人四散奔逃，哪晓得罗季芳把擂台柱子，用尽平生之力向前一扯，只听得豁辣辣的一声响亮，那只擂台连着副台，一齐倒将下来。幸亏看打擂的众人纷纷躲避开了，只压死军民人等二十余人，受伤者不计其数。鸣皋见呆子闯了大祸，便同徐庆高叫：“罗大哥，快走！”那时各武员军士们等重重围裹上来。谁知这呆子不知厉害，还在那里厮打。不多一会儿。那兵马大元帅马天龙得信，引着飞虎军到来相助。鸣皋同徐庆见势头不好，也顾不得季芳，二人杀出玄都观来，飞身上瓦房，连窜带纵，逃出城来。这罗季芳被众军士围住，不得脱身。马天龙元帅已到，他是有名的第一口名刀，何等厉害，季芳如何抵敌得住？遂被众军士擒下，绳穿索绑，押赴狱中。

且说严虎被打得身受重伤，宁王吩咐官医疗治。将他衣服卸开，只见肩窝上，中一枝小小箭儿。那官医取将出来一看，却是二寸余长的一枝吹箭，那箭上有一行蝇头小字。仔

细看时，却是“默存子”三字，便呈与宁王观看。不知谁人暗施冷箭，遍问左右，可晓这默存子姓甚名谁，何等样人？众人妄想猜疑，并无知晓。因问严虎平日有无仇人，可知默存子为谁。严虎满腹思想，亦复茫然。大家多疑为徐鸣皋一党，只要拷打罗德，谅必知晓。

只见副台主狄洪道禀道：“这个默存子非是等闲之人，乃一个剑侠之士。昔年在雁宕山，与我师奕棋，曾见过一面，那时只十八九岁的少年书生。他的本领，口能吐剑丸，五行遁术。我曾求他试演剑术，他就中坐草堂并不起身，把口一张，口中飞出一道白光，直射庭中松树。这白光如活的一般。只拣着一棵大松树上下盘旋，犹如闪电掣行，寒光耀目，冷气逼人。不多片刻工夫，把棵合抱的树桠枝，削得干干净净，单剩一段本身。我师言他又善用吹箭，百发百中。若他用了药箭之时，却是见血封喉，立时毙命，比了国初何福的袖箭，更加利害。严师爷中的，谅不是药箭，还算侥幸呢。”宁王听了将信将疑：难道世间有如此本领？他与严虎何仇，却去损他则甚？因问洪道：“你的师父叫做甚么名字？”洪道说：“我也不知他姓名，但知道号叫做漱石生。”宁王吩咐府县，把罗季芳三敲六问，并无口供。只说徐鹤、徐庆俱不认识，亦不知什么放箭之人，只得仍旧监禁。不知季芳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救义兄反牢劫狱 换犯人李代桃僵

说话宁王把罗德收禁监牢，一面上表申奏朝廷，说有不法武生罗德等数人，暗施冷箭，射伤台主，毁坏圣旨，拖倒擂台，压毙军民无数等情。一面悬了赏格，捉拿殴打台主的凶手徐鸣皋、徐庆、默存子三人，限长、吴二县，即日缉获凶手。我且按下不表。

且说鸣皋、徐庆二人出了城关，来到船中，吩咐把一切灯笼记号尽行除去，倘有人查问，只说镇江武生，休说姓徐便了。当夜，二人商议相救罗季芳计策。徐庆道：“若去劫狱，救了罗大哥时，只是罪名重大。我却回转头，他何处追寻，便可没事。只是你若躲避外方，定累家属。况且家业遍地，岂不要被他们封闭入官？”鸣皋道：“为了朋友兄弟，这也何妨！只是恐其画虎不成，反为不美，我们须要想个万全之计。”徐庆道：“若是官员那里，只要把银子买通上下，还有做手。只是那老奸心上恨了，除却劫狱一计，别无良策。”鸣皋道：“也罢，为了弟兄，顾不得家私。你我明夜准去救他出来，若然迟了，恐怕误了季芳性命。”

二人商议已定。到了来朝，吩咐把船通到铁稜关停泊。到了黄昏，二人轻装软扎，腰间各插一把钢刀，来至城下。二

人俱会壁虎游墙，将身贴于城墙，手足伸开，运动功夫，如壁虎一般，瞬息已至城头之上。一路来到司监，飞身上屋，在监墙上向下望，只看不见里边哪处是季芳的所在。只轻轻跳将下去。东张西看，犯人甚多，只寻不见季芳。正在张看，只见前面有更卒走来。徐庆便向门后一闪，鸣皋无处可躲，只得向上一跃，将三指摘住一根椽子，悬空挂在上面。巡更的狱卒击柝而来，等待他走到面前，鸣皋从梁间蓦然来下，把巡卒擒住，将刀搁在他颈上，轻轻喝道：“你叫一叫，我便杀你！”唬得巡卒缩做一团，连话都说不出来，单道：“勿勿！”鸣皋道：“你只说那拖倒擂台的罗季芳在哪里，我便饶你性命。”巡卒道：“爷爷，放了小人起来，告诉你，他在内监末号内。此地过去，要转五六个弯曲，从小门内进去，把门关上，回转身来方才看见号门。”徐庆道：“他的说话不真实，贤弟休要信他。”巡卒道：“小人句句实话。”鸣皋道：“你便引领我去！”抓住他先走，徐庆在后。

果然有五六个弯曲，来到一个小门。推开进去，却是一条狭弄。三人走进弄内，回身把门关闭，果有一个狭门户。原来方开门进来的时候，恰巧被门遮了，所以看不见这门户。钻进去看时，这季芳正在那里“忘八狗彘”的骂。鸣皋道：“罗大哥，小弟来也！”季芳听得是鸣皋声音，便道：“老二快来，我被他吊得要死了。”徐庆上前看时，见他高高地吊在上边，便将他放了下来，割断了绳索镣铐，回转身拿刀来杀那巡卒。鸣皋道：“且慢，休要杀他。”便把季芳身上刑具与他上了，也把他照样捆缚，吊将起来。徐庆道：“贤弟，何不把东西塞了他口，我们去了，教他不能喊叫。”鸣皋道：“不妨。这个地

方，由他喊破喉咙，却没人听见的。怕他做甚？”三人出了监门，由原路出来。徐庆蹑身一跃，已上监墙。鸣皋晓得季芳跳不上的，便把他负在背上，运动功夫，在庭心内打个旋风，扑地跳上监墙。三人遂循旧路越城而出。真个人不知，鬼不觉，把个内监重犯盗了出去。

只是鸣皋不杀这巡卒，虽是仁心，究竟失着。谁知巡卒认得他们，因为打擂的时节，巡卒也在台下，所以认得他。那宁王知道他们党类都是本领高强，恐防劫狱，所以十分紧急，一夜五六次地察看。鸣皋等去不多时，早有狱官、差役人等，穿梭一般地查察。走到那里，看见地上一面更锣，一盏灯笼，知道出了毛病，慌忙赶到里边。进得号门，便听得喊叫“救命”之声。走上前去，脚底下踏着一件东西，将灯火提照看，却是一个更柝。抬头看时，犯人依旧吊着，只是看不清楚，便问：“你是何人？”上面的答道：“我是狱卒王三，快快放我下来！”狱官在后听得大惊，忙叫放了下来，问那犯人哪里去了。那王三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狱官唬得魂不附体，问道：“王三，你认得这二个究竟是谁？”王三道：“小人昨日在台下，看得清清楚楚，正是打严师爷的扬州人。”狱官慌忙到宁王行宫报信，一面叫差役分头各衙门报信。

满城文武得了这个要犯越狱的信息，慌忙齐到王府行宫伺候。宁王知道果然劫狱，心中大怒，立时传出旨意，着地方官限二日内缉获。若第三日不见罗德、徐鹤、徐庆三人，将阖城文武一并治罪。一面吩咐副教头狄洪道带领二个徒弟王能、李武，并五百御林军，会同马天龙，带领偏裨牙将，大小三军，沿途追赶，务在必获。满城文武得着旨意，弄得落

乱纷纷，没做理会。恰好兵马大元帅马天龙到来，即与副教头狄洪道商议：谅他必回扬州。我们带领三军，合做一处，向官塘追去。这里吩咐府县挨户细查。计议已定，正要起行，只见一马飞来，到得王府门首，下得马匹，上前参见道：“小的是马快都头郭玉。今捕得扬州武生徐鹤等踪迹，特来见王爷，请兵拿捉。”马天龙道：“现在扬州徐鹤、徐庆在司监劫去要犯罗德，王爷传旨追捉，正没头绪。你既知晓，速速引领前去，不必去见王爷。你且说他存身何处？”郭玉道：“他有坐船在铁稜关。”马天龙吩咐众将官带领三军，向铁稜关捉拿劫狱强盗。一路人衔枚，马摘铃，灯球火把概用皮套，不许声张。大小三军一声答应，立刻起行。出了阊门，一路静悄悄望铁稜关进发。正是并无人咳嗽，只有马蹄声。

这阊门到铁稜关，有十里之遥，我且按下慢表。再说徐鸣皋同了徐庆、罗季芳，一路回到铁稜关。下了舟船，却不见船中的四个家人。初时只道他们睡熟在后梢，不以为意，徐鹤道：“明日我们到哪里去好？这罗大哥的相貌，最是好认的；我同你上台打擂，俱被众人看见，这里断然不能存身。”徐庆道：“若是我与贤弟，随处可以潜身，只是罗大哥躲不过去。还是回转扬州，再作道理。”罗季芳道：“你们只管讲话，我的肚子却有些饿到背心上去了！”鸣皋笑道：“莫怪大哥饥饿，我也腹中饥了。”忙叫家人取酒馔来。叫了几声，无人答应。走到后梢看时，一个也不在船上。便道：“这也奇了。难道他们四人都上岸去，船上一个也不看守？”罗季芳道：“他们一定是赌钱去了。”徐庆道：“只怕未必。即使赌钱宿娼，断无一齐皆去的道理。你听那关上已打五更，难道他们一个也不

想回来？我看这事有些古怪。”他三人我猜你测，只想不出来。

我晓得看书的诸公，心里却倒明白：这一定是被捕快拿住了。只是怎样地看破机关，被他们拿住？晚生要交代明白出来。因为这只船，是徐府上自己打造的坐船，所以极其宽大华丽。停在阊门的时候，客船准千准万的拥挤，不开倒也不知。只因通到铁稜关，来往船只稀少，虽有二三十号商船，却不比得这只船金彩耀目。另有一工，也是徐鹤的失着，他小心了，反为坏事起来。那郭玉是个苏州的有名马快，别府各州各县有了难破案件，都来慕名请他去的，所以他的一双眼睛，何等厉害。当日得了宁王之命，限他侦缉扬州徐鹤、徐庆、默存子三个凶手，他就料定他们必走铁稜关这带路，带了一班做工的竟到铁稜关来。见了此船，有些疑心，便问：“你们是哪里来的？”那船上家人回道：“我们是镇江武生，来此看打擂的。”郭玉听了，早已料着六七八。不知可曾被 he 拿获，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铁稜关挑灯大战 救妹丈弃邪归正

话说那捕快郭玉，是个有名的好手，当时见了此船，知道有些来历，便同伙计在对面一家酒店楼上沿窗吃酒，吩咐伙计：“你们留心这船舱的人上岸，我看起来，此船有七八分是了。”伙计道：“怎见得？”郭玉道：“你看这只船不是扬州式样么？这船人的口音，又是扬州白，他偏说是镇江来的，这便是一样见证。若说他今日才得初到，就应该在西边来，为何又在东边而来？若说他前几日来的，今日回去了，却擂台还是昨日傍晚时扯倒，他既然路远迢迢来到此间，今日便要紧回去，这又是一个见证。他船停了好半日，不见坐船的上岸，这就越发可疑了。”伙计都道：“足见老大好见识，我等实在拜伏！”他们几个不离左右侦探。到了黄昏人静，鸣皋同徐庆软扎轻装，扑地跳过对岸。这班做工的虽看不清楚，却知道是二个有本领的侠客，从船中飞过对岸去了。遂即告郭玉：这是一定的了。便下船把四个家人扯的扯，拖的拖，来到保甲家里，一顿吊打。这四个家人哪里经得起，便从头至尾，一本实说。郭玉便到驿栈上牵过马来，飞奔进城报信。

再说徐鸣皋等三人正在船中猜疑不出，忽听岸上边一声呐喊。三人知道不好，扯起船窗一望，只见二岸官军无数，火

把照耀，如同白日。马上边兵马大元帅马天龙，顶盔贯甲，手提九环象鼻紫金刀，威风凛凛，带着总兵黄得功、副将胡奎，并那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偏裨牙将，各执刀枪，只待交锋。那步下的副教师狄洪道，手执二根铁拐，英气勃然。旁边马快都头郭玉，手执三节连环棍，抡眉爆目。二个小教师王能、李武，各执镔铁齐眉棍，分开左右。并一班做工的，都是单刀、铁尺、钩连枪、留客住，排得整整齐齐，刀枪林立。

徐庆便叫：“哥哥，贤弟，快些杀上岸去，突围去罢！”鸣皋道：“罗大哥，你与我背心贴着，不可离开。三哥先行开路。”此时若没有罗季芳在内，他二人纵跳如飞，谁人围得住他？只因要顾那罗季芳，所以就有许多碍手。当时徐庆手执单刀，飞身上岸。鸣皋也取了单刀，罗季芳扯出一只竹节钢鞭，二人背对背贴着，站在船头，要想上岸。那岸上的挠钩、留客住、钩连枪，如雨点一般的上来。幸亏鸣皋的这口刀，却是龟兹国进贡献来的宝刀，名叫“松纹”，真是个吹毛得过，削铁如泥。鸣皋知道他们的器械最是狡猾，若被着了一下，便是众钩齐着，那时任你英雄好汉，难于脱身。他便不慌不忙，把这口刀使个三花大盖顶，只听得叮叮当当的响，这些做工的手里，光剩着半段头的竹竿。鸣皋同了罗季芳，趁势上岸，将这些民壮马快，刀斩鞭打，犹如二只猛虎到了羊棚里面。这些做工的东逃西窜，那官军却是一声呐喊，围裹上来。马天龙同了黄得功、胡奎，并那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偏裨牙将，如走马灯一般，将他二人团团围住，三军擂鼓呐喊助威。鸣皋虽勇，只是顾恋了罗季芳，不能飞身跃跳，因此冲突不出。

且说那狄洪道看见徐庆飞身跳上岸来，心中想道：“我若不动手时，恐被他人看出有意放走了徐鹤；我若动手，我的母姨面上怎说过去？不如待我把这徐庆战住了他，让我妹丈脱身而去。”他原是一片好心，知道这班官员哪里捉得徐鸣皋住。想定了主意，便把手中铁拐分开，叫声：“徒弟，随我来！”那王能、李武跟了洪道，一齐来战徐庆。若论狄洪道手段，与徐庆正是一个对手，只因加上了王能、李武这二个徒弟，便难对敌，更兼这五百御林军围将拢来，如何抵挡？见洪道劈面一拐打来，将刀架开铁拐，王能棍子从脚骨上扫将过来。方才跳过棍子，李武棍子早到。偏过李武的棍，洪道的双拐齐下，打得徐庆吼叫连连。你说顾那鸣皋、季芳，连自己也有些顾不周全，一面打，一面暗想：“看他们如此凶勇！不知鸣皋、季芳如何样子？我若只管恋战，恐官军只管围将拢来，那时难以脱身。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即使鸣皋等被他拿住，我发开飞毛腿，明日便可到扬州报信。叫我二哥一枝梅到来救取他们。若然二人一并被擒，岂不白送了性命？”想定主意，一路留心，望见前面便是吴山，沿山一带楼房，离此不远。他便且战且走，渐渐近那楼房，得个空隙，踊身一跃，早上了楼房屋上。那时王能、李武跳不上去，单单只有狄洪道一个追上楼房。徐庆就在楼房上面且战且走，狄洪道一路追去，二人打到吴山上一个大松林内。徐庆走入林中，东穿西绕。狄洪道望去，满目青翠，竟寻不见了，想道：“此时妹丈谅已脱身，我在此追他做甚？”途转身回到铁稜关来。

哪知徐鸣皋左冲右突，难出重围，正在危急。狄洪道听得关前喊杀连天，乃跃上瓦房一望，只见他们二个背对背贴

着，在那里冲突不出，外面官军围得铁桶相似，暗道：“我妹丈义重如山，不肯独自逃生，要带那罗德出来，故此被困。我若不去战住徐庆，他们却早已杀将出去。只因我顾了自己前程，反害了妹丈性命，上负母亲同胞姊妹，被天下英雄耻笑。况且宁王的所作所为，必不能成大事，又屈在严虎这无谋的匹夫之下。此等前程，要他则甚？不如待我救出了妹丈，隐姓埋名，到别处去安身立命。那时候已经过午，看他二人今日再也杀不出去。况且半天未吃东西，若挨到晚来，必被拿住。此时不去救他，更待何时？”转定念头，飞步来到关前，运动双拐，冲入重围。众官军见，只道他来助战，遂纷纷让开。

洪道到了里边，只见马天龙将徐鸣皋一刀劈去，便抢过来，将双拐把刀枭去。只因用刀过猛，那马天龙又不提防，这口刀直攒过去，反把个副将胡奎劈死。马天龙虎口震开，刀也几乎脱手。洪道大叫：“鸣皋妹丈快走！俺狄洪道与你开路也。”说着舞动双拐，冲围而出。只听得王能、李武叫道：“师父哪里去？”洪道道：“贤契，快随我来！”王能、李武使动铁棍，一同打将出来。鸣皋看得分明，正不知这副台主为何打起自己人来，忽听得叫他“妹丈”，又说“狄洪道开路”，心中顿然醒悟：“我岳母有个姊姊姓狄，他有个儿子到陕西学习武艺，只是未曾会过，谅来一定是他。”不觉心中大喜。便道：“罗大哥，如今好了，快走罢！”二人胆也大了，气力加倍猛勇，跟了洪道杀开一条血路，冲出重围。

鸣皋道：“多蒙狄兄救我二人出了龙潭虎穴。只是你不能回去了，且同二位高徒到了我家，再作计较。”狄洪道寻思也

只得如此，五人遂一路赶行。洪道说起徐庆走入松林：“我们或者遇得见他。”一路谈些亲戚之事，在陕西投师学术，拜一漱石生为师，遇见多少剑客侠士的话头。鸣皋也把海鸥子传授本领，直说到扬州打擂台，彼此情投意合，只恨相见之晚。看官，三人到得扬州，徐庆已动身回去，却闯了一场大祸，弄到徐鸣皋身上，一枝梅也不在扬州的了，后书再表。

且说马天龙并众将，见反了狄洪道师徒三人，鸣皋、季芳又被走脱，只得虚张声势追了一程，把胡奎买棺成殓。马天龙与总兵黄得功商议：现今凶手逃逸，越狱重犯未获，如何回复王爷？大家商议了多时，皆道：“不如一并推在狄洪道身上，我们可以卸这重担。”各官员将并合同众口一辞，随即收队进城。

到了王府，见过宁王，说：“我们将罗德、徐鹤、徐庆三人等一并擒住，交与副教师押解进城。不料狄洪道与徐鹤却是亲戚，他暗与徒弟串通，把三人放了，将副将胡奎杀死，伤了无数官兵，大叫‘妹丈快走！’随时一同逃走。我等整队追赶三十余里，天已夜了，山路崎岖，无从追获。伏乞王爷恕罪。”不知宁王怎生发落，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警奸王剑仙呈绝技 杀土豪义士报冤仇

却说宁王听了马夫龙、众将之言，大怒，喝退众人。来日与谋士商议，着府县严查关隘，画影图形，拿捉毁台伤人、劫狱重犯罗德、徐鹤、徐庆、默存子、狄洪道、王能、李武七人。惟默存子却不知年貌，其余六人，各注相貌年纪，并行文各处，一体严拿。府县奉命，随即移文关会各府州县，出千金重赏，拿捉凶身。

宁王思想：罗德、徐庆、狄洪道等，皆不知着落。只有徐鸣皋是个维扬首富，绰号赛孟尝，家财豪富，他住在东关外太平村上。若是拿不到他，却可寻他家属。晚上与谋士计议，宁王道：“孤设立擂台，原为收罗豪杰。不料徐鹤羽党暗放冷箭，打下严虎，那罗德又扯倒擂台。分明与孤作对，坏我大事，罪已该死。又敢反牢劫狱，盗出要犯，这都是徐鹤不好。孤想他有家属在扬州东门之外，家财甚富，各处当铺甚多，我欲把他家属收禁，抄掠了他家私，将他所开当铺，尽皆封闭。一来使他无有巢穴，二来亦可助我饷银。此乃一举二得，你道如何？”这谋士姓赵名子美，智多识广，极有谋略，绰号“小张良”，宁王倚为心腹。当时听了宁王之言，把头摇道：“这个使不得。他颇有虚名，门下食客甚多，其中岂无异

人奇士？前日这默存子放箭暗助，就是明证，若去收他家属资财，只怕这班人助桀为虐起来，即使成功，日后难免报复，来惊动千岁藩邸。”宁王道：“我旨意下去，谁敢阻挠！这些狐群狗党，何足为虑？据你说来，倘徐鹤同这一班逆贼潜匿家中，也就不去拿他？”这二句话说得赵子美顿口无言。

恰好苏州府知府张弼到来。此人也是宁王心腹，却是个进士出身。生得相貌极好，方面大耳，三缕清须，一表非凡，生平最爱这须髯，却是个清中浊，善于迎合，因此宁王喜欢他。当时见了宁王，赐他坐在一旁。宁王说起这一席话来，张弼要奉承他，便道：“此事只管好行千岁钧旨下去，谁敢抗违？落得用他数百万银子。他怎敢与千岁为难？只要明日千岁发下旨意，着扬州府王锦文，带同城守营，通班差役，将他妻子下在监牢，把他家财抄籍，房屋封闭。一面移文各府州县，只拣是泉来典当，都是他的，一并封没入官，看他有甚能为！赵先生太深虑了。”子美道了一个“是”字，便不做声。宁王心中大喜，便道：“他只书生之见。”

话犹未了，忽然间一个人轻装软扎，背上插一把宝剑，跪在面前，口称“千岁”。宁王大吃一惊，仔细看时，却是一个和尚，口称：“千岁在上，衲子特来拜求王爷。那徐鸣皋是个仁义之人，他为义气，救出罗德，虽有劫狱之罪，理应捉拿，只是妻子何罪，财产何干？袖子惯打天下不平之事，恳求千岁赦他妻孥之罪，免抄他的家财店业。至于捉拿他的正身，王法所该，衲子怎敢强预？”说罢把口一张，霍地吐出一粒银丸，如弹子模样的，悬在空中，晶莹夺目。转瞬之间，烁的一声，变成一道电光，飞绕满室，犹如电掣风行，映得眼花缭乱，好

似近在耳目之际，觉得面上冷气凜然，使人寒噤。唬得遍室之人个个心惊胆碎，魂飞魄散。不多一会儿，这光华截然不见，那和尚也影踪全无，不知哪里去了。众人还呆着不敢少动，歇了一会儿，渐渐神定。

宁王道：“本藩从未见过这厉害，几乎唬杀。方才和尚莫非就是默存子这剑客？”子美道：“据臣下看来，非是默存子，必然另是一人。”宁王道：“你何以晓得？”子美道：“千岁不听得狄洪道说来，他见过默存子一面，是个年少书生，不是什么和尚？”正在说着，宁王看那知府，便道：“张卿，你的须髯怎的没了？”这张弼最爱惜的是胡子，平时刻刻把手去捋他，只因在宁王面前，不敢失仪，故此忍了好半歇未去捋。只说没了，忙把手去捋时，颌下涓光的滑，却变了三五少年，如剃刀剃去的一般，心中咚咚的跳个不住，又怕又恼。便把宁王看时，长髯依然未动。但觉得眼上边光光的，遂佝着腰走近宁王一看，却是二道眉毛剃得一根不剩，忙道：“千岁怎得眉毛没了？莫非整容的待诏不经心，把来一并剃了？”宁王道：“呀，岂有此理！”遂把手摸时，果然剃得精光，骇道：“这和和尚真好厉害！他若要害本藩，易如反掌。张卿方才抄藉徐鹤家小的话，只得罢了。只是太便宜他。你只移文各处，着严拿正凶六人便了，那个默存子，也不必提了。”张弼诺诺连声，告退回衙不提。

我且说这和尚，便是一尘子。自从那一日在酒楼会见鸣皋等三人，后来看打擂台，默存子助了鸣皋一箭，罗季芳扯倒擂台，被官军捉住，知道必有一番跋涉。三人商议，把一尘子留在苏城，观其动静。若有万分为难之事，暗中相助一

臂。那默存子、飞云子又到别处去了。一尘子径到藩邸，匿在花厅上匾额之中，所以宁王一切举动，无不周知。那晚听到他们用此毒谋，他便下来惊吓宁王，使他不敢下此手段。事毕之后，他也动身而去。

不料一尘子在厅上见那宁王的时节，却有一人伏在檐头，听得明明白白。后来看见他口吐剑丸，警戒奸王，飞身跃出，只一道黑光，去无影响。你道此人是谁？原来徐庆那日在松林内躲过了洪道，发开二条飞毛腿，径回扬州，来到徐府。见了一枝梅、江梦笔，把苏州之事从头说过。梦笔便道：“二兄，此事全仗你扶持。赶紧到苏州，见机行事。”一枝梅立刻动身，当夜便到苏城。探知徐鹤、罗德幸亏狄洪道仗义救出重围，恐怕宁王别生枝节，他便在藩邸探听消息。恰遇一尘子在彼，知道此事瓦解的了。思想鸣皋必不居住家中，不知逃往何处，我今也不回扬州，且往别处去来。遂到金陵探友去了。我将姑苏之事丢去不表。

再说徐庆自一枝梅起身之后，他想起兄弟伍天熊不知在于何处，曾否回山，遂辞别了江花，到书房内取了自己的弓箭，动身回转九龙山，一路寻访兄弟。出了太平村，行不到十里，只见前面有许多人在那里射猎。将身隐在林木之中，仔细看时，却是冤家见面，分外眼明！正是冤家对头！原来这日李文孝带了家丁，在此逐走射飞。徐庆见了，暗叫一声：“惭愧，我正要寻你，不道天网恢恢，他自来送死！”即便拈弓搭箭，觑定李文孝一箭射来。要知徐庆的箭百发百中，真个穿杨贯虱，所以人称神箭。这一箭正中文孝咽喉，翻身落马。徐庆见他中了咽喉，谅无生理，他便飞步的走了。

这里李府家人听得弓弦响处，见主人落下马来，连忙上前扶起。只见喉中一箭，射个对穿。众家人慌得没有主意，又不知何人暗算，一面回家报信，一面背了李文孝，拥着回来。李文忠得了这信，连忙迎将上来，见了兄弟如此模样，眼见得救不活的了，急忙告知父亲。那李廷梁舔犊之情，自然捶胸痛哭，只不知何人暗算：莫非徐八所为？文忠将兄弟咽喉中这枝箭拔将出来一看，那箭干上只一个“徐”字。文忠道：“这一定是徐八无疑了！”廷梁大骂：“徐八恶贼，我李家与你何仇？打了我儿一顿，又杀死静空和尚，完不甘心，如今却来暗箭伤人，把我儿射死。我与你誓不二立！”命花老三赴扬州府、江都县投词控告，一面去安排上号杪枋，治理丧事。不多一会，扬州府王锦文亲自同了江都县到来。李廷梁接见过了，便道：“可恨徐鹤屡次欺辱我儿，如今将他射死。只是可怜死得惨伤，求老公祖亲看就是，但求免教件作检验，感德无涯！”王锦文连连答应道：“这个自然。”李文忠将凶箭呈上，要求拿捉凶人，与弟伸冤。不知王锦文可能查获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扬州府严拿凶手 轩辕庙锤打夜叉

却说王锦文听了文忠之言，装做怒容满面，喝道：“好大胆的徐鹤！你前次殴辱武生，移尸图害，匿迹尚未到案，如今白昼行凶，射死人命，还当了得！本府会同知县，立去拿捉凶身到案，按例重办，与你令弟伸冤便了。”说罢同了知县打道回衙而去。这里将文孝开丧入殓，是不必说了。

那知府着差役领了朱签，到太平村立提徐鹤。江梦笔回道：“就是前时去看打擂，尚未回来，怎说射死李文孝？”来差人道：“现有凶箭‘徐’字为凭，完要推赖么？”梦笔道：“天下姓徐只有徐鸣皋一人？这等捕风捉影，就好出朱签提人，扬州府可是李家设立的么？好混帐的太守！”骂得差役面面相觑。保甲道：“徐八爷端的姑苏去了未回，我近在咫尺，岂有不知。我前日亲见他下船去。你只看庄桥边这只坐船，平时总是停着在彼，如今见么？”差役无可奈何，只得回覆。王太守不信，恰好苏州府的移文到来，说徐鹤某月某日在司监劫去重犯罗德，通同狄洪道等六人在逃，着各府州县画影图形，严拿务获，只不许惊动家属。所以徐鸣皋的家属、产业，始终未曾带累，全亏一尘子之力。王锦文太守见了移文，方信鸣皋真个不在家中，遂发下文书，着一州六县，一体严查，十分紧急。李文忠暗发五六个家丁，在太平村

前后左右，每日梭巡，探听鸣皋消息。徐府的门客探知缘故，告知江三爷，说李家如此的为仇。所以下回书中鸣皋回转扬州，存身不得，遂同了一班好友遍游天下，后书再提。

却说伍天熊从那夜下了九龙山，纵马前行，来到三岔路口，不知从哪条路走。天尚未明，又无人问信。想道“我由这大道走总是下扬州的大路。”不知恰巧错了，一路皆是山溪，行人稀少。到来日下午，不知不觉走了二百里路程。见一个市镇，有一片酒店，觉得腹中饥饿，遂下马走入店中，敲着桌子大叫：“快取上等酒肴来！”店小二慌忙上前问道：“爷用什么菜，打多少酒？”天熊道：“你拣好的取来就是。”酒保打得二斤。小二应声下去，不多时，搬上一盘牛肉，一盘鸡子，一盘烧鸭，一壶酒，并那馍馍。天熊狼餐虎咽，吃了一回，问道：“店家，这里到扬州可是怎么走？”小二道：“爷要到扬州去，却要缩转去一百多里，在三岔路口望东南大路走去，过了宿迁、桃源、清和，便到扬州了。若贪近些，却从此向南转东，由夏邑穿过安徽地界，从洪泽河到扬州。只是山路难走。且近来夏邑县内出了一个夜叉，不知伤了多少过客。所以往来客商，单身不敢行走，须要成群合队方可。”天熊道：“原来如此。不知什么所在？”小二道：“此地乃河南省虞城县该管，叫做方家堡。”天熊思想：“我既到此地，岂可走那回头路？不如就这山路近些。这夜叉不知何物，想是畜类罢了，怕他做甚！”吃得饱了，摸出一块银子，交与小二，算了酒价。小二道：“这银子完多哩。”天熊道：“多便赏你罢。”小二千万多谢的，牵过马来伺候。

天熊上马，一路前行，心中要紧，飞马加鞭。这匹马原是出等的良马，虽非千里龙驹，亦可日行二三百里。天熊只贪赶路，

哪知把宿头错过了。来到荒山野路，天将黑了。立在山岗遥望。前面并无村落。又行了一程，只见路旁一所寺院，四周皆是松树。走到寺前一看，门上一匾，却是朱红的，只旧得剥落的了，上有三个金字，依稀辨得出来，是“轩辕庙”三字。下了马，系在树上，步入里边。只见大殿上遍地青草，中间神像依然，只是灰尘堆积不堪。壁上挂着许多獐、熊、鹿腿膀，旁边也有锅灶柴薪。看那草上，好似有物睡卧的影子，仿佛其身甚大。走入里面房间内，床帐俱全，只是灰尘沾染，久无人住的样子。回到殿上，仔细思量：“莫非就是那夜又巢穴？说他无人居住，壁上的獐鹿何来？说他有人居住，因何舍却床帐，卧在地上？若说野兽巨蛇盘卧之所，要这锅薪何用？”越想越是。便把马牵入庭中，系在一棵槐树上，将庙门关上。却寻不见门子，便把一条阶石门住庙门，坐在拜台之上。少顷那一轮皓月高升，照见庭心墙角边堆着许多白骨。走近看时，都是虎狼人骨，骷髅不少，暗道：“方才小二之言果然不错。今日他若来时，待我除了这一方之害。”想定了主意，坐在那里等待。

坐了一会儿，不见动静，有些疲倦起来。正要朦胧睡去，只听忽起一阵怪风，犹如狮吼一般，正是那夜叉回来。提了一只死鹿，见庙门闭着，勃然大怒，顿发狂吼，把头来撞庙门。震得屋瓦皆动，那沙泥都簌簌地落将下来。天熊知道夜叉来了，即忙提了铜锤，伏在门旁等候。从那门缝里张望时，只见其形可怕：身长丈余，头大如斗，赤发獠牙，目如闪电，口似血盆，遍身蓝靛，虬筋纠结，爪如钢钩。身上别无衣服，单系一块豹皮，围着下体。跳怒腾挪，烁铁销金。把头又撞过来，阶石折为二段，庙门豁地齐开。那夜叉直跳进来。究竟畜类，只望前奔，不防天熊躲在旁

边。待他跳进，便夹脑的一锤，这一锤用尽平生之力。要知他的锤每个有四十斤沉重，再加他的神力，这夜叉如何当得住？便大吼一声，跌倒在地。天熊恐他跳起，一连加上七八锤，把个夜叉脑袋打得稀烂，眼见得不活的了。重新把门关好，将断石门了，放心安睡。

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遂开了庙门，把马牵将出来，跨上前行。行了十来里路，腹中饥甚，只无市镇买吃。望见附近一村人家，便纵马驰去。却是个小小村庄，共有数十家人家，都是姓余，地名就叫余村。只是没有酒坊旅店，只得下了马来，向一家人家走去，见个老人家，拱手道：“老丈请了。小可昨夜错过宿头，在荒寺住了一宵，因此腹中饥饿。贵处并无饭店，欲向老丈买饭一餐，奉偿饭价，未知使得否？”那老人道：“客官，你这时候从此路而来，昨夜住在哪里荒寺？”天熊道：“轩辕庙住的。”老人家听了，把他上下一看，笑道：“客官，看你年纪轻轻，却会说谎。”天熊道：“小可与老丈初次相逢，焉敢相欺。”老丈道：“我且问你，那轩辕庙内，可有什么东西？”天熊道：“有一个夜叉，被俺打死了。”老丈道：“当真么？”天熊道：“岂有假说。轩辕庙离此不远，可以去看的。”那老丈便把天熊请进家中坐了，自己赶将出去。

不多一会儿，村人都到他家，皆道：“我们被这孽畜害得好苦！只因田地皆在此山，这余村五十余家，尽靠此山过活。自从出了这东西，我们茶也不敢采，漆也不敢去收，獐猫鹿兔，都不好去打。这孽畜刀枪不怕，力大无穷，看见了他，早已遍体酥麻，二足瘫软，连跑也跑不动的了。所以这村上的人，被他吃了不知多少苦！今日天赐小英雄到来，除了此害。我们大家都有生路

了。”随即你也拿酒来，他也取饭来，这个送肉，那个送鱼，请天熊吃。天熊少年性情，便心中大喜，一面吃，把昨夜如何到轩辕庙，如何的看出形迹，如何夜叉到来，如何的把他打死，指手画足，说了一遍。村人听了，个个把舌伸了出来，道：“看他小小年纪，却怎地英雄了得，这是我们之福也！”有的人到轩辕庙去看，有的留住天熊，叫他住几日去，待我们各家轮流款待，然后凑些银两相谢。伍天熊道：“这个不必。小可有事在身，不能耽搁，今日便要动身。”无奈众人再四挽留，只得住下。哪知到了晚上，这天熊遍身发烧，如火一般的寒势。到了明日，害起病来。常言道：好汉只怕病来磨。把个猛虎般的赛元庆，弄得身不由主，好似在云雾里一般，那里挣扎得起来。不知伍天熊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赛元庆误落李家店 杨小舫大闹清风镇

话说伍天熊在余村一场大病，幸亏这村上众人感谢他除了夜叉之害，如儿子般地待他，请医服药，服侍得十分周到。这一场寒症，病了一月有余，渐渐地好起来。众人又调养他，每日猎得鹿兔野鸡，只拣好的请他，养得身子复原，依旧精神抖擞。伍天熊十分感激，辞别了众人，跨上鞍鞵，向东南大道而行。

一路晓行夜宿，渴饮饥餐。过了永城、灵壁，一路来到天长，前高扬州不远。行到下午时候，那里是扬州交界所在，有个市镇，到来恰好天色将晚。天熊看那市镇虽不甚大，店铺不多，倒有若大逆旅。好一所高大房屋，门前挑出招牌，上写着“李家店安寓客商”。天熊下了马时，早有店小二过来带去喂料。天熊走入店中，只见左边多少伙计在那里，煎熬炒爆的烹调，只烧得五香扑鼻。右边柜台里面，坐着一位俊俏佳人，年纪二十多岁，生得明眸皓齿，杏脸桃腮。只是二道修眉插鬓，那风韵之中带出杀气。身穿月白单衫，头上簪着丹桂花儿，二旁插戴，都是赤金首饰，把乌云变做黄云模样，对着天熊细看。那柜台横头坐一个大汉，生得眉粗目大，一脸横肉，形容可怕，知道不是善良之辈。一路看着，早至里边，生意十分闹热。天熊坐了下来，小二呈上菜板。天熊道：“不用点什么菜，只拣好的取来，我自完钱。”小二应声

下去，即时搬上美酒佳肴。天熊慢慢地饮酒。小二问道：“爷们喜欢楼上住，还是楼下住？”天熊道：“倒是楼上爽快。只管拣宽大的卧房便了。”小二道：“小店的房间都是极宽大的。那里面左首，一并连二间厢楼，最是浩畅，床帐被褥又干净，又华丽，而且房价一式。”天熊道：“就是那里便了。”饮一回酒，用过晚膳，小二引到后面。上了楼梯一看，果然十分精雅。后面有个月洞，向外一张，却是靠山造的，望望山景，心中甚喜。

到了黄昏时候，走到间壁一间房内张看，也是单身客人。见他举止行动，是个世家样子，年纪二十四五光景，二道剑眉，一双虎目，鼻正口方，紫棠色面皮，英气勃然，像个英雄，便上前作揖，问道：“仁兄尊姓大名？府居何处？”那人即忙还礼道：“小弟姓杨名濂，字小舫，世居姑苏人氏，敢问尊兄高姓大名？”伍天熊也把姓名家世说了。杨小舫道：“原是伍年伯的公子！我家先父杨锦春，与令尊大人同朝好友。先君在日，常常提及伍年伯：‘如此好人，却被奸贼所害！幸得有四位公子，头角峥嵘，箕裘可绍。’未知我兄弟几？”天熊道：“小弟最幼。”小舫道：“如今三位令兄可曾出仕？”伍天熊听了，不觉垂下泪来，道：“不瞒仁兄说，大哥天龙，二哥天虎，皆死于奸贼之手。三兄天豹，今春游玩扬州，被扬州有个土豪叫做李文孝打伤，回来即便身亡。小弟此行，正为要报三兄仇恨。”说罢泪流满面。小舫安慰了一番。天熊问起他现往何处公干，小舫道：“说也话长。小弟有二个好友，皆是姑苏人氏。一个姓管名寿，字驹良，是三国管宁之后裔；一个姓唐名肇，字香海，却是解元唐伯虎的族弟。他二人皆是当世奇士，胸怀磊落，风雅多情。一个博古通今，无所不晓；一个九流三教，无有不知。有了绝大本领，不求闻达，隐迹姑苏。

只因他二人嘱我到河南代干一事，如今事毕回来，适与世兄相会，甚属有幸。”二人讲论起武艺，十分得意。说得投机，拜为兄弟。天熊只得一十八岁，称小舫为兄。

谈谈说说，已有二更时分。那天熊忽然腹痛起来，要去出恭。急忙下得楼来，想道：“茅厕在着何处？腹中痛得紧，不及去问小二。我方才望见后面靠着山岗，不如从这后门出去，到林子里出恭罢。”哪知开门出去，却是三间矮屋，堆着些木柴煤炭，只没有门户出路。肚里头绞肠痛起来，那里忍得住，只得就在屋里墙角边蹲将下来，扯开底衣大便了。腹中顿觉平静。正在把些乱草揩着，一眼看见地板缝里，透出火光上来，暗道：“奇了，莫非这里还在楼上不成，怎的下面有起火光来？”随走到缝边，将身伏在地上，从这缝里往下一张。不看时万事全休，只一张望，吃了一个大惊。原来下面凑在山坡上的石穴，也有两三间房屋的样子，却是个人肉的作坊。壁上蒙着三四张人皮，挂着二个人头，几条人腿。有三四个伙计在那里做事，一个把一大块人肉拿来剔骨，二人把个肥胖和尚在那里开剥，肚腹已经剖开，正在鲜血淋漓挖那五脏心肝出来。天熊看了，一身的肉都麻起来。暗道：“我虽做了强盗，杀人见过不少，却不曾这般剖腹开膛，把人当作猪羊。这店分明是片黑店。”立起身来，飞奔上楼。

杨小舫道：“贤弟，你可晓得这里却是黑店？”天熊道：“哥哥怎见来？”小舫道：“你下楼去，我便看出破绽来。你看上面椽子都是铁的，这楼房四面都是风火山墙，那楼梯是活的，这里的一块楼板，也可扯得起来。一定到更深夜静，他把楼梯移去，暗地里从这楼板中上来，害我们性命。”天熊便把出恭看见火光，看见出人肉作坊的事说了，便道：“哥哥，我们杀出去吧？”小舫道：

“贤弟不要忙，我们向前门杀去，他必有准备埋伏。你未知江湖上的勾当，往往门户上用倒钩网、绊脚索，出去便要吃亏。若是上屋，你看这墙有多高，怎生出了？椽子又是铁的，一时难以拆开。你若从后面打墙而出，他墙内必有竹编。无论打不开来，即便出去，外面定有竹签陷坑、梅花桩，许多埋伏。况且山路崎岖，又不熟悉，反为不美。”天熊道：“这便怎处？”小舫道：“不妨。幸得我们二人在此，若是单身独自便难弄了。如今把灯火放在地下，将椅子横倒遮蔽了灯光，我与你各执器械，守在楼板旁边。待他上来一个，杀他一个，上来二个，杀他一双。然后跳下楼去，看他们走的地方，定无埋伏，我们也走得，就此出去，方为稳当。”天熊道：“足见哥哥识多，足智多谋。只不知何时上来？”小舫道：“他要上来，必先将楼梯移去。我们只看楼梯去了，便可准备杀人。”

天熊听了，便走出房来去看，楼梯却已经没有了，即忙抢进房来道：“哥哥，楼梯没了！”小舫便把灯光遮蔽了，从床头扯出一对雌雄宝剑，天熊手执二柄铜锤，兄弟二人在那活络楼板旁边左右守着。不多时，只见那楼板顶将起来。小舫看得清楚，等他脑袋探到楼板上面，将剑烁地削去。只听得当的一声，这颗头滚到天熊脚边。有的说道：杀头的声音，从无这个响法。列位不知，那上来的人，把刀护住咽喉，不料他的宝剑削铁如泥，所以连刀连头，一齐斫断。那尸身倒将下去，这里楼下边，有四五个人，都是上等的伙计，皆有些本领。忽见云梯上的人倒将下来，还只道失足跌了。向地下一看，只见鲜血直射，脑袋不知去向。大家吃了一惊，便大叫：“走了风！”只一声喊，那外面涌进五六个人来。为首的便是那坐在柜台横头的大汉，手中提着一把牛耳泼风

刀。背后几个伙计，各执刀枪，点着火把，直奔进来。天熊看得分明，就把这个人头，照准那大汉，从楼窗内掼将下来。恰成个面面相逢，头碰头，打个正着。打得那大汉怒发冲冠，一声大吼，骂道：“牛子快下来纳命！”吩咐伙家将火药包来，烧死这二个贼子。杨小舫听了，便道：“贤弟，随我下来！”说罢舞动双剑，从楼窗内跳将下去。天熊跟着下来。那大汉挥动泼风刀，前来抵敌，七八个伙计一齐动手，在庭心中杀将起来。这大汉名叫李彪，也是宁王的心腹，善用五十四斤一把牛耳泼风刀，力大无穷，万人莫敌。那柜台里面的那个俊俏妇人，便是他的老婆，名叫鲍三娘，用二根短柄方天戟，重有六十余斤。她的本领，比丈夫更加利害，善发七十二条裙里腿，十分骁勇。不知伍、杨二人如何抵敌，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除黑店兄弟相逢 明报应三娘再嫁

话说那李彪有个哥哥，名叫李龙，幼年在少林寺习学武艺功夫，后来称为少林第一名家。只因宁王心怀叛逆，不惜金银收罗豪杰，聘他兄弟二人。便叫李龙在镇江金山寺做方丈，只算代替宁王出家，暗中命他招兵买马，积草屯粮。有一千二百个僧人，个个本领高强，号为“罗汉兵”。偏裨牙将也不少，都是勇敢千人，力大如虎，但只尽是光头。这李彪仗了宁王之势，来此清风镇，名为开设客寓，实则比强盗还胜三分。遇了远方客人，看他衣服华丽，便领到后面这二间房内，夜间上来取了性命。劫去了银钱不算，还要将他身体当做牛肉卖钱，所以家财豪富。今日遇着了这二个七煞，也是恶贯满盈。饶你本领高强，怎敌得杨小舫、伍天熊这二个？虽有七八个伙计相帮，起初还可支持，杀到三十多个回合，渐渐抵挡不住。

那三娘知道丈夫抵敌不住，便提了家伙，引着四五个伙计，各执器械，要来帮助。李彪败将出来，小舫同了天熊追杀出来，正在堂子里接着。三娘娇声喝道：“牛子休得猖獗，老娘来也！”说着运动双戟，正是战锋如刺，水泼不进。李彪有了帮手，便奋力战斗。四人两对儿厮杀，二旁十几伙计相帮。杀了一刻，那人肉作坊里几个得了信，也上来相帮。小舫等见他们越杀越多，心

中有些慌张。杨小舫战住李彪，还是个平手，只见他们有了帮助，便觉难以取胜。那伍天熊敌住三娘，已经勉力，更兼众伙计刀枪乱斩乱搥，渐渐气力不加，汗如雨下。那三娘何等骁勇，把双戟紧紧逼来，杀得伍天熊连连吼叫，二臂酸麻。杨小舫见了，知道天熊吃紧，要想合战，却被李彪等众人如走马灯一般，那得空闲。正在危急，只见那大门内又涌进十来个人来，手中皆是扑刀。你道这班人哪里来的？原来都是清风岭的响马，平日与李彪声气相通。李彪是个坐盗，只做送上门买卖，他们却是行盗，专劫行路的客。只因李家店伙计去送了信，知道店中风紧，故来相助。伍天熊正在抵敌不住，被三娘等杀得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忽见又来了十几个生力军，十分着急，大叫：“我命休矣！”

喊声未绝，只见店中楼上跳下一个客人来，全身扎服，穿着元色紧身，白丝绦扣绕着前胸后背，鬓边插一个大红绒珠，单手提刀，从楼窗上一个鹞子翻身，扑将下来，手起一刀，把李彪分为二段。众伙计一齐叫苦道：“不好了，店主伤了！”那李彪正与杨小舫厮杀，不防楼上跳出个人来，二脚尚未着地，一刀早已过来，因此杀得出其不意。伍天熊一眼看见，认得此人便是他的表兄徐庆，心中大喜，便叫：“大哥快来！”徐庆一个旋风，已到鲍三娘面前，将刀直劈过去。三娘左手的戟架开天熊的双锤，右手的戟格开徐庆单刀，三人打个鼎足。杨小舫早把这些伙计小二，杀得七零八落，四散奔逃，并力来战三娘。那三娘加了一个徐庆，已经不能支持，二手虎口已开，杀得遍身香汗，娇喘吁吁。正把徐庆的刀一戟杌去，不防小舫蜚将过来，把双剑剪住戟耳，用力一扯。三娘“阿呀”一声，这支戟捏他不住，当的落在地上。心中一慌，那支戟也被徐庆一手接住，趁势一拖，那三娘向前冲去，

恰好与伍天熊撞个满怀。天熊丢了双锤，把三娘一把抱住。说来也真巧，那三娘的双乳，正在天熊的胸前，面对面，口对口，成了一个“吕”字。天熊正在妙龄之际，现把个美人抱在怀中，岂不动心，便把她亲了个嘴。那三娘一来战得神魂颠倒，四肢乏力，二来要想活命，怎敢倔强？三来看见天熊青年美貌，心中合意，四来也是前缘，便由他戏弄，再不敢动。有的说道：“既然他二个面对了面，胸对着胸，不知下面怎样？”这却连晚生也未知。列位明鉴，谅这伍天熊难免强头倔脑的，不安本分，只碍着几层衣服罢了。

徐庆同了小舫，将这些响马并伙计乱劈乱斫。这些怎能抵挡？况且见李彪已死，三娘擒住，正是蛇无头而不行，心中慌了，各想逃生，哪里有心并力的厮杀？被二人如斫瓜切菜，杀个干净。徐庆举刀来杀鲍三娘，伍天熊大叫：“哥哥且慢伤她！”便把带子来，将她缚住了二手，绑在柱上。徐庆道：“这位何人，因何在此帮助与你？你却一向在于何处？愚兄日夜不安，只是找寻不见。”伍天熊道：“这位哥哥姓杨名濂，字小舫。”便把夜来遇见，约略说了。徐庆便向小舫作了一揖，道：“多蒙杨兄相助！”小舫还了一礼，道：“同船合命，理当如此。令弟英雄了得。”二人坐下了，大家细说根由，只恨相见之晚。只见天熊掇出一大盘酒肴来，三人围坐，饮酒谈心。天熊把下山以后错走路程，在河南山中轩辕庙打死夜叉，到夏邑县余村害病，直到此地遇见小舫，后来看出形迹，直到动手，细细说了一遍。徐庆也将追下山来，遇见一枝梅，寻访徐鸣皋，同到苏州，遇见飞云子等三人，后来徐鸣皋打了严虎，罗季芳拖倒擂台，劫去监牢，官军追捉，被狄洪道追赶失散，回到扬州，射死李文孝，一路寻你不着，想你莫非

先到山头？今欲回转九龙山去，在此过宿，正在好睡。忽听得厮杀之声，梦中惊觉。跳将起来，恰听得贤弟急叫连连，我便跳下楼来，不道果然贤弟。如今除了此地一害。你把这贱人留她何用？快把她杀了！”天熊只不做声。杨小舫是个伶俐之人，早已窥知其意，便道：“徐兄，我看这妇人虽是为非作歹，却是李彪的过恶。看她生得标致，兼且武艺超群，天熊贤弟尚没老婆，何不把她胡乱当为妻子？也可帮同镇守山头，却是一员大将。徐兄要想遍游天下，可以放心前去，岂不美哉？”那徐庆正要追寻鸣皋等去，这一句打动心坎，便道：“只是怕她变心起来，却不害了兄弟。”小舫道：“妇人水性杨花，见伍弟少年美貌，岂再想着这李彪？况他作恶多端，正该妻子出丑。徐兄不必过虑。”徐庆点头道：“是。”便走到鲍三娘身旁问道：“你今被擒，理当杀死。我今饶你一命，配与我兄弟为妻，你可愿否？”三娘听了此言，正中下怀，便满口应承，情愿做个妾媵，决不变心，指天誓日发了个重咒。

那时东方渐渐发白，随命天熊把她放了，叫她速速收拾些金银珠宝，打了二个大包，价值万金，与天熊各背一个。天熊牵过马来，让三娘骑了，同杨小舫走出店门。徐庆取了几个火把，将前后门点着，大家向北而行，望那清河县大路而来。行不到三里，回头望那清风镇上，烧得烈焰腾空，半天中映得绯红。

四人一路行来，过了一日，来到清和县地界。那鲍三娘同了天熊就在逆旅中，作为洞房花烛，二人十分恩爱。徐庆暗想三娘决不变心，便对他二人说道：“愚兄同了杨兄，要去追寻徐鹤。你二人好好回山镇守，休伤客商生命，守我成规。你们只从桃源、宿迁走去，便是山东地界。路上小心谨慎，不可闯祸。”天熊挽

他不住，只得就此分手，与鲍三娘回转九龙山而去，我且丢过一边。

只说徐庆同了杨濂，转身仍由原路，来到扬州太平村来。见了江花，杨小舫通名道姓，彼此分宾主坐下。徐庆问起鸣皋，江花把李文孝被人射死的缘由，说了一遍。徐庆道：“这是小弟干的。”江花道：“我也料是你来。只你去后，鸣皋便到家中。狄洪道认了亲戚相救，一同到此。只因李家打发多少家丁在左右梭巡，因此存身不得，同了罗大哥，并狄洪道、王能、李武等，随即动身，一路向镇江、金陵、安徽、江西，欲到广东祖籍探问亲族，顺路游玩各处去了。”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避冤仇四海远游 徐鸣皋一上金山

却说徐庆听了，遂辞别江花，与杨濂离了太平村，渡过长江，来到镇江府地界。徐庆道：“他们动身未久，或在此地游玩。我们且在此住上几天，把城外四乡、金山等处寻来。城关上悬着年貌形图，我想他们不在城中。”小舫道：“徐兄所见甚是。”二人就在客寓中住下。

且说徐鸣皋果然尚在此间。自从那日同了狄洪道、罗季芳、王能、李武，离了吴江，一路回转扬州到得家门，却是黄昏时候。众人走入里面，江梦笔接着，同至书房坐下。狄洪道师徒三人与江花见礼，问名已毕，问起姑苏打擂情形。鸣皋又说一遍。梦笔向狄洪道致谢道：“小弟自庆哥说及大哥二哥被困，虽有慕容兄往救，心上放不下来。幸得仁兄仗义多情！”鸣皋问起徐庆、一枝梅何往，梦笔道：“徐庆回转九龙山，一枝梅姑苏去了。只得那一日李文孝被人射死，箭上有个‘徐’字，或者是徐庆所为，他疑是二哥，又到扬州府告你。差役到来提人，被我骂了一顿。如今官司倒不打紧，虽是画影图形，悬赏拿捉，不过具文而已，并不严急。只是这李家十分用心，差了七八个家丁，终日在村庄前后穿梭也似的侦探。二哥须要商量个常便才好。”鸣皋道：“我本欲周游广东。况且自小未到江南，那广东的亲族久疏，原欲去

探望他们。如今趁此机会，同着众位弟兄出去游玩，躲过几时，免得冤冤相报。”便对众人说道：“我们从镇江到金陵，由九江过安徽、江西，一路游山玩水，顺便访问高人奇士。广东那里有多少名胜。不知众位兄长，意下如何？”众人齐声道好。鸣皋遂到里面，叮嘱了妻子一番闲话。当夜已过，便到来朝。众人起身，梳洗已毕，鸣皋便把家事托付了江花了，众弟兄随即动身。幸得李家未曾知觉。一路来到镇江，就在城外逆旅住了下来。

到了黄昏时候，众弟兄正在楼上饮酒，欢呼畅饮，忽听得间壁一家人家，在那里悲悲切切的啼哭。罗季芳听得不耐烦起来，便敲着桌子骂道：“那个忘八，哏哏嘈嘈的只管哭？老子饮酒都不安逸！”鸣皋道：“匹夫，又要发呆闹事了！”那小二上前陪着笑脸道：“爷们休怪，这是间壁一家人家。他们夫妇二人，年近花甲，膝下无儿，单生一个女儿，名叫林兰英，今年只得一十八岁。生得聪明伶俐，绝世姿容，描龙绣凤做得一手好针黹。他的绣花，比别的价多一倍，又快又好。每日刺了二钱多银子，孝养双亲。他的父亲害病，许下心愿，后来病体全愈，母亲陪着他到金山寺进香完愿。那知到了里面观音殿上，转眼间却不见了。那老婆子向和尚问时，反被这贼秃打了一顿，赶下山来。如今一月有余，杳无信息，不知存亡生死。那二老无人赡养，又饥饿，又惦念女儿，所以在彼啼哭。却惊动了爷们。”鸣皋道：“原来如此。这也何妨，只是那二老实在可怜。”便向身边摸出一锭十两银子，交与小二，道：“相烦你将去赠与他家，暂且过用。”小二连忙答应道：“这位徐大爷真是软心肠的好人。”笑嘻嘻拿了银子过去。

不多时，小二同了林家老夫妇到来相谢。那开客寓店主人，叫做张善仁，也跟上楼来，道：“这林达三夫妇二个被那贼秃取

去女儿，不饿死，也要哭死。徐大爷真个天大好事也。”那达三夫妻叩头拜谢。鸣皋完个礼，叫他们一同坐下。林老儿把前情又细细说了一遍。鸣皋道：“你女儿莫非被妖怪摄去了？那金山寺乃坐香门头，是个敕赐的丛林，岂能骗匪人家闺女？”张善仁道：“徐大爷有所不知。如今的金山寺，不比从前了。自从去年来了一个和尚，说是宁王的替身，把以前当家方丈，尽行驱逐了出去。把房屋重新改造得十分华丽，竟像王宫样子，一切规模，尽皆更换。寺内舞刀弄棍，仿着少林寺的式样，那方丈和尚，原是少林寺出身，宁王封他智圣禅师，自号非非和尚。他的本领，天下无敌。有十八般功夫，拔山举鼎，刀枪不入。寺内共有千余僧人，个个精强力壮，如强盗一般。那监寺、监院、首座、维那、知客等师父，皆有万夫不当之勇。靠了宁王之势，妄自尊大，就自镇江府县文武官员，哪个不去奉承他！近来一年之内，往往不见女子，那丹徒、丹阳、金坛、溧阳，四县里的状子，如山一般堆积，从无一件破过案的。人多疑心他寺内所为，只是无人眼见，没有凭据，不过猜疑罢了。如今林达三的女儿兰英小姐，却是明明白白地他们藏匿过了，林老儿到县里府里告过几次，只是不准，把状子丢将下来。徐大爷，这二个老夫妇靠这女儿过活，且要他顶替半子香烟，如今被他们取去，早晚二命难保。”

众弟兄听了张善仁这番言语，个个怒发冲冠。鸣皋道：“林丈且请回府，待俺与你寻访女儿。或者寻得见时，完你父女团圆。寻不见时，你却休怪。”林达三闻了此言，磕头如捣蒜一般，谢了又谢，同婆子回转家中而去。鸣皋与张善仁说了一回，各自安寝。

到了明日，徐鸣皋同了众人用过早饭，便到金山寺来。上了

金山，抬头一看，望见殿阁凌云，规模宏大。寺前二根旗竿，直接霄汉，上扯二面大黄旗，上写着“敕建金山禅寺”。自山下直到寺门，是五马并行的御道。到得寺前，有一百零八层阶级。走上强寮，只见十三开间的蝴蝶墙垣，上有盘龙圣旨。二旁石狮分开左右，阊闾高峻。后进了头山门，二边塑着二三丈高的哼哈二将，居中一韦驮。众人转过山门，中间如箭道般的街路，左右一二百间房屋，皆是出檐廊，如朝房一般。约有二三百步，方是二山门到了。二旁塑着四大金刚，中间一尊弥勒佛。过了二山门，又升上十八层强寮，便是大雄宝殿。只见一并连十三间，巍然崇峻，柱楹有二人合抱不来的粗细。中间佛龕内，供奉三世如来，也有二三丈高。旁边悬搁着蒲牢鼙鼓，殿上皆用朱红漆飞金，庄严得威仪宏大。

知客僧见是有人到来，便上前稽首了：请檀越里面请坐，奉茶。”这知客僧名叫至刚僧。鸣皋道：“弟子姓王，扬州人氏。久闻宝刹庄严，今日路过贵处，特来瞻仰。”至刚道：“贫僧引道便了。”随即领了众人，一殿殿的游览。

到了方丈内，见那非非僧坐在禅床之上，生得好个相貌：脸如同宇，长眉修目，广额高颧，巨口筒鼻。头戴平天冠，身穿鹅黄缎团龙花海青，外罩一件大红绉纱嵌金线的祖衣。脚上大红缎僧鞋，宽统白袜。鸣皋看了，只觉得威风凛凛，目有神光。这一股杀气，令人可怕。心中暗想：“此人不是个良善，看来有些厉害。”他见了众人到来，也不抬头，兀自坐着，睬都不睬。鸣皋心中早已着恼。

转到里面，却是一个大殿，装点得十分华丽。雕梁画栋，镂嵌精工。中间塑一尊鱼篮观世音。那桌子椅子，都是紫檀镶嵌竹

叶玛瑙做成。有一只百灵台，却是沉香做的。下边都是金漆地坪。鸣皋想道：“这里便是林兰英失去所在。闻得僧人往往私营地穴，踏着机关，便要陷身进去。”周围细细看来，并无痕迹，暗道：“我一时许了林老儿寻找他女儿，这寺有一藏房廊，计五千零四十八间，却何处去寻求。”一路思想，来到禅堂，见里面坐香的禅和子共二百余人。这维那师生得面如蓝靛，倒眉虾目，二只短短獠牙，露在唇外，相貌凶恶。手拿香板，在堂内步来踱去。看官，他们真个在那里参禅？却是运习功夫，炼成了就叫禅骨功。这鸣皋是个在行，见了，知道这些贼秃并非在那里坐香。看了一会儿，回将出来，一路弯弯曲曲，仍到方丈里来，不知却着了他们的道儿。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非非设计擒众杰 徐庆神箭射了凡

却说众弟兄来到方丈里面，只见那非非僧在禅床上立起身，上前向鸣皋稽首，吩咐侍者看茶，十分恭敬。鸣皋暗想：“这和尚为何前踞而后恭？”只见侍者摆上素斋。鸣皋等不以为意，只道和尚奉承施主，不过化缘而已，原是常事。不知只吃过二杯酒，只见众人个个头重足轻。东倒西歪，一齐醉倒。

那非非僧俗姓李名龙，是宁王心腹。命他在金山暗备兵马，以待将来叛逆之用，故他胆大妄为。寺内造有十重地穴，这鱼篮观音殿，就是第一重地穴门的锁钥。美貌女子，不知骗入了多少。还叫徒弟们四出张罗，只拣标致女子，偷盗回来，藏在地穴中取乐。昨日接到宁王密札，叫他密拿凶身，倘有如此等人到来，便可拿下，解送行宫。当有图形相貌，合寺职事僧人，尽皆看过，所以至刚见了他们面貌，与画图相似，只少一人，到了方丈，便与非非僧做个眼色。恰巧那方丈侍者是认得狄洪道的，只因宁王到姑苏开台的时节，非非僧命了侍者送了礼物下苏州，所以见过他，晓得副台主。那狄洪道却不留心。况他宁王聘来未久，怎晓得宁王暗备兵马埋伏在空门的事。方才鸣皋等到里面游玩，侍者说明缘故，非非僧大喜，暗想此一件却是大功。正是虎欲伤人，人欲捕虎，彼此各存机械之心。从来软的缚得硬的。今日鸣皋等

众人只道他好意赠饮，不过为化缘银钱起见，那知着了道儿，被他蒙汗药酒把众人麻倒。鸣皋等虽则英雄，究竟不是老江湖，若遇了一枝梅，徐庆等辈，便无此事。

当时非非僧一声吆喝，里面赶出十来个和尚。都是短衣窄袖，手执麻绳，二个服侍一个，把众人背剪者，缚得紧紧实实。鸣皋等一众弟兄，个个口角流涎，四脚无力，睁着眼由他们消遣。非非僧吩咐把囚笼拘禁。不多一会儿，抬出五具囚笼，把他们提入里面。然后用解药灌醒了，把囚笼推到非非僧面前。那非非僧登高而坐，众职事僧人站立二旁，喝道：“大胆的罗德、徐鹤，犯了弥天大罪，尚敢到这里来送死！分明天网恢恢，我主洪福齐天，却来自投罗网。”把他们一个个审问。那众兄弟都是英雄情性，豪杰胸襟，怎肯抵赖。只是罗季芳千秃驴万秃驴的骂个不了。非非僧见过是这一凶手，便吩咐押到后面牢房看守。且慢，这里和尚寺里那有牢房？且这五具囚笼，全是当夜打造的不成？看官不知，那宁王蓄意谋反，这金山寺名为丛林，实是他暗屯兵马之所。这非非僧名为方丈和尚，实是开国元帅。所以如此胆大，做这无法无天之事。莫说囚笼牢房，就是营帐印信，一切犯禁的东西，件件都有。只待兴隆起手，这金山便是大营。

话要烦絮，且说到了来日，非非僧吩咐监寺带了十个小和尚，把囚笼押解下船，一路护送到姑苏，献与宁王发落。那监寺名叫了凡，生得面如锅底，力大无穷，善用一条禅杖，有万夫不当之勇。当下领了方丈法旨，吩咐小和尚抬了囚笼，提了禅杖，离得寺院，一路来到后山，便叫把囚笼先下舟船。我且慢表。

再说徐庆同了杨小舫，来到镇江住下。寻了半日，不见鸣皋。与小舫商议：“明日我们到金山寺上去游玩，或者他们也在那里

安身，也未可知。”这日二人上得金山，一路游览。望那江中银浪滔天，波涛滚滚，往来船只不少。二人沿山信步行来，到了半山，转过山后，却是一个凉亭。二人走入亭中歇息，忽然远远的望见寺内十来个和尚，扛出四五具囚笼，下山而去。暗道：“奇了，这寺院之中，安得有这种东西？”心上有些疑心，便对小舫道：“我们同去看来，却是什么犯人？”二人走出凉亭，从斜刺里飞步下山，躲在林子里面。徐庆跳到树上仔细观看。那些和尚抬了囚笼，从那边大路上过去，后面跟着一个胖大的和尚，提了禅杖，雄纠纠押着下山。那囚笼之中，正是鸣皋等众人在内。

徐庆看得亲切，叫声：“惭愧！”一手便向弓壶中取出这张弓来，抽一条雕翎在手，扣上弓弦，觑定了后面的胖和尚，飏的一箭射去。端的百发百中，这一箭正中后心，那和尚应弦而倒。徐庆跳下树来，同杨小舫各抽单刀在手，飞奔过去。那扛抬的小和尚正在下船，忽见了凡跌倒在地，慌忙看时，背上一箭，从胸前透出头来，唬得慌了手足。看见二个壮士提刀赶来，遂弃了囚笼，各自逃命。徐庆等追上。杀了几个，先来劈开囚笼，把鸣皋放出。一齐动手，把众人尽皆救了出来，跳入船中，把舟人杀了。那小舫还在追杀小和尚，无如他们东奔西窜，正在没追一头处，听得徐庆叫喊，遂奔到船中，与众人相见了。鸣皋道：“多蒙杨兄相助三哥，救了兄弟。只是快些开船，他们便要追来。”王能、李武便去解缆索，扯起帆来，直至北门。

七位英雄上岸，齐到张家客寓。鸣皋便叫摆上酒肴，与二兄接风。席上边各人把过后之事细说一遍，众人俱向徐庆、小舫相谢。徐庆深赞洪道义气，王能、李武忠心：“从今跳出火坑，免得遗臭万年，被天下英雄耻笑。况这奸王，怎得成其大事？”大

家说说谈谈，开怀畅饮。鸣皋说起林兰英之事，如今一定无疑的了。“只我已许他们寻找他的女儿，岂可失信？况且这秃驴如此不法，岂可容得！还望众位弟兄相帮兄弟，把这金山寺扫荡污秽，救得那些被陷女子得见天日，亦是一桩好事。”众人同声道好，个个高兴。杨小舫道：“只是需要商议怎的进去？”罗季芳道：“我们只从大门一齐杀将进去，见一个杀一个，见二个杀一双，有何难处！”狄洪道笑道：“罗兄说得好甚容易，只怕不如你的意呢。”鸣皋道：“他是呆头呆脑，凡事托大。你不见他的房屋都是铜墙铁壁，曲曲弯弯，进时容易，出时就难。他们既然为非作歹，屋内岂无埋伏？况且寺中共有千余和尚。你只看禅堂中这些贼秃，个个狰狞怪状，身长力大。那方丈和尚，看来真个厉害。我等须要谨慎为妙。”狄洪道道：“今日我们被徐、杨二兄救出，寺中岂无准备。还是夜间越墙而进。”徐庆道：“狄兄说得有理。只是一件：我们总共七人，还是一同进去，还是分头进去？需要斟酌。到了里面，在何处相聚？”季芳道：“还是分头进去，有个救应。若聚在一处，倘中了奸计，一网打尽，连收尸的人都没有。”鸣皋怒道：“匹夫，俗话说的好：上坑还讨个利市，却要你来放屁！”小舫道：“罗兄的话虽是如此，却也有理。”鸣皋道：“杨兄不知，这寺里共有一藏房屋，乃是五千零四十八间。我们只七个弟兄，入得里面，正如海内捞针。况且路径不熟，怎得约定何处聚会？总之一同下去也不好，分头直去也不好。据小弟看来，我们七个人到了屋上，寻到方丈里面，先下去二个把这非非僧杀了，使他们蛇无头而不行，便慌乱了。就此遂段杀去。倘然敌不过这恶僧，房上的人，或暗中相助，或下来助战，你道好么？”众人齐道：“足见徐兄足智多谋，这个最妙之策。屋上屋下成为犄角之势，进

退二便。”众人商议定了，约定明夜进去。

且说寺内的小和尚逃转寺中，报与方丈知道，说被二个武生模样的劫去囚笼，下船逃逸，了凡师中箭身亡。非非僧听了大怒，便问：“可是山东口音？”小和尚道：“有一个山东口音，一个好像苏州口音。”非非僧大发雷霆，骂道：“我晓得是这二个孽畜！前日清风镇兄弟那里，有人逃来报信，说被二个牛子将俺兄弟杀死，将弟妇鲍三娘不知生死，纵火烧了房屋，一门杀个罄尽，此恨怎消？”正是：人防虎，虎防人。不知此番胜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徐义士二次上金山 众英雄一同陷地穴

却说非非僧听得囚车被二个牛子劫去，莫非就是杀我兄弟的仇人，大怒道：“我欲寻他与我弟报仇，他却敢来行劫犯人，夺我大功。我与他誓不两立！”当时吩咐敲动云板，齐集职事人等，传令：“各人用心把守。倘有风声，务要把他们生擒活捉。我料他们必然夜中要来行刺，你们须要小心。”众僧人齐声答应。故此十分严备。

鸣皋等到了明日黄昏，众人吃饱酒饭，个个轻装软扎。鸣皋对了王能、李武说道：“你二人的家伙只利野战，不便巷战，若到里面，恐怕不能趁手。”洪道吩咐把棍子放在寓中，各人带了单刀。七位英雄，一齐奔上金山。到了强寮，抬头一望，只见远远的一个和尚，前发齐眉，后发披肩，手拿一把钢叉，从山门前走将过去。众人伏在林中，等他过去，飞身抢上强寮。这一夜正是九月初三，轮着这位伏虎僧巡山。看官，那金山寺内有名的八个虎将，叫做降龙、伏虎、狮吼、象奔、催风、疾雷、烈火、闪电。这龙、虎、狮、象、风、雷、火、电八个头陀，十分厉害。那伏虎僧面如獬豸，身長九尺，善用五股托天叉，背上插着九把飞叉，百步之外，发无不中。

那徐庆上得强寮，即便拈弓搭箭，向头陀后心射去。那晓得

这一箭恰巧射在飞叉上面，当的一声，落在地下。伏虎僧回转头来，见有人暗算，随手一飞叉，向徐庆劈面飞来。这边鸣皋恰到，一手将叉接住。忽听得察琅的一声，又是一叉已到。说的迟，来的快，众英雄皆到上面。杨小舫便把雌雄剑将叉隔过。伏虎僧看见多人，皆是手段高强，正欲叫喊，不防狄洪道向豹皮囊中取出一件东西，照准伏虎僧嗤的飞来，却是一支飞镖。恰巧徐鸣皋接住飞叉，也要奉完他原主。那伏虎僧虽是厉害，难躲二件。镖叉齐到，打个正着，一身受了二伤，立时殒命。鸣皋抢步过来一看，见这只镖头正中前心，那飞叉恰在太阳穴内，眼见得不活的了，便将他拖将过去，丢在松林里面。众弟兄拍手为号，一齐跳上瓦房。只是苦了这罗季芳。体大身重，他的纵跳平常，这寺院房屋偏又高大，好不费力，故此他只落在后面。

众人依了前日的路径，竟到方丈里来。鸣皋把二脚勾住屋檐，做个倒金钩之势，将头向殿上看去。只见那非非僧坐在禅床，正在运用功夫，只听得必剥剥的筋骨爆响。看他臂上面上的肉，好像皮里面有胡桃桂圆滚来滚去的样子，心中想道：“这是什么功夫？看来倒是厉害！张善仁之言不谬。如今怎的伤他？”正在迟疑，那知罗季芳在对照瓦上，看见方丈里面只有非非僧一个，连侍者都没有一个，他却不知厉害，不管好歹，即便跳将下来。鸣皋见了，恐他误事，只得做个杜鹃倒挂，也到下面。杨小舫飞身亦下。三人齐奔上前。非非僧只做不知。那季芳先到，便提起竹节钢鞭，照准这光头上面，用尽平生之力，一鞭打去。只打得和尚头上火星乱爆，那鞭直贯转来，几乎脱手。看这和尚，只做不知。季芳骂道：“好个顽皮的贼秃，这头竟是石头做的，这等结实耐打？”鸣皋、小舫一齐二口单刀齐下，斫在非非僧肩膀

上面，只把衣服斩开，皮肉却伤他不得。二人大惊。鸣皋起三个指头，一把擒抓去，却在脉门上面。那知好像捏了个油浸的石蛋，又滑又硬，哪里抓得住他？鸣皋知道不好，叫声：“二兄走罢！”正在回身，那非非僧怎肯放他，一手扯了一条一百四十斤的禅杖，就在禅床上如飞地一般凭空跃起，把去路拦住，大喝一声。那禅床背后跳出四个头陀，正是象奔、狮吼、烈火、闪电这四人，各举家伙，上前动手。

鸣皋等三人就在方丈里杀将起来。瓦上徐庆、狄洪道看见势头不好，也下来相助。非非僧让过二人，便大叫：“徒弟何在？”只见禅床背后一连跳出十几个光头来。鸣皋想道：“这禅床背后能有多大地方，却存得许多和尚？”只见手中都是刀棍锤斧，十分骁勇。鸣皋敌住烈火僧的双刀，闪电僧的降魔杵，三人战在一处。罗季芳战住狮吼僧的二柄板斧，杨小舫战住象奔僧的双锤，徐庆、狄洪道被十来个和尚战住。幸得方丈里所在宽大，由他们捉对儿厮杀。只杀得烟尘丢乱，灯火无光。若论他们本事，徐庆一把单刀神出鬼没一般，洪道二根铁拐犹如风卷残云，他二人战这十几个和尚，哪里放在心上，少不得渐渐消磨。徐鸣皋舞动这口刀，正如一团瑞雪，万道寒光，这烈火、闪电二个头陀要占便宜，万万不能。罗季芳敌住这狮吼僧，二柄板斧恰好半斤逢八两，不在季芳的上面。只有象奔僧二柄锤头，怎抵得杨小舫的雌雄剑，战到二十个回合，被小舫一剑，去了一条膊臂，负痛而逃。

非非僧见众和尚皆不能取胜，大叫一声，只见众头陀齐到门边，守住去路。非非僧舞起禅杖，使个满堂红的解数，一连十几个盘旋，只打得众弟兄没处存身。你把家伙去挡他，再也休题，好似蜻蜓撼石柱，不知他到底有多少气力。鸣皋知道不佳，看见

那边门内便是鱼篮观世音殿，内中有个庭心，可以上屋，即便跳到里面。随后徐庆、罗季芳、狄洪道、杨小舫一齐进去。到了鱼篮殿，便向庭中飞身上去。那晓上面三层铁网，好似天罗地网一般。徐庆便道：“阿呀，我们中了计也！”只得向前过去。却是送子观音殿，正是鱼篮殿对照。五位英雄刚到得殿上，只见非非僧已追到鱼篮殿上。她却并不过来，看他只将那百灵台轧轧的二转，只见二扇朱红门砰的齐关，足底下的房子团团的转将过来。顿觉光息全无，伸手不见五指。将手摸时，四面都是铜墙铁壁。五人慌得没了主意。正在慌张，那晓得地上的地枰板块都活起来，骨溜溜打个翻。网内早有二三十个和尚在彼伺候，将来人一齐四马蹄缚了。

再说王能、李武在屋上听了半歇，忽然声息全无，正在心中忐忑，未知吉凶如何，忽见二个头陀从方丈里跳出来。李武乖觉，知道不好，他便脚下明白，一溜烟地走了。王能呆得一呆，要待走时，那狮吼僧同了烈火僧已上瓦房，看见王能在瓦上行走，便赶上前来。二个猛将般的头陀，服侍他一个，还有什么照面。被他们擒将下来，缚了丢在方丈里面。只见那边一群和尚把他五弟兄如猪羊一般，扛将出来，丢在地下。罗季芳看见王能也被捉住，便道：“王能，你倒先在这里，李武小忘八哪里去了？”王能道：“只怕他倒走了。”季芳道：“你可曾叮嘱他明日来收了尸去？”鸣皋道：“匹夫，亏你还说这句话来！大丈夫视死如归，有何惧哉！”季芳道：“哪个怕死？”鸣皋道：“匹夫，你这话不是记那昨夜的事来？我们众弟兄死在一处，死也瞑目！”众人都道：“好，再隔二十年，又是一个好汉。”

正在说着，只见非非僧坐在中央，二旁站立二三十个头陀和

尚，吩咐把众人一个个推上来看了。便道：“这四个便是前日来的。”看到徐庆、杨小舫这二个，旁边二个和尚指着说道：“这二个就是射死了凡师、劫去囚笼的强徒。”非非僧便叫传那清风镇的伙家来认，到底是也不是。只见里面走出一个人来，看了小舫，道：“这个正是。”又看了徐庆，却道：“这个有些不像。那日我见他年纪还要轻些，相貌比他标致。”非非僧便喝问徐庆：“清风镇上李家店，可是你放火焚烧的么？”徐庆道：“一些不错。李家店是老爷烧的，李彪、鲍三娘是老爷杀的，你便怎样？”不知众人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一枝梅金山救兄弟 狄洪道千里请师尊

却说当时徐庆一齐招认在自己身上，非非僧道：“好个汉子！”便吩咐手下：“把他四人丢在旁边，即日打入囚车，待俺亲自押上苏州，解到王爷那里。今夜且把这二个孽畜刚出心肝来过酒，与吾弟夫妇并众伙家报仇。”一声令下，早有几个小和尚上前，把小舫、徐庆绑在柱上，将他二人胸前衣襟解开。二个和尚捧出二个大盆，摆在地下。又见一个小和尚托出一盘葱韭椒姜之类，摆在非非僧面前。又一个和尚拿了一大壶热酒，一只大酒杯。又一个和尚捧一盆冷水来，又一个和尚拿了一把七寸长的剗肉尖刀。见他们一个个忙的不停，我且慢表。

却说李武在瓦上面连窜带纵，出了山门，跳到地下，一路飞奔地逃下山来，心中暗想：“我虽逃得性命，料他们必定凶多吉少。如今叫我怎地是好？却到哪里去报个信来，设法来救他们？”一路奔到半山亭来，只见亭子上面烁的一道青光飞将过来，一人将他夹颈皮抓住。李武扭转身来骂道：“贼秃！”便是一刀斫去。却被这人一手接住，把刀夺去，喝道：“我却不是和尚！你只说姓甚名谁，哪里人氏，为着何事，黑夜逃往哪里？老实讲个明白，便放你。若有半句虚言，一刀分为二段。”李武回转头来，定睛细看，却是个白面书生，果然不是和尚，便道：“好汉，杀我不

打紧，只是误了我的大事！”那人道：“你说什么大事？好好讲来！”李武道：“你且放了手，我也不逃，便告诉你。”那人便把手放了，道：“也不怕你逃去。”李武便把鸣皋初次上山说起，直到如今，六人陷在寺中，吉凶未卜。说到这里，那人便道：“不用讲了。我对你说，我非别人，一枝梅便是。你快引我进去！”李武听得一枝梅三字，心中大喜。他时常听徐鸣皋说起他的本领，今日遇见此人，众人还有救星。

二人便重新上山。上了瓦屋，一路来到方丈。一枝梅往下一看，殿上窗隔一齐关着，里面灯火明亮。便将二足挂在檐头，将身倒挂下去。在窗缝里张望时，只见徐庆绑在柱上，旁边几个和尚手握尖刀，正要动手的光景。一枝梅见了吃了一惊，连忙从身边取出一件东西。你道什么？却是三寸长的一根细竹管儿。将上面机关扳动，便有火点着，向那窗眼的碎明瓦内，吹将进去。只见一缕清烟，如线一般，到了里面散去。徐庆正在瞑目待死，忽闻一阵异香。他却知道这香味与众不同，心中早已料着三分。那些小和尚头陀，却闻着此香，个个骨软筋酥，比蒙汗药还要加倍的厉害。非非僧看见他们个个跌倒在地，知道不好，却自己也闻着了这香味。凭你非非僧十八般功夫，总归也要醉倒。这香俗名闷香，又名鸡鸣香，其实江湖上叫做夺命香，能夺去人的魂魄，你道厉害不厉害？有的说，用死人脑子合在香内，此乃小说家荒诞之词，其实并无此事，不过用十来样药料合成。晚生也晓得三样：一样是麝香，一样是龙涎香，一样是闹阳花。还有许多，却不晓得，所以不济事。若是晓得全了，也去做这勾当，谁来做这小说？总而言之，都是贵品药料，还有许多难觅的东西。所以用这夺魂香的，极其珍惜，直要不得已而用之，不肯浪费。

休得只管闲话，且归正传。那一枝梅的夺魂香，却又与众不同，药性分外迅速。一枝梅知道成功，便叫李武：“随我下去。”二人到了庭心，一枝梅取出七八粒解药，交与李武。命他自己鼻内塞了一粒，其余每人一粒，塞在鼻中，便能苏醒。二人到了里面，一枝梅将各人绳索割断，李武如法把解药塞在众人鼻内。不多一刻，尽皆苏醒。徐庆咬牙切齿，提刀先把小和尚开刀。鸣皋道：“我们先把首恶杀了。如今醉倒在彼，谅他功行散了，可以成功。”众人都道有理。各提刀正要来杀非非僧，忽听得总弄之内足声嘈杂，涌进十来个和尚头陀。为首的便是监院铁刚僧，手提四环泼风刀。第二个知客至刚僧，手执铁梭。随后监寺地灵僧、维那善禅僧、降龙僧、催风僧、疾雷僧、首座摩云僧，并执事僧人，各执长短家伙，个个都是超等本领，抢到方丈里面，一齐动手。

鸣皋、一枝梅同了众弟兄急忙抵敌，混战一场，直杀到东方发白，胜负难分。只因众人被麻绳捆得手足麻木，更加闻了夺魂香，虽经解醒，究竟气力打了折扣。若说一枝梅的本领，果是超群超等的。只是他身轻纵跳飞行之术，实不亚于剑客，若论拳棒功夫，却与鸣皋仿佛。今日遇着这班和尚，都是铜浇铁铸，力大无穷。这里八个人之中，只有六个好手，那王能、李武，还是平常。敌他们十七八个超等贼秃，自然难以取胜。一枝梅暗想，再挨一刻，药力退了，非非僧醒将转来，难以脱身。便叫：“众位兄弟，俺们只管厮杀做甚，不如走罢！”言毕飞身上瓦，提刀守在檐头，候众人一个个尽上瓦房。只见众僧人齐到庭心，知道他们必然追赶，一枝梅向身边摸出一件东西，向着庭心内众僧人的光头上面，丢将下去。只听得烘的一声，原来是个火药包儿，只

烧得这些和尚焦头烂额，怎敢上屋追来！

众弟兄安然无事，一齐回转张家客寓。张善仁接着，遂叫摆酒款待。林老儿知道了，十分过意不去，走过来叩头赔罪。鸣皋道：“林丈，不干你事。这等贼秃，岂可容留在世，陷害生灵？将来必至造反！”遂问一枝梅：“二哥，你怎的到此？”一枝梅道：“我到金陵访友回来，宿在半山亭上。”将看见李武的话，说了一遍。鸣皋便问破那金山寺之策。一枝梅道：“非非僧乃少林第一名师，他的功夫不传徒弟，比金钟罩、易筋经还要厉害，任你刀枪不入。此番虽中了夺魂香，此后必用解药防备，愚兄力难胜他。除非访得一位令师伯到来，方可成功。”鸣皋道：“他们孤云野鹤，浪迹萍飘，却到何处去寻他？”狄洪道听了，便道：“不若待小弟去寻见师父，或者有处寻访。”一枝梅道：“令师何人？”狄洪道道：“我师漱石生便是。”一枝梅道：“令师有个结义兄弟，叫做傀儡生，道术高妙。若请得此人到来，何愁非非僧不得生擒！”狄洪道道：“我师结义兄弟共有一十三人，个个本领高强，剑术精妙。虽则他们聚散无常，谅来终有几个遇见。”罗季芳道：“你的师父住在那里？”洪道道：“在陕西长安城外大石山中。”鸣皋道：“既然如此，可好相烦大兄一行？不拘哪位请得一人到来，便可除此大害，以救一方良善。”狄洪道慨然应允。徐庆道：“此地到长安，只须从上江至安徽寿州、六安，入河南宝丰、南阳过去，便是长安。屈指往来，亦须二月。”洪道道：“我叫王能同去作伴，路上免得寂寞。”鸣皋道：“如此甚好。我们只在此张善仁店中相候便了。”到了来朝，洪道带了王能，相辞了众位弟兄，撒开大步，一路望上江而去。

这里徐鸣皋同了一枝梅等众兄弟，终日无事，东游西荡。一

日回来，张善仁对了鸣皋说道：“徐大爷，今日你们出门的时节，有几个做公的对着你众人细看，后来到我店来查簿子看，幸亏我早已把爷们的贵姓大名都换过了。他们临出去时，还有些不信的光景。据我看来，顶好避开几日，免得他们查三问四。倘然盘检起来，不费油盐亦要费柴的。”鸣皋道：“多承主人家关照。”便对了一枝梅道：“我本欲到句曲山寻访华阳洞。想那两兄陕西去了，归期尚远，我们何不一同到句曲山游玩？”众人道：“甚妙。”到了来日，相辞了张善仁，一同起身，往句曲山而来。要重阳登高，遇见异人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句曲山侠客遇高人 华阳洞众妖谈邪道

却说众英雄往句曲山来，在路无话，不两日便到了句曲山。来至高峰上面，望到山下，浓云密布，一望白茫茫无边无际。抬头看时，旭日当空。鸣皋道：“云从地起，决非虚语。这句曲山还算不得高，那云便在下面了。”不多一会儿，那轮红日渐渐升高，射入云中，分开好似一洞，望见山下树木田地。少顷，那云雾尽皆消灭，远望长江，正如一条衣带。那日恰是重阳，小舫道：“我们今日到此，却好登高。”徐庆指着山下，对了小舫道：“你说登高，那边登高的来也。”众人依着指头看时，远远的有三个人，从老虎背上走上山来。这句曲山有个山岭，名为老虎背，是顶险的所在。后面跟着一个小童，肩挑食盒，也到山顶而来。看他们在这壁陡高峰行走，如履平地，季芳便道：“山里的人，真个走惯山路。我们有功夫的人，尚觉难走，看他们毫不费力。”鸣皋道：“你的功夫也太高了些儿。我看他们却非寻常之辈。”

众人正在闲谈，这主仆四个已到山巅，就在一块大石之上，三人席地坐下。小童把食盒揭开，取出几碟菜，一壶酒，三只杯子，三双竹箸，摆在石上。三人举杯饮酒，谈笑自若，旁若无人。鸣皋看这三个人，一个二十来岁，是秀才打扮，生得斯文一脉。一个四十光景，头带范阳毡笠，身穿淡黄一口钟，生得相貌威严。

一个却是老者，年纪约有七十向外，童颜鹤发，须似银丝，头上扁折巾，身穿月白色的道袍，足登朱履，是个道家装束。个个举止飘然，仙风道骨，心中十分爱慕。徐庆同了季芳立在他们近身。那罗季芳见了他们饮酒，馋得要死，叉着腰，张着口，只是呆看。鸣皋见了不雅，便道：“三哥，你看这个山峰，却是哪里？”徐庆听了，便走过来。季芳见徐庆走去，也跟了过来。鸣皋道：“呆子，你没有吃过酒么？做得好样子！”徐庆道：“贤弟，他们三人说的话，我一句也不懂，不知打的什么市话。”鸣皋道：“谅是外路人，所以言语各别。”徐庆道：“除去外国的话，我却不知。若是中国，随你十三省，什么江湖切口，我都听得来。只是这三人的话，连一句也听不出。”季芳道：“他们吃的东西，我也不识得。又不是鱼，又不是肉，又不像荤，又不像素，不知是些甚么古董。”小舫听了，不觉好笑起来，便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罗大哥便坐下饮一杯，这也何妨？”

小舫这句话说得低低的，原不过取笑他，却不道被他们听得。那秀才打扮的年少书生把手招着他们，说道：“好个四海之内皆兄弟！便请过来饮一杯。”鸣皋等只得走将过去，向三人深深一揖，道：“三位尊兄仁丈请了。不才等萍水相逢，岂有相扰之理？”那中年的说道：“你这话便不像个豪杰了。”鸣皋只得坐下，罗季芳并不客气，也便坐下。杨小舫见他们坐了下去，也只得奉陪。一枝梅同了李武，却到三茅宫内随喜去了，故此不在旁边。独有徐庆看见鸣皋深深一揖，他们三人并不抬身，只把手一拱，心上有些不悦，暗道：“他们何等样人，这般托大？”无奈鸣皋连连招呼，只得勉强坐下。看那年少的秀才生得十分标致，好似女子一般，将杯敬着他们，每人一杯，便逐一问过了他们姓名。

鸣皋等一一说了，便还问他三人名姓。那少年秀才微微一笑，那老者默默无言，惟中年的开口说道：“我等山野村夫，何足挂齿。”鸣皋知是高人，便不再问。看那罗季芳，早已睡着的了，暗想：“我们只饮得一杯酒，怎的只觉有些醉了？”看看小舫、徐庆，也是要醉的光景，心中忖想：“莫非又是蒙汗药酒不成？却是断无此理。”不多时，自己也睡着了。

一枝梅同了李武在三茅宫游玩多时，不见他们进来，便一同走到外面。只见四人睡熟在石上，便将他们叫醒。鸣皋睁眼看时，这三人连那童子已不知何往，只见一枝梅同了李武在旁问道：“你们四个，怎的一齐这般好睡？”鸣皋便把饮酒的话告诉了他。罗季芳道：“我上好的阳河高粱，也吃得十来斤。方才的酒，咽喉里还没知道，怎的醉了？”一枝梅道：“这酒还算不得好。若是仙家百日酒，吃了一杯，便醉百日。饮了千日酒时，端的三年方醒哩。”各人猜疑不出这三个究是何等之人。看官不要性急，只要过得几回书，自然明白。不是晚生放刁，要试试列公的法眼，猜只一猜。

闲话休提。且说众弟兄来到后山，寻看华阳仙洞，相传三茅真君得道之所。却是洞口甚小，而且潮湿不堪。到是那边的毒蛇洞、仙人洞，好似两个城门相仿，又干燥，又平坦。只见那仙人洞口石上，凿着四字道：“内有毒蛇”。季芳道：“这两个洞里，马也跑得进去，怎的有毒蛇？我们何不进去？”众人英雄性情，怕甚毒蛇，便一同进去了。走了二三十步，只是黑得紧。鸣皋道：“这个黑暗地狱一般，有何趣。我们明日带了火把来方好。”众人都道有理。大家回出洞来，就在左边一只真人阁内，借间楼房住下，却也十分幽雅。众弟兄住在山中，把偌大的句曲山方方数十

里胜景，尽皆游遍。不觉时光已到小春。

这夜众人皆已睡熟，独有徐鸣皋再也睡不熟，便起来开了窗，望望山景。只见一轮皓月当空，万里无云，静悄悄好不有趣。看了一回，远远的望见一人急行而来。走到仙人洞畔，沿山坡转弯过去。看他虽是人形，却有猴头猴脑，身上着件单衫。暗想：“如今天气寒凉，怎的他不怕冷？况且更深夜静，独行山中，又是这般嘴脸，莫非是个妖怪？”即便枕边扯了单刀，插在腰间，从楼窗内扑地跳到下面，连窜带跳，跟将过去。只见这人进了华阳洞对面有一间小楼上去了。鸣皋晓得这间楼墙坍壁倒，破败不堪，是没人住的，便跳到华阳洞旁边一棵大松树上，将身隐在松针之内。

看这楼上，早有二个女子在彼。一个穿元色花绸袄儿，一个穿件翠蓝花袄，外罩银红半臂，生得妖妖娆娆见了这人，便道：“袁师前几日到哪里去的，却这许久不见？”那人道：“我到智真长老处去，问那火烧尾闾关一事。”正在说着，忽见毒蛇洞内走出两个人来，一个身穿墨褐色袍子，蓬着头，是个黑脸汉子。一个却是中年妇人，身上拖锦曳绣，遍体华服。那仙人洞内，也走出两个人来。一个长大汉子，身着黄衣。一个矮胖子，身穿灰布短袄。四人一路说着话，鱼贯上楼，与三人同坐着闲谈。那华服的中年妇人说道：“袁师，你到智真长老哪里，他却怎说？”袁师道：“他说两句谒语道：‘谨防朝夜孩儿至，大数三人未到来。’”众人听了，皆猜想不出。那黄衣的大汉说道：“不妨不妨，大数还未到哩。”袁师道：“且莫作太平语。我看起来，不是好消息，分明叫我们朝夜谨防。只不知什么孩儿，却是这等厉害？”那穿元色的女子说道：“害我们的，必定是三个人，目下尚未到来。”

这墨褐色袍子的说道：“胡家姐姐，我们且寻欢乐。你的心上人儿，如今怎的了？”女子道：“莫说这行子。前日我去看望他，见他瘦骨支床，形同枯木，我还恋他做甚？”那灰布短袄矮胖子说道：“胡家姐姐太没良心。他与你如此恩爱，你见他这般，便要另换他人。”女子道：“蠢物，比得你这好心肠！可记得春间，张家的女儿待你如此好法，你来了她的元精，弄得止存一息。你还趁她未死，把她脑髓都吸了！”那中年妇人说道：“你们休得争口，从今还宜改过自新。只因我等近年荒淫极矣！古云：乐极生悲，莫待大难临头，悔之无及。”众人听了嗟叹不乐。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徐鸣皋刀斩七怪 狄洪道路遇妖人

却说众人听了那中年妇人的话，有些警惕。那穿银红半臂女子道：“昨夜我得一不祥之梦，梦见我们皆在一处，忽然天上降下一个金甲神来，把我等七人一个个缚了，我便惊醒。想来定非吉兆。”众人纷纷议论。鸣皋听得明明白白，暗道：“这些皆非人类，定是妖魔精怪。留着总要害人，不如待我把他们除了。况且听什么智真长老偈语，分明说着今天，十月二日夜间亥子之交，正应着我徐姓的身上。谅来天意叫我剪除妖孽。”

转定念头，将刀扯在手中，将脚在树上一踮，身子便望楼中直窜过去。手起一刀，先把这叫他袁师杀了。却是一只玉面的猿猴。众人惊得呆了。又一刀，把元色袄女子分为两段。这着银红半臂的飞也似的跳将出去。鸣皋跃起来，一刀挥去，斫下一条臂膊。其余众人分头四窜。鸣皋抢步上前，将黄衣大汉胁下刺了一刀。遂追到楼下。那个中年华服妇人正要钻进洞去，鸣皋随后已到，夹背一刀。她吼了一声，逃了进去。鸣皋回转身来，追这黑褐色袍子的黑脸，见他向山坡上没命的奔逃，鸣皋风卷也似地追来。前面恰遇一条山涧，那黑脸被鸣皋追得昏了，一个失足跌入涧中，脑浆迸出。鸣皋想道：“好似走了一个。”寻了一回不见，只得由他罢了。遂一手提刀，慢吞吞回转真人阁内。路过仙人洞

口，只见那穿灰布短袄的矮胖子，恰正在那边跑来，走入仙人洞去。鸣皋一个腾步，扑地跳将过去，此人已进内。鸣皋一个雀地龙之势，趁手一刀刺去，却正中臀孔，大叫一声，向里直窜进去。鸣皋想道：“凡事大数已定，再难挽回。他已经漏网，怎的仍旧难逃！”遂跳上楼中。一枝梅问道：“贤弟何处去来？”鸣皋遂把方才的事，细细说了一遍。

到得天明，众弟兄大家晓得，便一齐来到华阳洞前看时，楼上杀死一猿一狐，又一只野鸡翅膀。那狐狸毛色纯黑，那猴子却是个通臂玉面猿猴，皆身首异处。洞旁一只野鸡，约有十四五斤，原去了一翅，死在山坡之上。走到那边洞内看时，却是一只巨狼，跌得头骨粉碎而死。李武取了五六个火把到来，众弟兄一同走入仙人洞内。走不半里，只见一只野猪死在旁边，屁眼里中了一刀。一路过去，那地上的鲜血斑斑点点。到里边，一虎一豹枕藉而毙，身上皆着了刀伤。再走进去，折向右首前面，却不通了。转过来，却从毒蛇洞而出。原来二洞中间通的。杨小舫道：“山精野兽，得成人形，皆是修炼多年，取精不少。把来煮食了，定有补益。”众弟兄皆道有理。季芳听得十分高兴，他同李武二人动手，将来一个个开剥了，烧的烧，腌的腌。煮熟了时，其味甚佳。众弟兄足足吃了半月，果然觉得精神加倍。徐庆道：“狄洪道去了五十多天，谅来回归日近。我们何不回到镇江去等待？”鸣皋道：“三哥之言有理。”过了数日，众英雄回转镇江，仍到张善仁店内。岂知到了十一月将尽，只不见洪道回来。

原来狄洪道同了王能，自从那一日动身，一路过了安徽，来到河南汝州鲁山县地界，路过一处村庄，一带都是枫林。天色已晚，就在村中一家人家宿了。到得黄昏已后，只听得远远的有哀

苦之声，顺着风，隐隐的若有若无，觉得惨切凄凉，便问王能道：“贤契可听得么？”王能道：“师父，我却听不出来。”洪道静心细听，越听越清，却又纷纷不一，若有数人号痛之声，暗道：“奇了。”遂悄悄地走至庭中。只见月明皎洁，万籁无声，侧着耳朵听时，这声从东南而来，心中想道：“这方是我来的所在。日间经过二十余里，并无村市，只有二三里外一所大宅，有百来间房子，好似乡村富户的光景。我怪他独自一家，并无邻舍，怎的不怕盗贼。这声音莫非此中来的？”越想越疑惑起来。这也是天数注定，恶贯满盈，故而鬼使神差，被狄洪道听得，动起疑来。回到里头，带了一把尺二长的匕首，插在腰间，把豹皮囊挂了，跳出墙来。一路依着声音，连窜带纵，来到这所大宅后边，果然声音从此中而出。

他便跃上瓦房，跟着声音寻去。只见里边有四五间矮屋，那声音在矮屋之中。便在屋上，俯耳细听，这凄惨之声，令人不忍听闻。周围一看，却无下路，遂走向前边，有一只旱船模样，门前有个小小庭心，便跳将下去。在窗内张望时，里头却有灯火，并无一人。轻轻推窗进去，左首有扇腰门，半开半掩。挨身出去，却是一条备衙。走到里边不多路，便是矮屋。就在门缝张看，只见一并连五间房子，点着一盏灯儿，半明半灭，觉得阴风惨惨，腥气难闻。两旁都是柱子，系着二十来个四体不全之人，在那里呼痛号楚。洪道定睛细看，只见这些人，有的少了一臂，有的缺了半腿，有的剜去两目，有的割去阳物，也有女子阴门上去了一片的，也有孩童没有了天灵盖，死在旁边的，也有腰间剜去一块，在那里挣命的，个个血污狼藉，腥秽难闻，暗道：“这个什么意思？既把他们伤残五体，何不索性杀了，免得受这苦楚。为何弄

得他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却是何故？”暗想：“待我回去，打听明白，再作计较。”遂由原路上了瓦房，出得回墙，一路回转家中睡了。

等到来日天明，大家起身，梳洗已毕，用过早饭，便问居停主人道：“此去东南二三里路，有一所大宅，却是何等人家？”那居停主人姓苏名定方，是个走江湖的出身，做那买卖药的。所以走关东，闯关西，见多识广，真是老江湖。如今年纪大了，同那儿子媳妇务农度日。当时听得狄洪道问及这大宅子何等人家，便道：“客官，你是远方过路之人，不妨对你说了。这家人家，是此间枫林村一带第一个富户。此人叫做皇甫良，是个大江湖。名为‘皮行’，实是‘妖帐’，所以积下了巨万家私，算得鲁山的首富。”洪道道：“老先生，怎地叫做皮行，什么叫做妖帐，小可倒要请教。”苏定方笑道：“客官乃好人家子弟，不常出外，所以不晓得江湖上的勾当。凡在江湖做买卖的，总称八个字，叫做巾、皮、驴、瓜、风、火、时、妖。”洪道道：“这八个字怎样解法？”苏定方道：“那巾、皮、驴、瓜，是四样行当，都是当官当样，不犯法、不犯禁的。这风、火、时、妖，也是四样行当，却只都是犯法违条。若穿破了时，军也充得，头也杀得。他们是着了红衣裳过日子的。”洪道道：“这八样行当，却是什么生意？”苏定方道：“那巾行，便是相面测字、起课算命，一切动笔墨的生意，所以算第一行。那皮行，就是走方郎中、卖膏药的、祝由科、辰州符，及一切卖药医病的，是第二行。那驴行，就是出戏法、顽把戏、弄缸鬻、走绳索，一切吞刀吐火，是第三行。那瓜行，却是卖拳头、打对子、耍枪弄棍、跑马卖解的，就是第四行了。这四行所以不犯禁的。若是打闷棍、背娘舅、剪径、响马、一切水旱

强盗，叫做‘风帐’。还有一等：身上十分体面，暗里一党四五个人，各自住开，专门设计，只用唬诈二字强取人的钱财，叫你自愿把银子送他，还要千恩万谢，见他怕惧。说他强盗，却是没刀的；说他拐骗，却是自愿送他的。此等人叫做‘火帐’。至于剪绺、小贼、拐子、骗子，都叫‘时帐’。那着末一行，就是铁算盘、迷魂药、纸头人、樟柳神、夫阳法、看香头，一切驱使鬼神，妖言惑众的，都叫做‘妖帐’。他的罪名，重则斩绞，轻的军流，皆王法所禁。这等人形踪诡秘。鬼蜮行为。这些行当，出门人也要晓得一二。”狄洪道道：“这皇甫良毕竟做的什么生意，却要如此伤天害理？”不知苏定方说出什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皇甫良杀人医病 狄洪道失陷王能

却说苏定方说道：“那皇甫良的生意，独创一家。他是鲁山县有名的良医，绰号叫做赛华陀。随你聋瞎子，直脚驼背，一切奇怪病症，皆会医治。凭你一只手斩掉了，一来他也能装得上去，一块肉刮去了，也能补得一块。只要讲定整千整百银子，死的都医得活来，所以都称他做活神仙。有的人说他差遣了人，到别处去拐骗人家男女，把来合药，所以如此灵验，只是没有凭据。他又有财有势，县里官员，个个是换帖好友。家中用着四个保家的拳师，四十个家将，长工用人，总共一百多人，哪个敢奈何他！所以我说他名为皮行先生，实是妖帐的凶徒。”洪道道：“原来如此。小可有个亲戚，生的怪症，远近医生都医治不好。此地既有这等良医，意欲求他疗治，在府耽搁二三日，一总奉上房金，未知使得否？”苏定方道：“客官只管住。只是粗茶淡饭，休嫌怠慢。”洪道道：“好说。”

二人又闲谈了一会，遂同了王能来到皇甫良家去。一路都是枫树，经过了浓霜，一望朱红，十分好看。到了门首，停着许多车马。房屋虽大，却不甚华丽。门上挂着小小招牌，上写“世医皇甫良善治一切疑难杂症”。过了两重门户，只见大厅上正中，悬一块朱红匾额，上写着“华陀再世”四个金字，汝州府知府王题

赠。那里头左右的斋匾，不计其数，大约都是司道府县的款。例首一间书房，便是治病之所，装潢得金碧辉煌。众人纷纷求治，那皇甫良坐在一张太史椅上。看他年纪约有花甲，神气强壮。生得一个长马面，紫棠色面皮，两道剑眉插鬓，一双虎目圆睁，杀光乱播，红丝胖满，大鼻泡，阔口，颌下五缕长髯，两旁炸开，如鱼尾一般，黑多白少。头上戴一顶医生巾，好大一块羊脂白玉。身穿沉香色海青，系一条元色丝绦，足上红鞋白袜。自有徒弟在彼开方诊脉，他却并不动手，但只坐着吩咐，用什么药，开什么方。旁边站立家僮，伺候他用点膳，吃参汤。

狄洪道看这皇甫良相貌凶恶，精神抖擞，知道有些厉害。走上前来，叫声：“先生，小可江南人氏。闻得大名，是个当世神仙，特来相求一事。只因有个亲戚，被坍墙压断了一条腿，欲求治医。可能换上一条好腿么？”皇甫良道：“好换好换。只是一千两银子，没有还价。我要把数百银子，觅得一个人来，要他自愿将腿割下来，与你接上，敷了灵丹，七日便能收功，包你行走如常，与自己的一般。”洪道道：“银子小事，那亲戚只多了银子。却是杀命养命，岂非罪过？”皇甫良道：“此乃自愿。他只贪数百两银子，一生吃着有了。况且我把驴子的腿，还要与他接好，一般可以走路，落得白用这银子。肯的人还多着，有甚罪过？”洪道道：“既如此，待小可回去，与他一同到来，相请医治。只是医治这七天，府上可以借住否？”皇甫良指着西边一带厢房道：“你看那里，不是病人居住的么？”狄洪道同了王能走过去看时，一并排十间，都是病房。里边床帐台椅，一切齐备。有几间有人在内住着，有几间尚是空闲。顺手转弯过去，一连又是五间楼房，都朝着南的，房屋更加精美。里边床帐华丽，被褥精美。壁上名

人书画，台上琴棋闲书，一切全备，尽皆空着。望到里边，便不通了。

二人回身向外，也是相辞，竟慢慢地回到苏定方家中。狄洪道对了王能说道：“我想这皇甫良拐骗人家男女，将来当做药用，造这等恶孽。世上的残忍，还有比得他来！我不知也罢，既然知了，若不除此妖孽，后来不知多少人遭此惨死。只是你我只有两人，他们人多手众，怎的下手？”王能道：“只有夜间行事，再没别法。”洪道道：“我看皇甫良定有手段，他们四个拳师不知本领如何，居在何处。”王能道：“说事只得见机而行。”洪道道：“虽然如此，也要定个计谋，方为妥当。”王能道：“师父，你不见他的五间楼房现在空着，我与你先在后面放起一把火来，然后进去，杀他一个落花流水。等他出来救火，我们藏在这楼房内前后，皆望得见他。师父只拣那要紧的几个，用飞镖来伤了，便可了事。或者出其不意，杀他个措手不及。若然尴尬，那边大枫林内，尽好藏身。你道如何？”洪道道：“也须要探明，方可下手。”师徒二人，商议定了。哪知天不做美，到了晚上，彤云密布，降下一天大雪。始而洒盐飞絮，既而片片鹅毛，后来索性手掌大的一团团乱飘乱堕。屋上顿时七八寸厚。一连三日，街上堆积四五尺高，连门都开不开来。看官，这等侠客，不怕风，不怕雨，惟有见了大雪，却是他的对头。随你本领高强，不能行事。除非剑仙之辈，他莫说雪上能可行路，有的水面上都能行得。那狄洪道却没这本事。住在苏家，直到过了半月，方才这雪渐渐消了。

那一日黄昏，师徒二人用过了夜膳，全身扎束，来到皇甫家内探听虚实。上了屋面，细看这所房子，乃是十一开间，九进一颗印生成。居中有半亩之地，另筑高墙围住，宛似城垣相仿。东

西南北，皆有门户。每门之外，各有拳师一位、家将十名把守。洪道道：“这城墙之内，必是他的暗室。”踊身跃上墙垣。王能在外等候，岂知许外不见出来，心下疑惑。

且说这四门四个拳师，皆是响马出身，向在山东道上做买卖。自从九龙山徐庆兄弟三人占了山头，专一火并同类，所以他们存身不得，来到此间投奔皇甫良，做了保家教师，手下各数十个家将。第一个叫符良，善用一把靴头刀。他有一样绝技，叫做飞抓，百步内拿人，百发百中。江湖上起他一个混名，叫“催命鬼”，十分厉害。第二个姓常名恶，使得好连环棍，生得浑身黑肉，人都叫他“摸壁鬼”。第三个姓谭名江清，力大无穷。用一把石锁，重有七八十斤，绰号“活阎王”。第四个姓闵名安存，使两柄铁桨，水都泼不进去，混名叫做“九头鸟”。这四人无恶不作，极其残毒，故此与皇甫良声气相投，助桀为虐。今日守这南门的，正是那催命鬼符良。睡了一回，起身到庭心小解，忽见月影照在地上，有个人头影像。抬起头来，看见一人伏在瓦上面，朝着里面墙垣，好似要想上去的光景。遂到屋内轻轻推醒众人，自己取了飞抓，众家将跟随来到庭中，将飞抓提在手中，向屋上发去。果然手段高强，恰好正把王能连肩搭背钩住。原来这飞抓有五个纯钢钩子，锋利非常，皆有绒绦贯串。发出来时，好似一只蒲扇大的手掌，五指揷开。落在身上，这五指一齐抓拢来，那钢钩抠入肉内。随你英雄上将，无不立时下马。当时王能被他将总索只一扯，从屋上跌下庭中。众家将一齐上前，将他缚住，便问可有党羽同来。王能随他们捶打，只不做声。符良跳上瓦房，周围巡视了一回，见并无人迹，他便下来，将他绑在柱上，等候天明，请主人发落。

却说狄洪道到了里边一看，四周皆是房屋，无从下去。中间只有一个庭心，上面用铁线网着，下边无数铜铃。若然将铁网惊动，那铃儿便要一齐响将起来，因此没个理会。想了半刻，只得将屋瓦挖开，欲想从椽子内挨身下去。那知椽子下面，皆天花板蒙着。挖了好几处，都是如此。只得跳出围墙外来。那知不见了王能。四面踪寻，杳无形迹。不知狄洪道可能救出王能，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草上飞踪寻表弟 狄洪道喜遇焦生

却说狄洪道不见王能，暗道：“奇了，又不听得声息，岂被他们捉去了不成？”看官，你道外面把王能拿住，难道没有声响？况且夜深人静，二三里外，尚然听见了哭声，如今近在咫尺，怎的他还未晓？其中有个由故。只因围墙又高又厚，外面的声音，只能上达，却不能到了上边，重新回下来到里面。讲究声学的人，自然明白。不比前夜的哭声，顺风吹去，那是平行飘送，所以二三里外，尚能微辨。那声音一物，全仗空气传送。若气不通，虽在一二寸之地，亦不听得。列公倘然不信，只消将一间房子四围门缝固封严密，外面的人，把耳朵凑在玻璃窗上听，里边的人靠着玻璃说话，只见他嘴唇开合，却并不听得声响。只因风气不通，所以近只一层玻璃，尚且声息全无。

闲话少说。且讲狄洪道不见了王能，四周围寻了一回，不见形迹，疑他先回，或在枫林内等候，遂出了皇甫家。一路寻看，直到苏定方家内，并无下落，想道：“一定他下去窥探，着了道儿。这到如何是好？”又想：“既然被擒，必定放那矮屋之中，当做药料，害他成了残疾。”左思右想，一夜未曾合眼。

到了明日，苏定方问起高徒何往，只说一早出去，相邀亲戚到来医病。及至黄昏过后，又到皇甫家内，依着前路，到得矮屋

之中。细细张看，并没王能在内，遂即推门进去。那里面的人一齐叫起苦来。皆道：“今夜不知那个晦气，又要来取什么东西也。”狄洪道忙把手摇着道：“不要高声，我乃过路人，只因听得你们叫苦之声，前夜进来张见了你们惨状，昨夜同了一个徒弟到来，欲想除此妖孽，救你们残生之命，却不道不见了徒弟，故此特来打寻。”众人都道：“没有见得。好汉，你不知道，这恶贼骗了人来，却不便到此间。起初藏在这高墙里面，名为紫禁城，内有一个小小地穴，约有一二间地步，四面石头砌成。里面倒也舒齐，床铺被褥，一应俱全。每日三餐茶饭，也有荤吃，只是人肉罢了。将你养得肥胖，等到要用之时，方才动手。用过之后，便推到此间。若是死了，便杀来煮吃，当做牛肉用。幸而不死，他仍把你养着，留到后来再用。他的药都是人骨髓、人脑子、心肝五脏、疗子、阴门合成的，所以如此效验。今日天赐好汉到来，总望相救我们出去。若得回家，定当重谢。”洪道道：“如此说来，那徒弟定在高墙里面地室之中，目下谅未伤残。只是俺独自一人，孤掌难鸣，怎好救他出来，杀了这恶贼，相救你们性命？”众人道：“他的地室上面，却是一间书房。地下都是磨细方砖，并无痕迹。其中有一只榻床。只消将榻床上面搁几拿去。把榻面揭起，里头便有梯子，直到地室之中。这榻床就是门户。”洪道道：“不相干。我们不能到得里边，怎的下去？你们且自放心，待我想法再来。”众人哀求不已，狄洪道也顾不得他们，遂即回身出去，幸喜无人知觉。上了瓦房，仍到苏家。一连几夜，毫无善策，想起镇江众弟兄在彼等候，又不能丢了王能而去，急得如热石上的蚂蚁一般，没个主意。

我且按下这边，且说湖北德安府应山县，有个豪杰，姓焦名

大鹏，绰号叫做“草上飞”，是湖北有名的义贼。飞檐走壁，来去如风，有超等的本领。他要人的银钱，即是明取，不去暗偷。生得两眉如铁线竖起，双目圆睁，截筒鼻，四字口，面色微红。混身元色紧身，密门纽扣。足上蓝布缠腿，穿一双爬得山、过得岭、鹞子翻身跌杀虎的快鞋。背上插一口青锋宝剑。他只拣贪官污吏、世恶土豪、任你身居深闺密室，忽然间他跪在面前，口称借银若干，明日送到某处山中，或某家客寓，言毕将背上的宝剑扯在手中，将口嗤的一吹，连人连剑，影迹全无。所以人人怕惧，连忙如数送去。他过后便来取去，却不与你照面。你若不送去，包你脑袋不见。若论剑术之中，本领高的五遁俱全，能算袖里阴阳，赛过仙人一般，所以叫做剑仙。这草上飞焦大鹏，原与山中子一师门下，俱是玄贞子的徒弟。只因他剑术未学精明，却要做这义贼的勾当，玄贞子知他难以修炼成功。由他自去，所以不入他们七子的一党。方才说的就叫剑遁，若与寻常勇士比较起来，已经要算无敌的了。他自小死了父母，又无弟兄妻小，幸亏姑母抚养成人。这姑母嫁一个生意人，姓窦名珽，开一片米麦行。年过半百，单生一个表弟，乳名叫做庆喜，年方一十六岁。生得面白唇红，温文尔雅，老夫妻十分钟爱。只因窦珽年老，每逢出外买货，带着庆喜同去，一来路上陪伴，二来好教他见识生意之道。前月到宝丰买货回来，经鲁山地界，忽然失去。四出招寻，杳无下落，老夫妻两个哭得死去还魂。恰好焦大鹏探望姑母，得知其事，遂即到鲁山来寻访表弟。他久在江湖，知道枫林村有这妖人，本欲为民除害，暗想：“那庆喜官莫非被他取去？”

那一天到了鲁山，便望枫林村而来。时候日落西山，黄昏月上。来到皇甫良家内，飞身上屋，只见斜刺里一人在瓦房上面连

窸带纵，好似燕子一般，向里边而去，暗想：“必定我道中人。此人本领，也算得个高手，不知他为着何事？”遂即跟将过去。只见他从庭心下去，焦大鹏也下了庭心，一路随着，直到矮屋之中。要知草上飞的本领，远胜于他，正是棋高一着，缚手缚脚，所以跟在背后，狄洪道并未知晓。只见他竟到里边，焦大鹏只道此中谅是藏银之地，便在门外偷看。却不道都是残体之人。狄洪道问这众人：“昨日可有姓王的到来？”众人道：“还没有来。只是好汉早些想个计策，救得我等性命，阴功不小，我等永不忘你恩德。”洪道道：“我想了三日，终少一个帮手。若是草草行事，一人难敌四手。况且他们整备甚严，里边定有埋伏。欲想赶到长安，找寻师父到来，又恐误了徒弟性命，所以进退两难。”那焦大鹏听得明明白白，暗道：“原来也是与我一路，也算巧事。”便倏地跳到里边。狄洪道吃了一惊，便把匕首出在手中。大鹏道：“慢着，我非别人，特来找寻表弟，壮士不必疑心。”洪道听了此言，将他上下身一看，果然像个外来之人。谅他有些本领，便彼此通过了名姓，略表在此的缘由。二人各自大喜。

草上飞便向众人逐一看了，并无表弟在内，便问道：“你们可曾知晓有个十五六岁的标致官人，可在此间？”内中一个应道：“可是一个姓窦的湖北人，自前月来的？”大鹏道：“正是。如今怎样了？”那人道：“还算恭喜，如今还没用过，亦在里边地室内，养得好好的在彼。”焦大鹏便问狄洪道：“你可到过里边？”洪道道：“他的高墙之内，名为紫禁城，端的严密，鸟都飞不进去。”遂把前夜之事说了一遍。大鹏道：“我们先把他党羽除了，看他怎的。若出来，便可擒住他。若紧守不出，我打门进去，你只在外梭巡，休得放他走了。”

正在说，忽听得备街中一片脚步声响，好似一二十人赶进来模样。原来这矮屋唤做料房，每夜有人巡视二次。却是三更查过了，要过四更再查一遍，恐有走漏。狄洪道前几夜进来，却未逢着。今日正在三更时候，那巡夜家丁来到料房门口，忽听得里边有人说话，就在门外不敢进来，侧着耳朵听个明白，知道走了风声，慌忙走到看守紫禁城北门将军闵安存那里报信。闵安存得了这个消息，连忙取了双桨，带了一众家将，各执兵器，赶到料房而来。这巡夜家丁报过北门的信，又转到西、南、东三门各处报信，惊动得合府教师、家将，个个出来，陆续到料房接应拿人。这里闵安存带了十个家将先到。未知焦狄二位英雄如何抵敌，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草上飞斩符常谭闵 狄洪道擒皇甫医生

却说草上飞焦大鹏听得备衙中脚步声响，即便旋转身来，抢出门外，把备衙截住。狄洪道随后也跳到备衙。大鹏向北，洪道向南，各挡一面。且说闵安存带领家将，来到料房门首，只见门内跳出二人，为首的身长八尺，头带元绀六楞英雄罗帽，额上一个英雄结，鬓边插一朵大红山茶花朵，身穿元色密门窄袖短袄，兜当扯裤，手提青锋宝剑，犹如猛虎一般，截住去路，遂大喝：“大胆盗贼，敢到这里来送死！”舞动双桨，兜头便打。大鹏起剑撇开双桨，还手一剑劈来，连肩搭背，斫个斜分两半。众家将大惊，发一声喊，往后便退。却好西门守将活阎王谭江清提了石锁，带领众人兴匆匆到来。北门家将大叫：“谭将军快来，强盗厉害，闵将军没命了！”遂一齐站在一旁，让江清上前。焦大鹏见他手提蛮笨家伙，知道此人有些气力，便不肯等他下手，托地跳将过来，一个旋风夺团团转到江清面前。可怜这活阎王看也没有看清，早已脑袋落地，到那森罗殿上受实缺上任去了。焦大鹏遂即赶上前去，把众家将切葱切菜的追杀过去。

绕过西门，只见南门守将符良提刀杀到，见了焦大鹏，大叫：“强徒！杀我兄弟，吃我一刀！”便劈面砍来。大鹏不慌不忙，把青锋宝剑向他刀上一挥，当的一声，符良的手中剩个刀柄，那刀

头落在地下去了。只见草上飞的这口青锋剑，乃是他的师父玄贞子剑仙七子之中第一个道行高妙的送与他的，你道好也不好？所以符良的刀遇着此剑，正如泥做一般，把刀头削去了一大半。符良吃了一惊，慢的一慢，被焦大鹏一剑穿个前胸通了后背，将剑往上一挑，把符良从头上直贯到后面去了。众家将没命奔逃，只恨爷娘少生了两条腿。后面焦大鹏犹如老鹰拿雀，追杀过去。

我一口难讲两处的话。这里动手的时节，那狄洪道向南抄到东门，恰好常恶踏出门来，舞动连环棍就打。洪道早将双拐抽在手中，两个在庭心中厮杀。这十名家将围绕助战，正打得乱纷纷，难以取胜。若论狄洪道，乃漱石生的徒弟，究竟也是剑侠传授，何以不如草上飞甚远？其中有个道理。只因洪道未学剑术，草上飞剑术虽则未精，究竟学过。若论二人本领武艺，相去不远。只是草上飞轻身术妙，宝剑厉害，再加一边在衙堂内，个对个交手，一边在庭心中宽阔所在，加上十个家将，虽则终能胜得他们，只是一时难以骤胜。常恶正在手臂渐渐酥麻，被狄洪道二根拐滚将进来，脚骨上着了一下，哪里站立得住，扑地跌将转来。却好草上飞正到，趁手一剑，叫他快些追上三人，一同到鬼门关做摸壁鬼去。众家将见拳师已死。惊慌逃窜，被焦、狄二人追上去，打的打，砍的砍，杀得七零八落。

却说皇甫良早有家丁报信，但知道料房内走风，岂知拳师家将已被伤残若此，提了一把板斧，将紫禁城开放，赶出城来。他只见料房失事，出了北门，却不见一人，遂一路转向西门抄去。只见备衙中满地尸骸，闵安存、谭江清、符良，尽皆丧命，急得心慌意乱。不知何等样人，谅必前夜强徒一党。将到东门，但见几个家将没命地逃来，口称：“强盗厉害，四位将军尽皆丧命了！”

皇甫良心中大惊。前面一位英雄，头上胖顶六楞罗帽，耳旁一个大红绒球，浑身紧装扎缚，足登薄底骁靴，手中舞动两根镗跌李公拐，似风卷也似地追来。皇甫良见来势凶勇，举起板斧，向着狄洪道头上劈个朝天切菜。洪道将身偏过，一拐打来，二人一来一往，斧来拐挡，拐去斧迎，战了十几个回合。皇甫良哪里是洪道对手，只见他使发了双拐，宛如一个绣球，滚来滚去。皇甫良觉得虎口有些震开，暗想：“今朝家破人亡，断难抵敌，不如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得个空闲，转身便走。洪道口喝：“妖贼，你狼心狗肺，残害良民，今日恶贯满盈，还想逃往何处！”随向豹皮囊中摸出一支金镖，照准他后心打去。皇甫良一路奔逃，侧着脸，把眼稍顾着后面。见他把手一抬，倏的一件东西到来，连忙将身一侧。那镖却打在肩窝，顿时这右臂筋断骨折，大叫一声，那板斧当啷地堕在地上。洪道飞步上前，将皇甫良擒住。背后焦大鹏也到，手起一剑，挥为两段。便道：“这等妖人，问他作甚？”二人抢进城中，见一个杀一个，把他妻妾子女，丫鬟仆妇，不问老幼男女，一门良贱三十余人，杀得干干净净。

便寻得这间地穴门户的房间，将榻床揭起，取过灯火一照，下面共有三人。焦大鹏跳将下去看时，见表弟窦庆喜毫无损伤，心中大喜。便叫：“表弟，愚兄特来救你，今日且喜无恙，快随我出去。”那庆喜官见了大鹏，两泪交流，牵衣痛哭。只听得洪道在上面叫道：“王能贤契可在么？”王能正卧着，从睡梦里惊醒，听得师父声音，情知大事成功，便道：“徒弟在这里！”大鹏看见王能被他们用大铁链锁着，便把剑来割断了。王能道：“多承好汉同我师相救！”大鹏看还有个后生，问道：“你姓甚名谁，怎得到此？”便叫王能带着他上去，自己同了表弟也出了地室，叫王

能一同先到外面医室中等候他。却同了狄洪道到楼上去，把皇甫良积下的金银珠宝，只拣贵重，打了六个包儿，一把提着。赶到后面矮屋中，放了这班残疾之人，叫他们你挽我扶，狼狼狈狈的，来到外边大路上枫林之间坐着，等候天明，见有车马过时，便可随载回家。将一包金银打开，分派与众人收了。众人欢天喜地，感恩不尽。

然后二人回到皇甫家中，问起后生家住那里。那后生道：“二位恩公在上，难弟乃余姚人氏，姓王名介生，今年二十三岁。父亲早故，只有个叔叔，名叫王守仁，官为兵部主事。我在家中教读，前月忽有人来聘请我做个西席，许我百两纹银一载，先付十两聘金。因此辞别家人，同他一路而来，便到此地。若非二位恩公搭救，定遭毒手。”便问过众人姓名。大鹏道：“既是忠良之后，且同我到了河南应山县去，待我把表弟交与姑母，便相送你到府。”介生又向大鹏拜谢了。洪道道：“你叔父是个穷官。”一面说，一面提过一包金银过来，道：“这包你拿去，也可度日用。”介生拜谢收了。

狄洪道与焦大鹏恋恋不舍，二人便结为兄弟，当天跪将下来，撮土焚香，拜了四拜。然后各人起身，各自把包裹结在腰内，出得门来，分道而行。

焦大鹏同了窦庆喜、王介生到了应山。那窦琰见儿子回来，喜得个了不得。姑母见了庆喜，母子二人抱头痛哭。就把王介生留住，与焦大鹏住了十多天。介生同了庆喜，本是患难的朋友，如今感激他表兄相救，越加亲热，也结为八拜之交。他二人日后也都出仕为官，书中不表。后来焦大鹏送他到余姚县去，我也一言交代。枫林内这些残疾之人，只要有了金银，等到天明，自然

陆续有车马带回家乡而去。皇甫良家内，自有地方保甲稟知鲁山县相验收尸，追捉凶手。只好在没有苦主陈告，也渐渐的罢了。

书中单表狄洪道同了王能，回到苏定方家，恰好定方起来开门。狄洪道到了里边，便把一锭银子谢了。定方推辞一回，也便收了。狄洪道便把衣包收拾，师徒二人别了苏定方，撒开大步，一路望长安进发。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一日到了长安，径至大石山中，来寻师父。恰好漱石生到四川去了。寻那傀儡生，也不见面，暗想：“此间除此二人，只有三师伯云阳生居住后山，未知他可肯出去？”便同了王能，径到后山而来。不知遇见云阳生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云阳生仗义下江南 王守仁惧祸投钱塘

却说狄洪道同了王能，翻山过岭，来到大石山背后。正走之间，只见山坡上松树底下一人叫道：“狄道兄，许久不见你，今到哪里去？”洪道回转头来一看，认得是云阳生的徒弟，叫做包行恭，乃苏州吴县人氏，便道：“包贤弟，你一向可好？今日令师在家么？”行恭道：“他在那里炼丹药。道兄要寻他时，小弟同你去便了。”洪道道：“多承贤弟。”一路说着闲话，来到茅庐门首。

行恭先进去通报了，请洪道入内。洪道见了云阳生，拜见过了，叫王能也来拜见。云阳生问道：“贤侄，闻你依附宸濠，求取富贵，今到此间做甚？”洪道道：“弟子愚昧无知，误就其聘。后来窥见他所为不善，今已出了陷阱。”便把到姑苏起直至金山寺一席，说了一遍。“特来求请师伯下山相助，以救一方良民百姓。”云阳生道：“宸濠久后必反。今去其党羽，自是正理。但我丹药未成，不得抽身，奈何？”洪道再四苦求，云阳生方才依允。便吩咐行恭好生看守丹炉，俟其火候到了，便可停熄。遂到里边更换行装。与洪道等正要动身，只见来了一个女子，身穿淡红袄儿，生得态度娉婷，丰姿绝世。云阳生道：“贤妹来此何事？”女子道：“道兄，我昨到都中，那王守仁只因保奏戴铣一疏，被西

厂太监刘瑾假传圣旨，将他廷杖五十，打得死而复苏，现谪他做个贵州龙场的驿丞。这也罢了，那刘瑾打发心腹家人，送信与宁王宸濠，叫他命刺客沿途伺候，务把王守仁结果性命。你道这刘瑾心肠狠么？”云阳生道：“你便怎的？”女子道：“我欲暗中护送于他。”云阳生就把前事说了，“我今要到江南，何不一同而去？”女子道：“这也甚好。”洪道道：“师伯，这位却是何人？”云阳生道：“你不闻陕西五女侠么？便是那红衣娘、紫绀儿、碧裳仙子、元衣女、白牡丹这五个，都是聂隐娘一流人物。此位就是红衣妹子。他道术还胜令师许多。”四人遂同出了大石山，雇了四乘牲口，一路由河南、安徽下江南而来，还须时日。

话分两头。却说这兵部主事王守仁，有经天纬地之才，智谋足备，秉性忠直，不附奸党。那时武宗正德皇帝，有个得宠太监，叫做刘瑾，执掌营务，威权甚大。他与宁王一党，欲谋不轨，家藏戈甲，外养力士。只因要害戴铣，被王守仁保奏。所以怀恨，将他降作贵州龙场驿丞。王守仁出了京都，一路来到金陵，来见父亲。他的父亲名叫王华，现为南京侍郎。见了王华，告诉一番都中之事，只是天色已晚，就在北门外张家客寓过宿。心中闷闷不乐，吩咐家人取了一壶酒来，自斟自酌。听得隔壁房内的欢呼畅饮，就在壁缝中张看。只见六个人在那里吃酒，都是英雄豪杰的样子，心中想道：这一班何等之人，看来皆是非常之辈。内中一个武生打扮的，尤觉威风凛凛，相貌非凡。便走将过来，惊动他们一齐立起招呼。问了尊姓、府居，便对鸣皋道：“贵处有个赛孟尝君徐鸣皋，却是足下何人？”鸣皋道：“这个便是同姓不同宗的。”守仁见他应答支吾，早已瞧着几分。众弟兄你也一杯，我也一杯，大家说说谈谈，十分得意。王守仁说起目今宦寺擅权，

奸臣当道，英雄豪杰，不知埋没了许多。这班位高爵重的，都是庸流，只知阿附权阉，深为浩叹。“我看公等皆是当世英雄，只可惜无进身之地。”大家叹惜了一回。

守仁回到房中安卧，众人也都寝息。只有鸣皋睡不着去，一眼看见房门外一个人影倏的过去。鸣皋扑地跳将起来，趑出门外。只见一人遍体黑色，腰间一个雪亮的鱼肠，正在隔壁房门外偷窥。鸣皋起三个指头，在此人肩胛上一把擒拿抓住。那人便叫：“好汉饶命！”王守仁听得，即便起来看视。只见一人身材短小，相貌凶恶，浑身元布紧身，腰内雪霜也似的一把匕首，被鸣皋擒住在彼。鸣皋喝道：“你这厮要死呢，还是要活？”那人只叫“饶命”。鸣皋道：“你哪里人，叫什么，来此做甚？实说了，我便饶你。”那人道：“好汉，小人只为饥寒两字。家有八十三岁的老母。三日没米，故此情急了，想来偷盗东西。”鸣皋道：“呸，一派胡言！你只不到三十岁模样，却有八十三岁老母？既有此飞身本领，不去富户大墙门偷盗，却来这个地方，明明是来行刺。却是何人指使？从实供来！”便把指上用一用功夫。这人连叫饶命，情愿供了：“好汉，不干我事。只因我家王爷奉了都中刘太监之命，叫我来行刺降职兵部主事王守仁老爷。我从姑苏一路迎上来，要到南京。今日见王老爷到此店内，故而要来动手。”鸣皋道：“你叫甚名字，你家王爷是谁？”那人道：“小人姓周名纪，江西人氏。我主人便是宁王千岁。”守仁道：“只你主人单命你一人到来，还有别人？”周纪道：“王爷共命三人，分头行刺。打听得老爷在金陵，故而都在这条路上。”

正在说着，那众弟兄尽皆起身。一枝梅道：“贤弟，这等东西，留他不得，杀了免害他人。”鸣皋道：“大哥说得是。”遂将

他腰内匕首抽将出来，只一挥，头已落地。一枝梅取出些药末，弹在颈内，立刻把周纪尸首化成一滩黄水。

守仁知道这一班弟兄都是剑侠之辈，便向鸣皋作揖谢道：“若非壮士相救，我王某定遭毒手。”鸣皋等方知此人便是王守仁。“因何到此？”守仁便把刘瑾作对的话，说了一遍。鸣皋道：“我等一路相送老爷，以防奸人暗算。”守仁道：“承蒙仗义，实铭肺腑。只是路途遥远，不胜其防，奈何？”众人商议一回，没个良法。鸣皋道：“我有一计在此，明日王老爷雇船动身，我们众弟兄也雇一船，一路相送。到了前途，只消如此如此，便可无事。”守仁同众人齐拍手道：“好计！”守仁便向众人细问各人根底，大家从实说个从头。守仁大喜道：“我主洪福齐天，得这班豪杰，暗中替国家办事。这些朝臣岂不愧死？实在可敬！”遂劝鸣皋等出仕为官，博个封妻荫子，青史垂名。鸣皋等谢道：“某等屡恶宁王，他岂肯相容？况且天生野性，难就拘束，只得罢休。”守仁叹惜一番，与众人结为兄弟。

到了天明，叫了两号舟船。众弟兄先到船中等候。少顷守仁带领家人也下船中，一路向钱塘行去。到了晚上，停泊在船多地方。守仁暗自把帽子、靴子，丢在江中，自己跨到鸣皋船上。罗季芳掇一块大石，向江中抛去，只听得咕咚一声。季芳大叫：“救人！”那两个家人假意大惊起来，大喊：“快些救人！王老爷投江死了！”吓得舟人魂不附体。大家点起火把，一齐来救。惊动众邻船大家忙乱，相帮捞救，哪里有个影响？两个家人停船在那里，一面吩咐打捞尸首，一面到杭州府衙门投告。

那杭州知府姓杨名益焕，却与守仁同年好友，得了这个信息，十分悲悼，连忙来到船中勘视。见守仁有遗书遗禀，并有绝

命诗一首，内有句云“百年臣于悲何极，夜夜江涛泣子胥”之句。杨益焕信以为真，大哭悲伤，亲自做了一篇祭文，在江边哭奠一番。回到省中，申告上司，出奏朝廷，说贵州龙场驿丞王守仁堕江身亡。那家人回到家中，将真情告诉一番。介生已到家中，拈魂立座，成服挂孝不题。

且说王守仁同了众弟兄慢慢地回转余姚，那一日停舟宿夜，旁边一只大船，扯起一面黄旗，旗上大书：“钦命江南巡抚部院俞。”守仁知道是故人俞谦，是个足智多谋、忠心赤胆之人。便叫舟人递过名帖，上船拜见，将以前之事细细说了一遍。俞谦大喜，便亲自同了守仁来到舟中，与众弟兄相见。逐一问过姓名，便向鸣皋致谢，赞其智勇双全，对众英雄说出一桩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红衣娘单身入地穴 徐鸣皋三次上金山

却说俞谦对了鸣皋等说道：“我今到江南巡抚上任，只是宸濠意图叛逆，结连宦官刘瑾，各处安置兵马，党羽甚多，十分周密。我虽察得许多，力难制之。公等英豪，义侠为怀，欲望仰体朝廷宵旰之忧。俯怜万民水火之苦，将奸藩羽翼，次第剪除下官注存案册，后日上达天听。公等虽不望功名富贵，亦可史馆立传，千载芳名。惟是务要察听明白，切莫误伤良善。”王守仁以手加额。鸣皋同了众弟兄一齐拜领宪命。俞谦遂将各人名姓籍贯，注在册上。徐鸣皋道：“还有内兄狄洪道，并徒弟王能，即日将到，亦望预录。”俞谦遂赠他们八块银牌，牌上刻有“除奸锄恶”四字，便道：“这就是我的暗号。”各人拜谢过了，俞谦吩咐摆酒款待。席间谈起韬略武艺，鸣皋等对答如流，俞谦大悦，又勉励了众人一番。鸣皋拜别回舟，自到镇江而去。王守仁从此改名换姓，隐居在俞谦衙内。所以鸣皋等破了金山寺，宸濠痛恨入骨，俞廉名为各处行文拿捉，其实虚行故事而已，因此众弟兄得能逍遥自在。后来到江西三探宁王藩府，王守仁擒获宸濠，皆鸣皋等之力也，此自后话。

且说鸣皋等一路回转镇江，离舟登岸，到张家旅店，只见张善仁迎着道：“徐大爷，昨夜狄大爷同了一位爷们，一位女客，皆

到小店，现在里面。”鸣皋大喜。恰好王能从里面走出来，遂一并进内。鸣皋抢步上前，见了云阳生，纳头便拜，并与红衣娘相见。众弟兄各各见礼坐下。狄洪道把动身以后之事，细细说了一遍。鸣皋等也把游句曲遇王守仁、俞谦的事告诉他们，便把银牌交付洪道、王能，又向云阳生、红衣慰劳拜谢。

云阳生对鸣皋道：“徐兄，我们到金山寺去，也须定个章程，设个计策，方可进得。”鸣皋道：“全仗师父台命，弟子奉命而行。”云阳生道：“彼众我寡，任你一可当百，也须有个照会。务要里应外合，一齐动手，方可破得。若是一路杀到里边，莫说他里面机关甚多，路途迷失。到了无用武之地，被他用起火攻，岂不一齐送命！况且房屋甚多，虽是胜他，或失去一二弟兄，如何是好？我与你落了单不打紧，若是稍为功行浅些，就有性命之虞。”一枝梅道：“待小弟到里边作应如何？”云阳生踌躇道：“慕容兄若论功行，尽可当得此任。只是一件：你去只能私进，不能公然走入。若得一个熟悉里面机关的人，到里边做个细作最妙。”红衣道：“待我假作烧香，来到里边，探听地室中的众女人，或者晓得也未可知。纵使不知详细，定能得个大略。”云阳生道：“也可使得。既如此，我们一准明日清晨，一同上山。你便先进。我们随后，约定午时三刻，里外动手。”遂将众弟兄逐一安排走去的道路，各人依计而行。

当日徐鸣皋备酒接风，细看那云阳生，年纪约有三四十开，白面无须，循循儒雅，头带扁折巾，身穿淡黄袍子，宽长辽阔，好似个不第秀才。看他有基本领，那十三人之中，却在第三人？便问道：“尊师一十三人，各人以‘生’字为名；家师七弟兄，皆以‘子’字为号。不知世间除了七子十三生二十人之外，可有会

那剑术之人否？”云阳生道：“有多哩。江南蔡仗叟、碧桃仙子，江西有器器和尚，河南韦士奇，浙江有空空儿，广西履冰道长，湖北有东郭居士，粤东有野鹤禅师，还有番僧跋罗难陀，种种奇人，不胜枚举，何止二三十人？只是隐居玩世，不肯使人知道，那凡夫肉眼，怎么识得？”鸣皋听了，不觉脸上泛红起来。大家说着饮酒，直到更阑席散，各自安息。

到了来日，各人扎束停当，一齐出了旅店，来到金山。云阳生同了众人在山下饮酒，红衣娘独自一人，先上金山。进了寺门，走到大雄宝殿，早有知客僧至刚引领，一殿殿佛前礼拜。红衣道：“这里可有观音么？”至刚想道：“我见她生得端正，正要引她进去，却问起观音来？”便道：“娘娘，你看那边不是观音殿么？”便引着来到里边殿上。红衣一看，正与鸣皋说的一般。佛龕内塑一尊立像观音，手中提一只鱼篮。至刚道：“对面送子观音，最是有灵感的。城中多少缙绅人家太太们，都来许愿求子，千求千应。前日王侍郎的夫人生了儿子，到来装金还愿。”红衣道：“既如此，我也去烧一枝香来。”遂走过对照殿上，眼稍留心着这百灵台。那至刚等他走入门中，便把百灵台轧轧的只两推。红衣睁眼一看，叫声：“奇吓！”分明见他立在台边，把台推着，怎的一会儿把个知客僧不见了？那百灵台依然在彼，望过去，殿上清清楚楚只有一尊观音站着，神龕之中，并无半个人影。再看自己立的送子观音殿，依然门户开着。两边也有门户，四通八达，地枰板并不活动，与鸣皋说的，全然不对。暗想：房子果然转动，却又门户依然，与未动一般，只不见了知客的，奇怪。满腹疑猜，再想不出，哪知已到地穴之中。

这非非僧用尽心机，造得十分奇巧。那鱼篮殿是地穴的锁

钥，这送子殿便是地穴的门户。若遇凶人到了，送子殿上把百灵台向左推动，那门户都转到墙壁之外。那地枰板恰在木档之中，所以光息全无。地板一齐活动，人便跌到下面网内。若遇美貌女子，到了送子殿上，便将百灵台向右推动，这送子便旋转一个身来，本则朝南的，却变了朝北。这一转，便转入内室之中，与外不通。那里边也有鱼篮殿，却与外面的鱼篮殿一般无二。你若从原路要想出去，恰巧越望里去。过一处，低两三层阶石，只消四五重门走过，便是地穴。若要出来，除非外面的人把百灵台倒推转来。那林兰英也是这般不见的。当时红衣娘走到鱼篮殿上，向方才进来的门内一看，却与前不对了。走出门来，却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狭街。转过一弯，低二层阶石过了八九个鹅颈弯，只见一座大殿，上面一块匾额，写着“温柔乡”三字，俗名就叫聚美堂了。

红衣心中明白，竟上堂来。只见有四五个美貌女子在彼游戏，见了红衣，一齐叫道：“姊妹们快来，今日又新来一位美娘！”不多时，又陆陆续续走出七八十个妇人，都打扮得妖妖娆娆，前来动问。红衣只做不知，问道：“此间什么所在，你们在此做甚？”众女人笑道：“你还不知，这里便是地穴，里边的聚美堂。我们都是和尚的老婆。到了少停，少不得你也与我们一般。”红衣道：“我且问你，那和尚可在此间？”众美娘道：“大和尚过了午时，便下地穴。现在虽有别的和尚，却不到此间来的。”红衣道：“我且问你，你们来到此间，可想出去，各自回转家中？”众美娘听了，大家都笑起来，说道：“你这位姐姐真是呆的。哪个肯做和尚老婆？谁不想回转家中，母女夫妇，骨肉团圆？只是怎的能够！”红衣道：“我老实对你们说，我今日特地来破这金山寺，相救众位

出去，重见天日。只待午时三刻，里应外合。现有无数英雄，已到山上。只是此间进出的路，却是怎样走的？”众美娘听了个个大喜，便道：“你来的这条路，若是外面无人开时，再也不得出去。那和尚却从后面一路出进。只是此间聚美堂到外面，要经过五只大殿，有五个关隘，处处有和尚把守。这关隘做就机关，不知底细的，便要送了性命。”红衣道：“不妨，有我在此，你们少顷引我出去，包管无事。只你们内中，可有一个林兰英么？”众美娘道：“有一个姓林的，还是七月三十烧地藏香进来的。大和尚当夜便要成亲，岂知那女子不肯，只是啼哭。和尚大怒，便要处死他。幸得众姊妹说情，限三日内解劝她依从。不料忽然生出一身浓窠疮来，至今未愈，因此尚未成亲，在房内养病。”红衣吩咐叫了出来，与兰英说明其事。兰英大喜。不知怎的出去，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大雄殿众杰逞威能 地穴门侠女显绝技

却说山下众英雄在酒店中饮酒，云阳生道：“今日我们大模大样进去，报前日之仇为名，就此动手。这寺内的人，惟非非僧一个，公等奈何他不得。我且与众位约定：见这非非僧时，自有小弟对付他。只是别个和尚，全仗众位弟兄之力。”众人道：“我师何必太谦。”云阳生道：“不然。只因为我师有五戒甚严。第一戒奸淫妇女，第二戒不忠不孝，第三就是戒杀害生灵，第四助恶为非，第五戒偷盗金钱。虽云锄恶扶良，实伤天地好生之德，还望众位原谅。”众人齐言：“遵命。”说了一回，时已将到，大家出了店门，竟到金山寺来。

进得山门，来到大雄宝殿。至刚见了众人，吃了一惊。鸣皋道：“我等特来拿你这班秃驴。快叫非非僧这贼秃早来领死！”至刚便把云板丁丁地乱敲乱打。众英雄各出兵器在手，至刚僧抽身便走。徐庆道：“秃驴休走！”便一个腾步跳将来，举刀便斫。至刚僧就在旁边扯条禅杖招架，就在大雄宝殿动起手来。杨小舫舞动双剑，正要上前，只见里边赶出几个和尚来。为头的便是监寺地灵僧，手提一条熟铜短棍，向小舫头上打去。杨小舫将剑架过，二人也杀将起来。随后监院铁刚手举泼风刀来助战，这里罗季芳舞动竹节钢鞭敌住。那里首座摩云僧舞动月牙铲杀上殿来，徐鸣

皋举刀敌住。少顷，降龙、疾雷、烈火、闪电、催风、狮吼，各执刀枪锤棍，一齐杀到，众弟兄在大雄殿上混战起来。早有维那僧善禅和尚，指挥众光头把大殿重重围住，呐喊助威，只杀得天昏地暗，日色无光。内中只有云阳生坐在大殿对照瓦檐之上，看他们厮杀，只不动手。看看来到午时三刻，便向身边取出一个信炮来，点着向半天中丢去。只听得豁辣辣一声响亮，好似青天里起个霹雳，震得屋瓦都动。

红衣在地穴之中听得，知道上面已经动手。便对众美娘道：“你们听得这个就是信炮，那上面众人已经杀将进来，我也就此杀出去接应。”说罢，便向衣底扯出一把刀来，向里边杀去。出了聚美堂，便是狭衡。上了七层阶石，转过一弯，叠上七层阶石，便是第一殿。那守殿和尚唤做托天僧，年纪有七十向外，正坐在禅床，听了这个信炮，心中猜疑。忽见有人出来，便在禅床扯出一条禅杖，大叫：“美娘往哪里走！”跳起身来拦住去路。红衣道：“你这般年纪，也要来讨死？也罢，我就送你上西方而去！”便将身跳到中央，举刀便砍。托天僧年纪虽老，筋力甚好，两臂也还有五六百斤力气，见刀劈而斫来，便起禅杖招架。二人战了五六十个回合，红衣想道：“这地穴内共有五殿五关，若是这等战时，杀到几时出去？”便把一件东西，对着托天僧喉咙里脩的射去。原来红衣她姓何，乃是开国功臣何福的曾孙女，传授得祖上的袖箭，习学得胜如高祖何福，真个百发百中，赛过阎王帖子。这一箭正贯在托天僧喉内，立时跌倒在地，便上前将脑袋斫下。招呼了林兰英同众美娘，到了殿上，吩咐她们：“我过一门，你们出一步，我破一殿，你们随后出一段，跟我一同出去。”说罢，便到门上看时，两扇红门紧闭，便要来扯那铜环。只见美娘之中，

有一个叫做薛素贞，年纪却有三十光景，他是最先进来的，所以有些晓得。便道：“红姐姐，这门开不得，上面有闸刀下来。”红衣道：“他们怎的进出？”素贞道：“我闻得什么有个旋子，只消把一旋，那门就自开了。这闸刀却不下来。”红衣道：“若不破掉，终要害人。”便把铜环向内用力一扯，身子向内一跳。那两扇门砰地齐开，上面果有一把闸刀，与门户一样大小，插的闸将下来，好似一个铁门槛一般。众美娘看见，把舌头都伸出来。红衣便把闸刀取了下来，丢在旁边。

一同出外，又是狭街。上了七层阶石，转过一个鹅颈弯，上了七层阶石，便是第二殿。只听得里边呼呼的风响，那守殿的和尚，叫做慧空僧，正在那里舞使双刀。红衣大喝：“秃驴，死在临头，尚敢逞能！”便杀出殿来。慧空见了，便直奔过来，大叫：“美娘，擅敢无礼！”两下交手便战。原来这五重隘，唤做“金屋藏春色”。慧空一头战，一头想：“这个婆娘好厉害！怎的到此春门上来？那色门上怎么被他漏网到此。莫非托天老和尚伤了不成？”正在猜想，哪知一箭已来，正中心窝，大叫一声，立时倒地。红衣正要开门，只见里边有个和尚，生得好似夜叉一般，青面赤发，头上带一金箍，手提一柄铜锤，从背后悄步赶来。红衣只做不知。将近来旁，便是一锤打下。红衣将身一闪，旋转来一刀斫去，正中右臂，连锤连手，一并斫了下来。再一刀，结果了性命。将他看时，原来只有独臂，被他斫去，两臂俱无，就是象奔头陀。只因伤了一手，非非僧叫他到春门上来做个安静差使，却伤在红衣之手。

一群美娘，齐到二殿。红衣将这春门开时，再也开不开来。想道：“又没门闩，莫非外面锁了不成？”便回身来问薛素贞：

“此门怎的开法？”素贞道：“这却不知。我平常听那方丈和尚的口音，好像有一重门的机关，却在庭心中地上。有甚么石珠的，不知可是此间。”红衣向庭中一看，那中央一块石板，凿的二龙抢珠。细看这粒珠，当真像个活动的，便将三指撮住这粒珠，只一旋。但听得嚓嚓的两响，那两扇门一齐开放，心中大喜。原来门内有七根铁条，只消将珠左旋，这铁条便自互相贯穿，任你千斤之力，休想开得。只要将珠右旋，自能缩入门内。

红衣引领众美娘，来到藏门殿上，也是上七层阶石，转过一弯颈湾，又下七层阶石，便是殿旁侧门。原来这殿却是藏经之处。两旁十具经橱，砌在墙内，藏着五千零四十八卷藏经。那守殿僧人名唤妙禅，却是维那善禅僧的师兄，年已半百。他的本领，寺中算得二等手段。只因近来害了疟疾，尚未痊愈。自古道老来怕症，今日正在发抖，听得人声嘈杂，知道地穴中必然失事。“那众美娘怎生到此？”要想挣扎起来，正是英雄只怕病来磨，两脚颤个不定。勉强支撑，下得禅床，那知红衣已到面前，喝声：“狗秃驴。看刀！”妙禅将身闪过。他折转来一刀，拦腰削来。妙禅头昏眼暗，那里躲得及？手中又无寸铁，可怜空有一身武艺，死在一个妇人之手。

那红衣娘杀了妙禅，正要夺门而出，叫声：“阿呀！”却到了尽头之处。原来这殿，只有进来的一个门户，并无出去的，殿周围都是石壁。便对了众美娘道：“为何没有出的门户？”薛素贞也不知晓。红衣着了急，想出一个主意来，道：“我闻得僧人私营巢穴，往往门户暗藏佛像背后，并壁橱之内。此间并无佛像，只有十具经橱，莫非机关在此？只不知哪具橱中，却是门户？”众美娘争相开看，只见皆是合欢橱门，捧寿字花纹，四周皆是蝙蝠。

中间每橱分为十格，按着“天地玄黄”千字文的号头。其中尽是经文，放得急急实实。众美娘道：“这个里头怎生走得人过？”红衣仔细看去，看到第三具经橱两旁，似乎有缝的样子。看别具橱的周围与墙壁交界之处，皆一线微尘，惟有此橱的周围，并无丝毫尘迹，便大喜，叫道：“门在这里了！”众美娘走过来看，红衣指着说道：“你们细瞧此橱，四围交界之处，并无尘痕，明系时常开启之故。只是不知怎的开法？”看官，其实只有一个暗门，只须把上面刻的一只蝙蝠旋转，其门自开。红衣哪里知晓？便把刀来劈开经橱。却早经动门门脱去，那具橱便呀的开了，开来好似一扇尺许厚的金漆门儿。众人跟了红衣，出了藏殿，又是上下七层阶石，转过一弯，前边便是屋门殿到了。远远地先听得兵刃相接之声，叮叮当当，喊叫连连。不知为着何事，莫非他们已杀入地穴而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云阳生斩非非和尚 赛孟尝破金山禅寺

却说这金山寺的地穴，非非僧用尽心机，造得十分周密，曲折弯环，左旋右转，随你英灵，哪知晓东西南北，连前后左右的大略，都没分处。他过一殿，就有两个弯颈湾，左弯右曲，忽上忽下，我先交代明白。那屋门过去，便是金门，为地穴中的出入之所。这金门的上面，便是方丈里头禅房之内，房内的禅床，就是金门殿的门户。

当时红衣娘来到屋门殿前，听得厮杀之声，轻轻走到门边张看，却是两个和尚，在那大殿上比较刀枪。一个年近三十，生得紫脸高颧，眼如虾目，凸出眶外边，身長九尺，手执一条鸭舌点钢枪，十分骁勇；那个黑脸和尚，生得阔口短鼻，眉眼都是倒挂，身材八尺向开，手执一柄板刀，有六七寸阔，三尺多长，约莫也有五六十斤。两个正在你一刀，我一枪，杀得高兴。这使枪的，名唤天灵僧；那用刀的，叫做云雁。都是非非僧的同乡，倚为心腹。故此命他二人镇守屋门关大殿。殿上供一尊达摩祖师，两旁列着威武架，插着十八般兵器。地穴中的殿，除了聚美堂，要算这殿顶大，非非僧闲来无事，在此操演武艺的所在。红衣暗想：“这两个恶僧，有些厉害。不若先伤去一个，省得许多气力。”便觑定那使枪的颺的一箭，正中咽喉。云雁见天灵僧忽然倒地，吓

了一跳！早见一个女子遍体绛红，手执单刀，已至殿上。大喝：“大胆婆娘，擅敢漏网，到老爷殿上暗算师兄，我与你势不两立！”大踏步赶将过来，恶狠狠举起那柄小门也似的板刀劈来。红衣躲过一旁，还刀便刺。一僧一女，在殿上往来厮杀。战有十来个回合，红衣暗想：“不宜久战，恐他有帮助到来。”便得空闲，又将那箭儿发去，正中云雁的肩窝。那柄板刀，便捏它不住，红衣赶上一刀，送往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红衣娘要寻出路，却又是没有门户的，暗想必在佛像里头，便将那尊达摩祖师推时，却又推不动的。薛素贞道：“莫非不是这里？”红衣道：“除了神龕之外，周围都是石壁，哪里去寻出路？”林兰英道：“姐姐何不连这神龕推推看。”红衣道：“说得有理。”便将神龕用力推去，动也不动，遂顺手向里一扯，却呀地一声，那龕子旋将转来，现出宽宽的一个门户。众人大喜，一齐出了屋门关。

转过弯来，又是七上七下的阶石，兜过了鹅颈弯儿，望见前边“金门”两字，那镇守金门殿的和尚，名叫觉空，绰号叫做金头陀。他是少林寺出身，当初少林寺有名五个头陀，乃是金、银、铜、铁、锡。前时徐定标聘请的铁头陀净空，便是他的师弟。这五人之中，算这觉空僧最高。生得身長一丈，头大如斗，脸黄似蜡，眼若铜铃，善用一根铁方梁，有百斤沉重。正在殿上打坐，忽然心惊肉跳，坐立不安，正想起来，使一路拳头活活血脉。忽见殿门内一个美娘进来，身穿绛服，单手提刀，柳眉上竖，杏眼圆睁，大喝：“秃驴，认得长安红衣女否！今日尔等巢穴已破，恶贯满盈，快些自己把脑袋取下献来，免得老娘动手。”觉空僧听了大怒，暴跳如雷，喝道：“好个大胆婆娘，擅敢漏网到此，犯

我金门宝殿，可知老爷厉害。”便托地跳将起来，抄了那根百斤重的铁方梁在手，抢步过来，当头一下，好似泰山压顶。红衣见来势凶恶，将身偏过，觉空的铁方梁，十分快捷，早已折转来，兜心点去。红衣将刀一格，趁势闪过一旁，还手一刀，刺个毒蛇进洞之势，觉空僧大叫：“慢来！”把铁方梁叮的分开。二人战了数合，红衣知难以力胜，卖个破绽，跳出圈外，将袖中的小小箭儿，望他心窝射去，只听得插的一声，把个觉空僧做了个穿胸国和尚。那枝七寸长袖箭，贯在当胸，前后都露出梢头。说也希奇，好个狠天狠地少林寺有名的金头陀，胸前只多了这箸子般的东西，便立脚不定，大叫一声，胸里的血直喷出来，一交跌倒在殿上，两只脚好像擂鼓一般的乱搅，便伸直了，动也不动。红衣见了，知他仍到来的地方去了，便招呼林兰英等一众美娘齐到殿上，自己便去寻那门户时，只就在面前，却要转过一个弯曲，是一条曲弄式的狭街。两扇朱门，铜环齐备。素贞道：“姊妹，从这里出去，谅来就是外面了？”红衣心中甚喜，却未晓这门的机窍，也是寿数注定，从来好箭的都伤在箭上。今日红衣一时粗心，要紧想出此门，便把铜环扯住，向内拉时，其门甚紧。遂用力一扯，那两扇门呼的一声，一齐开了，不防门中飏的一箭，射将出来，红衣叫声：“阿呀！”要想躲时，奈何地方甚狭，也是做就的，再也躲不过的，况且那箭应门而出，所以这箭正中在右胁之上，把内肾射伤，红衣强忍了跳出门来。我且按下。

正所谓一口难言两处。这里红衣娘在内动手，一殿殿一门门破将出来的时节，那外面徐鸣皋同了众弟兄，在大雄宝殿，与众和尚厮杀。鸣皋见那和尚越杀越多，一层层围裹上来。这些小和尚被众弟兄也杀死了无数，只是这几个上等的职事僧人，难以伤

他。想着红衣在里头，不知怎样了，我们岂可只管混战，遂奋起神威，大吼一声，把降龙僧一刀劈去半个天灵，死在一旁。一枝梅把摩云僧杀死，众僧人全无惧怯，越发拼命的并力。正在杀得难解难分，忽见非非和尚提了禅杖，走上殿来，众英雄尽皆胆怯。非非僧人叫：“强徒休得猖厥，我来送你们往西方而去。”便把手内禅杖一举，正要动手，鸣皋偷看，那云阳生忽然鼻孔内射出两道白光，宛然矫龙掣电，宜射到非非僧面前。合殿僧人，无不惊呆，骇然寒噤。这白光一亮之后，便无影无踪。看那非非和尚，却没了六阳魁首。却又作怪，那尸首仍旧立而不倒。这条禅杖依然在手，只少一个脑袋，众僧尽皆失色，众英雄个个气粗胆壮。

看官，凡事只在一个风头。莫说厮杀，就是人的运道，商贾的生意，也在一个风头。若然店内的亏本，弄得人也没了兴头，转出来的念头，件件反背，店内时常不到，倒去碰和输钱，就越弄越不好起来。只要风头一顺，做着一桩好生意，就此扯起顺风篷来，人也高兴了，精神也好了，转出来的念头都是十料九着。连那往来的人，都加意的奉承他的了。就此兴隆发达，只在这一个风头。就是读书的功名，天时的风云雷雨，大都如此。看官不信，但看那碰和、着棋、猜谜、豁拳，这些游戏之事，都有风头。今日金山寺里的和尚，初起锐气正盛，后来一见非非僧忽然脑袋不见，便都心惊胆裂。这边英雄见首恶已除，其余的便不怕他了，所以精神倍加，本事也大了许多，一齐并力向前。狄洪道飞镖伤了烈火头陀，一枝梅刀斩了催风和尚，徐庆劈杀疾雷僧，罗季芳鞭打狮吼，杨小舫剑斫了闪电僧，徐鸣皋杀死地灵僧、铁钢僧两个；王能、李武把小和尚乱敲乱打，这些光头，怎当得铁棍，打得个个脑浆进出。众英雄一齐动刀斩剑斫，鞭打拐敲，杀得众和

尚向内四散奔逃，众英雄分头追赶。

其中只说徐鸣皋、罗季芳二人，杀入方丈而来，善禅僧回身，又杀一阵，哪里能抵他两个，也被鸣皋杀死。便赶到禅房里面，却并无一人，摆设甚是精雅，朝外一只紫檀禅床，桌椅皆象牙镶嵌，上挂名人书画，台上供着许多古玩。鸣皋道：“大哥，这里一定是非非的卧室，你看他如此的陈设，我虽枉为维扬首富，却不及这贼秃。”弟兄二人正在看视，忽见那禅床上面顶板自己活动起来，向下面落将下去。鸣皋道：“这也奇了。”便将双手把顶板托住，往下一看，叫声：“大哥快来！”不知下面是什么东西，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徐鸣皋焚烧淫窟 林兰英父女团圆

却说徐鸣皋托住顶板，往下看时，下面透出亮光来，张见一个门户，只见红衣从里面跳将出来，心中大喜，便叫声：“红衣姐姐，小弟在此。”罗季芳听得，便把禅床周围的铁柱毁断，鸣皋便把顶板豁辣辣扯将下来，抛在旁边，那床面便落到底下去了。原来这两扇门与禅床通连的，非非僧每要到地穴中去，便坐在禅床上面，一手转动机关，这床面往下沉落下去，这两扇门便自开放。那上面的顶板落在禅床上面，依旧一只好好的禅床。顶板之上，也有席子铺着，所以全看不出破绽。他要出来时，便坐床上，下面也有机关转动，这床便自升将起来，那两扇门自关好，人便已到上面禅房之内。今日红衣不知这个道理，硬开了门，所以有箭出来着了道儿，却惊动了机关，那禅床便落下来，恰巧鸣皋看见。也是天数，不然虽是开门，仍难出来，鸣皋等再也寻不着地穴的门户，除非这寺院尽行拆毁，方能得见，其中岂非鬼使神差。当时红衣见了鸣皋，只叫声：“徐英雄，地穴尽皆破了，众女人都在这里，我却身受致命重伤，与公等来生再会的了！”说罢，把箭扯将出来，鲜血直冒，呜呼！数千里跋涉，来到江南，成此一件大功，可怜死在此箭。

鸣皋跳到下面，见红衣已死，十分悲悼，不觉流下几点英雄

泪来。遂到里头，唤此众美娘，问：“内中可有林兰英么？兰英听得，便应声而出。鸣皋将林达三夫妻挂念的话头说了，兰英十分感激，拜叩了几头。便把红衣下来如何一层层破出，亦亏薛素贞指点，细细告诉了一遍。鸣皋便问众美娘：“尔等共有几人？”薛素贞道：“总共八十三人，幸得英雄相救，若能回转家中，定当厚报！”鸣皋便叫：“罗大哥，你可寻一张梯子来，好让他们上来。”季芳暗想道：“哪里去寻梯子？”且得出来东张西望，看见左首一只斗母阁，便跑进把一张木扶梯硬板下来，拖到里面。大喊：“老二，梯子来了。”就照准禅床的孔内直竖下去。鸣皋倒唬了一跳。说也真巧，这扶梯子不长不短不阔不狭，配在这里，恰巧正好。鸣皋便叫众美娘陆续上去。季芳看见众女子鱼贯直上，连络不断，禅房内挤不下，都到方丈里去，便大笑起来道：“这和尚却有这许多老婆，怎的应酬得及？”众女听了，面上都红了。鸣皋下面听得，骂道：“匹夫休得啰唆，快取个火来。”季芳便到方丈里琉璃灯内，把挂的单条在油内在蘸着，点得旺亮，赶到地穴中来。鸣皋便与他两人就在里面聚美堂起，把火点着，一重重都放起火来，连众美娘的房头总共点着。其中只可惜许多东西，尽皆付之一炬。

二人过一殿烧一殿，直到外面，把红衣娘尸首抬了上来，便把扶梯推了下去，将床顶板盖好了禅床，由他下面去烧。恰巧众兄弟把和尚杀得十去七八，逃的逃了，死的死了，寺内并无一个光头。众英雄都到方丈里来。云阳生亦到，见红衣身死，大家悲伤不已。云阳生道：“且慢，你们休学那儿女态，可知官兵便好到，你们可晓得那个知客僧，早已逃得出去，岂不往镇江府里击鼓？为今之计，快些叫众美人各自回家，这寺内寄的上好棺木也

不少，拿一具来安殓了何家妹妹，我便带了她回转长安而去，你们也好就此走了。”鸣皋道：“红衣为我而死，我当亲自送到长安，岂可有累老师。”云阳生道：“你又来了。你若空身，尽可去得，若带了棺木，倘有人查问起来，你还是让他们捉住，还是撇了棺材而去？”鸣皋道：“万一有人看破，我情愿一死。”云阳生把手摇着道：“此话休题，此所为轻如鸿毛，大丈夫一死当如泰山。徐兄究竟未能免俗。”鸣皋被他说得无言可答，反觉惭愧起来，便道：“敬遵师命。”云阳生便叫王能、李武，拣好取了一具上等枋，把红衣安殓。就命他二人扛着来到江边。叫了一号舟船，安放船上。便与众人作别，下了舟船，自回长安而去。丢过不题。

再说徐鸣皋吩咐众美娘，各自回家而去。若是远的，只到外面去等候官府到来，自有章程送你回去。众美娘千多万谢，向众人叩头拜谢了。众英雄单单带了林兰英在山下雇了一乘小轿，吩咐抬到北门外张善仁旅店。轿夫答应，抬了兰英去了。众弟兄也自动身，回到寓处。我且慢表。

却说这知客僧至刚，见云阳生鼻中冲出白光来，非非僧头已落地，他便知道今日寺院难保，我们都是刀头之鬼。他就在这个机会，一溜烟逃出山门，走到镇江府报信。只说：“画影图形捉拿不到的罗德鹤，这一班凶身，屡次到寺中寻闹。今日不知哪里聘请了白莲教余党妖人，一同到来，白昼行凶，杀死僧人无数。方丈和尚被妖人所杀，如今十分危急，求大老爷作速会同官军，前去救护僧人，捉拿凶手。我便要下姑苏报与王爷知晓。”哪知到了苏城，那宁王恰巧三日前返驾江西，造离宫去了。至刚回转镇江，知金山寺已破，地穴尽皆烧毁凶手在逃之事，遂一路上江西，报与宁王知晓。

这里镇江府莫太守，却是俞谦的门生。当日慢吞吞移文总镇衙门，调起五营四哨，来到金山，天色已晚，只见寺前无数美娘，到里边看时满寺的死和尚，并无一个活人。只得出来，带了这班女人，回转衙门。审明居处，行文各处，着家人来领。一面吩咐把寺院打扫，死和尚俱依佛法，一概火葬了结。一面备了文书，把以上之事，申明抚院；一面着追究凶身，却不过敷衍而已。并不十分紧急。那金山寺后来有个戒行僧智能和尚来主持了寺院，重新改造，从此变为清静道场。直到如今，代出高僧，为天下闻名的座香门头，此是后话。

再说徐鸣皋同了众弟兄，回转张家店中，林老丈过来拜谢了救命之恩。鸣皋提起红衣娘中箭身亡，大家嗟叹了一回。到了来日，一枝梅要告别众人，到北京访友，叮嘱鸣皋不宜在此居住，作速往别处而去。鸣皋等再四挽留不住，只得治酒饯行，洒泪而别。一枝梅去后，众弟兄也即动身，辞了张善仁，一路由南京入安徽而去。

路上无话，总不过渴饮饥餐，朝行夜宿，到了一处好山好水，便留恋不去，住只十日半月；或热闹所在，耽搁一月两月，皆不一定，只以锄恶扶良为念。所以行了半载，尚在宁国府地方。其时正值七月天气，甚是晚热。那一日来到太平县城。这太平县知县姓房名明图，是个无赖出身，与太监刘瑾贫贱之交。那刘瑾本姓孙，也是个无赖赌棍，故此认识。后来刘瑾输得走头无路，自己悔恨起来，把鸡巴割去，却不曾送命，投奔刘太监名下，遂冒姓了刘。这刘瑾心情狡猾，善于谄佞，武宗宠任了他，他便弄权起来。宁王宸濠，知他有权，遂与之交结。那明图走此门路，做了一个太平县知县。岂知不到一年，刘瑾事败磔死。只因有个忠

心太监，叫做张永，皇上也信任他的，命他征讨叛逆。得胜班师，遂与御史杨一清设计，密奏武宗。说刘瑾通同反叛。皇上准奏，奉旨抄家，金银珠宝，富并王侯，家中私藏铁甲五千副，刀枪火器不计其数，还有八爪金龙蟒袍。武宗大怒，立命分裂其身。其实与宸濠私通，却是有的，所以明图没了靠山，心中大惧。此是宸濠反踪尚未明露，遂走宁王门路，乃得保住前程。当时接到宁王密旨，嘱他查拿杀死替僧，毁灭敕赐丛林一班大盗徐鸣皋等八人，还有不识姓名一人，皆有图画年貌。房知县一心要奉承宁王，派出通班马快、心腹家人，不惜重金，购取眼线，在各门各处要隘地方，严查细察，倘有到来，务在必获。恰巧鸣皋等弟兄到此，几乎没了性命。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太平县弟兄失散 石埭镇故友相逢

却说徐鸣皋同了众弟兄，由江南一路而来，甚是太平无事。只因苏州巡抚俞谦、镇江府莫太守、南京侍郎王华，都是忠良一党，名为查察，实是具文。常言道：“上头不紧，下头就松了。”所以英雄自由自在。那知到了安徽地界，就渐渐地紧起来。今日太平县里，非比平常，十分紧急。出进的个个要挂号，给付执照，方可出入。那些招商饭店，皆要查明来历，日夜有人巡查。一切庵堂寺观，民户人家，若招就不明来历之人，罪同窝盗一般。众弟兄哪里知道。一日来到太平城北门之外，寻了一家客寓住下，当夜就有人来查问。见了众弟兄，有些疑心。到了明日清早，遂暗暗招呼做公的，带了眼线，在对门一片点心店内等候。鸣皋等走出门来，早已认明，果是这班凶手。到了晚上，房知县亲自带了民壮马快、城守官兵，共有二三百人，各执长短家伙：软鞭、铁尺、钩连枪、留客住。右营城守老爷常德保带同部曲牙将，手提大刀，坐在马上，先命军士把寓所团团围住。房知县坐在店门外面，两边护卫弓上弦、刀出鞘保着，吩咐众公人马快，协同牙将，悄悄来到店中。

这客寓乃是楼房，鸣皋等弟兄都在后面楼上。当时正值二鼓已后，众弟兄睡的睡了，只有王能、李武两个在那里下棋，徐庆

立在旁边观局。徐庆最是细心的人，听得街前街后，好似有马蹄之声，正在疑心，忽听得楼下一派脚步声响，便在楼窗内一看，但见拥进数十个公人马快，知道不妙，便到里边叫声：“弟兄们快走，有人来捉我等！”王能、李武推去棋盘，众弟兄一齐惊起。那民壮马快，已抢上扶梯，一片声喊：“拿强盗！”把钩连枪、留客住乱钩乱搭。众人着了慌，无心抵敌，只望着楼窗内直窜出去。到了屋上，又见外面官军团团围着，手中都是弓箭，向楼房屋上雨点般的射来。众弟兄在睡梦中惊醒，故此心慌意乱，便顾不得他人，各自望着四面窜逃。一时间闹得众百姓个个惊慌，人声鼎沸。

那民壮马快抢到客房里来，只见他们如燕子般向楼窗内飞出，一齐拥上前来，只拿得三人，其余的都走了。将他们绳穿索绑，带下楼来。房知县见众强人上屋逃遁，指挥官军马快，分头追捉，闹了半夜，只是无影无迹。只得带了三人，并店主人等。

回转衙门，立刻升坐大堂，将三犯推上来，喝令供招。那三人是谁？一个是罗季芳，一个便是王能，俱各直认不讳。那一个却是隔壁房间里的客人。其时正要安睡，听得许多人赶上楼来，他便出来观看，所以一并拿了。及至带转衙门，坐堂审问，弄得昏头昏脑，不知为着何事，房知县叫他供招，只得说道：“小人姓王，家住婺源，向在南京质库内做伙。今春回家娶妇，过了三月，如今到店中去做生理。昨日住在寓中，听得人声热闹，只道是强盗打劫，急忙出来一看，即被拿住，带到此间。这都是实情，只不知小的犯着何罪？”房知县情知错拿，便唤开客寓的上去，问：“这姓王的，可同这班强在一起来的，还是独自一人？”那开客寓的吓得战战兢兢，忙道：“不是不是。他们一总七个，是前

日来的。这姓王的客人，是昨日来的。”房知县吩咐交保释放，将罗王二人收禁监牢。开客寓的窝藏强盗，将客寓封闭。一面行文宁国府温太守，奏知藩邸。且说众弟兄四散奔逃，从此分开，直要到后回书中，在江西相会。

就中且说徐鸣皋逃出天罗地网，不见了众人，独自一个，也不知东南西北，一路行来。到了天明，望见前面都是高山峻岭。向山走去，有市镇到来，只见市梢头，一片小小酒店，腹中有些饥饿，便到里边坐下。看那柜台里坐着一个妇人，抱着一个孩子，在那里哺乳。虽是荆钗布阻，生得美丽非常，却有些面善。酒保搬上酒菜，鸣皋一头吃，一头便问酒保：“此地唤做什么地名？”酒保道：“前面的这高山叫做石埭山，这里就唤做石碌镇”那妇人听了，便一双眼只对着鸣皋上下身地看。鸣皋吃了一回，腹中饱了。只是天气甚热，赤日当空，好似火一般，暗道：“如今往哪里去好？又不知众弟兄在于何处，不知可曾被他们拿住。别的还可，只是这罗呆子放心不下。”一头想，一头伸手便向袋中摸时，叫声“阿呀！”银两都在寓中，身旁并没分文，身上只有一件贴肉的单衫。便向酒保道：“我来时要紧，忘带银两。别的物件都没有，单带得这把单刀，又要做防身器具。没奈何，权且记在帐上，我回来还你。”酒保道“咦，我又不认得你姓张名李，家住哪里，知你几时回来？一顿酒菜，吃了三钱多银子，若个个像你，我们只好把店门关将起来。”鸣皋是个财主性情，从来不曾听过这等话，便道：“依你便怎样？”酒保道：“没有银子，只消押头就是。”鸣皋道：“也罢，我把这口刀放在你处，回时要取。”酒保把手摇道：“不行，不行，这把白铁刀不值一钱银子，我要他做甚？你却不妨身上纺绸短衫权且摆一摆，明日

就要来赎去。过了三天不来，我们小本经纪，要卖了进货的。”鸣皋听了又惭又恼。正是龙逢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弄得进退两难。只见那妇人开言问道：“客官府上哪里，高姓大名？”鸣皋道：“在下姓王，乃维杨人氏。只因与个朋友同往江西，银两都在他身旁。昨日朋友走失了路，故此没有在身。”酒保哂道：“方才你说来时匆忙忘记带了，如今又说在朋友身边，分明想白吃东西！”鸣皋见他只管冷语相侵，不觉着恼起来，把手掌在桌子上敲了一下，那碗盏都跳将起来，喝道：“我却来白吃你的！”顺手一个巴掌，打得酒保牙齿都落了两个，捧着脸望外就跑。

恰好一个人走进店来，酒保道：“开店的来了！这个人白吃了东西，还要动手打人。”那人听了，一直走进里边。见了鸣皋，纳头便拜，口称：“徐恩公，几时到此？”鸣皋细看此人，认得是扬州城隍庙后街的方秀才，喜道：“你却怎的在此？”那方国才便叫：“阿大的娘，为何你连这恩公都不认识？快来拜见！”巧云早走到里边，向鸣皋拜了四拜，说道：“方才见伯伯进来，原说有些面善。后来听他口音，却像扬州口气，心上原疑是恩公。只是身上服色不对。我想怎的到此地来？及问起姓名，又是姓王。你若晚来一步，几乎当面错过。”国才吩咐酒保快些端整酒饭，只拣好的多买几样赶紧烧起来，自己便去烫了一大壶酒，切了一大盘牛肉，来伴鸣皋饮酒。巧云也在横头坐下，夫妻二人殷勤相劝，便问：“恩公怎生到此？”鸣皋便把上手打李文孝以后之事，直说到昨夜寓在太平城北门外旅店，露了风声，半夜捉拿，以至众弟兄失散，独自一个来到此地，细细说了一遍。

那酒保已把肴馔烧好，无非鱼肉鸡鸭之类，搬了一台。鸣皋

问起方国才：“你却怎的在此间开起酒店来？方才看见尊嫂，有些面善，再也想不到是你。”国才道：“自从那一日蒙恩公搭救，回到家中，恐怕李家见害，夫妻二个逃出维扬。想起有个从堂叔叔，在此石坊镇开这酒店，遂投奔到此。我叔叔单只夫妇二人，并无子女，见了十分欢喜，故此安心住下。不料今春老夫妇相继而亡，我就替顶了他的香烟，抱头送终，安殓成礼。就开了这片酒店，到尚有些生意。去年十月，又生了一子。皆出恩公所赐。”

三人说了一回，用过了饭。方国才吩咐酒保好生做生意，不可出口伤人，冒犯主顾。便陪了鸣皋到石埭镇东西游玩。这石埭镇虽是乡村，却也热闹。一边靠着高山，一边面临溪水，清风习习，流水荡荡。走了半日，只见前边一座酒楼，十分气概。鸣皋道：“此地却有偌大酒楼。”方国才挽着鸣皋的手，走上楼去，不道弄出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石埭山强徒作窟 望山楼义士施威

却说这片酒馆叫做“望山楼”，却是三开间三进楼房，共有十八间房子，盖造得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方国才同了鸣皋走到里边，只见左边柜台内坐着一个汉子，生得豹头虎项，像条好汉。右边十几个伙家，烧的烧，切的切，烹调得五香扑鼻。上了楼来，只见座头清雅，桌椅皆是株木紫檀。壁上名人书画，檐头挂着出级排须六角红纱灯儿。二人就在沿窗坐下，国才便叫摆了一席上等酒肴上来。跑堂的答应下去，不多时搬一席酒来。杯盘碗盏，都是瓜楞五彩人物，箸子都用象牙。肴饌海陆全备，十分齐整。鸣皋问道：“此间一个乡镇，怎的有此大酒楼？”国才道：“恩公有所不知。这片望山楼，不是平民百姓所开的。”鸣皋道：“莫非官长开设？”国才把眼梢四面一瞧，轻轻说道：“也非官长所开，却是这里的绿林大盗开此酒馆，以为往来歇息之所，并且探听各路事情。”鸣皋道：“如此说来，竟是黑店了？”国才道：“也非黑店。酒菜倒也公道，并不难为主顾。有时山寨里出去做了买卖回来，就在此间犒赏喽头目，楼上楼下坐得满满的。若遇百姓们到来饮酒宴客，并不来罗唆。”鸣皋道：“这强盗倒还义气。”国才道：“也不是义气。这石埭山东南西北，方圆数百里，山中有四位大王，都是力敌万人，带领着七八千喽兵，在此行劫过往客

商，或出行打劫。不论府城县城，路远路近，只要打听有几家大富户，就发出头目喽兵，在此望山楼取齐，扮作百姓模样，出去打劫。只有一件好处，惟这里石壕镇却不惊动，这山周围乡村，倒也安静。住的人家，也没有富户，所以倒不听得打劫。若是到山中去打柴射生，都不妨害，只是山寨里不能进去罢了。”

鸣皋道：“如此大盗，官府何不剿除？”国才道：“哪个官员不认得他四个？都是如兄若弟。只愿他不来寻事就够了，还敢剿除他？”鸣皋道：“天下有这等事！真是猫儿怕鼠，扫尽威风，阎罗怕鬼，暗无天日的了。”国才道：“恩公不知，这强盗脚力甚大，朝中串连权要。前时也有清梗的官员，定要剿灭山寨。上司都不理他，他便自己带了官军到来。打又打他不过。不料未滿一月，立时削职，永不叙用。那识时务的，都只当不知，落得私下与他往来，还你前程安稳。”鸣皋道：“我想朝中大老，岂肯与强盗往来，听他指使？”国才道：“恩公又来了。当初蔡京、童贯与宋江往来，不是权臣与强盗交结么？我还听得有人传说，这四位大王，都是江西藩邸的心腹。那宁王宸濠，心怀叛逆，叫他在此石壕山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以便将来行事。闻得宸濠目今建造离宫，改银銮为金銮，政令旨为圣旨，交通太监朱宁、张锐，用妖道李自然为军师，各处暗伏军马，实欲意图不轨。恩公所破的金山寺，就是明证。我想来或者此话不虚。”鸣皋听了，不觉长叹一声，遂有去探藩邸之心。

二人正在说着，忽听得一片声扶梯响亮，一连串奔上十几个人来。为首的一个大汉，身長九尺，橘皮脸，竖眉毛，豹目鹰鼻，年纪不到三十，头带月白纺绸夹里凉帽，身穿元色大袖纱衫，下着锦文生丝花罗裤儿，脚上薄底靴。径到前楼，靠窗坐了两三席。

国才指着橘皮脸的大汉，把指头蘸着酒，在桌上写“二大王”三字。只听得楼下边人声扰攘，那大汉对了楼下喝叫：“把这牛子绑在树上，少停带回寨中，听大哥发落！”鸣皋站起身来，向楼下一看，只见十几个人，把一个瘦小后生，缚在一株大杨树上。众人便也上楼来饮酒。

你道这后生是谁？原来却是李武。鸣皋吃了一惊，并不做声，心中转定念头，便对方国才道：“蒙你相待，足见高情。只是你先回去，少停我自回来。倘不来时，亦未可知。你却休来寻我。”国才道：“恩公说哪里话来！小弟一家仰蒙再造之恩，尚未报答，今日天赐相逢，来到这里，且住一年半载。此间好得一样：再没公差到来查究，请恩公只管放心，何故却要便去？”鸣皋道：“人各有心，不能说与兄知道。你若看做我是个朋友，就此先请回府，后会有期。不然，休怪小弟放肆。”国才知道他是豪杰胸怀，与人不同，即便应允，就向身边取出一锭五两银子，说道：“恩公少停千万过来！倘果有要事，前途聊为路费。”鸣皋道：“这却使得，只是你自己也要使用。”国才道：“家叔在此多年，故此略有积蓄，恩公只管放心。”那方国才恋恋不舍，被鸣皋催促起身，只得深深作了一揖，说道：“小弟在家等待。”鸣皋还礼，把头点道：“晓得。”方国才下得楼来，会过酒钞，走出店门。看那树上的后生，又不像江南人，心中好生疑虑，暗想：“莫非恩公与此人朋友，如今要来相救，恐怕连累与我，故此打发我开去？”便远远立着，观望动静。

我把方国才丢过一边，书中单说徐鸣皋见国才去了，饮过数杯，把银锭揣在怀中，立起身来，竟下扶梯，来到杨树边旁，向腰间扯出单刀，把索子一齐割断。李武看见鸣皋，心中大喜。只

见那柜台里的大汉喝道：“你是什么人，敢来放他！”便叫：“孩子们，快来拿人！”只一声喊，扶梯上拥下二十多个人来，都向身边拔取家伙，赶上前来。鸣皋叫声：“贤侄仔细！”那先到的一个，将刀便向鸣皋当头劈来。鸣皋将身一侧，趁势将刀夺住，飞起一腿。那喽兵哪里经得起，便直掼出去。说时迟，那时快，鸣皋夺过刀来，一手授与李武。二人杀将起来，把这些喽兵头目，切葱切菜一般。柜台里的大汉见势头不好，就柜台里扯了一条铁棍，托地跳到街心。楼上的橘皮脸二大王，在楼窗上望见这些小头目不是他们对手，旁边掉了一把扑刀，从楼上跳将下来。鸣皋知他凶勇，便来敌住，让李武去抵挡柜内的汉子，四个人分为两对儿厮杀。那些喽兵头目不敢上前，只在旁边呐喊助威。战到十几个回合，那二大王一刀斫去，鸣皋卖个破绽，将身做个雀地龙之势，那刀落了个空，趁势侧身进步，把手中刀一个盘头旋转来，正中二大王腰内，削开胁肋，连肚肠肝肺都落了出来，死在旁边。柜内的大汉见了。知道不佳，便虚晃一棍，跳出圈子，向西市梢一溜烟走了。李武提刀追赶，被鸣皋叫住。那些喽兵头目四散奔逃，店中的伙家，都望里边乱钻乱躲。

鸣皋便问李武：“你怎的却被他们拿住？腹中饥否？可知众兄弟怎样了？”李武道：“一言难尽！肚中实是饿得紧，天又晚了，如今到哪里去好？”鸣皋道：“我们且上楼去饮酒。”李武道：“只怕那班强人少停大队到来。”鸣皋道：“我正要剿灭这班贼子，他若来时，省却我到山寨里去。”二人便复进店中。李武自去动手，掇了一大盘酒馔到楼上，坐下饮酒。鸣皋道：“你见季芳可曾出来？”李武道：“虽不曾见得清楚，大约众位师伯师父都出来的。”

只是东西乱窜，大家失散罢了。”鸣皋听了，心中略宽，便问：“你在哪里被擒？”李武道：“小侄逃出重围，不知东南西北，一路乱走。直到天色将明，看见前面都是高山。走也走得乏了，沿山过去，见一所枯庙，里面东坍西倒，并没人影，遂到里边歇息，不觉睡熟了。及至醒来，已被缚住。只见十几个强人，将我身上搜索，被他搜出俞大人的银牌。众强人正要把我解上山寨，行不多路，逢着那橘皮脸的带了十几个强人到来。众人都叫他二大王，便把银牌与他看了。他说：‘这俞谦与王守仁一路，都是我王爷的对头。他专派人在外陷害我们，此人定是党羽，须要听大哥审问发落。’遂把我带到此地。”鸣皋道：“如今银牌哪里去了？”李武连忙下楼，在那二大王身边取了，拿上楼来。二人饮了一回，正要商议行止，只听得人喊马嘶，果然大队强人到来。不知鸣皋同李武怎生抵敌，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徐鸣皋力斩五虎将 飞龙岭火炸五雷峰

却说这石埭山里有个峻岭，叫做飞龙岭，就是强人的巢穴。周围都是坚垒。共有四十二个墩煌。里边宛子城、忠义堂，竖起“替天行道”的大旗，尽学梁山泊宋江的行为故事。为首的叫做法天虎马天宝，他的大父从过朱亮祖，学得鼍龙枪法，世代传流。至马天宝，把这条镔铁鼍龙枪使得出神入化，强爹胜祖，有万夫不当之勇。第二个叫做斑虎马天寿，是天宝的胞弟。使一把扑刀，虽不及乃兄，也是一员上将，便是在望山楼被杀死的橘皮脸汉子。第三个最是厉害，力大无穷。姓张名大力，手拿四齿虎头钩，好似海船上的大铁锚相仿。使发了，凭你千军万马，他只管冲出冲进。只是一件：但有蛮力，毫无智谋。生得黑脸身长，呆头呆脑，人都叫他疯魔虎，好比老虎发了疯，无人制得他的意思。那第四个叫白额虎卜英，因他生过白癰疯的症候，恰巧额角上一大圈皮肉，雪霜也似白的，故有这个混名，善用金背大斫刀。这四个头领，拥着七八千喽兵，数十个头目，在石碓山飞龙岭招兵买马，打家劫舍。他们结义弟兄共有五人，那一个就是望山楼的掌柜，名叫两脚虎朱锦春。在石埭镇开设酒馆，为山寨中耳目，探听一切事务，亦便山寨中歇息之所。这五个歹人，都是宁藩府中李军师密访收罗，命他们在石碓山中暗伏军马，以便将来举事。

所以这般胆大妄为，大弄大做起来。也是正德皇帝福大，宸濠不能成事，恰巧遇着这个太岁，一朝斩尽灭绝，岂非天数。当时两脚虎朱锦春，同了几个败残喽兵、小头目等，逃回飞龙岭来，正值三位兄长在忠义堂饮酒用夜膳，慌忙上前告行前事。小头目也把山神庙中拿住俞奸官羽党一名，名叫李武，身旁有银牌为证，后来便接着朱锦春的话头。那飞天虎马天宝听了，勃然大怒，料想劫李武之人便是徐鹤。锦春道：“我也这般疑心。看他面貌，正与画图仿佛，口音又像扬州，谅来正是此人。”张大力站起身来道：“我们快去与哥报仇！”马天宝咬牙切齿，白额虎卜英摩拳擦掌。那马天宝便叫：“孩子们只拣精壮奋勇，点一千人马随行，其余命各头目各守疆界，镇守寨栅。如有奸细到来，坚守休出，只把乱箭射击。”吩咐已毕，各人带家伙上马，引着一千马队，飞也似赶来。出了山寨，马天宝传令，叫张大力同了卜英从西山路抄去，自己同了朱锦春却从东山路而来，两面夹攻，各分五百人马。吩咐众喽兵一路小心，恐他漏网。火把亮子，照耀如同白昼，好似飞雷掣电的驰来。

徐鸣皋在望山楼，听得远远人马之声。向楼窗内一望，只见左右如二条火龙，在东西两市梢挤将过来。便叫：“贤侄，你只跟定了，与他们混战，不可捉对儿厮杀。”李武应声：“晓得。”鸣皋把灯火吹灭，二人扯刀在手，暗伏楼窗里面。不多时，那西边的人马先到。为首一条好汉，坐在马上，手举四齿虎头钩，面如锅底，身穿黑甲，好似一座冲天炉一般。来到楼下，大叫：“孩子们，上楼搜检！”那喽兵跳下马来，争先上楼。鸣皋想，这黑厮手中的家伙，约来二百多斤，料想此人力大无穷，若不先除了他，倒难措手。想定主意，从楼窗内望那黑厮马后，倏的跳将

下来。脚尖尚未着地，手起一刀，把张大力连肩夹背砍为两段。众喽兵大叫：“三大王被伤！”卜英在后看得分明，挥动大刀来战鸣皋。李武也从楼窗窜到街心，众喽兵并力上前。只是街道不宽，怎的一齐动手，不过虚张声势。

正在交手，东边人马也到。马天宝听得张大力身亡，好似火上烧油，怒气填满胸膛。把马一拎，直冲上来，举起鼉龙枪，向鸣皋胸心便刺。鸣皋起刀招架，觉得十分沉重，暗想这个又是劲敌。那两脚虎也到，五人在望山楼前一场恶战，只杀得天昏地暗，星月无光。直至四更天气，个个汗流脊背，尚无胜败。只是李武渐渐地支持不来。鸣皋见他刀法渐乱，心中想道：若不先伤一个，断难取胜。便向身边摸出一二件法宝。看官，你道徐鸣皋有甚法宝？他生平正大光明，暗器都从来不用，有什么法宝？今日事逢尴尬，想出一个计较。杀到其间，那马天宝一枪刺来，鸣皋将身向杨树后一闪，便把刚才方国才送的那锭银子拿在手中，照准马天宝劈面打来。马天宝一枪刺了个空，几乎掣牢在杨树之上，慢得一慢，那锭银子扑的正中面门。打得眼前黑暗，疼痛难当。正是兜转马头，徐鸣皋的手段何等快捷，跳起来一刀已到，前心通了后背，死尸倒下马来。李武见鸣皋得手，气力倍加。

卜英与朱锦春见大哥身亡，心慌意乱，欲想逃遁，却被自己军马阻住。只得喊声：“孩子们，捎开队伍！”鸣皋听得，知他要逃走，哪里还肯放他？奋起神威，大叫一声，把朱锦春砍去一腿。那两脚虎变了独脚虎，坐不稳鞍鞍，撞下马来。被鸣皋一脚踹在胸前，实因力气太猛，人字骨踹得粉碎，把心肺都踏了出来，口中鲜血直喷，死于地下。卜英吃了一惊，架开李武单刀，把马一拎，向对河窜去。哪知这溪河甚阔，马已战乏，哪里跳得过去？

只听得扑通一声，连人带马跌入溪河。鸣皋恐他赴水脱逃，抢过鼉龙枪来，等卜英冒将起来，照准脑袋丢去，好似捉鱼人的鱼叉射鱼。恰巧贯在胸前，鲜血冒出，水面泛起红来。众头目喽兵见寨主尽伤，谁敢抵敌。逃的逃了，有逃不及的，下马跪倒在地，叩头乞命。鸣皋喝叫：“要性命的，丢去刀枪，下马俯伏，方饶你等性命！”即问山寨中还有多少强人。喽兵道：“不瞒好汉说，寨主都死尽的了，山寨里只有六七千喽兵罢了。”鸣皋吩咐引道，与李武骑了马天宝、张大力的两匹好马，一路来到飞龙岭，天色已经明亮。

那喽兵招呼守寨之人：“快些开了寨门！大王们尽皆伤了，如今投戈解甲者免死！”那守寨的头目听得自己人喊叫大王已死，正是蛇无头而不行，乱纷纷传遍合寨。喽兵投戈卸甲，大开寨门，跪在两旁，口称：“愿听新大王号令。”鸣皋乘马进寨，来到忠义堂上，坐在居中，李武按刀站立旁边。吩咐传合寨喽兵头目。不多时纷纷跪在堂下。鸣皋吩咐把库内金银粮食，尽行照册拿将出来。先把粮米装在马匹之上，上插一面旗儿，写着“赈济贫民”四字，限今日完备，作速驱下山岗，由马自走而去。把银两分派各喽兵，好生各自回去，改行换业，做个良民百姓，若再犯前愆，尽杀不赦。众喽兵欢天喜地，诺诺连声。自己也取了些金珠，与李武各带了路费。一面吩咐取肴馔过来充饥。那合寨喽兵忙个不了，纷纷动手，至日落西山，诸事定当。这马匹共有二千余骑，各驮粮米，运出山来，自有村民取去。方国才哪里，也叫李武寻去，送些金银与他。吩咐山寨里放起火来。霎时间红了半边天，岭前岭后，一齐烧着。哪知惹出了一件祸事。寨中喽兵，陆续打发下山，只存一百余个头目，替鸣皋纵火。从寨前烧起，一直

退到后边，却是一片平阳。纵横二里之地，前接山寨，后靠峭壁，四围无路可通，只有左边一个高峰，可以盘到山前。鸣皋见寨中尽皆烧着，时过三更，露水甚浓，便同李武并百余小头目，到前边峭壁之下林子里站着。暗想：“好片操场，那怕一万八千人马在内操演，外面毫无知觉，好似天生就与强盗用的。”正在观看，忽听山崩海啸、震天震地的一声响亮，只见左边的那个高峰，骤然炸裂。众人吃了一惊。要霓裳子到来，救他们性命，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霓裳仙救鸣皋李武 山中子劫罗德王能

话说左边这个高峰卓然独立，好似一个人形，上有五个“雷”字，高接青云。这字约莫有丈许见方，凿得笔力刚劲，龙蛇飞舞，人力焉能及此？因此唤做五雷峰，俗又叫丈人峰。峰旁绕着有路可通外面。马天宝每操毕兵马，自己弟兄并扈从人等，从后寨门而进，众喽兵都由五雷峰畔绕道出来。今日前后寨门一齐烧得火焰一般，哪知忽然青天里起个霹雳，随后好似天坍地塌一声响亮，那座五雷峰炸裂开来。只见万道火星，向半天直烘上去，震得众人耳都聋了。幸亏山石都向上飞去，还未伤人。只见把这出路陷成一个窟窿，兀自火焰飞腾，乱喷乱射。鸣皋等正在心惊胆裂，只道强人暗藏地雷，今日烧着了药线，故有此灾。哪知又是一声响亮，陷中飞出一件怪东西来，身長二三十丈，粗似城门大小，似龙非龙，浑身火焰，夭矫空中，盘旋腾挪，势若翻江搅海，到处石裂山崩，树木尽皆烧着，左滚右绞，忽见鸣皋等人马，一声长吟，张牙舞爪，向峭壁下直滚过来。鸣皋大叫：“今番吾命休矣！”有几个头目立在前面的，身上衣服已经烧着，都望林子里乱钻进去。哪知树头上青烟直冒，几乎烧着。

正在十分危急，毫不容发之间，众人自问必死，忽见峭壁上面飞下一个人来，却是美貌佳人，遍体雪素，好似个白衣观音。

下面金莲三寸，瘦不盈指，头上换一个朝天髻。一手叉在腰间，一手指着怪东西，喝道：“孽畜擅敢伤人！”说罢，口中吐出一道银光，犹如金线掣电，向着怪东西头上直射过去。霎时间豁辣辣一声响，那银光忽然不见，这怪东西落在陷中去了。顿时风也静了，火星也没了，只闻山寨中必必叭叭的烧着。望那陷中，尚有青烟火焰向上窜燎。众人都呆了，皆以为神灵相助。

只见那女子旋转身来，向林子里叫道：“内中可有维扬赛孟尝君徐侠士在否？”鸣皋听得，连忙走出林来跪下，连声：“不敢，扬州徐鹤蒙圣神救护，尚望留下尊号，弟子终身敬札，难报万一。”李武同了众头目也一齐跪在后边，个个叩头不迭。那女子嗤然一笑，叫道：“鸣皋贤侄，你还认得我么？”鸣皋抬起头，殊昧生平，暗想：“我并无年轻姑母。”便道：“鰕生愚昧，未测高深，还望明示。”女子笑道：“你不记得去年九日登高，句曲山饮酒事乎？海鸥子是我义弟。”鸣皋恍然大悟，便道：“莫非霓裳师伯姑么？今日到来相救弟子，恩德如山。”心中明白，就是那日句曲山颠这个标致书生，忙问道：“那日还有二位，却是何人，尚求指示。”霓裳道：“那年老的便是你大师伯玄贞子，这中年带范阳毡笠的，就是六弟山中子也。”鸣皋道：“现今二位师伯何往？”霓裳道：“大哥还是去年分手，六弟自二月往终南山采药，要修合坎离龙虎丹，至今都未会过。”鸣皋道：“此丹可是九转回丹，服之便可白日飞升？”霓裳道：“非也。这龙虎丹，只能炼剑成丸，吞吐自如，久之功高道进，也可长生不死。自古神仙，有七十二修真之法，皆要千艰万苦，岂靠此一粒丹丸，便可得道成仙，谈何容易？我苦修四十余年，尚是个凡夫俗子。像我大哥的功行，庶几乎与地行仙相似。”

鸣皋道：“师伯怎知弟子遭厄，特来相救？莫非袖里阴阳算定？”霓裳子道：“过去未来之事，只有大哥知晓。我方才从六安州经过此山，看见漱石生的徒孙李武，匹马到方家酒店，我随后跟到里边，他们不曾见我，我却听得明明白白。知道你除了大害，为朝廷万民出力。后来望见五雷峰炸裂，知道这孽龙定出伤人，故此到来除了。”鸣皋道：“这强盗在此多年，怎的不去伤他？”霓裳道：“你不见这五雷峰上五个‘雷’字，人工可能凿的？当初有个恶人，死后变成僵尸，僵尸变为旱魃，旱魃再变为火豹，火豹化成了这条孽龙，混身火焰，到处庐舍荡然，居民遭厄，田禾树木焚烧殆尽。上帝大怒，命三条乌龙，兴云布雨，雹泡冰牌，战于空中。又伤了无数人民、禾稼。岂知这孽龙厉害，那乌龙战死二条，其一逃归东海。恰遇仙官经过看见，遂生了上替天心、下救百姓之心，念动真言，命黄巾力士擒住此龙，镇在丈人峰下，上画了五雷符印，所以这孽畜不得出头。今日却遇了火年火月火日火时，外面凡火感动了雷火、石中火、这孽龙本身的火，与空中火合成一气，一齐发作。符神逸去，山峰炸裂，这孽畜乘机而出。今日除了此害，又解师侄之厄，一举两得，不亦快哉！”言毕，说声：“后会有期，前途保重。”平空而去。鸣皋站起来，十分感叹。

看看天色已明，火尚未熄，却从哪里出去？有几个头目说道：“右面要到寨外，只隔一只城角。今已烧得七零八落，只消拆塌数丈，垫了下去，就好接脚出去。若要等火熄灭，恐怕还要一周时哩。”鸣皋道：“有理，快些与我动手。”众喽兵头目七手八脚一齐上，不多一会儿，把火焰垫灭了一长条。大家越过了这火焰山，鸣皋吩咐喽兵头目人等，从此各安生业，切勿再做强人。众

人叩首谢了，各自分路下山。鸣皋、李武二人，也不回石埭镇，便一路向江西而去。后来众侠会江西，方才说起。

如今先表罗季芳、王能两个。那日在太平城外旅店之中，听得官军到来拿捉，王能见众人向楼窗出去，正要跟着走，却被一个挠钩钩住。众公人钩连枪、留客住一齐上，把来拿住。那时罗季芳尚未出得房门，那外面的人如潮水般地进，挠钩好似竹排般的伸来。季芳慌了手脚，又见众弟兄皆去，要想将鞭招架，哪里来得及，也被众公人拿了。房知县带转衙门，审问明白，收禁监中。过了几日，接到宁王旨意，说罗德乃后衅肇事第一个要犯，务要解上江西藩邸。路上却要机密。因他们党类甚多，恐防劫夺。房明图接了旨意，十分担心，把罗德、王能打入二具囚车，吩咐右营城守带领部曲牙将，叫了二号大船，二百官军，扮作商人模样，在四更时分，悄悄地将囚车押解下船。“一路当心护送。若是太平无事，此功非小。”果然人不知，鬼不觉，一路安然。

那一天将近鄱阳湖畔，时光尚在未末申初。也是季芳、王能命不该绝，忽然发起风来。舟人禀道：“常将军，这样大风，前面鄱阳到来，不能行走。”常德保吩咐，停在热闹所在泊了。他是小心之故，恐怕荒野之所，有人来劫。哪知恰巧撞着这个七子。这罗季芳虽被拘禁囚车，他却要长要短，大呼小叫。看守他的几个军士，也算悔气，被他“乌龟忘八”的骂不离口。又是要犯，不敢难为。只得将就依顺他些。哪知季芳蒸在船中，许多人围着。热不过，要吃起西瓜来。军士笑道：“这里却没买处，只好河水将就些罢。”季芳大怒，狂吼起来，将身一跳，连囚笼都几乎迸开，吓得军士们落乱。常城守恐怕攘事，非同小可，连忙亲自过来，低声陪笑说：“好汉，西瓜实是没有。我去买些酒菜请你，慢

慢地独酌。可好？”季芳只怕的软工，他就发不出火来。

哪知一番扰攘，早惊动旁边一只小舟。舟中有人听得这声音，好似罗季芳这呆子，便向船窗内望去。见囚车中二个犯人，一个正是季芳，一个后生，却不认得。暗想：“我不救他，谁人来救？想他们一定解上江西，我自有道理。”一宵已过，来日五更，常城守吩咐开船，来到鄱阳湖中。忽见斜刺里一只小船，扳动双桨，飞也似过来。船头上立着一个英雄，头戴卷边草帽，身穿大袖黄罗衫子，下面元色兜裆叉裤，蓝布缠腿，足登一双丝穿线扎、翻山过岭薄底棕鞋，腰悬龙泉宝剑，大喝：“赃官，留下犯人，放你过去！”看官，这个便是徐鸣皋师伯山中子，从各处名山采药回来，昨夜听得罗季芳被擒，特来相救。不知如何动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朱宸濠献美人巧计 唐子畏绘十美图容

话说太平县右营城守常德保，解着罗德、王能，来到鄱阳湖。忽然军士禀报说有强人拦阻，连忙走出船头一望。只见上首里一叶扁舟，飞也似赶来。船头上立一个大汉，年纪约有四旬，生得修眉凤目，相貌威武，三缕清须，飘扬脑后，口中只叫：“收篷！”常德保暗想：“此人真好胆大，谅你独自一人，纵有本领，也不惧你。”吩咐扯足风帆，命手下暗将弓上弦，刀出鞘，准备抵敌。霎时间，各将校齐至船头，两船并着，枪刀密布。

山中子见了大怒，腰间扯出剑来，向空中一撩。只见化成长虹，在半天盘旋，好似有灵性的一般，望着官军船上直落下来。吓得大小将校兵丁，个个亡魂丧胆，俯伏下来。但听得豁辣一声，把二根桅樯连帆一齐砍去。这两只船在湖中滴溜溜旋转，那些舟人都吓得向舱底下乱钻。常德保目定口呆，只是发抖。山中子大叫：“要性命者，把犯人好好送过船来！若是迟了，你们的脑袋照帆樯一样。”常德保回顾左右道：“你们把他来放，快些！”部将等诺诺连声，忙将囚车打开，将罗德、王能送到船头。德保道：“请二位好汉过船去。”那罗季芳同了王能，只道鸣皋等前来劫取，那知只见一只小船，离开三丈之遥，船头上立着一个英雄，其余只有两个舟子，并无他人，弄得全然不解。仔细看他，

似乎曾经见过，只是再想不出何处会来。正在迟疑，那小船已到船边。那人便叫：“呆子，认得我么？快些过来！”季芳同了王能跳到小船，那人指着城守说道：“今日饶了你们性命，叫你寄信奸藩：从此休害忠良百姓。若不改过，早晚取他首级！”一面说，一面船已去了。

常德保见船已去远，吩咐船人快把舟船进港。船人连忙钻出来，下桨摇橹，进了港内，停歇下来。德保道：“如今怎的了？莫说功名丢掉，而且性命难保。不如回转太平，再作道理。”内有一个牙将说道：“老爷又来了。房太爷早已详文府里，八百里加紧申奏宁藩。况且已入江西地界。俗云：丑媳妇少不得见公婆。还是到王府据情实奏，或能免减。现在李自然执掌大权，王爷宠任，我们到了江西，先见军师，打点千金礼物，求他在王爷面前说句好话，或有挽回。若是回转太平，一定请入囚车，原船奉送江西。”常德保道：“说得有理。我也吓得昏了。准定依你行事。”遂即整理帆樯。停了一日，来到南昌，谒见李自然，把以上之事，说明原委。先送二百两银子，只因事出意外，未曾多带银两，若能保得前程，一准补送千金寿礼。李自然原系个江湖术士，岂有不贪财物，当时一口应承，叫他后日进见，我自有道理。德保谢了出来，在左近住下等候。

且说那宁王久怀篡夺之心，又见武宗是个英明之主，故此不敢明露。不过假行仁义，收罗谋勇。命了心腹之人，各处广招英雄好汉，暗暗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分布各省。自从那年到了姑苏，回转得了李自然，纵谈一日，宸濠大悦。知他深通谋略，熟读兵书，精晓天文地理，能知祸福阴阳，以为诸葛重生，刘基再世，封他为军师之职。自然相他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将来可

以郊学那太宗燕王的故事。又教他建造离宫一座，按定乾坤八卦，定能身登九五。宸濠无不听从。又使心腹之人，各省侦探机密，声势逐渐广大。

宁王每虑正德皇帝英明，不比建文君懦弱迂懦。李自然献上二计。宁王问那两条计策，自然道：“第一条，拣选十名才美双全、天姿国色的女子，命乐师教习歌舞，礼生教习礼貌，又命老技教习勾引媚态，绘角传情，吐词风雅，打扮得浓妆淡抹，俊俏风流。又命丹青妙手，绘成图像，送进京都。武宗见了，定然收入宫中。预嘱这十个女子，务要蛊惑圣聪，耽于酒色。此乃范蠡献西施计也。”宁天道：“朝臣谏阻，不纳美人，奈何？”自然道：“所以还有第二条在此。在从刘瑾败事，目今内宫只有朱宁、张锐二人邀宠。他两个又与千岁往来。如今各送厚礼，嘱他们从中吹拂。又教他婉转引诱君皇，务使深居宫内，与朝臣隔绝。或有兵警饥荒，尽行撇起，只说太平无事。或有刚愎如臣，暗中设计中伤。日亲日近，日远日疏。三国时刘玄德如此英雄，到了东吴，也忘却了江山大事。此乃蔽明锢聪之计也。”

宁王大悦，遂命各处广选美色。千中选百，百中选十，十中选一。始而各府州县选了若干，到司道处，十中止选取二三；再到大臣处，十中又先取二三；再经内官选，十中又取二三。最后宁王亲选，共只百人。各赐筵席，逐一细看，试其才能体态，一切举动。拣了十个美人，个个尽是天姿国色，倾城倾国。一面命教习歌舞礼貌、风流体态，一面命内官孙进到姑苏，征召名士唐寅绘十美图容。那唐寅是个有名解元，字伯虎，号子畏，别号六如居士。丹青妙手，七步成章。为人放诞风流，不修边幅，日与管驹良、唐香海、祝枝山、张梦晋等一班名士，耽于诗酒，疏狂

玩世。癖性偏爱桃花，居处遍种满栽，到三月时，花红如锦绣丛中，遂名其居里为桃花坞。那日奉了宁王征召，同了内官孙进来，到江西南昌府藩邸。把十美容貌，临摹得维妙维肖，个个如生，只少一口气，便是活的。后人遂附会唐伯虎的画幅，人物能走动，禽鸟能飞去，皆是无稽之谈。不过是写生妙手，名重一时，实有曹吴之技。宁王大悦，欲想留住唐寅，许他高官显爵。哪知他不羁成性，到了王宫，犹如鸟入樊笼，把那锦天绣地，当做剑树刀山，哪里肯为官出仕。宁王无奈，只得赐了他金银缎匹，放他回转家乡。

李自然趁此机会，来见宁王。把犯人罗德、王能在鄱阳湖被同党劫去，现有太平县右营城守常德保，到来请罪。呈上银牌两块。原来却是江南巡抚俞谦所写。上有各人姓名，并“除奸锄恶”四字。分明这俞谦广罗亡命之徒，分布海内，专与千岁作对，委实须防备。况且王守仁前称死于江南，哪知也是俞谦之计，把守仁藏在衙中，诈传投江而死。及至刘瑾事败，他就保举王守仁复任，反加升赏。岂非都是他的诡谋奸计。宁王听了，咬牙切齿，大骂俞谦：“我与你何仇，你只是与我作对！若不杀你，誓不为人！”那常德保，却得侥幸无事，回转太平，一言丢过。这里宁王又得着了石埭山被灭消息，越发愤恨俞谦。

过了两月，十美人教习完全。遂命宫人装饰得花团锦簇，翠绕珠围，拣了一百名美丽宫娥，整備二十四号大船，停在南昌城外，选了吉日起程，遍绕南昌城内外，夸耀游行。预先半月，各府州县领发令旨，准合省军民人等纵观一日。哄动江西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哪个不要看绝世美人？船的船，车的车，远远近近，都到南昌城一广眼界。预先两日，已觉热闹非常，街上

挨挤不开。那些江湖做小生意的人，尽来趁此贸易。各店家门前，都做了档木，恐防挤坏柜台。到了那一日，南昌城里城外，六街三市，各店铺悬灯结彩。茶坊酒肆，客寓饭店，家家拥挤不开。九流三教，走江湖、赶会场的，自不必说。真个行者摩肩，立者并足，吁气成云，挥汗若雨，好不兴头！宁王身坐凌霄阁上，众嫔妃陪着，宫娥宦官侍立两旁，传旨太监侍卫，保护十美出宫。排齐全副銮驾，乐工、执事人等。那十位美人，坐在龙凤沉香辇上，前行二千五百御林军，最后二百四十骑乘骁尉殿后。看的人听得远远号筒吹起，个个伸着颈遥望。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杨小舫穷途逢义友 周湘帆好侠结金兰

却说江西城内有个侠士，姓周名伤，字湘帆。祖上也是功臣之后，到了湘帆手里，他就学做商贾，在西门外开张瓷器铺。只是癖爱武术拳棒，小时便喜拖枪使棒。他父亲在日，见他年纪虽小，膂力过人，便延请名家，教他武艺。湘帆生性聪明，一学便会。到了弱冠之年，从七八位有名大教习，学得一身武艺。纵跳如飞，拳法精通，十八般军器，件件皆能。尤善用飞刀，腰间常系一个飞鱼袋，内藏十八把柳叶刀。无论飞禽走兽，逢着了，也算晦气，只消随手丢去，百发百中。最喜结交江湖好汉。故此父母去世，幸亏兄弟周宠善于持筹握算，买卖精明，湘帆就把店事家事一切和盘托出，都是兄弟执管。他却做个清闲无事赛似仙，终日游玩。遇见不平之事，便要硬出头。人都惧他武艺高强，为人义气，因此方圆一带，颇有声名。只是外面少些阅历，未经遇着异人，闻人讲起剑客，心怀倾慕。苦得无处寻踪，因此时刻放在心上，到处留意。

那一日，在一家骨董店中闲坐，忽见一人走入店来。生得相貌魁梧，像个英雄模样，只是衣衫颇形潦倒。开口叫：“店主人，小可有一口宝剑求售。”便在腰间扯将出来，放在柜上。那掌柜的接来一看，仍旧放下，道：“客官，这是雌雄剑，两把插在一

鞘内，故有阴阳面的。你若单有一口，却没人要。”那人道：“小可只为失散了同伴，故欲寻访朋友，没了盘费。剑是果有一对，欲留下一口防身。如今没奈何，只得一起售了。”掌柜的道：“不妨，你若要防身家伙，小店里尽有。只要拣一把寻常佩剑，那种一两八钱的，也可用得的了。”一面说着，那人已把那一口剑，连这镀金嵌宝的鞘子，一并取下来。掌柜的细细看过，便问：“客官，这剑要卖多少银子？”那人道：“这是我家传之物，不知价值。闻得先君说起，值银百两。如今减去二十两，售你八十两银子。”掌柜的把剑插在鞘内，双手放在柜上，说道：“来不及，来不及。却要倒一个头来，与你二十两足纹，厘毫没得加增。”那人听了，面有难色。

湘帆在旁边，听他们交易，心中暗想：“此剑非是寻常。就来鞘子看来，镂嵌得何等精工。谅来是个旧家子弟。此人纵非剑客，定是一条好汉，如今流落异乡。我何不结识他，做个朋友？常言道：恩爱的夫妻，患难的朋友。大凡英雄豪杰在落劫之时，容易相与；若到风云际会，鱼龙得水，就难寻着他了。今日不可当面错过。忙开口问道：“仁兄高姓大名，贵乡何处？”那人道：“小弟姓柳名叶舟，姑苏人氏。”也问了湘帆姓名居址。湘帆说道：“仁兄莫非嫌其亏价？”那人道：“非嫌价小，实因可惜。”湘帆道：“仁兄何不当铺中质了几两银子，后日便可赎取？”那人道：“无如这兵器不要的，所以踌躇。”湘帆道：“既然如此，小弟借兄十两银子，未知可足使用么？”那人道：“十两尽足敷用。只是萍水相逢，怎好领受高情？”湘帆道：“四海之内，皆是兄弟，区区何足挂齿？但是小弟却未带在身边，有劳贵步，到寒舍奉上。”那人大喜道：“多承美意。”湘帆同他辞别了店主，一路说着闲话，

来到家中。

二人进了书斋坐下，家人送过香茗，湘帆便吩咐备酒。那人再四坚辞。湘帆道：“柳见何必过谦。常言：出外一时难。秦琼卖马，子胥次箫自古英雄，也曾困乏。小弟生平最爱的朋友，柳兄若要寻访同伴，不嫌褻渎，就在舍下盘桓。”二人说着，家人搬出酒肴来，你斟我酌，说得投机。讲起武艺拳勇，一切江湖上事情，大家合意。湘帆心中大喜，知他是侠客。后来问起宁王作为，湘帆说他作恶多端。收罗勇士，暗伏军兵，自从得了李自然为军师，反情更露。私建离官凌云阁，宠任一个禁军总教头，叫做铁昂，仗势欺人，无恶不作。那王府里头。变成会试的武场，天下的勇士，被他收罗了不知多少，岂有不想造反的道理。将来正德皇帝有些危险。闻得江南有徐鸣皋、罗季芳等一班豪杰，暗助朝廷，剪除他的羽翼，十分了得。这老奸恨如切齿，却又恐怕他们的剑术，里外防备，十分严戒。如今又广选美人进贡，无非蛊惑君心，想谋计江山天下。“吾兄江南人氏，定知这班豪杰的详细，可好说与小弟听听？”

那人道：“蒙兄萍水相逢，如此错爱，小弟何敢深隐。我实姓杨名濂，字小舫，与徐鸣皋金兰结义弟兄。实因宁王各处画影图形拿捉，故此相欺，望兄休怪。”湘帆听了，喜得如获异宝，连忙踢开椅子，翻身便拜。小舫还礼不迭。湘机便叫把残肴收了，快到兴隆馆中挑一席上等官饌来。小舫道：“承兄见爱。只是尊管们还须守口，不然又恐有累仁兄。”湘帆道：“杨兄只管放心。小弟有句不知进退的话，敢说么？”小舫道：“仁兄休谦，但说无妨。”湘帆道：“弟意欲鸦随彩凤，与兄结为手足，将来附于骥尾，情愿执鞭随镫。”小舫道：“兄说哪里话来，承蒙不弃，是极妙了！”

湘帆连忙吩咐摆上香案，就此结为昆季。湘帆年小，叫小舫为兄。

少顷重摆酒席，二人饮酒谈心。小舫把自己出身，后来遇见徐庆、鸣皋，到苏州，还扬州，并鸣皋、季芳一切初起的事，后来到镇江茅山破金山寺，直到太平县众弟兄失散，独自一人逃了出来，身边银两无多，早已用尽，东寻西访，一月有余，却一个都没有看见，又恐被他们拿住，所以来到此间暗暗打听，闻得捉住两个，在鄱阳湖被人劫救，故此略略放心。湘帆听了，喜得手舞叫之。说道：“兄长见过剑仙，却是何等样子？小弟想慕已久，可能得见？”小舫道：“也与常人一般。不过他剑术厉害，为人义侠，也是凡人。直要将来修成正果，方为剑仙。却又不肯来管凡间之事，那就真个寻他不见了。如今贤弟要见剑客，只要弟兄们常聚一处，总有面见之时。”湘帆道：“小弟原是闲身，久欲遍游天下，只恨无伴。今得见兄长到，真乃天赐与我。就此居住我家，朝夕可以聚首，同你寻访各位长兄到来，即便一同出去，相助兄等一臂。”杨小舫正在进退维谷之时，遇见了湘帆如此好客，知他武艺高强，飞刀绝技，心中甚喜又得了一个帮手。就此住在他家。

光阴荏苒，不觉冬没春初。闻得那一日，宁王十美游街，哄动江西各府州县，南昌城内外，人千人万，料想众弟兄总有在此。到了这日，小舫同了湘帆，一早便到西门外一座大酒楼，叫做兴隆馆，遂到楼上，沿街靠楼窗，摆了一席酒，浅斟慢酌，打算吃到黄昏。看那街上时，晨光虽早，行人已是潮水一般，拥来拥去，好不热闹。酒馆内的吃客，渐渐多起来。忽见上来一群人，几个武官模样。为首的一人，生得梭眉暴目，相貌凶恶。头戴六楞绣花英雄罗帽，身穿元缎密门短袄，英雄跷包，足上豹皮靴子，外

罩大红绉纱一口钟，腰悬宝剑。其余都是雄赳赳，气昂昂。来到前楼，座中早摆着两席上等官菜。众人坐将下来，湘帆指着披一口钟的对小舫低低说道：“兄长，你看此人便是王府中的值殿将军，叫做雷大春。宁王命他护送十美进京，这几日同僚替他饯行，连日在此饮酒。”小舫便问起王府中有多少能人，可有无敌勇士？湘帆道：“莫说勇士，那王府里三教九流，智勇奇术，不计其数。只说顶顶好、超超手等，共有八人。一个叫邳天庆，一个叫波罗僧，是个和尚，一个叫铁背道人，是个道士，一叫铁昂，一叫殷飞红，连方才的雷大春，这六个都是拔山举鼎，万夫莫敌。那邳天庆与波罗僧，更加厉害，刀枪不入，铁骨铜筋。还有两上最厉害的姊妹二人，一个叫余半仙，他的妹子余秀英，都是白莲教的头脑。能飞剑伤人，撒豆成兵，种种妖法，变化无穷。”正在说着，忽见扶梯上跑上一个人来，小舫直立起来。不知却是谁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王守仁谏纳美人 包行恭遵师下山

却说杨小舫举目一看，不是别人，正是神箭手徐庆，心中大喜，叫道：“徐二哥，小弟在此！”徐庆看见小舫，便走过来，与湘帆见过礼，各人坐下。小舫道：“周贤弟，这位便是徐庆兄长。”湘帆立起身来，又作了一揖，道：“原来徐英雄到此，小弟久慕大名，无缘得见。今日天赐相逢，实为幸甚！”徐庆动问湘帆名姓，小舫把失散之后，各处找寻弟兄，遇见湘帆，蒙他仗义相留，结为兄弟，细细底底说了一遍，便问徐庆几时到此。徐庆道：“自从太平城逃了出来，再也寻不见你们，身边又没银两。一路来到乐平地界，资斧用尽，只得暂理旧业。前月来至万年县城，看见宁王谕示，今日十美游街，哄动江西全省州县，我想弟兄们定然见到，或者看见。不意果与贤弟相会。”三人一面谈心，一面饮酒，大家说得投机，十分得意。只见一个将校奔上楼来叫道：“王爷旨意下来，召将军押队起行。”那雷大春同了一班将校纷纷下楼而去。

不多一会，街上人声鼎沸，喊道：“头队执事已在前面来了！”只听得远远锣声响亮，号筒悠扬。三人凭窗而望，但见远远的旌旗飘荡，刀枪耀目。为头一匹马上，坐着一个武将，生得状貌怕人。两条倒挂浓眉，一双三角眼，短鼻阔口，露出两只獠牙。脸

上一路青，一路黄，黑不黑，白不白，颌下乱糟糟短短黄须，顶盔贯甲。手执一面大红旗，足有一丈见方，中间栲栳枪大乌绒的“清道”两字。那将官把旗麾动，向前旋卷而来。小舫道：“此人膂力不小。”徐庆道：“没有六七百斤气力，也拿不得这旗子。”湘帆道：“此人便是殷飞红。闻得他也是一个藩王手下的先锋，后来张永太监讨平之后，他投奔到此。”只见随后五百马队，马队过了，又是一个押队将军。骑一匹快马，独角虎爪，毛色赤炭一般。此人身长丈外，生一张长马面。脸如重枣，目如闪电，三绺须髯，金装披挂，手拿方天画戟，足有碗口粗细，威风凛凛。湘帆道：“二位兄长，这个就叫邺天庆。乃王府中第一个力士，称为无敌大将军。他后面骑白马的黑厮，便是他的徒弟，叫做铁昂，现为禁军总教头。这厮最是可恶，仗了师父势头，宁王宠信，在外边奸淫妇女，仗势欺人。一言不合，就一脚一拳，伤人性命，百姓受害不浅。”只见随后二千军兵，都是明盔亮甲，个个山东山西的长大汉子。

兵马过了，只见全副銮驾，执事人等。随后一扛扛，都是进贡的宝玩，两旁卫尉保护着，约有数十扛，无非金珠古玩，奇技淫巧，名人书画，绸绫缎匹，山珍海味等类。随后粗乐细乐，童男童女，扮就戏名故事。随后数十个带刀侍卫。只见又是一班宫娥，一路奏着音乐。随后俱是内宫太监，提炉对对，香烟缭绕，龙凤旌旗。随后十乘凤辇中，坐着十位美人，花团锦簇，翠绕珠围，异香氤氲，光彩夺目，好似瑶台仙子临凡，月殿嫦娥下降，果然个个倾国倾城，丰姿绝世。真个环肥燕瘦，各擅其美，淡妆浓抹，各极其妙，说甚么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看的人同声喝彩。杨小舫等三人道：“果然端的好。”只见十美人过后，那香车上都

是宫娥。宫娥过后，只见雷大春骑马昂然，手提笔捻捻，领着二百四十骁骑殿后。后面跟的百姓，犹如乘水一般，只见人头拥动，何止千万。却不见弟兄们在内。

三人饮过数杯，湘帆会了酒钞，一同下楼，来到王府前游玩一番。遥望前边一所高阁，上接云霄。湘帆道：“这便是新造离宫内的，唤做凌霄阁。你看盖造得沉香为柱，玳瑁为梁。玛瑙为砌，碧玉为墙，珊瑚宝石，镶嵌珍珠，不知费了几千百万银子！我想纣王的鹿台，也不过如是。”徐庆道：“此背民脂民膏，却不苦了百姓？”湘帆道：“我看奸藩心怀篡逆，欲效太宗故事。近来李军师用事，言听计从。就是十美进贡，岂不是范蠡献西施之什么？就是这凌霄阁内，闻说机关甚巧，埋伏重重，宫内戒严得禽鸟也难飞进。”小舫道：“我们出城去看十美人下船，如何？”徐庆、湘帆都道：“甚好。”一齐回转身来，出得城关。但见码头拥挤得人千人万。听说雷将军带同骁骑、太监、宫娥，护着十美，已下舟船。只听得三声号炮，一棒锣，二十四号龙舟开放。那前面的百姓，纷纷让开，传说无敌大将军同了殷先锋、铁教头，带领兵马回城。

徐庆道：“时候不早，我们明日再会罢。”湘帆道：“徐兄说哪里话来。到了此地，难道小弟家中，只多兄长一个，还叫你居住客寓？”小舫道：“二哥何必客套。周贤弟也是我道中人，竟是一同住他府上，却得朝夕相叙。”徐庆即便应承。三人回转家中，每日讲论文韬武略，演习刀枪拳棒。湘帆试演飞刀，徐庆试演弓箭。杨小舫也有一样绝技，只是未曾出过手。你道什么？却是一个流星锤。他的索子用羊肠做成，有二十四步长短。无论手抛脚踢，臂膝肩头，皆能发出，在二十四步之内，百发百中，也算一

件绝技。然而比了湘帆的飞刀，徐庆的神箭，却相去远了。徐杨二人，就此住在周家耽搁，直到后来，徐鸣皋要三探宁王府，天下英雄侠士大会江西，方才提起。

那雷大春护送十美人开船动身，路上无话。到了北京，先见了东厂太监朱宁、张锐，呈上宁王书信礼物。朱宁拆开书信一观，却是要他二人在武宗面前周旋好话，务要把十美收进宫中。朱宁只道此事必定成功，遂一口应承，把礼物收下。在天子面前，奏知宁王恭敬朝廷，得了江西绝色美人，不敢自享，进贡来京，又添上许多好话。武宗大悦。

岂知各大臣知晓。到了明日早朝，雷大春俯伏金阶，呈上宁王奏章，并十美图容册子。武宗正待观看，却被御史王守仁奏上一本，说自古帝王，宠纳美妃，便是国家祸害。如夏之妹喜，商之妲己，周之褒姒，吴之夷光，皆前车可鉴。宁王身受国恩，不思报效，却来进献美人，蛊惑圣聪、罪无可逃！伏望圣明乾断，将十美发回江西，处宁王以应得之罪，臣惶恐待罪等语。那武宗正德皇帝原是英明之主，听了王守仁一片忠言，顿然醒悟。当时降下旨意，着雷大春将十美人带回江西，俾各人父母领去。宁王却未去罪他，还算便宜。雷大春一场扫兴，只得带领美人回转南昌，一一奏知宁王。宁王虽恨守仁，只是没奈何他，心中忧虑。从此叛逆之心愈急，日与李自然商议兴隆起来，我且丢过一边。

书中却说云阳生，自从金山带了红衣娘灵柩，不辞数千里跋涉，回到长安，将红衣棺木安葬了，回到山中。那徒弟包行恭迎接师父，说丹炉火候已至。云阳生将江南之事，说与包行恭知晓，教他下山去帮助鸣皋等一班义侠，做些锄恶扶良的事业，得个一官半职，显扬亲名，留芳后世。或者回转山中，再学仙道。若不

体念上苍好生之德，行那济困扶危之事，岂得成其真果。包行恭道：“弟子本领平常，只恐干不得事情。”云阳生就在炉内取了少许丹药，叫他吃了。不多一会儿，顿觉精神焕发，身子轻了许多。云阳生道：“你的技艺，也可去得。如今吃了飞燕丹，城墙可以上下的了。只是牢记一件：切勿误伤好人，并贪那财色二字。今日却是黄道吉日，就此下山去罢！”包行恭遵了师命，回到自己卧室，把衣服等类打成一个小小包儿，拜别了师父动身。

行不到半里，只见前面一人叫道：“小包到哪里？”行恭一看，却是师叔傀儡生，便放了包裹，对他拜了四拜，说道：“师叔，今日师父命我下山，去建功立业，不知何日再与师叔相会？”傀儡生道：“本该如此。”一面说，一面把行恭看了一回，便向身旁摸出一粒丹丸，说道：“小包，你把此丸藏好。后首若有危急，性命须臾之际，把来吃了，可以免得灾难。”不知包行恭此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孙寄安为财轻离别 沈醴泉设计抛钱银

话说这傀儡生道术玄通，别成一派，能知前因后果，法术奇妙，只须兵解方能成道。一切作为，于人迥异，谈论亦多异端。不知者以为旁门左道，而不知仙家自有此一脉传流。当时见行恭下山，知他将来有难，故此赠他一粒丹丸。后来包行恭被陷藩邸，幸亏此丹，得救性命，此是后话。

且说行恭辞谢过师叔，背上包裹，一径下山。思想到江南何处去踪寻这班豪杰？既是师父吩咐，谅来自能会见。想起襄阳城内，有个结义哥哥，姓孙名寄安，自幼相交，情同手足，他住县前街上。今相别多年，何不竟到湖北寻访寄安，再作道理。一路晓行夜宿，不一日到了襄阳。进得城关，径到县前访问，哪知数年不见，人事全非。问来问去，并不知寄安下落，只得就在县前一所客寓住下。

那孙寄安原系是富户，幼年跟他父亲在苏城开张药材行生理。他的母亲却是苏州人氏。寄安生在苏城，与行恭对门居住，自小同塾，遂结为生死之交。后来药材生意亏本，他父亲收了店铺，携回湖北，包行恭也出外从师学艺，就此分离。不料寄安跟着父母，回转襄阳，不上一二年，父母相继而亡。寄安年幼懦弱，那族中伯叔弟兄诸人欺他年幼，又是初到襄阳，毫无知交帮助，

把传下家产，瓜分夺取。寄安不敢较量，故此数年以来，渐拮据。妻室苏氏，小字月娥，也是苏州人氏，生得十分美丽。因劝寄安：“如今坐吃山空，还是继着父亲旧业，贩些药材到江南售。”遂把住宅售与他人，东拼西凑，共得数百两银子，就在东门外租两间房子，安顿了家眷，遂自贩了药材，到江南贸易，却也有些洁润。

这日包行恭正在东门闲走，恰巧寄安卖货回来相遇。二人大喜，寄安便邀到家中，吩咐苏氏同仆妇王妈妈准备酒肴，与行恭接风。弟兄二人，细说别后景况，行恭不胜感叹。寄安道：“贤弟何必跋涉远途，不如就在舍下盘桓，亦可代愚兄照应家庭。我意欲川买货，不过月余便回。那时同弟共往江南，一来途中有伴，二来弟兄相聚，你道好么？”行恭道：“哥哥说得是，小弟遵命便了。”过了几日，寄安带了银两，整理行装，吩咐妻子苏氏好生款待叔叔，遂与行恭作别，到四川贩买药材去了。

那苏氏月娥见行恭生得眉清目秀，少年英俊，时常眼角传情，言语之间，双关风话。岂知行恭是个侠士，不贪女色，岂肯作此兽行，只当他嫡亲嫂子一般。见她如此行为，暗想：“寄安是个懦弱的好人，怎地遇这淫妇？若然照此终年出外营生，将来难免弄出事来。声名还是小事，只怕要有谋害事来。我且只做不知，等待寄安回来，劝他到了江南，把以前往来帐目收清，从此在家，别求衣口之计，休到外边卖买。”主意已定，便由她勾引，假作痴呆。终日到城中游玩，晚上回到家中，便早安睡。光阴如箭，其时将近岁底，还不见寄安回来。那一日行恭早上起身，梳洗已毕，用过点膳，便到外边去了。

那襄阳城内有个恶棍，姓沈名醴泉，原系个官家之子，只是门景已旧。为人狡猾刁诈，最喜渔色。结交官吏，包揽讼事，强

占家产，无所不为，人都叫他沈三爷。年纪约有三十，相貌本只平常，她却善于修饰，扭捏出十二分风流。若见了有些姿色的妇人，便千方百计，务要引诱到手。襄阳人与他起个混名，叫做“钻洞狗子”。

那一日也是合当有事。这沈三到东门外寻个相识，正从孙家门首经过，恰遇苏氏立在门前。沈三一见，便立住了脚，把他上下身细看。那苏氏原是个小户人家出身，乃见惯司空。见沈三立定了看他，她却并不羞涩，反把秋波送俏，笑迷迷对着沈三的眼风，与他射个正好，好似当的一声，那魂灵早已扑到苏氏身上去了。正在出神的时候，只见王妈从里边出来，呼唤苏氏进去。沈三想道：“这婆子谅来是他佣妇，我自有道理。”遂去了相识，回转家中，一夜没有睡着。到了明日，便至东门外孙家左右，细细打听。知为孙某之妻，他丈夫出外生理，家中止有一个仆妇，别无他人。沈三就在左近茶坊酒肆闲耍。

一日正在茶肆啜茗，见王妈妈买了些食物走过。沈三立起身来，把手招着，叫声：“妈妈，进来坐一坐去。”那婆子认得他襄阳城内有名的钻洞狗，心中早瞧着三分，便走到茶肆里来，道：“大官人在此吃茶，呼唤老身，有何贵干？”沈三道：“妈妈请坐了，用一杯茶。”便叫茶博士泡一壶茶来。王妈妈谢了坐下。沈三道：“妈妈，你家主人寄安兄在家么？”王妈道：“主人到四川买货去了，一月有余，尚未回来。”沈三道：“妈妈，你每月可有多少工钱？”王妈道：“不过三钱多银子，甚是清苦。”沈三道：“真个苦辛工。只是他家人口不多，止服侍一位娘娘，倒还省力。”王妈道：“我原为贪他没有小孩子，单只夫妇两个，况且男人终年出外贸易，故此将就。近来虽多了个外客，是主人的义弟，叫

做包行恭，不日要跟主人到江南去的。”沈三道：“妈妈，我家中也用你得着。不消做得别事，只要服侍房下一人。现在的婆子，我嫌他龙钟太老。明年妈妈可肯来时，每月给你一两银子。”王妈道：“多蒙大官人抬举，老身感恩不浅。”沈三便向身旁摸出七八钱一块银子，塞在王妈手内，说道：“你去买些点膳吃。”王妈道：“阿呀，常言道无功不受禄，怎好领受大官人赏赐？”沈三笑道：“你只管收了，我自有相烦你处。”

那王妈妈自幼在勾栏中出身，后来年老色衰，沦落无靠，遂为人佣仆，是个察言观色、眼睛都会说话的。见沈三甜言蜜语，又送银子与他，心中早已五六分猜着，便把那块银子递还沈三，说道：“大官人，请说明了，方可受领。”沈三把四围一看，见别的茶客还隔开几张桌子，乃轻轻地说道：“妈妈，我老实对你说了。只为前日瞧见你家大娘子，生得千娇百媚，她只对我笑迷迷的，眼梢上送情，引得我神魂飘荡。这两日连饭都吃不下去，日夜只是想她。妈妈怎地想个计较，使我与她一会，便重重地谢你。这些银子，只算请你吃杯茶的。”仍旧把银子放在她手内。王妈笑道：“一杯茶，要不了许多。”沈三笑道：“就算请你吃杯酒，也是一样。”王妈笑道：“承蒙大官人好意。可惜老身吃了糯米汤，都要醉的。”一面说。一面把银子放在沈三面前，立起身来要走。沈三一把扯住了，道：“妈妈休得取笑。你若嫌轻时、我明日先送你二两银子，此事只要求你作成。”王妈道：“大官人，我老实对你说了。这件事，你只丢开了，到省却许多空念头！据老身看来，再也不得成功。”沈三道：“妈妈何以见得此事不成？”王妈道：“她是好人家的女儿，不比得章台柳，路旁花，费了一两八钱银子，就好着身。要干这事，第一要拼得用银子，又要耐得住

性。慢慢买服了她的心，然后寻个机会，我从中帮衬，方可到手。我晓得你银子虽多，只是量小，舍不得用的，所以说你再也不成。”沈三听了，明知这婆子作难，遂向身旁摸出一锭三两来重一只圆丝锭来，递与王妈，道：“今日委实没有多带，我的性情，最是慷慨的。只要此事成就，一准谢你十两银子，决不上楼拔梯，过桥拔桅的。”王妈道：“大官人，我今日拿了你这锭银子，把你二人勾搭上了，莫说有朝一日主人回来，泄漏机关，把条老性命送掉。就是现在这个结拜叔叔，被他看破出来，他腰里挂的那把剑，好不锋利，削起钢铁来，好像切豆腐干一般，好不厉害！想我这条老命，就卖这几两银子不成？大官人请收好了，我那大娘子在家等吃点心，再不去，把她饿坏了。”说罢立起身便走。不知沈醴泉可曾想得到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睹娇容沈三思恶意 用奸谋苏氏入牢笼

却说沈三见王妈要走，一把拖住衣袖，说道：“妈妈休要难我，我只理会得，决不负你。只是我心上熬不过去，求你设法成此美事，明日我谢你五两银子，事成之后，再谢你十两。明日午后，我原在这里，听你回音。”说着把那块零碎银子连圆丝锭，一并塞在王妈手里。王妈见他情急，只得接银子，说道：“大官人，我干只与你干，但是性急不来，却要慢慢地想法。这银子我权且收下。你有便到此吃茶，我自会进来，你却不要喊叫，被别人看见了生疑。若有路道，我便送你喜信。若是性急，只得原物奉还。”沈三道：“依你，依你，总求你竭力便了。”王妈把头点着山门去了，沈三也自回家。

看官，那王妈是老奸巨猾的虔婆，这些拉马做撮合山的勾当，是她本事。当时得了沈三银子，暗想：“这宗财饷，落得受用。沈三这行子是个吝啬之徒，待我慢慢地收拾他，不怕不赚他二三十两银子。把来买个十三四岁的丫头，只消教养这一年半载，送去院子里，或是做伙计，或是借房间，若得个大老官与她上了头，便好发一主大财，总不然，赚些夜合资。我下半世也可靠她结果。”

一路胡思乱想，已到家门。来至里边，月娥问道：“王妈怎

的去了许久？王妈在提篮内取出点膳，放在月娥面前，笑道：“大娘且请用起点膳来，告诉你一桩笑话。”月娥道：“什么笑话？”王妈笑道：“我方才买了点膳回来，走到山河轩茶馆门首，听得茶馆里有人唤我。你道是哪一个？”月娥道：“我又不是仙人，怎晓得他是谁？”王妈道：“说来大娘也曾见过此人。住在东门内北街上，竹丝墙门内，也是大官人家的公子，叫做沈三爷。就是前一日旁午时候，我出来叫大娘用饭，他恰巧走过，那个穿百蝶绣花湖色海青的标致后生。对我说道：湖北襄阳的标致妇人，也见过几千几百，他只不在心上。自从那一日看见了大娘子，便着起迷来。当日回去，就饭都吃不下，睡都睡不着，好似落了魂的样子，梦里都梦见大娘子的了。只怕就此害了相思病，要想杀这狗才。我听了他这般放肆的说话，本该打三个嘴巴，只为他是个官家公子，况且是我旧主人，只得啐了他一口，就跑回来。倒被他耽搁了半日，累得大娘等来心焦。那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叫花子想起皇后来，你道好笑么？”

月娥听了微微一哂，道：“原来如此。”王妈一头说，一头看着苏氏的面色，见她也不动怒，也不喜欢，倒弄得拿她不定，心中想道：“她若无心，就此把这话丢开，看来此事难成，那锭银子，还算不得姓王；她若提起此事来问我时，春心已动，便可用条妙计，把他们牵合拢来。”

不言王妈妈心中之事，且说沈三到了来日，一早便出东门，在孙家门前走了过去，又走了转来，好似热石上的蚂蚁。走了四五遍，自觉难以为情，遂到山河轩茶坊里边泡盅茶吃。坐了一会，又不见王妈妈出来。会了茶钞，又走过去。到东首酒店里吃了一碗酒。仍旧走过来，到山河轩吃茶。一连三次。那走堂的茶博士

笑道：“三爷可是等朋友么？”沈三道：“正是，正是。今日想他失约的了。我明日再来等他。”会了茶钞，走出门来。其时正是年尽之时，日子又短，看看红日西沉，只得回去。明日又来，有时看见王妈妈走过，沈三连连咳嗽，王妈妈对他看了一看就走，只不进来。他又叮嘱过不要叫喊，只得忍着，心中好不难过。一连三日，弄得沈三昏头昏脑，好似失去三魂七魄。

且说王妈见苏氏并不提起此话，心中纳闷，只把闲话远兜转，说到沈三身上，说他为人温柔款款，器宽量洪，许多好处。那苏氏本则无心，被王妈这张利嘴敲东击西，说得沈三这样好那样好，时时把风流话儿挑动她芳心，竟被她引惑起来。

一日吃过晚饭，包行恭自去安睡，她们主仆两个关好门户，上了楼头，在房中床坐。月娥问道：“王妈，你说在沈三家中，服侍他妻子，姓沈的待你这般好法，你却为何歇了出来？”王妈道：“大娘子有所不知。说出来，却不好看。幸得我与你是女身，别无他人听得，说与大娘笑笑。”月娥笑道：“你这婆子说话，偏有许多批解。难道他来强奸你不成？”王妈笑道：“他肯来强奸我时，我也不歇了。他的妻子生得娇娇滴滴，也与大娘一般的标致，只是没有大娘的风流。他就不称意，倒肯要我五十岁的婆子？看他是个瘦怯的书生，那晓得干起这件事来，就像生龙活虎一般。夫妻二人上起班来，不是弄到天亮，少只亦要到四更。我在他家的时节，正是讨亲相帮喜事。这位娘娘第一夜开荤，就像杀猪也似叫起来。第二第三夜，还是喊爹喊娘当不起。你道这沈三东西厉害么？”月娥笑道：“你倒亲见过来？”王妈妈道：“虽没眼见，听却听得清清楚楚。我的卧房，正在他新房背后，我的床铺，贴准靠着他们的新床，只隔一层薄板。这位娘娘经过了几夜，就吃着

滋味，卖尽田地起来。嘴里娇声浪语，心肝宝贝，一总搬将出来，只是唧唧啾啾的哼叫。夹着那云雨之声，床壁摇动声，帐勾丁当声，宛似唱曲子，加入和琴雅瑟鼓板一般。莫说这娘娘快活，连我五十来岁的人，也动起兴来，翻来覆去，哪里困得着去？好不难受，只得咬紧牙关，把棉被来紧紧抱住，熬到天明。他们也完事了，我也睡熟。等得一觉醒来，被上边湿透了一大滩。到了明夜，又是照式一样。一连一个多月，夜夜如此。他们倒不知不觉，我却当不起来。实在夜夜听出这许多淫水，精液枯耗，弄得筋酥力软，浑身无力。大娘娘，若是我再挨下去，连这条老命都是送掉，故此就歇了出来。”

月娥笑道：“婆子倒会说谎，不信世间有这般的男子。”王妈妈道：“大娘正是好人家女儿，不知外面的事。常言道：人有几等人，佛有几等佛。世间的男子，种种不同。我自小在门户人家出身，也不知经过多少。也有好的，也有歹的，也有大的，也有小的，强的强，弱的弱，有的经战，有的不济，有的知趣识巧，有的一味耍弄，其中大有分别，岂可一例而论。只是像沈三爷这般精力、才貌两兼，实是千中选一。”月娥笑道：“你的话我终不信。据你说，听得他们声音，尚且几乎成了病，难道他们夫妻两个是铁打的不成？”王妈妈拍手笑道：“大娘娘究竟年轻，未知这个讲究。大凡男女交媾，乃是周公之礼，仙人注就的，阴阳调和，血脉流通，所以不甚损血。空有那孤眠无伴，独宿无郎，欲火上升，按捺不下，以致暗泄真阴，本元亏耗，却最是厉害。”月娥笑道：“你这般说起，世上的青春寡妇，年少尼姑，花前月下，枕冷衾寒，未免芳心感动，难道尽成了癆怯症么？”王妈听了大笑起来，说道：“那寡妇尼姑，有的不正经的，便偷汉子；有的正

经女人，却有个极妙的法儿。比了偷汉子还胜十倍，比那有男人的还快活，怎会成病？”月娥笑道：“这事也有什么妙法？”王妈妈道：“这个法儿，大娘娘谅没晓得，却是外洋来的，名叫‘人事’。我自三十岁嫁了人，不上一年，那男人故世，直到今日，做了二十多年寡妇，从没偷过汉子，幸亏得这件东西消遣那长夜凄凉。”月娥道：“我不信。”王妈妈道：“大娘若不信时，我侄女哪里，有一件在彼。明日我去拿来与大娘试一试，你就知道我不是说谎。”月娥面上倒红了一边，便道：“试却不要试，我只看一看是件什么。”王妈妈道：“这却使不得。那件东西有些古怪，试倒尽管试用，却是看不得的。若是看了，一定要害赤眼风毛病。所以用的时候，先要把灯光吹灭，方才在匣子内拿出来。”月娥不知是计，上了王妈的圈套，以致坏了名节，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老虔婆设金蟬巧计 沈三郎蹈杀身危机

却说那王妈原系是个虔婆，把苏氏说得春心引动，脸乏桃花，暗想：我只道世间男子，都是一般，岂知却有这许多好处。据婆子说，那姓沈的本领，却不胜如丈夫倍？若得与他春风一度，倒也未为不可。想我丈夫时常出外经营，我怎挨得这孤单长夜。王妈既有些妙物，就试他一试何妨。若果然奇妙，亦可借此行乐。”便道：“王妈，你说的那件古董，却怎的试用？”王妈道：“这件东西一人不能用，却要两个女人更替落换。我明日去拿了回来，等到夜里，灭了灯火，在匣内请出来，上面有二条带子，把来束在我腰内，此物恰好在两腿中间，与男人的一般。大娘若不嫌我身上齜齜，我就与大娘同衾共枕，你只当做我是男子，便与你行事，遂你胜如真的十倍。”苏氏只道当真有此妙物，心中想道：“我往常听得人说，尼姑们常用一件东西，拿来当做男人，杀杀欲火，叫什么角先生，谅来就是此物。却不道这般好法。且等他拿来一试便知。”当夜主仆二人说笑了一回，各自安寝。

到了明日午牌时候，王妈妈出来买物，走到山河轩门前，早望见沈三伸着头颈，在哪里张望。见了张妈走过茶肆，好似天上落了宝贝下来，连忙问道：“成就么？这两天等得我好苦。”王妈道：“休说休说，此事再也不成！“你的银子，只好原物奉还。我

只露得半句，被她足足骂了一夜。大官人，你休起了念头罢！”沈三听了，好似一桶冷水在头上淋下。呆了半晌，皱着眉头说道：“妈妈怎的与我想法，那怕与她会只一会，我就感恩不尽。”王妈妈笑道：“大官人，你且说一声看，若然成就，毕竟肯谢我多少？”沈三道：“你若干得成功，一准谢你十五两银子，十足十兑，厘毫不少便了。”王妈道：“倘有失信如何？”沈三道：“我若失信，死了脑袋都没下落。”当时沈三这厮随口说了一句，哪知出口有愿。莫道无神却有神，后来果然脑袋没有下落，应了此言，也是他奸淫之报。晚生奉劝列位，切勿淫人妻女，做那偷香窃玉之事。你只看历古以来，无论稗官正史，所言淫欲之徒，哪个有得善终？即使漏网，终不免妻女出丑，子孙落薄，弄得做了鬼还没羹饭吃。所以昔人有副对联说道：

妓女之祖宗，尽贪花浪子

绝嗣之坟墓，无非好色狂徒。

且说王妈见沈三立了重誓，谅不失信，便笑着说道：“计是有一条在此，你只要依我行事。”沈三道：“全凭妈妈调度，我终依你。”王妈就把昨夜之事，一是一，二是二，从头说了一遍。沈三大喜。王妈道：“少停到了黄昏后，你只悄悄来到我家楼门口。你只看后门上面，有一个镇风水的八卦，就在此等候。我安排停当，便来开你进来，领你到我房内，卧在我的床上。我去灭了她的灯口，只推忘携了东西，便出来换你进去。你只不要开口，便上床去干事。这叫做金蝉脱壳计。你道好么？三十两银子，值也不值？”沈三大喜道：“好计好计，日后重重谢你。只是那姓包的，防他露眼。”王妈道：“这个不妨。他一到家里，遂在厢房内睡了。莫说不到内里，连客堂都坐不定的。只是月明皎洁的天气，有时

黄昏过后，在园内使剑，老身自来关照。”说罢出门去了。

沈三巴不得红日西沉，用过晚膳，便到孙家后门首来。抬头一看，果然门上钉着一个八卦。便侧着耳朵，向门缝内听时，里头并无声息，哪知门内还隔开一片空地，故此听不出来。这时苏氏正在用晚膳，包行恭方才回来。苏氏道：“王妈，安排叔叔用夜膳。”行恭道：“多谢嫂嫂费心。”行恭吃了夜饭，便到厢房内安睡。那王妈服侍苏氏用过夜膳，先上楼去，她把碗盏收拾停当，暗暗来到后边，把后门轻轻开了。只见沈三钻了进来，依旧关好后门，引领了沈三，来到扶梯旁边，低低说道：“大官人，把鞋子脱了，提在手中，轻轻随我上楼。”婆子在前，沈三在后跟着，捏手捏脚，走上楼来。王妈把嘴向左边门内一歪，沈三会意，便直钻进去。见里面一张榻床，一条半桌，便轻轻坐在榻上，把帐子下了等着。

那王妈来到苏氏房内，说了几句闲话，便道：“大娘娘，我方才到侄女哪里，拿下这件宝贝在此，今夜野鸭来陪鸳鸯睡。”月娥道：“这个却不羞么？”王妈道：“你我都是女人，有什么羞？目今的时世，哪个女不偷汉子！趁着青春年少，不干些风流事，到老来懊悔嫌迟。”二人说着，大家解衣就寝。王妈有意迟延，等苏氏先入衾中，一口把灯吹灭，轻轻说道：“大娘，你先睡着，我去取了那话来。”即便来到自己房中，对沈三低低说道：“你把衣服解开了，进了房门，靠右边摸去，便是卧床。她眠在西边一头。你不要开口，只上去行事。倘事决裂，我自来周旋。不要忘了我今日之功！”

沈三依他言语，来到苏氏房中，把衣服脱下，放在床边机上，赤条条跨上床来。掀开绣被，便把苏氏搂抱在怀，觉得肌肤凝脂，

兰麝喷溢，欲火哪里按捺得住。即便腾身而上，云雨起来。那苏氏起初还道王妈，说道：“婆子，这些年纪，身处怎的滑腻？”沈三只不做声，竭力奉承。苏氏觉得有异，暗想怎的竟与男人一般？把手摸时，却是天然生就的东西，并非外洋到来的宝贝，便道：“你是何人，这般大胆，串通了婆子来勾引奴家？若不说明，我便叫喊起来，把你送到当官治罪！”沈三跪在床头，把自己想慕他美貌，与王妈设下这计，从直说了“只求娘子垂怜！”那月娥身已被污，正是生米煮成熟饭。况且丈夫常常出外，结识了他，倒也正用得着。便一手搂着沈三道：“如今身已被你玷污，只是休要负心，切勿泄漏他人！”沈三指天说地，誓不忘恩。二人你贪我爱，再上巫山，重整旗鼓，直到晓鸡叠唱，方才雨散云收。沈三着衣下床，月娥叮嘱晚上早来。那王妈便来送沈三下楼，出了后门，说道：“大官人许我的银子，晚上千万带来。”沈三点着头，一溜烟出巷去了。王妈关好后门，见时候太早，再去睡了。

自此以后，沈三一到天晚，便到孙家与苏氏行奸。月娥备了酒馔，在房中饮酒行乐，俨如夫妇。二人打得火一般的滚热。沈三买得仇十洲的春意图来，按谱行云，照图作雨。月娥记了王妈之言，问道：“沈郎，王妈说你怎的好本领，如今只怕不及来前时？”沈三知道王妈的谎话，只是要博月娥欢喜，不惜重资，购取春方媚药。又买得一套淫具，共有十件家伙，装在楠木匣内。这十件家伙，有硬有软。有的银子打成的，或是套在此物外面，或是挖耳等类，可以在女人的里面搅弄。有的是鱼脬做成，亦是套在阳具上的，行起事来，隔了一层，便能久战不泄，名叫如意袋。有的用鹅毛做成一个圆圈，带在龟头上，行起事来，周围着力，便能格外爽快，名叫鹅毛圈。种种都是奇技淫巧，各有名目，

不能枚举。沈三同苏月娥二人，今日用这件，明日用那件，只管取乐。后来逐渐胆大，索性留在高楼，省得夜来朝去，只图日夜宣淫。

光阴迅速，冬尽春来。正在正月半边，那一日包行恭饮酒回来，暗想：“哥哥去了两月有余，不见回来。这里襄阳城又无相识，独自一个，好不乏味。”睡了一回，再也睡不去，便跳起身，抽了一把宝剑，趁此月明如昼，到后面舞弄一回。只是门户紧闭，怎好惊动他们，即便飞身上屋，意欲越进里边。哪知跳上瓦，房中忽听得一声咳嗽，暗道：“奇了，这声气不似女人，像个男子声音。莫非兄长回来？”便留住了脚，在窗外一听。不听时万事全休，只一听时，不知弄出什么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除奸淫夜斩沈三郎 包行恭大闹杏花村

却说包行恭是个精细之人，听得这声咳嗽不像女子，就在窗外一听。刚听得一个男子声音，只说得“嫂嫂”两字，忽闻苏氏惊骇起来，道：“阿呀，窗外好似人影。”行恭知道失于检点，即便飞身跳上楼屋，俯伏倾听。只闻苏氏“呀”的推开楼窗，道：“没有什么。”一个男子声音的说道：“我说是狸奴，你只不信。那遮槽板上怎的立得人么？”苏氏将窗带转，说道：“沈郎，你不知包叔叔学过剑术的人，是个有本领的。”行恭听了，心中早已明白，随即依旧回到厢房，暗想：“哥哥如此好人，不道遇此淫妇。我不知也罢，既然知了，怎好袖手旁观？将来难免被奸夫淫妇所算。若待寄安回来，告知此事，却有许多不便，这个断断使不得，反要害他性命。又要周全他脸面，却便如何是好？”想了一回，不觉自己失笑道：“我却怎的愚笨！只要如此，便是万全之计。此人姓沈，不知叫甚名字。只是我认不得他，少停待我等他出来，认定面相，方可行事。”到了四更过后，包行恭跳上瓦房，来到后面对面一株女贞子树上，坐在丫枝内等待。哪知却不见出来。看看东方已白，红日将升，只得回到厢房，暗想：“怎的不见出来？难道大门内出去不成？莫非这厮整日匿在楼头？”哪知沈三连住三日。

那一天乃是正月十七，行恭到了四更时候，又到树上坐着。忽听得后户之声。只见王妈妈送一个后生来，便关了门进去。那后生低着头，向西而去。包行恭跳将下来，一路跟去。来到离城半里之遥；有一条塘岸，一面沿着官塘，一面却是松林，地名叫做南塘，却是旷野无人之处。行恭在松林内抄到前面，等待这后生经过，便从林子里窜将出来，只一把，好似鹞鹰抓住小鸡。直提到林子里边。沈三见他浑身黑色，紧装扎束，腰间一把宝剑，还道是个断路的歹人，便道：“好汉，你要银子，只管拿去便了，不要伤我性命。”包行恭道：“我却不要银子，只要你的性命！”说罢，把宝剑扯在手中。沈三吓得魂飞天外，跪了下来。只求饶命。行恭道：“饶你不难，你只把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与孙寄安妻子几时私通，一一说明，我便放你。”沈三战战兢兢的说道：“小人姓沈，名醴泉，排行第三。与那苏氏交往，未满一月。可怜我世代单传，下无子息，妻尚年轻，家中还有八十三岁一个老母，望好汉饶我一条狗命，以后再不敢到他家的了。”包行恭道。“我也对你说了，我乃姓包，名行恭，江南苏州人氏，与孙寄安八拜之交。本当放你回家，只是我这口宝剑，采五金之精英，合龙虎之灵药，炼之三年，方能成就。虽云锋利，实未试过。今日有缘，得遇仁兄，难为你得发一个利市！”说罢，手起剑落，把沈三分为两段。看那剑上血不留滞，果然锋利。一手把沈三首级提将起来，望着塘河内咕咚一声丢去。在他身上割下一块衣角，蘸着血，在大襟上写了八字，道：“奸淫妇女，云阳生斩。”把剑插在鞘内，即便回转孙家，心中好不没趣。寄安又不知何日回来，那嫂子这般淫贱，我住在此间做甚？便写了一封书信，书中辞别他，先到江南，劝他在本地营生，休再离乡背井，到远方贸易，

免得家中没人照应等语，把来封好了，交与苏氏，辞别了要走。苏氏挽留不住，只得由他自去。

后来有人传说，南塘松林内有个无头尸首，身上穿的绣百蝶湖色海青，大襟上写着血书，说是云阳生所杀。王妈听得这个消息，报知苏氏，正在疑心，莫非却是沈三？又听得说沈三家人已去认看，果是沈三。只寻不见脑袋，现在襄阳县出城相验了。苏氏吃了一惊，心中好不悲伤，暗暗哭了一回。忽然醒悟道：“沈三却是被包行恭所杀，怪不得他要紧脱身而去。”王妈妈道：“大娘子怎见得是包大爷所杀？”苏氏道：“他的师父，不是叫云阳生么？一定是他知了风声，将沈郎杀死，却推在师父身上，使那县官不敢追究。”原来陕西、湖北一带，十三生的名声浩大，谁不惧怕。果然襄阳县见了是云阳生所杀，不敢穷追。只当具文故事，名为缉访凶身，实是遮人耳目吧了。直到寄安回家，行恭去已半月。见了留别的书信，寄安就在襄阳开了片生药铺，从此不到远方做客。

我把襄阳之事一笔扫开，单说包行恭辞别苏氏，离了襄阳，向东大路而行。过了荆门、武昌，由兴国、九江到漳泽，雇一辆车子，朝行夜宿。此路到江南，要经过饶州、休宁、广信、开化等处，一路江西、安徽交界，犬牙相错。在路行了半月有余，那一日来到兴安县地界，乃是江西该管。正值仲春时候，融和天气暴暖。行到午牌时候，望见前面树林中，挑出一面蓝布的酒帘。包行恭顾问车夫：“前面什么地方？”车夫道：“大爷，前面过去二三里，有个大市镇来了，唤做张家堡，乃东西往来孔道。哪里车马辐辏，人烟稠密，妓馆青楼，鳞次栉比。爷若喜欢顽耍，在此住几日去。此地的店铺，不亚于南昌城内，尽有大客寓，房屋

宽敞。晚上有行妓到来，任客选择。有几家大酒馆，出名的好酒菜，而且价钱公道。”包行恭道：“一个乡镇吧了，怎的这般热闹？靠那过往客商，倒有如此生意。”车夫道：“爷们不知。这张家堡，出名的叫做小景德镇。堡上方方一带，有数十家窑户，专做上细瓷器。各处客商不到景德镇时，都来此地进货。每只碗窑上，一年要做好几万银子生意。故此各店家卖买甚好。若单靠过往客商，怎立得起偌大市面么？”包行恭道：“原来如此。”

一路讲讲说说。已到镇上。只见一片茶肆，甚是浩敞。包行恭道：“我们口渴得紧，在此吃杯茶再作道理。”便跳下车来，就在沿街桌子泡了一壶茶，坐将下来。看那对门，却是一家酒肆，那蓝布帘上，写着“杏花村”三字。门面虽只一间，望到里边坐头，却也不少饮酒的人，出出进进，甚是热闹。面前系着一匹白马，鞍辔踏凳，装饰得甚是华丽。正在看时，只见店中走出一个后生来，年纪二十左右，却是有些面善，从哪里见过的样子。那后生见了行恭，将他上下身看了一眼，走到东面去了。不多时，依旧走入酒店，进门的时候，回转头来把行恭一看，也像认得的光景。行恭想了一回，再也想不出来。车夫道：“大爷，对门的高粱酒是有名的，爷若用酒的，何不过去喝一杯？”包行恭道：“你若喜欢饮酒，我就同你去喝一杯。”车夫听了大喜。

二人立起身来，正要走到对门，忽听得酒店里边一片声扰攘起来。丁丁当当，乒乒乓乓，好似碗盏壶瓶、台机桌凳尽行翻身的样子。望到里边，人头挤挤，只打得烟尘丢乱，落乱纷纷。有几个人飞奔出来，一路向东而去，好似唤人的模样。二人便立定了，看不多时，来了四五十个大汉，手中短棍的短棍，铁尺的铁尺，一拥而进。车夫道：“这班人都是窑上的做工，最喜打降。他

们齐心得狠，若吃了亏时，一呼百应。今日这两个过客惹了他们，终没便宜。”只听得里边厮打之声，只少得房屋翻身。外面的只管陆续进去。车夫道：“只五六间房，只怕挤得满了。”隔了一刻，里面的人纷纷回出来，外面的人还要进去，两下挤住。只见一个黑脸大汉，手执二条台脚，横七竖八，一路直打出来。那些人挡他不住，口里只叫：“不要被他走了！”包行恭正要回到茶坊里去，不料那黑大汉已到面前，不分皂白，举起台脚向行恭夹背打来。行恭方才旋转身躯要走，不防他打，故此打个正着，觉得十分沉重，不觉大怒起来。要知二人交手情形，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张家堡厮打成相识 英雄馆举鼎遇故人

却说包行恭回身要走，不防他夹背打来。虽不大碍，却也受着微伤，心中大怒起来。旋转身躯，正待发作，他却又是一下打来。行恭将身偏过，暗道：“此人好生无礼！怪不得动了众怒。”便去众人手内夺过一条棍，就在街上对垒起来。众人团团围住了吆喝，却倒不敢上前。二人一来一往，打了二三十个回合，那黑大汉渐渐地气力不加，招架不来。行恭见他只是发喘，越发逼紧上来。打到四十来回合，行恭卖个破绽，让他打过门来，将身闪过一边，飞起一脚，把黑汉踢倒在地。赶上一步，将夹背心抓住，把铁尺丢去，提起拳头便打。一连打了二十来下，只打得这黑大汉吼叫连连。行恭道：“你会叫时，老爷偏要打！”

提起拳头，正要打下，只见一位英雄，分开众人，大叫：“包贤弟，打不得，都是自家人！”行恭听了这声音好熟，扭转头来一看，原来却是狄洪道，连忙住手，道：“狄道兄，这位是谁？”洪道早已走到面前，附耳说道：“贤弟，这就是罗季芳。你们怎的打将起来？”罗季芳脱得身时，跳将起来，看见狄洪道到了，便道：“老狄，这厮打得我好重，我不与他干休！”洪道道：“呆子，都是自己弟兄，快些别处去饮酒！”包行恭忙向季芳作揖，道：“小弟有眼不识泰山，冒犯大哥，罪该万死！还望大哥恕我。”季

芳弄得难为情起来，便道：“罢了罢了。”对了洪道道：“老狄，你的令高徒，还在酒店里被众人围困着。”洪道道：“既然如此，何不早说？”便同了行恭一齐来到店中。只见王能被众人围住，正在脱身不得，连忙大叫：“各人住手！”那外面的窑上从人，跟进喝叫住手：“他们有人来此，评理便了！”众人遂住了手。

洪道便问王能：“你二人因何与他们厮打？”王能道：“我们在此经过，罗师伯把他们的碗料碰翻了。我便问他们该值几何，如数赔偿便了。哪知此地的人不讲道理，只是不允。遂到这里酒店内请他们吃酒，问他到底要赔多少？他们只是无价，倒说：‘杀了人要抵命，倒是容易，碰坏了我们的碗料，是没价的。’你道天下有这么么？”那些窑上人众口一词：“我这里定下规矩，不独张家堡如此。你们不信，各处去问。就是景德镇，也是一例。别的都有价，惟有碗料没价，谁叫不让。你们若把烧好的瓷器进碰了，有一只赔一只，不要诈你一文。只那碗料，却是没价的。”狄洪道对罗季芳道：“大哥，你未出过远门，不知外边之事。他们实有这个规矩。只怪你自不小心。”便向众人说道：“他在哪里碰坏你的碗料？”众人道：“就在东边三四家门首。”洪道道：“既然在这里碰坏的，此地茶坊只有对门最近。请众位吃茶。”便先走到茶坊内，吩咐店家，每一张桌子上泡八壶茶，总共多少银子？店家道：“小店里二十张桌子，总共一百六十壶茶。每壶十个大钱。”洪道向身边取出银子，算清茶价，向众人拱一拱手道：“难为众位，小弟赔罪了！”众人面面相觑，都不做声。

洪道便同了行恭、季芳、王能一齐走了。行恭把些银子给了车夫，便问道：“狄道兄，他们初起这般不得了，怎的吃了一茶，便就没事？”狄洪道笑道：“碗窑上规矩如此。每逢搥了碗料，便

横冲直撞。你若略为碰了一碰，他便把肩上一板碗料丢在地上诈人，再也不得了。懂了他的法子，只要就近的茶馆内，合堂惠了茶钱，叫做满堂红，就没事了。碗料却不消作价。罗见与小徒不知这个规矩，被他们拉到酒店里去，就不得开交，要诈你个不了。

四人说着走着，走了半里多路，只见一座酒楼，招牌上写着“英雄馆”三字。包行恭道：“这个店号取得别致。还是英雄卖酒，还是英雄饮酒？”狄洪道笑道：“自然饮酒的是英雄，岂有开馆自称英雄之理？我们就暂做一刻英雄里。”大家笑着上楼坐定，下楼酒保问过点菜，搬上美酒佳肴，四弟兄饮酒谈心。王能道：“方才我看见包师叔好生面熟，一时想不起来。”洪道道：“亏你前年冬间会过，难道就忘了？”包行恭道：“道兄，休说他不记得，那时只会得一刻工夫，遂即分手，又隔了年余。我也见了，他，但觉面善，只是记不得哪里会来。”便问起徐鸣皋众人消息。狄洪道把前事一一说了，直到太平县失散之后，独自一人，再也寻他们不见，如今欲上南昌访寻，来此经过，见众人围着厮打，听得吼叫之声，好似罗大哥，故此进来一看，却不道与贤弟交手。便问：“罗大哥怎的到此？鸣皋、小舫、李武。可曾见否？”季芳道：“我与王能两个被他们拿住了，解上江西，幸亏山中子救到他的船上，把我摇到一座高山。山上有个石洞，洞内有个老道士，却是那年在句曲山会过的。那老头儿就叫做玄贞子。留住我们，直到如今。终日吃些蔬菜，又没酒吃，挨得我要死。几次要想同王能逃下山来，这老儿会起卦的，他就预先说破了。后来决意私下走了，哪知走了一夜，仍在山头上面，再也寻不到下山道路来。直到前日，他叫我下山：‘一路到江西南昌，众弟兄皆在哪里候你。’那晓走得不到两日，便果然就逢着了。”包行恭把自己下

山以后之事，也说了一遍。洪道道：“我们如今同到南昌，再作道理。”众人都道：“甚好。”大家开怀畅饮。

酒保添上酒来，狄洪道道：“小二哥，你家的店号英雄馆三字，要算不通。若说开店是英雄，太觉夸口了；若说饮酒的是英雄，倘然不是英雄，难道不卖他吃？若说奉承主顾，何不称了状元馆、高升馆、集贤馆、迎仙馆，皆可取得，偏偏用这‘英雄’两字，好像强盗开的声气。”酒保笑指着里面阁子里道：“爷们不要问，这店号的缘故，只到阁子里去看了便知。”众人听了，一齐立起身来，同到阁子里时，上面几上供着一只古鼎，约有千斤之重。上面有一块匾额，写着“临潼遗事”四字。中间一张桌子，朝外摆一把独坐。右边挂着一牌，牌上写得明明白白：不论军民人等，能举起此鼎者，任吃不要钱。右边也挂一牌，牌上空着，只有起头四字道：“勇士芳名”，却并无人名写着、讲来没发过利市。

狄洪道便问酒保：“你家店主人姓甚名谁？此鼎谅是他设法在此，可曾有人举过否？”酒保道：“不瞒爷们说，我家店主人，不知他姓什么，只晓得是湖北人。我们都称呼他姑老爷。这里店主娘娘姓王。店号叫做醉仙楼。去年招了那位姑老爷来，改了英雄馆，就设下这鼎来，至今七八个月了，举过的人不知几千几百，从没有举得起的。近来人人都晓得拿他不动，所以来举鼎的人稀少了。”

包行恭道：“你家姑老爷可举得起么？”酒保道：“这倒不知道。”狄洪道道：“他既设此，岂有举不起之理？”罗季芳道：“谅这个小小鼎儿有多重，难道就没人拿得起来？”一面说，一面揎起双袖，两手执定鼎足，用力向上抬去。哪知好似苍蝇撼石柱，

动也不动。洪道道：“这个小鼎儿，怎的倒重起来？”季芳道：“老狄不要取笑，看你来！”洪道道：“我却举他不得。”王能道：“罗师伯，把鼎盖去了，便好举了。”季芳道：“这个自然。”王能便替他去提鼎盖，哪知连盖都拿不起来。王能涨红了脸道：“怎的沉重？”包行恭道：“贤侄，据我看，这鼎盖也有五百来斤，总共约有壹千二百斤，如何举得起来？”王能道：“包师叔，你来。”包行恭道：“只怕举他不起，被人笑话。”狄洪道道：“都是自己弟兄在此，这又何妨。”

包行恭也把衣袖卷起，双手执定鼎足，把全身功夫运在两膊之上，用尽平生之力，喝一声“起！”便将这鼎高高举起。将身行动几步，便依旧放下。众人都喝声彩道：“好大力量！”行恭道：“狄兄，你来。”洪道正要上前，只听得酒保同了外面吃客叫道：“开店的来也！”众弟兄看那边一位英雄上来。不知何等样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南昌府群英聚首 兴隆楼兄弟重逢

却说众弟兄闻得店主人上楼，向外看时，只见一位英雄，头上蓝绸扎巾，身穿元缎褶子，英雄跷包，足上薄底乌缎骠靴，腰间悬一口宝刀，生得英气勃勃，威风凛凛。走到阁子里来，对着众弟兄唱个大喏，道：“不知列位英雄到，有失迎迓！”狄洪道仔细一看，大喜道：“吾道是谁，原来焦大哥！”那人见了洪道，失声：“阿呀，我说何方豪杰到此，岂知洪道兄弟驾临！”洪道便向季芳、王能道：“大哥，贤契，认得此位否？便是湖北侠士焦大鹏哥哥。”当时季芳、行恭、王能连忙见礼，各通姓名。大鹏大喜，忙叫店伙换一席上等酒肴，与众位英雄接风。席间说起平日仰慕之心，大家欢喜。

大鹏问起洪道别后事情。洪道细说一遍，大鹏道：“小弟别后，相送王介生到了余姚，回到姑母家中住了几时，便到这里闲游。此地堡上有个教头王伟如，单生一个女儿，名唤凤姑。却是女中豪杰，武艺高强。誓配英雄豪杰，因此高低难就，年纪二十三岁，尚未受聘。在此设立擂台，暗选婚配。小弟不知就里，上台比试，被我胜了她。他父亲将我留住，要招我为婿。小弟再四推辞，他父亲哪里肯放。我推辞不得，就赘在此间。因欲结识一班豪杰，故此改换店号，叫做英雄馆，打动过往英雄之意。里边

设立此鼎，引诱豪杰出手，不意今日巧遇大哥与众位英雄，真乃天赐相逢，实为万幸！”

当日传杯弄盏，宾主尽欢而散。到了黄昏时，大鹏留住众弟兄，同到家中。离店不远，房屋十分气概。呼唤妻子王凤姑与众人相见过了。当夜结为异姓骨肉，每日陪了众人各处游玩，丰盛酒肴相待，一连住了十余日。狄洪道等要到南昌寻访弟兄，焦大鹏设席饯行，又赠了各人盘费。临行时说道：“众位兄长先到南昌，小弟也要到来，亦未可知。”众人辞别了大鹏、凤姑，出了张家堡，望南昌进发。一路花红似锦，草碧如茵。雇了四骑牲口，弟兄们说说笑笑，颇不寂寞。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一日来到南昌，打发赶牲口的回去，就在客寓中安歇，每日在热闹处去游览，不见弟兄们下落。那一日清早起，各人梳洗已毕，店主人道：“今日四月十四，祖师诞日，这里卫道观中十分热闹，九流三教，都有到来。爷们何不随喜随喜？”季芳道：“老狄，我们就去逛逛。”洪道、行恭都道甚妙，兄弟们倘有在此，或者碰见也未可知。随同了王能，出得寓所，一路径往卫道观而来。只见街坊上面，进香的红男绿女，挤挤挨挨。到了观前，看那卫道观起造得规模宏大，殿阁崇峻。里边赶做买卖的，九流三教，好不热闹。也有茶篷酒篷，卖食物的，卖果子的，纷纷扰攘。各处玩了一番，同到观门口。只是相识的一个都不见面。包行恭道：“今日大气颇热，挨在人丛内，口渴得紧，我们买碗茶吃了去。”罗季芳道：“何不吃碗冷酒，却不胜这滚热的泡茶？”包行恭笑道：“罗大哥说得是，倒是冷酒解渴。”狄洪道指着道：“就是那个篷子里好么？”

正要走去，忽听得背后一人叫道：“师父却在这里！”洪道回

转头来一看，却是李武，人喜道：“你几时来的？且一同去吃酒。”五人进了篷子，打了五斤瓮头春来，点了几样卜酒菜。洪道便问李武别后之事。李武便将太平县逃出，以后遇见鸣皋，石壕村遇见方国才，大闹望山楼，力斩五虎，剿灭石壕山强盗，焚烧山寨烧出一条火龙，几乎一齐送命，幸得霓裳子相救，斩了孽龙。“就同师叔二人，向南昌而来。那师叔性爱山水，见了好山好水，再也不肯走，就在山村住下。每日翻山扒岭，探异搜奇，一路东耽西搁，直到正月元宵，方至安义山中。二人正在行走，忽起一阵怪风，刮得尘十冲天，眼都睁不开来。及至风过，那师叔不知哪里去了，四面瞭望，影踪全无。我又不肯走开，恐师叔来时寻我不见，故此坐在树下等了好半歇，只是不见。我就借住山村，各处打听，杳无下落。只得一路走，一路寻，直到三月初头，方才到此南昌。每日出来，寻访鸣皋及各位师伯。至今又是月余，却一个都没见。如今幸遇师父与罗师伯在此，就好商酌了。”洪道就命李武见过了包师叔，李武向行恭叩了个头，立起来。

大家又饮了一会，会过酒钞，出了卫道观，一路行来。洪道道：“如今妹丈不知下落，吉凶未卜，如何是好？”罗季芳道：“待我到安义山寻他。”李武道：“师伯又来了。这安义山数百里，周围山连山，山套山，你又知他走的哪一条路？小侄同行的人，眼见一时失去的，尚且没有寻处，师伯却从何处去寻觅？据我看来，这阵风甚是奇怪，只怕被妖魔摄去。”王能道：“敢是大虫拖去？”洪道道：“胡说，他却怕了大虫？”行恭道：“深山穷谷，何所不有。最厉害的东西，名为飞天夜叉，来去只一阵怪风，任你英雄好汉，都被他连皮带骨吃了。今照李武所言，有些相像。”众人听了，都呆着。那罗季芳大哭起来，便要李武领去安义山中，

好歹寻个下落。洪道道：“大哥休得如此。这里什么所在，惹出事来，非同儿戏。我想夜叉也伤他不得。前年夏邑山中有个夜叉，被伍天熊他一锤打死，何况妹丈英雄。”遂将徐庆说起的轩辕庙之事，说了一遍。行恭道：“这却不同。夜叉亦分等类，这是寻常的夜叉罢了，只好当他畜类。若说飞天夜叉，乃神通广大，变化无穷。能变美妇孩童，昆虫鸟兽。非但可以隐形，并可门缝墙壁出入无碍，天神天将尚且捉他不得。亦能呼风唤雨，雷电相随。只是有件好处：他虽凶恶，却讲情理，无缘无故，不来吃你。他必变做绝色美女，引你调戏他，若然淫污了他，方才吃你。那徐兄谅不致此。”罗季芳道：“我家老二生平不贪女色的”行恭道：“罗兄放心。吉人天相，少不得安然大事，过几日就会见。”洪道道：“但愿你兄之言。”

一路闲谈，只见有座大酒楼到来。沿窗坐着一个书生模样，轻摇纸扇，背窗而坐。李武指着对洪道道：“师父，你看此人可像慕容师伯否？”洪道抬起头来一看，便道：“果然。我们一同上去，若不是他，我们就在此用些酒饭，省得寓所去吃。”众人都一齐上楼来，一看，只见一枝梅、徐庆、杨小舫都在哪里，还有一人却认不得。一枝梅等看见罗季芳同着一班兄弟上来，便一齐站起将来相接，大家欢喜，一同入席。周湘帆吩咐跑堂的添上杯箸，加上肴馔酒来。

狄洪道便问这豪杰姓名，并问他们几时相聚到此。一枝梅便把别后到了京都，留住几月，后来游到此地，遇徐庆、小舫，说起蒙这位周湘帆兄义气相投，结为兄弟，居在他家之事，细细说了一遍。徐庆请教包行恭姓名。洪道道：“此位是我师弟，便是云阳生师伯的高徒包行恭便是。”就把行恭奉师命下山到襄阳一

席话，直说到张家堡一并相会，又遇草上飞也在堡上开店做买卖，并英雄馆之事，对众人说。一枝梅等道：“久慕包兄大名，今日幸得相逢，实慰生平！”行恭谦逊一会。那罗季芳说起鸣皋一事，众人惊问情由。李武把前事告诉一遍，众人疑惑不定，都道多凶少吉。本则弟兄相会，又添了二位英雄兄弟，十分大喜，只为了鸣皋之事，变喜为忧，大家没兴。周湘帆只得慰解道：“事已如此，且莫着忙。如今众位且请到舍，兄弟们聚在一处，再做商量。城市居住不得，恐怕露眼不便。”狄洪道等谢了湘帆，便叫王能到寓所，取了衣包物件到了。

众人直吃到日落西山，共到湘帆家中。湘帆吩咐备酒，与五位接风。席间议论鸣皋之事，一枝梅道：“兄等休慌，明日小弟去安义山中走遭。上天入地，好歹寻个下落。”众人大喜。不知果然寻见，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一枝梅安义山寻友 徐鸣皋元宵节遇妖

却说周湘帆大开筵席，与狄洪道等接风，众弟兄欢呼畅饮，虽则闹热，只因不见了鸣皋，觉得乏兴。一枝梅暗想：“新添了二个豪杰兄弟，旧时的人，个个齐集。单单少个鸣皋，就像军中没有了主将的样子。为义气上，我去找寻，比别人容易些。”当时便对众弟兄道：“我明日到安义山中寻访鸣皋，务要得个下落回来。”徐庆道：“慕容兄去时，可要李武同往？”一枝梅道：“不必。他若同去，反觉累坠，倒是独自去的好。”众兄弟心中略慰。当夜尽欢而散。到了来朝，一枝梅轻装软扎，背插钢刀，辞别了众人，便向安义山而去。众弟兄同在周府盘桓，等候鸣皋消息。每日在家讲讲时事，比比武艺，或是看着棋，或是吃吃酒，颇不寂寞。

我且让他们耽搁下去，如今再说那徐鸣皋，自从剿灭飞龙岭，与李武向江西而来，一路游山玩水，过了漳泽、新都，渡过鄱阳湖，来到安义山中，离南昌不过数日路程。那一日正是元宵佳节，行到一处地方，群峰围绕，树木甚多，赞道：“好个所在！”你看沿溪一带，都是倒垂杨柳，溪涧中山水澄清，游鳞可数。山坡上碧草如茵，兰香阵阵。树间鸟语鞍+鹑，春风拂拂。二人缓步而行，观之不足。忽然间树林里卷起一阵怪风，刮得飞砂走石，

霎时间天昏地暗。这阵风团团旋将起来，便觉身不由主，如在云雾之中，不知东西南北。一会儿风定，抬头一看，依然旭日当空。回转头来，不见了李武。暗想：“这又奇了，难道被风吹去不成？”遂即四处抄寻，哪里有个影子。

寻了一回，只见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只得向前而行。沿溪弯弯曲曲，前面有一所高大房廊。心中想道：天色已晚，腹中又饿，不如就此借宿一宵。走上前来，只见朱门铜环，双扉紧闭，暗想：“深山之中，却有阔阔之家。谅是朝内公卿，退归林下，爱那山明水秀，隐居在此。”便去敲门。里边走出一个门公开了门，便问：“相公从哪里来，到此何事？”鸣皋道：“在下乃江南人氏，路迷贵处。天色已晚，欲求府上借宿一宵，明日早行。”门公道：“既然如此，且请少待，我去禀过主人可否，回复与你。”鸣皋道：“有劳你了。”

那门公去不多时，出来道：“相公，我家主人相请。”鸣皋走进里边，来到厅上。主人立在堂中相候。却是个美貌妇人，年约二十多岁，生得体态风流。头上挽起朝天髻，鬓边簪着几朵兰花，珠环金饰，翠羽明珰。身穿月白绣五彩花袄儿，系一条鹅黄带子。湘裙底下，微露三寸弓鞋，好似红菱相仿。鸣皋抢步上前，深深作了一揖，道：“小生路经贵府，天色已晚，欲求借宿一宵，感恩非浅。”那妇人后齿嫣然笑道：“我家并无男子，本则不便相留。今见君是个风雅之辈，怎好推却？”鸣皋谢过了，分宾坐下。妇人便唤桂香送茶。只见一个十三四岁的丫环，捧出一盏茶来。那妇人道：“郎君江南哪一州县，高姓大名？”鸣皋道：“小生姓徐名鹤，表字鸣皋，家住扬州府江都县太平村上。”妇人听了大喜，道：“莫非就小孟尝君徐八爷么？久慕大名，今日幸得相逢！忙

叫桂香快去端整酒馔来，与八爷晚膳。鸣皋谢道：“承蒙留宿，感德难忘，怎好相扰，敢问尊府贵姓？”妇人道：“我家姓白。公公在日，位立朝纲。妾身常氏，名唤芳兰。丈夫已死，亲族全无，只剩苍头白贵，使女桂香。幸有山田数亩，仅免冻馁，几间屋宇，聊避风雨而已。”说话之间，桂香捧山酒肴来，芳兰亲自陪侍，殷切相劝。

鸣皋细看芳兰，生得千娇百媚，分外妖饶。桂香在旁斟酒，你一杯，我一杯。芳兰言语之间，挑动鸣皋，时把秋波送情。鸣皋如此一个顶天立地的豪杰，竟然拿不定主意起来。却是为何？原来这妇人并非人类，乃是千年修炼的妖精。要迷死三百六十五个男子，便可位列仙班，成其正果。今已迷死三百五十五人，恰巧鸣皋到来。那妖精知道他十世童男转凡，精神元气，与众不同。只要迷死了他，可以代得十人，立时白日飞升。故此作法起来，一阵妖风将他摄来。方才酒内已下了迷药，所以徐鸣皋心中昏乱，迷失本来。当时酒阑席散，携手入房，成其美事。从此中了妖毒，把众兄弟等置之度外，每日与芳兰调笑。过了十来天，渐觉身子疲软，精神恍惚。那芳兰日夜鏖战不已。每逢欢乐之际，觉那妇人阴道中，有如吸取之状，则阳精大泄，身子便不胜其惫。鸣皋心虽渐厌，尚不忍拒却。到了半月，竟卧床不起。口吐鲜血，饮食不思。一日桂香送一杯茶来，鸣皋接在手中欲吃，忽见杯中影子，照见面容憔悴，脸肉尽削，连自己都认不得了。心中大惊，暗想：“我来此只有半月。怎的便就如此？”暗想芳兰有些蹊跷。

俗语说得好：天下无难事，只要有心人。世上的妖精迷人，与娼妓迷客一般。起初溺爱之时，随你当面说他是妖精迷你，娼妓是假情假义，再也劝不醒。及至自己醒悟，便能看出妖精的形

踪诡秘，娼妓的口是心非来了。然而等到这个地步，却是迟了。如今徐鸣皋见芳兰一味淫欲，全无怜惜之心。那调笑殷勤，都非真意，一切举动行为，皆与常人异，疑他主仆非人，越看越像，心中虽是惧怕，面上不敢露出来。欲想得空逃走，却又挣扎不起，暗想：“我徐某难道死在这里？”过了几日，病势日增，耳中虚鸣，眼目昏花，那夜芳兰又要与他交接，鸣皋力不从心，一意拒绝。芳兰黠之不已，鸣皋正色道：“你若如此，真个要我死否？”芳兰听了此言，恼羞成怒，立起身来，放下了脸道：“你还想活命么？”说罢，走出房外去了。

鸣皋明知是个妖精，只是无可奈何。少顷，朦胧睡去，梦见芳兰上床来交媾，四肢无力，拒她不得。醒来困乏不堪，暗想：“今番我命难保。别的不打紧，只是妻子朋友，没个见面，我死了无人知晓，尸骨不得还乡。想我一生如此为人，自命豪杰，枉称赛孟尝君，却丧在一个妇人之手！”想到其间，不觉流下几点英雄泪来。举目看时，芳兰主婢不知哪里去了。台上银釭点着，知道天已夜了。侧耳倾听，并无声息，暗道：“此时主婢都不在此，若能逃了出去，还可活命。我学了一身武艺，如此工夫难道就挣扎不起？待我来运动了全身工行，强整精神，若能上得瓦房，便可出去。”主意已定，勉强扒得起来，把衣服紧紧扎束，挎了单刀，运动蛇腹功，欲向楼窗内跳出。谁知一个头晕，依然倒在床上，叹道：“英雄只怕病来磨，今日方才相信。我生平如此本领，却到哪里去了？我若从楼梯而下，必然遇见芳兰主婢，怎肯放我出去。又不知他什么妖精，休被他发恼起来，把我吃了，连个全尸都不能了。还是与她好好商量，死后将我埋葬，或者肯从，亦未可知。”

那徐鸣皋胡思乱想，好不凄凉，哪知救星来了，忽见楼窗内倏的一闪，鸣皋知是飞行之辈。定睛一看，只见一人混身黑色，小小身材，头上一个英雄结，身穿密门纽扣窄袖短袄，下面兜当叉裤，足上踢杀虎快鞋，腰间雪亮的钢刀，从楼窗内飞身进来。见了鸣皋，跪在地下道：“大爷莫非扬州徐八爷么？鸣皋将他一看，却认不得了。那人道：“快上去在我背上，待我来负你出来，若被妖精知觉，便难脱身。”鸣皋大喜，暗道：“谢天谢地，徐氏祖宗有灵，来此异人相救！”连忙扒在那人背上。那人取下一条衣带，把鸣皋斜肩缚住，正欲跳上楼房，忽听得楼梯上弓鞋琐碎之声，登登连属，知道芳兰主婢上来。不知那人可能救出，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安义山主仆重逢 梅村道弟兄聚会

却说那位侠客把鸣皋背负停当，听得楼梯上有人上来，便向楼窗内飞身而出，在瓦房上两三跃，已至外面。在路如飞一般，不多时，来到山坡之下，把鸣皋放了下来，在石上坐定，跪将下去，对鸣皋拜了四拜，道：“八爷认得我么？”鸣皋愕然道：“承蒙相救，实不认得，请教贵姓大名？”那人道：“小人非别，乃向系服侍八爷的。”鸣皋仔细看时，却依稀有些相像，猛然省悟，便道：“你莫非徐寿么？”那人道：“小人正是徐寿。”鸣皋道：“你跟了师父一去数年，如今再认不得。今日怎知我有难，却来救我？”徐寿道：“自从那年奉了主人之命，跟随师父，学得上身武艺。此时众师伯在此安义山聚会，奉了玄贞大师伯之命，特来相救主人。”鸣皋道：“如今众位师伯在哪里？”徐寿道：“师父同了众师伯各各分手，往别处云游去了，只有玄贞师伯在岭上候着主人。”鸣皋道：“我身子疲乏，上不得山岭，你负我去见师伯。”

徐寿便依旧背负了鸣皋，上了山岗。在树林深处，一个山洞之中，内有一片空场，遥见玄贞子在树下跌膝而坐。徐寿把鸣皋放在石上，走去参见玄贞子，禀称：“奉命相请主人，现已在此。”玄贞子便命鸣皋相见。鸣皋参见已毕，细看玄贞子相貌，果然就是那年在句曲山登高所见的老道长，便叩谢了相救之恩。玄贞子

道：“贤契，你所遇之人，乃千载蟒蛇。今虽救得出来，你身受毒气，若不早治，仍难活命。”鸣皋长跪求救。玄贞子便向葫芦内倒出三粒丹丸，命徐寿取些泉水，与鸣皋吞下。不多时腹中作痛，雷鸣也似响了一会，泻出斗余黑血。顿觉神气舒展。身子爽利。

谢过了师伯，便问：“弟子此去江西，可能与众兄弟相会？宁王气数如何？望师伯指数。”玄贞子道：“宁王早晚终当伏法，目今时候未到，你只尽心竭力，为民除害，暗助王家，剪除奸恶，便是修道一般。现在众兄弟都在南昌候你，你师父亦可会见。”便对徐寿道：“你好好跟了主人同到南昌，会见众英豪，建功立业，也不枉你师父教导一场。你主人病根虽拔，身体虚弱，一路好生服侍。到前途雇乘车儿，竟到南昌去罢。”又对鸣皋道：“贤契，前途保重，后会有期。我今要到雁宕山访友，你好生去罢。”鸣皋恋恋不舍。只见玄贞子站起身来，将大袖一举，化作一阵清风而去。

鸣皋呆了半晌，叹道：“我徐鸣皋没福。若能跟随了玄贞师伯学道名山，要这百万家私何用？”徐寿道：“主人不必愁恼。只要善行圆满，少不得也成仙道。如今待我背负主人前去，寻觅车辆。”鸣皋依言。徐寿便负了主人，翻过山岭，来到村市之间，雇下一辆车子。吩咐推车的慢慢而行，每天只行二十多里就歇了，在路调养鸣皋。因此直到五月，方才到得南昌。看官，鸣皋这一日到南昌府时，一枝梅去已半月有余，二人在路上错过，未曾遇见的。

鸣皋到了南昌地界，离城还有七八里之遥，地名叫做梅村，却并没梅花，又无村落。一条弯弯曲曲的官道，两旁尽是枣树，

遮得日影全无，清风习习。好不凉快。主仆二人在车上谈说前情，忽见一只兔儿向车中窜过，钻入草中。抬头见有一只老雕，觑定草中，在半天里盘旋，要想吃这兔子。徐寿笑道：“八爷，你看这老鹰一心要吃兔儿，待我来赏他一箭。”鸣皋道：“他吃兔儿，干你甚事？却去伤他性命。”徐寿笑道：“虽则杀命养命，也算是除暴安良。”鸣皋听了不觉失笑。原来那徐寿炼就一件利器，却是百步穿杨的弩箭。他的弩箭不用铁做，乃将坚竹削成，锋利异常，一管内能安十枝，可以连络发出，端的百发百中，略如袖剑相仿，只消拨动机关，其弩便出。说时迟，那时快，鸣皋见他把手一招，那只老雕在半天中骨碌碌连打几个翻身，落在草中。那车夫也是个少年好事，一见大喜，道：“好呀！”说着把车子歇下，赶到那边，将老雕连弩取将过来，笑道：“爷们真好眼力，这枝箭不偏不倚，恰巧射在鸟头上。怪道偌大一只老雕，吃了箭就动也不动的了。”

徐寿正把手来接，只听得树林里有人喝道：“好大胆的贼徒，你敢射死我的猎雕，管叫将你来偿命！”鸣皋抬头一看，只见树林里赶出一个少年，背后跟着两个家人，拿着鸟枪铁叉，挂了些雉儿野味。那少年年纪二十光景，生得唇红齿白，衣服整丽，手执弓，背插箭，满面怒容。徐寿听他出言不逊，早已大怒，便跳下车来，道：“我便射死了你猎雕，却待怎地，你就出口伤人？惹得小爷性起，休说一只鸟，连你这小杂种也射死了，看你小爷可来偿命？”那少年听了，正如三昧火冒穿了顶梁门，大叫：“罢了罢了！”便抢步过来，劈面一拳。鸣皋连忙喝住，哪知徐寿一把早将少年拳头接住，扯将过来，提起拳头便打。鸣皋慌忙跳下车来分开，早被徐寿打下七八下，打得鼻青嘴肿。徐寿松了手时，

便同了两个跟人，一溜烟逃进树林中去了。鸣皋把徐寿埋怨了一会，看了这只猎雕，对徐寿道：“这只鹰头上有角，名为角雕，端的要值一二十两银子。被你射死了，岂不可惜？”

正在责备徐寿，只见方才的少年，同了两个汉子，在后面大路上如飞也似的赶来，大叫：“还我活雕，放你们过去！”鸣皋正待分辨，那为首的一个已到面前，大喝道：“大胆匹夫，射死我们角雕，还敢痛打我家兄弟，你也吃我一拳！”鸣皋道：“大哥有话好说。”言还未毕，那徐寿早已钻将过去，望那人打个毒龙探爪。那人大怒，也不答话，上手便打。鸣皋上前劝解，谁知后面那汉只道他相帮动手，便一个腾步跳过来，两劈手向鸣皋肩上打下。鸣皋只得招架。四个人就在当路厮打起来。那少年立在旁边看打，只不敢上前相帮。

四人打了五六十个照面，鸣皋虽则病后，到底本领高强，徐寿正是初出山的老虎，分外精神，故此这两人渐渐拳法不佳。忽听得后面有许多人赶来，大叫：“兄弟休慌，我等来也！”鸣皋听却吃了一惊，暗想这两个已经作伙对垒，今若再有本事高的到来帮助，如之奈何？远远望去，约有五六位好汉，看起来都不是寻常之辈，心内正在着慌，那班好汉已到面前，一齐大叫道：“你们快些住手，都是自家弟兄！”鸣皋等四人便一同住手，将那来人一看，叫声：“阿呀！”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你道来的一班是何等之人？原来就是季芳、徐庆、狄洪道、杨小舫、王能、李武。先前同徐寿交手的，便是周湘帆，同鸣皋交手的，便是包行恭。那时射猎的少年，乃周湘帆的堂弟，名叫周莲卿。

当周湘帆、包行恭知道这位就是徐鸣皋，好似半天中落下了

一件宝贝，连忙过来谢罪，拜倒在地。鸣皋连忙还礼。周莲卿也是久慕鸣皋，慌忙过来相见赔罪，便问：“此位是谁，却如此英雄了得？”鸣皋道：“这是小弟的家憧徐寿，十分无状，射死尊雕，礼当重责。”莲卿道：“小事小事，一个鸟儿罢了，值得什么？”徐寿也向莲卿赔罪。湘帆道：“寿哥何必介意！”莲卿道：“小弟浮伤罢了，都是自己弟兄，休得挂怀。”众弟兄各各大喜。湘帆道：“寒舍就在前面不远，徐兄同到舍下坐谈。”鸣皋谢了，就打发车夫回转。众弟兄大家步行，一路说说谈谈，不多时已到周家厅上坐。湘帆忙叫快备上等酒肴来，与鸣皋兄接风。堂中摆开盛筵，各人就席。罗季芳等问起鸣皋别后事情，鸣皋一一说了。又把众弟兄离合情由，各各细述一遍。这日重新结义，欢喜非常。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黄三保狐假虎威 徐鸣皋为朋雪耻

却说众弟兄今日大众结义大会，只少一枝梅一人。各各跪将下去，祷告通诚：有难同当，有福共享，一人有难，众人救之，众人俱有难，虽独力亦须设法相救。拜毕，论定年齿，乃罗季芳、一枝梅、徐庆、徐鸣皋、杨小舫、狄洪道、包行恭、周湘帆、王能、李武、徐寿，共十一位英雄。各人写了一张三代履历、籍贯，并众弟兄年月日时。徐庆道：“我家伍天熊兄弟虽不在此间，与我情同骨肉。况他英雄了得，现与弟妇鲍三娘镇守九龙山，也把他写在上面。”众人都道甚好。论他年纪，与李武同庚，只小一个月，却比徐寿大三载，将他排在李武之下，徐寿之上，共成十二位豪杰。后来宁王造反，王守仁拜帅，奉旨征讨叛逆，众弟兄在山东大败下来，被邳天庆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幸亏伍天熊夫妇相救，此是后话。

且说众弟兄快乐异常，吃得大醉方休。从此同住湘帆家内。过了半月，不见一枝梅回来。鸣皋暗想：“他为我而去，不要也遇了此妖，伤了性命。”心上过意不去。那一日众弟兄都在家内，只见周莲卿同了一个家人奔到里边，却被人打得不成样子，身上衣衫，扯得粉碎，遍体打得寸骨寸伤，只叫：“小弟今日被黄三保打死了，兄长要替我报仇！”湘帆细问那跟去的家人，家人道：

“今日五爷在韦云娘家玩耍，不料黄三保这厮，也到云娘那里，他叫这乌龟滚蛋，若是迟了，叫他认得黄三保的厉害！”韦妈再三赔礼，说道：‘这位是周公子，乃周大爷的兄弟，非比他人，望黄大爷看顾婆子的，请明日来吧。’岂知那厮十分无礼，听到大怒起来，骂道：‘周湘帆一个窑户罢了，你就把他来压倒我！我本要寻他的事，他若到来，我就打得他来得去不得！’还有噜噜苏苏，许多不好听的话，一准要把五爷立时赶出门去。五爷听得实在过不去，回了他几句，那知这厮便赶到里边，将五爷难为，打得遍体鳞伤。幸得韦云娘竭力劝止，方才得脱性命，不然真个要被他打死。”

众英雄听了一齐大怒，道：“这黄三保是何等之人，就如此强梁，这等无礼！”湘帆道：“众位兄长，说也惭愧。这黄三保原是本地人，向系在南昌府充当贱役，做一个马快。他与我贴壁邻舍，小弟见他贫苦，时常周济他银钱。后来宁王见了有些本领，提拔他做了都头，他就搬进城去。近来宁王立了八虎将名目，内有一个禁军总教头，叫做铁昂，十分宠任。三保就拜他为师，现在保举他做了副教头。正是小人得福便轻狂，把本来面目全然忘却，却来恩将仇报。今日把五弟打得身受重伤，若不与他报此冤仇，有何面目立于人世！况且先伯父所生五子，单存兄弟一人，今日被他打得如此模样，我何颜对答他父亲于冥冥之中。”

鸣皋道：“八弟休得烦恼，愚兄与你报仇！”便叫徐庆与莲卿医伤，一面唤家人：“引领我去！”湘帆恐怕鸣皋把他打死了，弄出来事，便道：“四兄，小弟同你前去便了。”季芳等众人都要去。鸣皋道：“他只一个人，我们去这许多，却不被他耻笑，只说我们靠着人多？”湘帆道：“四兄言之有理。”众人只得住了。

湘帆同了鸣皋，竟到韦云娘家来。原来韦妈的勾栏却是私窝子，并无多少粉头，只有个亲女云娘。今年一十九岁，生得风流俊俏，书画琴棋，件件都能。住在兴隆馆间壁，门前扬州武矮阔门，并没堂名，却像住家一般。湘帆便去敲门，里边黄三保正在大碗饮酒，吃得七八分酒意。韦妈听得叩门，连忙亲自出来开看，见了湘帆，轻轻说道：“周大爷，这厮还没去哩，大爷莫非要向他说话？还望等他出来吧。”湘帆道：“妈妈放心，我只问他一声。倘然损坏家伙，照数赔偿。天大事情，我周某决不累你。”韦妈笑道：“我怕不晓得，大爷是个江西豪杰。只是且等一等。待我送个信与这厮，免得他怪怨我。”鸣皋道：“也说得在理。你且先去，我们随后就来。”

韦妈慌慌张张回到房中，喊道：“黄大爷，快些避开了吧，周大爷亲自来问罪了。”黄三保听了大怒道：“我怕他不成！”韦妈假意扯住，道：“周大爷不是好惹的，你须仔细着。”三保越发大怒，把韦妈推开，一脚踢开椅子，跳出房来，恰好鸣皋已到。

三保见不是湘帆，到呆了一呆，被鸣皋一掌打来，正着在肩上，身子倒退了三四步，几乎跌了，暗想：“这厮好气力！倒要当心与他。”便旋转身来，起两个拳头，使个蜜蜂进洞之势，向鸣皋两太阳穴打来。鸣皋使个童子拜观音，两条手向上分去，变成个脱袍让位之势。三保收回拳头，向中三路直插进来，名为御带围腰之势。鸣皋将两手落下来，向左右格开，唤做黄莺圈掌。二人一来一往，打上十来条手臂，那黄三保怎敌得徐鸣皋的神勇。三保使个浪子踢球，一脚飞来，却被鸣皋起三个指头接住，逞势一扯，那黄三保跌个倒垂莲，被鸣皋上下身排了一顿，也把他打得遍体鳞伤，衣衫扯得粉碎。周湘帆恐怕打死了，便道：

“四兄，看我分上，再打了二下，饶了他罢。”鸣皋道：“他会出口伤人，我叫你骂不出来！”便向三保嘴上一拳，打得黄三保满口鲜血，落下了四个门牙。鸣皋把手一松，便一骨碌扒将起来，向外便走，指着湘帆道：“周大，你好，我只叫你不要忙！”湘帆道：“我偏怕你！明日在此等你，看你使出甚手段来？”三保道：“不来不算好汉！”说着一溜烟走了。

时候已晚，湘帆安慰了韦妈，便同鸣皋回转家中。众人忙问：“今日会见三保怎样？”鸣皋把方才的事说了。徐庆道：“既然八弟应许明日等他，若不去时，却不输了锐气。只不知这黄三保有甚能为？”湘帆道：“他不过靠一个铁昂罢了，别的有甚能为？”鸣皋道：“这铁昂本领如何？”湘帆道：“铁昂的师父就是王府里第一个勇士，叫卮天庆。不过这厮蛮力甚大，宁王府前的大石狮，他双手擎来擎去，如搬抬椅一般。目今宁王宠爱他，提拔他做了禁军都教头之职，列他在八虎将之内，故此那厮骄横非凡。这黄三保拜他为师，靠他威势，胆大妄为。”杨小舫道：“我们要去，也须定个计较。众兄弟陆续而上，方有呼应。宛比用兵一般，有了伏兵救应，虽少可以胜多。”鸣皋道：“五弟之言有理。那韦妈的勾栏院，正在兴隆楼酒馆间隔。我们到了明日众弟兄在楼上饮酒，分开两处坐开。命家人探听得那厮到来，有多少人，见机行事。先去几位交起手来，若胜不得他，再添几个接应。留王能、李武，在兴隆楼打听消息。”众人都道：“如此甚好。”

不说这里准备来朝厮打，再说黄三保国进城中，一直赶到铁昂公馆中来。铁昂看见大惊，忙问：“徒弟，为何弄得如此狼狈？同谁厮打？”黄三保把周湘帆打他的事，一五一十哭诉了一遍，把自己不是处隐过了，只说他们许多不是。铁昂问道：“那个动手

之人，却是何等之人，你吃他打得如此？”三保道：“他们都是窑上做工的乡下人罢了，有些蛮力而已。今日徒弟酒也醉了，双拳难敌他四手。我临走说出师父的大名来，岂知那些人全然不怕，倒把师父大骂一场。并且说明日在那里等候师父，到要把来抽筋剥皮，故此徒弟特来告禀师父得知。师父若是怕他们时，还是不去的好，省得为我徒弟面上，被他们当真剥了皮去。”那铁昂原是个莽夫，听了三保之言，顿时大怒起来，大骂周湘帆：“我与你风马无关，你却这般欺我徒弟！我有伤药在此，快些吃了，明日同你报仇。若不打死湘帆，非为人也！”不知明日胜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众义士大闹勾栏院 徐鸣皋痛打铁教头

却说那铁教头是个有勇无谋之辈，听了黄三保之言，信以为真。到了来日，用过午饭，同了三保来到韦云娘勾栏中来。三保吩咐排开酒筵，款待铁昂师徒二人。你一杯，我一盏，只等周湘帆到来，要报昨日之仇。

再说周家众位英雄，个个磨拳擦掌。一到来日天明，各人梳洗已毕，湘帆吩咐莲卿好生在家静养，自己同了罗季芳、徐庆、徐鸣皋、杨小舫、狄洪道、包行恭、王能、李武、徐寿共十位弟兄，带了两个家人，一路来到兴隆楼上。湘帆吩咐酒保摆上两席佳肴，众弟兄入席饮酒。这日天气炎热，汗出如雨，众弟兄多不耐烦。鸣皋道：“常言夏不登楼，你看栏杆上手都把不上去。”罗季芳道：“老二，何不移到下面厅上去罢？”周湘帆道：“还是楼上有些风吹。若到厅上，风息全无，更加气闷。”杨小舫指着楼下道：“罗大哥，你看店门对面杨树底下，倒十分爽快。风又好，日光又没。”季方走到沿窗一看，拍手道：“我们都是呆子，舍了这仙界所在，倒来火桶里烘逼。”大叫：“酒保过来，把两席酒肴搬到杨树底下去！”鸣皋道：“你自只管搬去，我们就在此饮几杯儿去，不用你费心了。”湘帆吩咐酒保，把这一席搬到下面树荫底下。罗季芳扯着众人道：“老二是怕风的，我们快去乘凉吃酒！”

东扯西曳，拖了六七个，乃是杨小舫、包行恭、徐庆、徐寿、王能、李武，一同下楼，在杨树下团团一桌。周家二个家人，也溜了下来。众弟兄觉得凉快许多，大家高兴，猜拳行令，吃得杯盘狼藉，不觉日已衔山。

众人都有七八分酒意，徐庆道：“不知这厮因何不来，莫非已在里头？”湘帆的家人听得，便去韦妈家门首张头探脑。恰好韦妈开门出来，家人问道：“妈妈，昨日姓黄的来么？”韦妈伸着二个指头，向里面指了一指，便关门进去。家人慌忙报知众人。徐庆道：“谅来今日有二个人在里面，那一个约来就是铁昂了。”罗季芳道：“庆兄弟，我们何不进去，把他们扯下来打他一顿，省得老二动手。”徐庆道：“你休性急，且与四弟商议了进去。”季芳那里肯听，立起身就走。众人恐他弄坏了事，一齐赶过来时，罗季芳早已一脚，将门踢去，直奔到里面去了。众弟兄只得跟他进去。

那呆子也不知利害，竟一直赶到厅上。只见一席酒上坐着三人，朝外的一个黑大汉，上首里一个紫脸汉子，下首陪着一个女子，旁边站着一个婆子，二个丫头。那婆子叫道：“阿呀，什么人打进来了！”那女子见了，连忙同丫头逃向里边去了。季芳不管好歹，直奔上来。那铁昂看见了个长大黑汉，直抢过来，声势十分凶勇，只道必然厉害，便飞起一腿，将一席酒菜，连台连碗，向季芳直打过去。季芳见台子飞来，将手一格，那桌子掣向一边去了。只是那肴撰共酒，汤汤水水，淋得季芳一身，越发大怒，向铁昂一拳打来。铁昂将手格开拳头，趁势一掌打在季芳下颔之上。把个罗季芳好似稻草一般，向右首里直掣出去。恰好右边一个小小天井，两面是墙，两面是半窗，所以并无门户的。平日倾

倒汤水的所在，总共只有一席之地，下面都是淤泥。说也好笑，那呆子照准了这个里头，直掼下去，跌一个仰面朝天，好似元宝一般，跌得十足，一天并没些空隙。季芳双手没个用力之处，那里挣得起来。

这里众人赶到里边，季芳恰好跌去。随后王能大怒，抢过来照准三保一拳。不料铁昂飞起一腿，把王能与季芳一般，说也真巧，也向着那小天井内跌将下去。季芳双手向下揪着，怎奈四五寸厚的烂淤泥，如何用力？正在没法，忽见王能滴溜溜在墙角里落下来，大叫：“不要来，这里没空！”那王能也是仰面一交，跌在季芳上面。一手揪去，恰在季芳颈边，觉得滑腻腻的，连忙缩起来，恰巧把淤泥抹在季芳的胡子上。季芳道：“你这小忘八，却把这东西给我吃！”说着便抓了一大把臭淤泥，向王能嘴上只一抹，道：“叫你也上上口。”那王能正在张着口，要挣扎起来，不提防他这一抹，只抹得满口淤泥，连忙吐时，那里吐得干净。思量把手指去抠时，自己两手也是淤泥，不觉已咽下许多，其味难受，其臭难闻，心头作恶起来，把方才吃的东西都呕了出来。那罗季芳却在下面大笑。王能大怒道：“我是无心的，你却有意消遣我！”一阵恶心，腹中的酒菜又要窜出来。王能盛怒之下，也不管你师伯不师伯，便向季芳的面上吐去，吐得罗季芳满头满脸，淋淋漓漓，都是还料酒馐。不知酒馐这件东西，吃下去的时候，果然五香扑鼻，到了吐出来时，都是奇臭难闻。那罗呆子也大怒，二人就在淤泥中打将起来。季芳虽然力大，却是压在下面的吃亏，所以倒被王能着实打了好几下。

不说二人在那里混打，再说众弟兄同王能一拥而进的，我只因说了这边，故而丢了那边。徐庆、小舫见这黑厮利害，把季芳、

王能二个，照面全无，如稻草般地丢将出去，便奋勇而上。背后包行恭、徐寿、李武一齐上。铁昂虽勇，怎经得这五只猛虎，不比得方才两个呆子，都是拳若铜锤，臂如钢条，手指似铁钩一般，直上直下，雨点般地进来。铁昂暗想道：“我上徒弟的当了。他说窑上做工的乡下人，却怎的利害？看起来，个个都是定做的结实家伙。”那徐寿学了数年本事，未经用过。俗语云：新出猫儿凶似虎。包行恭初次聚首，亦然要显自己本领。那徐庆、小舫，都是老江湖，何等仔细。内中只有李武稍低，却人生得乖巧，身子便利。所以铁昂任你英雄，终难招架，早被他们打着了好几下。要知这几个人的拳头，不是好受用的。幸亏他功夫好，身坯强壮，若换了别个，早已筋断骨折。只打得铁教头吼叫连连，大叫：“徒弟，好乡下人！”黄三保明知今日坏事的了，不知周大这厮哪里去请来五道七煞，个个这般厉害。周大同那昨日打我的还未到来，倘然再加几个，我二人性命难保！便将背心与铁昂背对背贴着，叫道：“师父，你在前，我在后，与你快些打出去罢！”师徒二人拨开四条手臂，左勾右打，使动拳法，一路向外打来。

徐庆、小舫等倒也阻他们不住，一步步已到二门左近，正遇鸣皋同了湘帆、洪道进来。方才众人打进门来的时候，周府家人在外看了一会，只见里边打得烟雾腾腾，连忙赶到兴隆楼上报信。鸣皋等听得呆子已经进去，众弟兄随后齐上，便同了湘帆、洪道飞奔过来。只见铁昂同黄三保背对背贴着，一路打将出来，恐他到了街上，被他走了，又恐别人看见，进城去报信，不当稳便，要想关门，门已打坏，那二门口，已拥挤住了，见铁昂两条膀子，使得呼呼的风响，徐庆等阻他不住，知道这厮厉害，便叫：“二位贤弟，紧守大门！”湘帆、洪道好似石狮子一般，又似两扇

肉门，守得铁桶一般。鸣皋一个箭步，已到铁昂面前，劈手就是一拳，正对他小腹上打来，那铁昂原系打得只有招架，难以还手，只因要想逃命，所以努力向前，怎经得加上一个超超等的生力军来。见他来得迅速，连忙将手向下面劈去。那知鸣皋拳法精通，早已收转，却起左手两个指头，向面门直取眼目，名为二龙抢珠。铁昂叫声：“且慢！”便把右臂向上一拦。不防背后这位令高徒，已被包行恭一把拖进里边。徐寿见铁昂后门大开，便向尾闾穴只一拳。铁昂直撞出来，鸣皋随后一把擒拿，抓住铁昂的天颈骨上，向下直揪下去。铁昂已打了半日，怎经得鸣皋的神力？被他揪到在地。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军师府铁昂求计 郑元龙走马报信

却说禁军都教头铁昂被徐鸣皋揪住，知道今日性命难保，便将双手护住了前心两肋，咬紧牙关，运动全身功夫，尽他们捶打，并不还手。鸣皋提起拳头，结结实实的痛打一顿，再加徐寿、李武两个加上些饶头儿，打得铁昂口喷鲜血。再说黄三保被包行恭拖翻在地，也打得七死八活。众英雄见街上看的人拥挤满了，有许多不便，眼见这两个也打得够了，再打定然性命不保，便放了手，由他们逃生而去。

杨小舫走到里头，听得罗季芳声音在那里骂人，只是看不见他躲在那里。走到半窗边一看，只见两个呆子在淤泥内厮打，滚得一身臭泥浆，连忙喝住。王能、季芳还不肯放手，却好鸣皋等进来，见了这般光景，又好气，又好笑，骂道：“匹夫，好一个大师伯，还像什么样子！你们倒自己人先要厮打。”狄洪道把王能畜生长畜生短骂了一场，那二人方才爬起来。罗季芳自觉难以为情了，倒突将起来。王能看看季芳，看看自己，都是泥乌龟一般，忍不住也笑起来，众弟兄无不绝倒。湘帆便叫家人到里边唤出韦妈来。韦妈见两个教师已去，心中忐忑，恐怕铁昂吃了亏，明日迁怒与他，听得湘帆叫唤，便道：“周大爷，今日把他二个打了，明日倘来寻着我们，却是怎处？”湘帆道：“你只管放

心，天坍下来，有我姓周的顶着。你快去端整浴盆，取二套衣服过来，与二位大爷洗澡换衣服。”韦妈道：“周大爷要浴盆洗澡，容易得很，要衣服却是没有。我们只有女人衣裙，却没男子的衣衫。”湘帆道：“既如此，你只端整他二位洗澡就是。”韦妈连忙吩咐用人，引领季芳、王能到里边洗浴。湘帆取出四五两银子，叫家人到衣铺里买二套配身衣服，与他二人穿了。又与了韦妈十两银子，赔偿他打坏东西门户。时已将晚，众英雄回转周家而去。

且说铁昂同了黄三保逃得性命，回到公馆之中，忙取上等伤药吃了，换了一身衣服，二人来到邳天庆府中。那邳天庆乃铁昂的师父，他的拳棒功夫，称为天下第一条好汉。宁王收为心腹，封他为无敌大将军，总管兵马都元帅，绰号叫做飞天燕，实有万夫不当之勇，而且轻身纵跳、马上战工，件件皆精。宁王曾夸口：外有非非僧，内有邳天庆，何愁大事不成！可想而知，这邳天庆的本事，不在非非僧之下。今日铁昂同三保到来，见了天庆，哭诉其事，商量要奏知宁王，陷害湘帆性命。那知邳天庆听了铁昂一番言语，勃然大怒，骂道：“好个禁军都教头！被乡下做工人打了，羞也不羞，将来还好出去冲锋打仗，身临大敌？大丈夫在百万军中，也要杀出杀进，却遇几个烧窑的，就吃这大亏，亏你有脸来告诉我！若被王爷知晓，莫说你没有脸面，连我也少威光，快些与我闭了嘴罢！”骂得铁昂、三保二人一佛勿出世，只得喏喏连声，退将出来。

回到公馆之中，好不气闷，埋怨三保道：“都是你不好。什么乡下人，看他们的样子，可像做工的人？个个拳法精通，功夫甚高，不知那里来的这班强盗。”三保道：“周大是个生意人，虽然爱弄拳棒，他一时哪里去聘请许多拳教师来？”铁昂道：“我怎

知他？只是须要想条计策，如何方可出这口无穷的怨气？三保道：“师父休要烦恼，我想李军师神机妙算，我们何不与他商量，必有妙计，以报昨日之仇。”铁昂道：“倘然他不肯、反把此事告知王爷，说我们如此没用，反为不美。”三保道：“只要送些银子与他就是了。待徒弟去准备礼物，明日与师父同往。”铁昂应允。

三保口转自己家中，备了一副厚礼，明日同了师父，来到军师府内。李自然把礼物收了，就请书房中相见。铁昂同三保拜见已毕，家人送上香茗。自然开言问道：“今日二位教头光临，蒙赐厚礼，贫道怎好无功受禄。未知二位教头有何见教？”铁昂道：“些些薄礼，何足挂齿。今日特来叩请大安，并有一事相商。”自然道：“请问何事？”铁昂便将黄三保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自然道：“你可听得他口音是那里人？”三保道：“口音不一。也有江南人，也有山东人，陕西、苏州，都有在内，只是江南人多。”自然道：“容貌如何？”铁昂道：“有的像武生，有的像强盗，有的像读书人，都有在内。”自然道：“本领如何？”铁昂道：“若没本事的，我们也不吃他打得这样了。”自然只把头摇道：“吾看此事，必须禀与王爷知晓。”铁昂把眼看着三保。三保道：“军师，这个却使不得。王爷知道我们被做工人打伤，必然责我们没用，枉做禁军都教头，将来怎好打仗？”自然哈哈大笑道：“你二位真是呆子。口是活的，谁叫你依直说了？据贫道看来，这班人有些来历，莫非就是俞谦手下这一班凶徒了？”铁昂道：“军师怎样晓得？”自然道：“王爷前年在苏州把设擂台，扬州徐鹤将严虎打伤，就此得病而亡。罗德拖倒擂台，副台主造反，投入他一伙。后来金山寺杀死非非和尚，伤了多少大将。去年在太平县拿住二名，后在鄱阳湖被劫。又在石埭山伤了五虎将。他们一意与王爷作

对，由江南一路上来。计算他们的心思，岂有不来这里之理？况且口音、形貌、本领，又皆符合。谅他们到此已久，那周湘帆是个好客之人，与他们气味相投，定然入了伙伴。若不奏明千岁，设计拿住杀却，将来为祸不小！请二位放心便了。”铁昂谢过了军师，与黄三保各自回转自己府中而去。

李自然随到离宫，来见宁王，奏明其事。宁王道：“军师所见，定然无错。本藩正恨他们入骨，如今天网恢恢，却自来送死。只说这班强盗十分厉害，军师须要用心，休被他们漏网。”自然道：“千岁放心，贫道自有安排，管教一网打尽，以除后患。”宁王拔了一枝朱批御令交与自然，道：“全凭军师妙计，诸将任你遣调便了。”李自然接过令箭，辞过宁王。出得宫来，天色已晚，准备来日行事。

且说李自然有个家人，姓郑名元龙，江西浮梁县人氏。自小随母来这南昌城外，在周湘帆家做乳娘，湘帆把他另眼相看。后来母亲死了，湘帆一力营葬，时常照应他。前年酒后误伤人命，又是湘帆买上买下，费了几十两银子，遂得问了个监禁一年的罪名。狱官见他为人能干，叫他做了长随，到去年荐到军师府来。当日听了李自然之言，暗想：“周湘帆是我的恩公，如今军师进宫去奏知了宁王，一定要去拿捉。我不救他，谁人相救？趁着此时军师未回，待我送个信去。”遂对同伴只说去送个亲戚，少时就来，悄悄地来到后槽，牵了一匹马，出了后门。跨上鞍轿，慢慢的出了城关，加上两鞭，飞也似赶到周湘帆家内，跳下马来，一直闯进书房。却好周湘帆同着鸣皋、徐庆在那里闲谈，只见郑元龙汗流满面，气色惊惶，湘帆心内别的一跳，忙道：“贤弟，何事这等惊慌？”元龙把鸣皋、徐庆看了一眼，对湘帆道：“周大爷，

祸事到了！只因昨日打了铁教头，今日与军师商议。军师料着江南一班侠客，都在大爷府上。如今去见宁王，只怕早晚要来拿人。大爷可有此事么？”湘帆道：“承蒙贤弟担着天大的干系，特来救我，岂敢相瞒？”指着鸣皋、徐庆道：“这位便是扬州赛孟尝徐鸣皋，这位是山东神箭手徐庆。”郑元龙便向二人作一揖，道：“久慕大名，幸得相会！但我恐军师回来查问，不得与义士相叙。”鸣皋、徐庆连忙还礼道：“多蒙仗义，大德难忘。”那元龙对湘帆道：“大爷作速安备，他们来时快的。我们后会了。”说罢匆匆出门，跨上马背，把手一拱，加鞭飞马而去。周湘帆同了鸣皋、徐庆回到里边，会齐了众人商议。不知如何准备，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徐鸣皋智料奸谋 李自然发兵遣将

话说郑元龙去后，众英雄商议如何准备。罗季芳道：“你们不要忙。等他来捉拿时，杀他个片甲不回，索性杀进城去，把宁王杀了，大家走他娘！”鸣皋道：“匹夫，不用你多言，却看如此容易。无论王府之中，也有一班勇士，非比寻常，难以必胜；目今奸王反情虽露，朝廷未知，杀了县令，尚且屠城，何况他王亲国戚，怕你逃到哪里去？就算我与你都走了，却不累八弟？”徐庆道：“只须你我三人并狄贤弟师徒避开，其余他们未见过面，都不认识的，将来不过一场相打官司罢了。”

湘帆正恐他们一齐去了，便道：“三兄之言有理。此去东南十里，地名马家村上，有个教师马金标，为人仗义疏财，小弟幼年曾拜他为师过的。他也有些家业，而且房屋宽大，尽可盘桓。江湖上的九流三教，跑马卖解，耍拳弄棍的，来到江西，无不先去投奔他，因此他府上常有诸色人等出入。大哥们住在那里，十分安稳。待小弟写信一封，命家僮相送大哥等去，且住半月十日，再作道理。杨兄、包弟、徐寿，在此相伴小弟的寂寞。如此可好？”鸣皋道：“也好。但据我看来，万一事机决裂，有累周贤弟，如何是好？”湘帆道：“这也天命，何必过虑？”鸣皋道：“不然，常言人定胜天，又云谋事在人，岂可知而不备乎？”遂叮嘱湘帆几

句言语，湘帆点头道是。即时赶到自己店铺中，见了胞弟，把以上情节说明了。立刻叫漆匠当夜赶做招牌、图章，改换别姓店号，店内往来帐簿，一齐换了。只说半月之前，盘与别人顶替。湘帆回到家中，把细软重价物件，装了十余只大皮箱，当夜收拾亭当。一到天明，雇了几乘车子，送妻子到岳母家中去了。然后鸣皋同了季芳、徐庆、洪道、王能、李武，一行六位众英雄起身。湘帆即命家僮带了书信，相送徐大爷等到马家村金标家中而去。我且丢过一边。

话分两头。再说郑元龙一马进城时，已日落西山，依旧进了后门，把马系好。走到外边，恰好李自然回府，便叫元龙到各武将衙门，发下传单，明日一早到军师府听令。

到了来朝，军师府大开辕门，大堂上打起三通聚将鼓来。那一班武将个个顶盔贯甲，一齐都到大堂上伺候。只听得点子三声，李自然升帐，诸将各各上前参见，站立两旁。自然道：“邨将军，贵门生铁教头与黄三保，被周湘帆聘来江南人所辱，贫道细问形踪，料想必是俞谦收下一班凶徒，一定无差。昨日奏明王爷，奉旨掩捕。将军带领一千人马，并眼线人等，人衔枚，马摘铃，悄悄然将周家围住。天庆领命，随同钱、佟二将去准备兵马去了。自然又命雷大春引领五百人马，去守住周家后门。倘有强徒逃出，勿得放过一人。即命徐定标、曹文龙协助。雷大春领命，向了徐、曾二将去了。这徐、曹二将，昔年在扬州李家做过教师，近来投到王府，做个偏将。自然又命殷飞红带领五百人马，并眼线人等，去周家东南上二里之遥，地名三岔口，三路往来要道，埋伏树林之内。强徒如有漏网，必从此路而走，切勿放过一人。即命董天鹏、薛大庆协助。殷飞红领命，同了董、薛二将去了。

自然又命铁昂、黄三保二人，把周家店铺家业，一并封锁抄袭，不得有误。铁、黄二人得了这个美差，欣然而去。李自然分拨已毕，自以为手到擒拿，坐待逸获，随即退到里边，众将各回府第。

且说邝天庆在教场点齐兵马，会同众将，悄然起行。路上旗帜招展，甲冑鲜明，队伍整严，刀枪耀目。不多时已到周家，各依将令行事。殷飞红同了董天鹏、薛大庆，领着五百步兵，先去三岔口埋伏。雷大鹏与徐定标、曹文龙，把五百军兵屯扎后门外，守得水泄不通。邝天庆同钱玉、佟环到了周家门首，吩咐将房屋团团围住、一声令下，众三军发一声喊，把周家围得铁桶一般，便叫：“徒弟们，随我进去！”铁昂、三保先进门来，大叫：“周湘帆，出来见我！”

湘帆早已得信，知晓官兵果然来了，也不慌忙，从客走到外边，喝道：“我姓周的在此，你却待怎的？”邝天庆走上前来，道：“周湘帆，我们今日非为别事而来，只因奉了军师将令，特查访昔年江南一班越狱脱逃的凶手。只要经动府上查看一过，若言昨日厮打之事，再也休题。只要没得奸细，万事罢了；若有奸细时，可早早献出，还可恕你不知之罪。若待搜了出来，悔之晚矣。”湘帆见邝天庆循循有理，便道：“邱大将军说那里话来，想周某怎敢容留匪人？若说江南人，虽有一个施客人，却是苏州城内开张碗店的东家，乃十多年的主顾了，其余连江南人多没有，怎说奸细？”随同了邝天庆、铁昂、黄三保、钱玉、佟环一班武将，一路来到里边，逐一盘问，多是家人仆妇。直到书房，杨小舫、包行恭二人坐在里边。看官，包行恭虽是江南人，只因在长安数年，变成一口陕西说话。徐寿亦是江南人，他十三岁跟了海鸥子遍游天下，各处说话都能讲得。方才杂在家憧里面，因此更加查问不

出。邨天庆盘问杨小舫根底。小舫道：“在下姓施，名子卿，一向碗业为生，小店开设苏州城内。与湘帆交往久年，今来结算帐目，并且要定烧货物。”说得有凭有据。邨天庆暗想：“军师原系臆料之事，又无凭据，真乃捕风捉影，虚动干戈，你看有甚奸细在此？”

正欲同众人回转，只见部下副将钱玉，指着这位姓施的喝道：“你这厮明明是杨小舫，正是徐鹤、罗德的一党，还要抵赖么？”湘帆、行恭、小舫听了，俱皆吃了一惊。小舫细看此人，有些面善。你道这钱玉是谁？却原来就是金山寺知客僧至刚。他俗家名姓原叫钱玉，后来破了金山寺，宁王留在手下，叫他还俗的，所以他认得小舫。小舫心中暗想：“这厮声音面貌，莫非金山寺的知客，那时被他漏网？”只是口内不肯应承。正在强辩，邨天庆道：“你也不必争论，见了王爷，面奏虚实便了。”吩咐手下，把湘帆家主仆人等一齐拿下。湘帆道：“我有何罪，将我全家拿了？”邨天庆道：“你无罪时，王爷自然放你。俺们奉旨而来，你须怪我不得。”手下的部曲牙将，把家僮等一一捆绑，钱玉、传环、铁昂、三保，一齐上前来拿他三人。

包行恭早已大怒，到此时那里按捺得下，把腰内宝剑扯在手中。杨小舫也把雌雄剑出匣。周湘帆见他二人已出兵器，料想今日只得动手，亦将军刀拔出鞘来。三人一齐上前迎敌。邨天庆哈哈大笑道：“你们想拒敌么？今日任你英雄，插翅也飞不出天罗地网！”提着扑刀，正要动手，忽见一个家僮模样，浑身黑服，手执单刀，从里边窜将出来，如一道黑光，一刀已到。天庆何等眼明手快，便把手中扑刀，向上撩去。那人趁他势力，飞身已上瓦房。邨天庆便叫：“钱玉、佟环，快上去擒他下来！”钱、佟二将

应声而上，三人在屋面上厮杀。邨天庆因为铁昂、三保身上有伤，叫他们守大门，自己独战三人。包行恭暗想：“我等三个杀他一个，难道伤他不得？”那知邨天庆的功夫与众不同。你若气力平常，他也不过如此；你的气力越大，他对付你越厉害。故此他有耐战之功，能战几日几夜身不疲乏的本领。湘帆与行恭、小舫如走马灯一般，把邨天庆围在庭心，各人拼命厮杀。哪知他不慌不忙，越战越勇，一刀紧一刀，刀快一刀。杀到后来十合之外，犹如风卷残云，但觉一团白光，呼呼风响，好似几百把扑刀一齐砍来，使人没处招架。杀得三人汗流脊背，莫说要想还手，边存身之地都没有，只得东窜西跳，躲避不遑。包行恭知道不佳，觑个空闲，将身向大门内窜将出去，犹如一个流星，在铁昂头上而过。不知可能出去，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小侠客箭射至刚僧 邺将军力擒三勇士

却说包行恭飞身逸出，大叫：“二哥，走罢！”铁昂恐其暗算，将头一偏，行恭已到门外。我一口难说两处。这里与邺天庆交战的时候，屋面上徐寿与钱玉、佟环，也在上边厮杀。徐寿见二人勇猛，难以取胜，暗想：“我随师数年，学成如此本领，以为天下无两。那知世上英雄，如此之多。这两个偏将，怎这等厉害？今日他们三人只怕难以脱身，不如待杀出重围，到主人处送个信息，再作商量。”想定主意，卖个破绽，跳出圈子外来，觑定这说破杨小舫的那厮炼的一弩，果然矢无虚发，一弩正贯咽喉，钱玉翻身下屋。

这里包行恭逃出门来的时候，恰巧钱玉跌下庭心，王府众将吃了一惊。包行恭趁势杀出重围而去。邺天庆见伤了钱玉，心中大怒，大吼一声，把杨小舫擒下。湘帆随后窜上瓦房。恰巧雷大春守住后门，闻报众贼在前门厮杀，吩咐徐定标、曹文龙谨守后门，自己跳上瓦房，依着杀声，直到前边。正遇湘帆上屋，不防雷大春到来，出其不意，一把拿住，掷下庭心，喝叫众军士缚了。

且说徐寿一弩射翻了钱玉，跳下瓦房，把众兵如砍瓜切菜，杀出重围去了。佟环怕他暗箭，不敢穷追，虚张声势追了一程，也就罢了。行恭、徐寿二人，虽然杀了出来，无如这里只有一条

官道，一面是进城的路，一面便是往三岔口的。徐寿初到这里，不识路径，却向进城的一头逃去。走了一程，方知错了，便向横里东转西抹，一阵兜抄，倒被他走了。那包行恭却望三岔口而走，正是到马家村的道路。无奈前有埋伏，行恭哪里知道。行不到二里，前面一派松林，岔生歧路，一面向梅村去的，一面到马家村去的。

行恭正在踌躇，林内跳出一员大将，手提九环泼风刀，大叫：“先锋大将殷飞红在此，奸细往哪里走！”当头一刀砍来。行恭叫声：“不好，此处有了伏兵，我命难保！”忙将宝剑架开，觉得十分沉重，虎口有些震痛。暗想此人不比方才屋上的可比，若与对垒，定被拿了，不如走为上着。转定念头，便向殷飞红虚晃一剑，正待要走，不防树林中伸出二三十只挠钩，将行恭拖翻在地。众军士发一声喊，一齐上前，将他缚了。殷飞红大喜，便教众军兵回城缴令。行不到半里，只见邺天庆同了雷大春、佟环、徐定标、曹文龙，并偏裨牙将，追赶前来。见殷飞红拿下了一个奸细，便道：“单单只走了家僮，我们也可回城缴令的了。”随吩咐把钱玉尸首，买棺成殓，带了众将三军，回城而去。

铁昂同黄三保把周家房屋封锁了，便到他瓷器店中，却招牌已换了别人家的店号。查问情由，已于半月之前，盘与姓张的开了。铁昂将店内帐簿拿来一看，果然不差，便问：“周湘帆何故盘于他人？”那掌柜的禀道：“教头不知，湘帆平日不肯经理生意，只喜结交朋友，费用甚大。连年来暗中亏耗，外人哪里知道。故而将用房产业，尽皆赔偿他人，只留自己这一所住宅。”铁昂听了，无可如何，只得将言回覆军师不表。

且说邺天庆回进城中，直到军师府内，把周家众家人，并三

名奸细缴令。李自然记了众将功劳，众三军皆有犒赏。遂即奏明宁王。宁王亲自提审。湘帆、小舫、行恭三人，俱各具认了，但家僮辈无罪，求恩赦了他们。宁王将家人细细审过，皆系江西小民，便一齐放了，单把三名要犯，喝叫推出午门斩了。李自然奏道：“请千岁暂息雷霆之怒。想凶徒已落馅饼，插翅也难飞去。依臣愚见，不如收禁天牢，等待拿住罗德、徐鹤等为首正犯，一面申奏朝廷，将活口与俞谦对质过了，然后开刀，好问俞谦个谋害王亲的罪名。”宁王准奏，吩咐将三犯禁在牢中末字号内，发十名骁尉看守。要知这个监牢，在王府中最弯曲的所在，四面铜墙铁室，一路埋伏重重，连飞鸟也难出进。他三人命犯牢狱之灾，此时收禁了进去，直要到后书徐鸣皋三探宁王府，七子十三生大会江西，徐鸣皋请了五位剑侠大闹离宫，伤了王府多少上将，方才把三人救出天罗地网，此是后话。

我且按下藩邸一边，再说徐寿逃了出来，一路大圈转，来到马家村地方。原来个好所在。山清水秀，绿柳成行，一村有三五百家人家，房舍华好，路径十分曲折。这马家村俗名叫做八阵图，外方人初到此间，必要迷途。徐寿走到里边，行了好半歇，却仍到原处。走了数遍，穿来穿去，多是树林。但闻隐隐的鸡犬之声，如在东边，向东走，又在西边，总摸不着入村的路径。暗道：“这也奇了，世间岂有这等所在。”就向林子里坐着，歇息一回，等有人来问个信儿。

方才坐定，只见一个乡人，挑着两只筐篮，篮内都是零星物件，暗想此人必定村里居人，进城去买东西回来，便立起身，上前把手一拱，叫声：“大哥请了，在下要到马家村马教师家里，望大哥指引。”那乡人道：“你要到马金标家去么？只跟了我走就

是。”徐寿谢了一声，就跟着他一路走去。转过树林，却望了来的方向倒兜转来。徐寿道：“大哥如此走法，却是倒退回去了。”那乡人笑道：“这里的要进先退，要退却进。你若顺湾倒湾，一路向前，今年走到明年，也只仍在这里。此地乃开国功臣刘基军师隐居之所，俗名叫做八阵图，就是这个意思。”一路讲讲说说，不多一会，已到村中。只见房屋高大，鳞次栉比，地虽无多，布置得弯环曲折。徐寿心中大喜，喝彩道：“好个所在，真乃别有洞天！”走过了二村，来到一处四面竹园环抱，中间一村房屋，约莫数十余家。那乡人指着前面高墙之内说：“小客官，那家便是马金标家里。”说着挑了担子，唱着山歌，向右首转湾去了。

徐寿谢了乡人，走到马家门首。只见里边走出一个大汉，原来正是罗季芳，便道：“罗大爷，我主人可在里边？”季芳道：“阿寿，你来做甚？老二在里头。”徐寿也不回言，一直走到厅上，见马金标同着徐鸣皋、徐庆、狄洪道、王能、李武齐齐坐着。那马金标年纪五十光景，生得相貌堂堂，三缕长髯，半已花白，身穿葛布箭手，足登紧统骠靴，正与众人说话。抢步上前，见了鸣皋与众英雄，兜了一个总揖。鸣皋道：“徐寿，见过了马师爷。”徐寿忙又作了一揖。马金标还礼道：“原来就是徐寿兄弟，果然好一表人物。”鸣皋忙问：“周家怎样了？”徐寿把方才的事，细说一遍。“现在三人尚未脱身。只是这班奸党好生厉害，看来凶多吉少。”

罗季芳也跟到里边，听了徐寿之言，便叫：“老二，我们何不杀到周家，把这班奸贼杀了！”鸣皋道：“呆子，你只这般容易！只怕此时他三人已被拿进城关去了。这是我的不是，不该把小舫留在那里，岂不是我害了他三人性命！”徐庆道：“此事也难怪他，

谁晓得这贼秃，当日被他漏网？”马金标道：“事已如此，据我看来，还是差人去城中打听消息，再作道理。”鸣皋道：“教师说得是。但叫谁人去好？”马金标道：“待我去探来。”鸣皋道：“只是有劳教师。”金标道：“说什么话。况且小徒分上，理当如此。”说罢抽身便走。众弟兄惶惶惑惑，坐立不安。

到了黄昏时候，金标回来。众人忙问怎样了。金标道：“还好，尚是不幸中之幸。周湘帆一家儿，并包行恭、杨小舫一齐拿进城关，那家僮人等，多放出来了。宁王要把他三人斩首，倒是李自然说了下来，如今拘禁天牢，要等拿了众人，一齐开刀。我们且慢慢地想法劫救出来。只是一件难处，王府里的牢监，极其秘密，外人寻都寻不到的。”鸣皋听了金标之言，知他三人未伤性命，心中略定，便要单身私探王府牢监，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徐鸣皋一探宁王府 朱宸濠疏劾俞巡抚

却说徐鸣皋闻得杨小舫、周湘帆等被擒，禁在王府监牢，暗想：“周湘帆好好一家人家，都是我们连累与他，如今拘在牢中，如何不去相救？前年在苏州司监之内，人不知，鬼不觉，把罗季芳劫救了出来，如今何不私进王府之中，岂有寻不见监牢之理。待我见机行事，先去探他一探。若然戒备果严，再与徐庆同去。”思前想后，只得如此。

当夜到了三更时分，周身扎束停当，插了单刀，出了房门，飞身上屋。但见明月如昼，万里无云，暗想：“此村路途盘曲。虽问过马金标，他说休管道路阔狭进退，但记有冬青树，即不迷失。”遂向前下了房廊，一路前行。果然五步一株，十步一株，出村在右，进村在左。到了转弯之处，但望前边冬青在右面，便是出路。依法而行，不多时出了八阵图来，放开大步，连窜带纵，快如飞鸟。到了城垣，越城而进，竟到王府之中。上得瓦房，静悄悄寂无声息。在瓦面上四面兜抄。但见房廊鳞次，殿阁重重，那里去寻得牢监？遥望最高之处，上接青云，暗想此必凌霄宝阁，那边便是离宫，飞身跳到其间。只见一殿之中，灯光分外明亮。将身伏在檐头，把头倒垂下去，只见二位大夫、几个内官，正同着宁王出外，由东廊冉冉行来，一路说着闲话，只是听不清楚。

过了回廊，二位大夫躬身立住，内官掌了红灯，同宁王进离宫而去。二位大夫从东角门转到外边去了。

鸣皋见殿上无人，跳下瓦房，入到里边。见左首三间密室，上有金匾“军机处”三字。走得军机房内，见桌上排着文房四宝，砚池内磨墨未干。旁边一具十景橱中有奏折，扯开一看，吃了一惊。只见奏折之中，夹一个大红柬帖，原来正是周湘帆结义的帖儿，十二个弟兄姓名籍贯、三代履历，齐齐排列。将奏折从头一看，乃是奏明天子，参劾江南巡抚俞谦谋为不轨，收罗亡命罗德、慕容贞、徐庆、徐鹤、杨小舫、狄洪道、包行恭、周湘帆、王能、李武、伍天熊、徐寿等一十二人，谋刺亲王，意图叛逆。前年打毁奉旨擂台，杀伤百姓无数，烧掠金山禅寺，杀死藩王替僧，共伤禅客僧人一千余人，即是此一班泼贼。太平县知风拿获二名，罗德、王能，具有银牌为证，显系俞谦指使。后来被羽党沿途劫夺，无法无天，藐视国法。目今胆大如天，竟敢于犯臣宫，左右俱受重伤。臣命将校拿获三名叛逆凶徒杨小舫、包行恭、周湘帆，现在收禁牢中，候旨发落。内中周湘帆乃本地土豪，为富不仁，窝留匪类，搜出结义凭据，开载十二凶徒在上。内有患难相扶、同享富贵等语，显得效学十三太保故事，非谋叛造反而何？今将银牌伪帖，一并呈上龙案，祈圣上将俞谦拿问，交刑部从严治罪。一面速发御旨，拿捉逆党罗德等九名，着各州各府，严拿务获，切勿听其漏网，颁行天下，以清妖孽而肃官方等语。鸣皋看毕，只见旁边又有信札一封，乃宁王寄与朱宁、张锐的信札，内有黄金二百两托朱、张二个太监，要在天子面前，教他将俞谦害死，并捉拿九位弟兄等情。

鸣皋想道：奏章上说有银牌，银牌总在这里。将橱中翻看一

回，果然在内。鸣皋一并取了塞在怀中。出得军机房，上了瓦屋，再到里边，来寻监牢所在。东寻西看，那有影响。暗想房屋数千余间，到那一方去寻好？谅必居中定是奸王的官院，监牢断不在此；四周外近于外边，又不秘密，亦断不在此。约来总在御花园的左近。那里的地，最是秘密所在。想定主意，竟到御花园内。但见楼台殿阁，画栋雕梁，装饰得神仙境界一般。花池内画舫龙舟，彩画鲜明，假山叠叠，堆得玲珑绝巧，树木蓊翳，回廊曲折，奇花异草，怪兽珍禽，无所不有。鸣皋无心玩景，来到一只亭子之中，憩坐片刻，上有“翠薇亭”三字。坐了一会，倚在阑干，望那左首一只旱船之中，有二人在彼干那不端之事。你道何等之人？原来一个花儿匠，引着个小太监，在旱船中榻床上鸡奸。月明之下，鸣皋看得清楚。少顷，二人毕事，小太监由那边去了，这花儿匠回身转来，正从翠薇亭旁走过，鸣皋蓦然跃出，将花儿匠一把拿住，喝道：“不要叫，叫便吃刀！”那花儿匠被他夹颈皮抓住，扭转头来，见他手中雪亮的钢刀，吓得魂不附体，叫道：“爷爷饶命，今日头一回，下次再不敢了！”鸣皋道：“那不来管你。你只说监牢在哪里，我便饶你性命。若有半句虚言，一刀两段！”那花儿匠战战兢兢的说道：“爷爷，监牢就在那边。出了花园，向东转去，只一箭之遥，进了月洞门，顺手转湾，见一带屋宇，中间的墙壁是假的，可以推得开来，进去就是了。”鸣皋道：“可有谎言？”花儿匠道：“我若说谎，不得好死！”鸣皋道：“你要好死，我便送你西方极乐世界去罢！”手起一刀，分为两段，将尸首提到假山僻处，塞在山孔之中。只因王府花园浩大，人迹走不到处，后来尸首烂在假山洞内，无人知晓，也是他的恶报，我一言丢过。

再说徐鸣皋依了他的言语，出了御花园，向东转过几处殿阁，果有月洞门。进得里边，右手过去，走到中间一间屋内，将墙推时，那里推得开来？左右东西四面推来，都推不开来。正在踌躇，忽听得人语嘈杂而来。鸣皋一个腾步，已到外边，飞身跳上对面一只六角亭上，将身伏在亭子上面。只见有五六个人走来，内有三四个校尉模样，二个家人打扮，提着灯火食馐，一路说话而来。进得屋内，在柱间扭动机关，那一垛墙垣呀的开了，二个家人走将进去。鸣皋思想：“不如待我抢进里边，探个消息。”正欲跳下亭来，只见那门内倏的一道黑影，直扑到亭后而去。鸣皋吃了一惊，道：此乃我道中人，莫非三人之中，逃了一个出来？又想这三人没有这般工夫。遂即旋转身来，只见那人已到亭上，被他夹背一把拿住，轻轻喝道：“你好大胆，敢到这里窥探形踪，意欲反牢劫狱！我且拿你去见宁王。”鸣皋吃了一惊，定睛一看，原来却是一枝梅，心中大喜，便道：“二哥，你怎的却在这里，几时到此？”一枝梅道：“此地非是说话之所，且到那边坐地。”

二人同下亭子，来到方才望见的旱船中。此处最是幽僻，人走不到之所。二人坐下，鸣皋问道：“二哥去寻小弟，可曾遇见谁来，今日怎地在此？既到里面，亦见三位兄弟否？”一枝梅道：“前事一言难尽，无暇告诉。今日回转南昌，见湘帆家门上贴着十字封条，心中惊骇，谅必弟兄们弄出事来。随向市中探听，闻说杨小舫、包行恭、周湘帆三个捉入王府，拘在天牢，其余尽皆走脱，又不知避居何处。到了黄昏，来到此间，恰遇一班看守监牢骁尉经过，我便跟到里边。谁知重重埋伏，鸟雀难以进去，若欲相救他们，除非令师等到来。直候至如今，有人开门，方能脱身出外。贤弟切勿轻进。此中门户重重，有的只能外开，有的只

能里开，若到中间之处，插翅也难飞出。而且其中埋伏机关，比金山寺十倍利害。众弟兄现在何处？”鸣皋把以前之事告诉一遍，现在众人俱在马家村暂避。又把方才私人军机房之事说了，怀中取出奏折、信札、黄金、银牌，与一枝梅看了。一枝梅道：“此地不宜久留，我们且到马家村再商。”二人上了瓦房，一路连窜带纵，来到一处，望见灯光明亮，隐隐闻得喧嚷之声。二人心疑，立住了细听，却又听不清楚。鸣皋道：“二哥，莫非三位兄弟，被他们掳掠否？”一枝梅道：“我们且去看来。”二人遂即飞步前往，向下面窥探。不知果系何人，且听下分解。

第五十二回 王府戒严防刺客 村店谈心遇异人

却说一枝梅同了徐鸣皋二人，来到前面，伏在瓦上，窥见对面一坐大厅之上，排开数席酒肴，约在二三十人在那里饮酒。原来这日乃余半仙的生日，那同僚官员，都在那里吃寿酒，尚未散席。两旁站着众家丁伺候。居中坐的，正是军师李自然。上首邺天庆、殷飞红、雷大春、铁昂、波罗僧、铁背道人。下首余半仙同着妹子余秀英，并一班徒弟，还有几个得宠的太监，并几个武将。只吃的杯盘狼藉，欢呼畅饮。鸣皋道：“二哥，这上首坐的，便是邺天庆，最是厉害。若能除了此人，其余就不妨事了。”一枝梅道：“众人都在那里，不便下手。况且余半仙兄妹妖法厉害，你我下去，定遭不测。也罢，待我赏他一弹。”遂向身边袋内摸出一个弹子，照准邺天庆劈面打来。那天庆正在饮酒，不提防有人暗算，方欲举杯就口，忽地弹飞来，忙将头偏躲，已来不及，中在眼梢之上。幸亏天庆功夫到家，只打得眼前金光乱射，大叫一声：“有奸细！”霎时间众人各出刀剑在手，一齐跳到庭心。众家丁忙将灯火擎起，那知时交四鼓，月已西沉，亮处望到暗处，却不清楚，不知瓦房上有多少奸细，故此不敢上屋。正在扰攘，呼的又是一弹飞来。波罗僧眼明手快，扯将手中戒刀一隔，那弹正打在刀上，当的一响，打得火星直爆。邺天庆大怒，他的眼睛

黑夜能辨镞铢，虽然左眼中弹，右眼依然无恙，见众人不敢上去，便提了一柄朴刀，飞身上瓦。铁昂见老师上去，也便跳上瓦房。雷大春、殷飞红、铁背道人，一齐跟梢而上。只有波罗僧同余家兄妹，以及几个不善飞行的，守在下边。

且说一枝梅见邨天庆提刀出来，便道：“贤弟，走吧！”二人旋转身来，向外便走。鸣皋回头一看，见有四五人追赶，知道都是定做的好手，难以抵敌，遂跟定一枝梅飞奔而走。出了王宫，在于民房上面，不管东西南北，向前而去。前逃的是疾雷掣电，后赶的是风卷残云。赶了一程，邨天庆回头一看，见背后四人追赶不上，相离甚远，只得独自一人追赶。看看赶上，却被一枝梅又发一弹，天庆急闪，那弹从耳边擦过。天庆暗想：“眼上疼痛难当，众人又落在后边，这二个也非善良之辈，不如回去，再作道理。”转定念头，旋身回转，遂同铁昂等到了王宫。

天已黎明，一同奏知宁王。早有军机房报称夜来失去奏章、信札、黄金、银牌之事。宁王大怒道：“这班逆贼，直如此大胆！竟敢私入王宫，意图行刺，偷盗奏章等物，弹伤无敌大将。”吩咐再写表章，申奏朝廷，备下金珠礼物，差黄三保星夜赶进京都，先见了朱宁、张锐，务要将俞谦拿问定罪，发诏拿捉羽党，颁行天下。一面吩咐大小将官及侍卫人等，严为防备。命雷大春、铁昂、殷飞红、铁背道人各领御林军，每夜轮流在王宫内外终夜梭巡，离宫内安排埋伏。又命八十个头等侍卫，弓上弦、刀出鞘保护。又拿余秀英带领一百名女兵，保卫宫中嫔妃。又命余半仙封为副军师之职，帮同李自然、波罗僧，将精兵十万，绕扎王宫之外。邨天庆镇守宫门，总理内外。把一座藩王宫殿，变做了剑树刀山，旗幡招展，戈戟如麻，戒备得鸟雀也难飞入。那黄三保领

了宁王主意，背上黄布包裹，带了一个伴当，两骑马日夜赶路，向北京而去。

且说马家村众弟兄早上起身，不见了鸣皋，料想他私入王宫，探听三人消息。至今不见回来，定然凶多吉少。罗季芳欲进城去打听，徐庆止住道：“你却去不得，待我去探个下落。”当下徐庆独自进城而去。城门上十分紧急，徐庆不敢进城，就在城外打听。闻得茶坊酒肆三三两两传说昨夜有二个奸细私入王宫，行刺未成，盗去金珠无数，邳大将军亦被打伤，后来追赶未获。今日王宫外屯扎十万雄兵，内外如何严备，各城门如何紧急，客寓内如何严查，若有容留奸细者，一体同罪。故而今日城中移兵统众，热闹纷纷。徐庆道：“我也这般想。或者传言之讹，少不得就要回来，便知端的。”

不说马家村众人猜疑不定，且说一枝梅、徐鸣皋见后面追兵已去，天色渐明，遂缓缓而行。不知不觉，这一回儿，直奔了七八十里。前面却是山路。二人迤迤前行，只见三岔路口树林上挂一面尖角小旗。鸣皋道：“二哥，这条路内有酒店在彼，我们腹中饥饿，且去饮一杯酒儿。”一枝梅道：“甚好。”二人便转湾进去。约有半里，果见一排草屋，门前挑出酒帘。走到里边一看，却是三间茅屋，虽则山居，倒也收拾得清洁，竹台竹椅，宽大轩豁。里边饮酒之人，先两席在彼。二人拣了一副座头坐下，酒保摆上二只杯子，二双竹箸。鸣皋道：“先打两壶上好汾酒来。可有什么下酒？”酒保道：“我们出名的好酱牛肉、白斩鸡、腌鸭子，还有肥大葱椒田鸡，也有蔬菜。”一枝梅道：“每样切一盘来，有薄饼拿几十张来。”酒保应声：“晓得。”便去搬上一桌，摆了七八样。

二人饮了数杯，见那旁边一只台上坐着一人，在彼独酌。生得形容古怪，相貌威严，高颧阔额，落腮胡子，头戴逍遥巾，身穿元色道袍，台上放着一口宝剑，将大盏自斟自饮。一枝梅道：“贤弟，此人有些异相，必非等闲之辈。”鸣皋点头称是，便问：“二哥，你说寻我，究竟怎地？”一枝梅道：“那日我依了李武之言，到了安义山中，四处找寻。一连数日，全无踪迹。忽见一个丽人，与我同行，渐通言语，说是家在前边不远。我想深山之内，安得有此艳妆女子，心中早已疑惑。走到前边，果有一所高大房屋。他便邀我入内，献茶，眉来眼去，迷惑于我。我便假意周全，问他阔阅。他说父亲在日，官居极品，告老林泉，住居此地。单生他一女，小字芳兰，后来父亲去世，家道陵夷。如今存个使女司炊，一个仓头应门，其余别无他人，遂要我入赘为婿。我想世间岂有如此易事？心中有些明白，知他莫非山精妖魅。将他面容细看，虽则美丽，却有一股杀气。我便将计就计，应允了他。引到楼上，房中陈设华丽异常。少顷主婢二人下楼去备酒肴，我四面观看，忽见床头挂着一条带子，知是贤弟之物，吃了一惊，暗想此女一定妖精，想你莫非亦被他吃了？只不知什么精怪。常言道：先下手为强，慢下手遭殃。想定主意，守在房门背后，拔刀伺候。少顷女子进来，被我一刀杀了。只听豁辣一声，好似天翻地覆，楼房立时塌倒。我便跳将出来，原来一条极大的蟒蛇，早已身首异处。那婢女、仓头逃遁去了。细看那房子，却是一座坟茔。我便放起一把火，连房屋一并烧了。后来又寻了两日，毫无踪迹。我想你衣履不见，或者未被这妖精伤害，遂即回到南昌。只见周家房屋封闭，细细打听，方知他三人被禁王府牢中，你们不知去向。故而昨欲去探望他们，设法相救，亦可问你下落。那

知难以进去，却会见了你。你却究竟在于何处？”

鸣皋把遇见芳兰，与李武失散，被他迷得几乎伤命，后来幸得师伯玄贞子到来，命小僮徐寿相救的话，细细说了一遍。又唤酒保添上两壶酒来，你一杯，我一杯。讲起宁王之事，今后必然严备，如何救三位兄弟？一枝梅道：“邨天庆本领高强，余半仙妖法厉害，更兼铁昂、雷大春等辈相助，看来断难再去。若要救得三人性命，除非令师等到来。”鸣皋道：“只是没处去寻他，奈何？”

二人正在说着，忽见旁边桌上饮酒的胡子忽然站起身来，将一枝梅、鸣皋二人一把一个，夹颈皮拿住，大笑道：“好，宁王出了万金重赏，拿捉你们，原来却在这里！”鸣皋等吓得魂不附体。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宁藩府禁军为盗 赵王庄歃血练兵

却说弟兄二人在山村酒家对酌谈心，忽被那人抓住，吃惊非小。要待挣扎，却觉四体疲麻，不能用力。鸣皋道：“你当我们是誰？”那个笑道：“你乃各处严拿不到的扬州徐鸣皋，他是积案如山的常州一枝梅，想来瞒过我么？”鸣皋料想隐瞒不过，便把双眉直竖，虎目圆睁，说道：“你当真要拿我们？”那人把手放了，笑道：“我来拿你做什么？”二人俱向那人作揖道：“请问豪杰高姓大名，贵乡何处？”那人道：“老夫到处为家，久忘姓氏，如鸛鹤之奇于一枝，就叫做鸛寄生。”二人听了，纳头便拜，道：“久闻老师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拜尊颜，实为万幸！”鸛寄生双手扶起，道：“前日遇尊师，因他兄弟们南海有事，不得便来，故此叮嘱老夫相助贤契们一臂。”鸣皋听了，喜出望外，便问：“师父师伯，可要到此？”鸛寄生道：“不过迟早之间，必然一同到此。”

鸣皋说起前事：“众人避居马家村马金标家内，现有杨小舫、包行恭、周湘帆三位兄弟陷于藩邸，小侄欲想劫救，昨夜私入王府，那知准备甚严，无从入内，只盗得奏疏书信在此。后被邨贼追赶至此，却与老师相会。”鸛寄生道：“宁藩凶焰未衰，气数未绝，一时不能下手。小舫等虽被拘囚，谅无妨碍。余七妖术厉害，须待四兄到来，方可收伏他们。”鸣皋道：“余七何人？”鸛寄生

道：“人称他余半仙，乃白莲教之首，有撒豆成兵之术，移山倒海之能。他有个妹子叫做余秀英，尤其厉害，能咒诅伤人之法，又将秽物炼成百万钢针，名万弩阵，随你道术高妙，遇即伤身，神仙也都害怕，故此我等所虑者在此。若待四兄傀儡生到来，他有旋转乾坤之力，挽回造化之能，正能克邪，方可成就。”看官，后来宁王造反，王守仁执掌总制三边都御史，拜帅征剿，余半仙兄妹二人，用钉头七箭书之遗法，要拜死王守仁。幸得草上飞焦大鹏盗出草人，保了性命，此是后话。

当时徐鸣皋听了鹧寄生之言，呆了半晌，说道：“他们有此邪术，如何救得三家兄弟出来？”鹧寄生道：“吉人自有天相，你且放心。你的大师伯玄贞子他精通数术，能知未来之事。前日同令师海鸥子到南海去，与我路遇，叙谈半日，言及你们十二侠士义结金兰，后来剿灭宸濠，全仗你十二人之力。如此看来，他三人决无妨碍。”鸣皋、一枝梅听了，方才放心。三人重新并在一桌上，开怀畅饮。徐鸣皋讲起前事，鹧寄生十分器重，赞叹一回。

一枝梅唤过酒保，会了钱钞，三人缓缓而行，一路上讲那豪杰的做事，望马家村来。却又不走原路，大圈转要绕去南昌城而走，约有百余里路程。方才出店门时节，已有申牌时候，走不上三十里，只见金乌西坠，玉兔东升。鸣皋道：“若得那里借宿一宵也好。”一枝梅指着道：“这边不是村庄来了？”鸣皋定睛一看，远远望见一带树林里头缕缕炊烟，便道：“果然那里是个村落。”三人兜转曲折，来到那里，却是个大大的村庄，约有二三百家人家。也有许多乡庙、茶坊、酒肆，颇形热闹，房舍亦甚华好，像个殷富的所在。只是每家门前，各插一面白旗，并刀枪之类，排列两旁。店内的人都是短衣窄袖，好似等待厮杀的模样。三人看

了，心中疑惑，暗想地近省城，况且藩邸重兵屯扎，岂有强盗到来，却如此防备？便到一家酒店里来。

鸣皋便叫酒保到来，说道：“我们路过此地，欲在宝店借宿一宵。先把酒饭来吃，明日一并偿价。”酒保道：“小店尽有洁净床榻，上好的汾酒，各样小吃全备，客官只管点菜便了。”鹞寄生道：“不用点菜，把好的拿来，做些薄饼饅饅充饥。”酒保答应一声，不多时搬到桌上，便与他们斟下三大杯酒。一枝梅道：“你们这里准备那旗帜刀枪何用？酒保道：“客官，你们是远方人，不知这里的缘故。我们这个村庄，唤做赵王庄，共有三百余家人家，二千有余人口，却只王赵二姓。当初只有两家人家，一姓赵，一姓王。那姓王的无后，遂过继了赵家之子。此地风水极好，财丁两旺，子孙茂盛，至今遂成了大村庄。故此村中两姓，尚且赵王一族，向来太平无事。不料近年来出了一班强盗，闻得村中殷富，时常黑夜抢劫，骚扰居民。因此合庄商议，准备器械刀枪，提防盗贼。若有强徒到来，鸣金为号，齐心杀贼。一处有警，合村救应，协力同心。大家歃血为盟，也有七百余个壮丁。近来请了二位教师，一个叫做独眼龙杨挺，善用一条铁棍，曾把那山角嘴打下一大块来。他专教人练硬工夫，癞因经、龙吞工，厉害不过的。一个叫做双刀将殷寿，善用两把柳叶双刀，使发了水都泼不进去。他专练的是内功。二人时常比试耍子，那独眼龙虽勇，却每每输在他手里。那二人是江湖上有名的殷杨二将，这里村中的族长赵员外聘请了来，保护村庄，并教习村内壮丁武艺，因此近来军威大盛，整顿得如火如锦。前月一班强盗到来，被我们杀得片甲不回，如今安静得多了，谅他们不敢再来的了。”鸣皋道：“岂有此理。这里地近省垣，况有宁藩军兵屯扎，如何容那强盗

猖獗？你们不会去禀报的么？”酒保道：“暖，就是这个不好。”正要說下去，只见那柜台里坐着个老者，喝住道：“你不去照顾生意，只管噜里噜嗦什么？”那酒保含着羞脸去了。

鸣皋等饮了一回酒，用了面饭，见时候不早，遂到里边厢房内来。酒保拿了三床被褥，铺置停当，三人坐在榻上说说谈谈，正要安睡，忽听得一片锣声响亮。门外一匹马飞跑而过，口内只叫：“强盗大伙到来报仇，在西山路进来，离村只有三里了，大家并力杀贼！”一霎时人声鼎沸，遍处锣声。三人忙到庭心，跳上瓦房观看，月明之下，望见远远的一支兵马，沿山迤迤而来。约有四五百人，走的走，马的马，人衔枚，马摘铃，灯火全无，悄悄然过来。那赵王庄上，众壮丁纷纷站立门外，手中各执刀枪火把，照耀得白日一般。只见两个教头手提家伙，指挥赵员外二个儿子赵文、赵武，并王仁祖、王仁义弟兄二人，各引壮丁二百，在庄前树林中埋伏，等待强盗杀入村中，过了一半，截住厮杀，前后夹攻。务要并力向前，不得有误。众人齐声答应，分门埋伏去了。那杨挺、殷寿，带领三百余壮丁，迎上前去。恰好强徒到来，将火把上竹筒抽去，霎时照耀如同白日，发一声喊，冲将过来。

鸣皋等在屋上看得分明，对一枝梅道：“二哥，你看这支人马，不像那乌合的强盗，却是有纪律之王师。我想那酒保说话有因，莫非是老奸的军兵作此不肖？”一枝梅道：“贤弟之言不错。但是官军私出为盗，不过数人或数十人而已，岂有公然成队而来，与开仗一般。难道带兵官也是有份的？今有一营多兵马出来，那主将岂有不知之理？”正在谈论，那杨、殷二教师领了三百余壮丁，已与强盗的头队接着，在村外一片空地上厮杀起来。那为

首的强盗头上扎巾，身穿软甲，手执方天戟，坐下战马，直冲过来，这里殷寿舞动双刀，接住厮杀。第二个强盗浑身紧装扎束，却是步下，使一对双股剑，上前助战，恰好杨挺上前敌住。四人分做两对儿厮杀，两旁壮丁罗兵呐喊助威，战了二三十合，不分胜败。忽见罗兵队伍捎开，一将飞马上前，头带兽头盔，身穿鱼鳞甲，手提笔捻锤，好似番将一般，冲上前来助战，十分骁勇。杨挺、殷寿抵敌不住，败进村来。那三员贼将顺势冲进村庄，口中只叫：“拿捉王宫行刺的奸细！”鸣皋听得吃了一惊，到得近来看，那三将却都认识的，正是雷大春同那徐定标、曹文龙两员副将。弄得徐鸣皋同一枝梅好似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起来。要激怒三人下来，杀退军兵，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一枝梅弹打铁教头 三侠士大战邳将军

却说徐鸣皋同鷓寄生、一枝梅在瓦房上面，看见杨挺、殷寿败进村来，那雷大春同了徐、曹二副将，指挥军兵一拥冲来，口中只叫：“休走了刺客奸细！”鸣皋吃了一惊，回顾二人道：“我等方才到此，他们怎生晓得？这里村民，断无进王宫行刺之理，莫非余半仙能算阴阳？”一枝梅道：“他若能算阴阳，却不算了马家村去？其中定有别情。”鸣皋道：“我看他带着徐定标、曹文龙二人，竟是捉拿我们之意。这多休论他只是强盗，就是官兵，官兵就做强盗，却一定无疑。我们何不下去杀他一阵？”

正在商议，只见雷大春带领军兵，追入村口。两旁树林中伏兵齐出，一声吆喝，将军马截做两段。独眼龙杨挺同了双刀将殷寿，回身杀转，树林火光照耀，喊声大震。雷大春吃了一惊，不知村中多少壮丁。林中乱箭如飞蝗般射来，兵士自相践踏甚多。徐定标臂上中了一箭，几乎跌下马来。大春无心恋战，将手中笔捻锤挡开二将家伙，圈转马头，冲出村来。杨、殷二教师，带领赵文、赵武、王仁德、王仁义，并七百余壮丁，一齐追赶出村。不到二里，只听得山坡下一声炮响，转出一彪军马，约有一千余人。为首一员大将，头戴八宝紫金盔，身穿锁子黄金甲，足登虎头战靴，坐下逐电胭脂马，手提画杆方天戟，面如重枣，目若朗

星，三缕清须，飘扬脑后，左悬弓，右插矢，腰悬龙泉宝剑，大喝：“强徒不得猖獗，俺无敌大将邴天庆来也！”那王仁德不知利害，大喝：“强盗慢来。”举起大刀向天庆砍来。天庆大笑道：“鼠辈敢来送死！”将手中方天就向刀盘上一逼。王仁德哪里经得起，只觉两臂发麻，虎口震开，叫声“阿呀”，那把大刀好似生了双翅，向旁边树林中飞去。邴天庆趁手一戟，把王仁德刺死。

王仁义见伤了他哥哥，咬牙切齿，舞动梅花枪，奋勇上前。杨挺举起铁棍，殷寿分开双刀，赵文、赵武各挺手中枪，一齐上前，来战邴天庆。无奈他力大无穷，戟锋如雨点一般，哪里抵挡得住？渐渐败进村来。那雷大春同着徐、曹二将，把众壮丁斫瓜切菜，杀得叫苦连天。那众军兵进了村窝，四散乱窜，打入人家门内，杀人劫物，搜抢银财。霎时间，但闻男啼女哭之声。

那瓦房上面三位侠客，见了这般光景，哪里忍耐得住？鸣皋大叫：“反了！”倏的抽出钢刀，向前奋身跃去五六丈之远，正在天庆马前。那邴天庆正把殷寿分心一戟，殷寿躲避不及，只得咬紧牙关，将双刀来剪。幸得杨挺铁棍也到，二人用尽平生之力，要想挡开他戟。天庆望下一沉，那二人怎经得，只震得四臂酸麻，浑身发抖。

正在性命呼吸之间，恰好鸣皋下来，心中想道：“只闻邴天庆的名声，未曾交手，不知他究竟多少膂力？”遂起个雀地龙之势，攒身而进，抡起这把单刀，运动全身功夫，向戟上奋力一抬。一来天庆未防，二来有殷、杨二人拼命的招架，故此竟把这支画戟直荡开来。鸣皋见戟荡开，何等快捷，便跃上劈面一刀砍去。邴天庆见半天中忽然飞下一人，十分骁勇，刀已进门，躲避不及，便把额角向他刀上迎去，大喝一声：“好！”鸣皋这口刀竟反激过

来，心中大惊道：“这厮的脑袋怎地结实？”连忙跳出圈子外来。恰遇曹文龙骤马过来，鸣皋使一个旋风，滴溜溜快疾如风，把曹文龙连肩搭臂，砍下马来。一枝梅见鸣皋去战天庆，恐怕他有失，早把单刀抽出，随后下来协助。鹞寄生知他二人难敌天庆一个，况有雷大春在彼，断难取胜，忙把宝剑向下一撩。邺天庆、雷大春正在混战之际，忽见一道白光，从瓦房上飞将下来。那雷大春前曾落草时候，被山中子一剑，把头上包巾削去，头发都去了大半，尝过剑术的滋味。今日又见白光来了，正是惊弓之鸟，晓得面如土色，拖了笔捻锤，挑转葵花镡，便一溜烟走了。

那邺天庆乃是学过剑术之人，虽不能施用，却还可以拒得，便将左手执戟，与众人力战，右手抽出剑来，挡那飞剑。只听得“叮叮当当”，左来左格，右来右拦，鹞寄生飞剑虽佳，却也伤他不得。说也希奇，那剑好似活的一般，只在邺天庆马前马后、马左马右的盘绕，却不伤自己之人。鸣皋等四人奋力上前攻杀。那天庆虽则英雄，要把实力挡他的空刀，只不过挡住他罢了，岂有占得他便宜。况且左手那支画戟，又要战这两只猛虎，究竟难以招架，渐渐败将下去。赵文、赵武领着壮丁，从树林中抄出前边，将军兵乱杀。王仁义亦领了二百余个壮丁，在村中四面兜抄，将抢劫财物、奸淫妇女的这些军兵，杀一个畅快。

那邺天庆败出村来，却有了救星到来。你道是谁？原来他们共发三员上将，二千人马，分作三队而来。头上边雷大春，带领五百为先锋。中间邺天庆，带领一千为中军。那后面还有铁昂，带领五百为断后的伏兵，离赵王庄二里之遥西山足下守候漏网，且为救应。早有探子报知铁昂，说邺大将军渐渐败阵下来。铁昂大怒，吩咐众三军上前接应，舞动一对八角紫金锤，飞马而来。

鸣皋看见铁昂头上镶铁盔，身穿乌油铠，坐下银鬃马，举起双锤，磕马而来，好似乌云盖雪，便道：“二哥，贼将救应来了！”一枝梅早已瞧见，知道铁昂骁勇，暗想被他上来帮助了天庆不当稳，暗取一个铁弹在手，等他马近，劈面一弹打去。铁昂不曾防备，正中面门，打得鼻青嘴肿，折了二个门牙，几乎坠下马来。邺天庆见铁昂受伤，料相难以取胜，只得圈转马来，落荒而走。雷大春、徐定标见天庆已走，顺水推船，各带军兵而走。铁昂疼痛难当，也把葵花镫挑转，飞马而回。倒把自己兵丁冲倒了不少。徐鸣皋、一枝梅趁势追赶，杨挺、殷寿、赵文、赵武、王仁义等引领壮丁，唢呐一声，冲杀上去，把军兵杀伤无数。鹪寄生见天庆已走，早把宝剑收回，跳下房廊。鸣皋等追杀了一阵，见军兵去远，各自回转赵王庄，同了一枝梅回到酒家，谢了鹪寄生相助之恩。

赵员外闻知有过路侠士仗义相助，此番幸亏他杀退了强盗。保全村庄，便带了赵文、赵武、王仁义并杨、殷二教师，同到店中，与鸣皋等相见。村中闻说到了三个侠士拔刀相助，个个要来观看，一齐拥挤进来。当时天色渐明，赵员外吩咐杀牛宰马，犒赏民丁。一面端整丰盛酒肴，与三位义士接风。赵文等检点壮丁，前后被伤二十余人，吩咐买棺成殓；杀死强盗一百五十余人，掘土埋葬。

赵员外款待三人，动问三位义士高姓大名。鸣皋道：“晚生姓徐名鹤，字鸣皋。这位老师鹪寄生的便是。那位哥哥复姓慕容，单名贞字，绰号唤做一枝梅。”赵员外听了，同着二个儿子，并王仁义、杨挺、殷寿等，一齐拜倒在地，道：“久闻二位大名，乃天下义侠，为民除害，恨不一见。鹪老师当世神仙，今日何幸，

一齐来到敝地！此乃小庄众百姓之福。”鸣皋等连忙还礼，大家坐下，争来把盏。赵员外道：“老汉姓赵名琰，生有二个小儿，唤做赵文、赵武，自小喜学武艺，与王仁义贤昆季一班儿，延请名师教习，只是本领平常。近因奸藩暴横，招兵买马，意欲叛逆，那些贼兵贼将，大半都是强盗出身，狼子野心，时常出来骚扰村庄。那个禁军教头铁昂，原是个无赖出身，先时也曾做过响马。他手下带的部兵最是可恶，闻得这里有些积蓄，每每扮作强盗。因此请了杨、殷二位教师，团练、壮丁，众人歃血为盟，誓共杀贼。往常不过三五十个到来，几次被我们杀死大半。想他们怀恨在心，所以昨夜大队来报仇。但如此整队而来，难道老奸不知？岂有身为亲藩，纵容手下兵将公然为盗之理！”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鷓寄生逼走邳天庆 徐鸣皋相会焦大鹏

却说赵员外意欲留住三人保护他们，便道：“徐英雄今欲何往？若不嫌待慢，有表三位义士在敝庄盘桓几时，救护一村百姓。料想他们早晚必来报复。未知肯俯允否？”鸣皋道：“并非晚生无情，我们若在此间，非惟无益，反要害了一村性命。”赵员外道：“徐英雄说哪里话来。别的休说，只昨夜，若非三位在此，只怕此时合村变作丘墟的了！”鸣皋道：“员外有所不知，那老奸恨我入骨。前日有三位兄弟，陷在王府牢内，前夜私进王宫，意欲劫救，不料被他们知觉，追赶一程，因此绕道经此。昨夜听得贼将叫喊，声声拿捉行刺王宫的奸细，不知怎的晓得我们在此，谅必他们猜疑罢了。若然留在此间，岂不是弄假成真，以虚成实，老奸怎肯干休？必然大队而来，将村庄团团围住。那时进退两难，势难抵敌，岂非害了一村身家性命？若是我们去了，虚则虚，实则实，你们只有保护闾阎格杀强盗之功，并无藏匿奸细、拒敌王师之罪，到官尚可辩白。”

正在说着，那王仁义大哭起来，道：“吾兄死得惨伤，我们岂肯束手就缚！若到官分辩，再也休题。那班赃官都是一党，严刑酷罚，那怕你不诬服？如今江西全省并无天日的了，我们情愿战死沙场，不愿刑杀公堂。只要杀得他们一个，就到了本钱；杀

了两个，就是对本对利。”众人同声附和。

鸣皋见他们如此义气，到弄得进退两难，便向鹧寄生道：“老师尊意，如何处置？”鹧寄生道：“我观此村，后靠高山，右临岩峪，只有两面受兵。左边林树深密，山路曲折，尽可埋伏。只有前面难守。若得筑起土城，便可拒敌。正是一人把关，万夫莫开。但只少几员大将。既然赵员外求助，众人义气，我们只得帮他一臂。只是战斗兵机，顷刻万变，除了伊、吕、诸葛的大才，谁能料其必胜。倘有疏虞，休要怪怨我们。”赵员外同王仁义、赵文、赵武并众壮丁、村人等，齐声答应：“我等情愿死守，遵听号令，决无反悔！”鹧寄生道：“你们众意既坚，为今之计，第一要事，先筑土城，准备预敌。我料贼兵非明即后，便来报复。员外速命合村人众，无论男女老少，赶紧筑起一道土城，限一日夜完备。先把门户关闭，方可拒敌。”赵琰随命赵文、赵武，去叫众人行事，务要竭力赶紧。赵文、赵武奉命而去。鹧寄生对一枝梅道：“慕容兄，相烦到马家村一行，相请众英雄到来帮助。”一枝梅道：“小侄随即便去。”乃别了众人，立刻往马家村去了。赵员外吩咐准备筵席，等候众位英雄到来。我且慢表。

却说那铁昂的浑家姓姜，乃本地南昌人氏，是个寡居的孀妇，颇有几分姿色，铁昂宠爱异常。那姜氏有个哥哥，叫做姜玉林，最爱赌博，也是个无赖。祖上传下家产，被他输得精光，在前头的妹丈处，借贷银钱，到手便完。一而再，再而三，弄得自己不好上门。后来相交了一班响马强盗，常常去做那没本的买卖。后来妹丈亡故，妹子嫁了铁昂，时常要来借贷。及至铁昂做了宁王手下禁军都教头，那姜氏在丈夫面前，要他提拔哥哥。那时宁王正在招兵之际，铁昂便叫姜玉林去招了一班响马强盗，在

宁王面前保举，提拔他做了一个千总之职。

那姜玉林一旦做了官，正是小人得福便轻狂，有了银钱，就整日整夜的在营内与弟兄赌钱。所得俸禄饷银，哪里够用？他心生一计，便与手下弟兄商议，夜间私自出营，扮了强盗，到各处村庄打劫，民间受累无穷。有的晓得他们乃营内的官军，到南昌府告状，反被官府责打，当做诬良为盗。铁昂虽然晓得，亦是眼开眼闭，由他所为。故此姜玉林越发胆大。后来知道赵王庄日产千金。你道什么出产？原来江西出的白垩，要算赵王庄产的为第一。颜色又白，泥性又细。要烧上好瓷器。须用那处的白垩。又有一种颜料，看去好似黑土一般，拿来画在碗上，在窑内烧了，却成上好的蓝色，乃碗盏上要用之物，亦是此处的最好。相传柴窑的雨过天青，就是用此处的白垩颜料做的。所以这颜料极贵。当时有句俗语，叫做一两黄金一两泥。虽则盛言之下，然而其贵重可想而知。所以这赵王庄十分豪富。哪知道他们早已听得各处村庄被劫，聘请教师，团练壮丁，十分严备，所以屡次被他们杀败，伤了多少兵丁。姜玉林怀恨在心，与妹丈商议报仇，要来扫荡村庄，亦可掳掠许多财物。铁昂却不敢动手。恰好徐鸣皋私探王宫，铁昂心生一计，便奏知宁王，只说徐鸣皋一班逆党，藏匿在赵王庄上，宁王信以为真，便命邺天庆带领二千军马，同了铁昂、雷大春，连夜到赵王庄，拿捉逆党。不料事有凑巧，恰正鸣皋等三人在那里借宿，弄假成真，吃了败仗。

当夜邺天庆同了雷、铁二人，带了败残军马，回进南昌，只道奸细当真尽在赵王庄上。铁昂的奸计，被他瞒过了。天庆见了宁王，说这班奸细果在赵王庄，而且内有剑客相助。把昨夜战事，起初得胜，后遇飞剑到来，因此致败。细细说了一遍。

宁王大怒，吩咐李自然亲自带兵前往，着余半仙相助，务把众贼擒来，将村庄扫做白地。李自然道：“他们既有剑仙相助，不可力敌，只可智取。第一谨防他侵犯主公。余秀英法术虽高，究竟女子，况要保护后妃。千岁驾前，须要余半仙步步相随，岂可离开。倘有疏虞，如之奈何？待贫道略施小计，管教一网打尽。明日十四，是五黄日，后日与月建冲犯，不利用兵。须待十八日，大吉大利，一战成功。”宁王道：“军师用何妙计？”李自然走到近身，向宁王耳边说了几句。宁王大喜，拍掌道：“妙计妙计！随你剑仙侠客，看你怎的逃生？一准依计而行便了。”

不说藩邸安排战事，只待十八日晚间出兵，要来扫荡赵王庄，再说赵员外得了三位剑侠，十分欢喜，合村的人，个个摩拳擦掌，精神十倍。到了来日，正在款待鹧寄生、徐鸣皋二人，商议御兵之事，忽报一枝梅引领了一班豪杰到来。鸣皋抬头一看，正是徐庆、罗季芳、狄洪道、徐寿、王能、李武同一枝梅七人。内中却多了一个好汉，却不认识。只见他身長九尺，相貌堂堂，头上英雄结，身穿元缎褶子，内衬密门战袄，足上薄底骠靴，腰悬宝剑，一齐走上厅来。鸣皋同了鹧寄生、赵员外等起身迎接，各各施礼相见，通过姓名。原来此人便是草上飞焦大鹏。鸣皋大喜。赵员外叫把残肴收去，重整杯盘，大厅上排开盛筵，款待众人。鸣皋道：“久慕焦大哥英雄豪杰，恨未拜见。今日天赐相逢，实乃万幸！”大鹏道：“徐兄名扬四海，哪个不知？焦某是个粗莽之夫，休得过誉！”鸣皋道：“不知焦大哥几时到此南昌，怎的与众弟兄相遇？”大鹏道：“小弟自与狄兄等别后，闻得老奸把包兄等拿进城中，禁在牢内，小弟思念众位弟兄，故此来到南昌。寻了一日，再也寻不见一个，意欲往马金标处耽搁，细细访寻，那

知恰巧相遇。方才坐定，只见一枝梅见到来，说起徐兄与鷓老师在此，故即趋来拜候。”

赵员外见了许多豪杰，欢喜不尽。赵文、赵武说土城皆已完备，筑得十分坚固。大家讲论御敌之计。鷓寄生道：“御兵利器，第一是箭，不知员外庄存有多少？”赵员外道：“现有七八千，未知足用否？”鷓寄生道：“现在还可应用。日后我有个御敌的利器，待我画出图形，只须照样打造。此物虽不及箭之远，却有几样好处。第一价廉，第二易办，第三省人。若用箭时，一人只射一人，此器一人可伤数百人。凭他十万雄兵，我这里只消数十人，分匀守住，管教他一个也不能进来。而且箭有射完之时，此却用之不竭。”众人听了大喜。鷓寄生不慌不忙，把图形画将出来。不知什么利器，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备御敌造奇法炮弹 结同盟合佐玉良才

却说鷓寄生把机器图形画出，却有二式。众人看了，不知是件什么东西。鸣皋问道：“鹤老师，此器何名？如何用法？”鷓寄生手指那图形道：“这名为飞雷炮。将坚木照样造成，装了轮轴，如车辆一般，可以推动。把石片石块，敲成手掌大小，在上面倒将下去，只消一人将转柄摇动，那石块从前面口内直飞出，亦有百步之远，宛如天降冰块。虽不能伤他性命，亦打得他们头破血淋。这名没羽箭，里面的膛子及管子，皆用铜铁打成，其余的机关，亦只消坚硬木头做成。装在车上，那下面用个火炉，内烧煤炭，须要猛烈。膛子内装满药水，上有漏斗，可以随时添水。等得药水沸腾，将柄摇动，那药水从铜管内直喷出去。初出宛如一线，到了数十步远，那水四散分开，好似大雨一般。这药水经了火烧沸，着人身上，比滚油还利害，而且毒不可言，立时溃烂，其痛难当。所以二器相辅而行，远者炮打，近者箭射，随你老奸兵多将广，叫你来发个大大的利市！”

众人听了，无不叫好。赵员外即命两个儿子连唤工匠来，照图打造。赵文道：“请问老师要造多少？”鷓寄生道：“不须多造，每样赶紧造五十具，只是那中间机关，须要照样活灵。那水中的药料，此物这里甚多。你那山上出的草，有一种细叶红花的，名

为乌龙刺，叫壮丁去多取下来，预先煎成浓法，用时将少许掺和入清水内，再将石灰加入。此草见了石灰，却是对头，其水立交血色，毒极非常。若是冷的，其性还缓，若烧滚了，着在身上，比刀箭还要利害。只是一件：那些运机的壮丁，皆要预备皮套，将头面遮蔽，两目之上，嵌二块玻璃，二手亦用皮套，恐有药水误溅自己。”赵文、赵武领命，自去赶办。

众人酒阑席罢，一同来到庄前观看土城，果然筑得坚固。鸣皋道：“员外的二位令郎十分能干，只看这土城，筑得大有道理，将来定是国家栋梁之器。”员外道：“徐大爷休得奖誉。若能众位豪杰常常聚首，教导小儿，却是受益非浅。”众人四面看过了形势，回转赵员外家内，早有差去城中探听的庄丁回来报说：今日不见动静，谅来不发兵马的了。鸣皋道：“鹪老师，他们不即发兵到来，却是何故？”鹪寄生道：“这却猜想不出。我闻得宸濠最信阴阳风水，那贼军师原是个江湖术士，今日是五黄月忌，不利出兵，莫非为此？”鸣皋道：“别的不打紧，只怕他们叫余半仙来，如之奈何？”焦大鹏道：“不妨。我们整备猪羊狗血放在箭上，他若用妖法，便将这箭射去，便好破他。”鹪寄生道：“好虽是好，只是他的妖法变化无穷，知道他用何法来算计我们？”焦大鹏道：“还有一件好东西，破妖法最灵。”众人忙问何物，大口笑道：“说出来却不雅相。”一枝梅接口道：“我知道的了，一定是妇人的月秽。”大鹏道：“一些不差。当年梁山泊宋江，曾用此物破了高廉的妖法。”罗季芳道：“这些妖法怕他则甚，不过纸人纸马罢了！只要杀上前去，岂能伤人？常言道邪不胜正，有何惧哉！”鸣皋道：“罗大哥，你既知邪不胜正，妖法虚妄，亦知这个正字颇不容易。若非大圣大贤，谁人当得这正字？你我有何德行，却能

胜伏邪妖？”鹧寄生道：“此事再作计较。目今先拨壮丁，分头谨守险要。挑选强壮者五百人，准备埋伏厮杀，其余准备强弓硬矢，镇守土城。城上多设灰瓶石炮，土城外开掘濠沟。等待箭炮机器造成，在城上开两个门户，以通车路。夜间添设远近巡丁，马探步探。南昌城内外，亦须多遣谍者，侦察军情。”着王仁义安排调处。

鸣皋虑其兵马太少，若欲与老奸拒敌，恐此数百人难以久持。他若各府调动军兵到来，不下百万，区区七百余人，如何抵挡？况两军相对，肉薄相战，安保无损伤之虞？若再少了，连队伍都整顿不来，怎能抗此大敌。还当及早招聚义兵，联合左近村庄相为救援，而成犄角之势。鹧寄生点头道：“此言深合我意。”赵员外道：“此去东南十里，有一座刘家庄，庄上共有四五百家人家。内有个刘佐玉，家财豪富，为人仗义疏财，颇有名望，合村的人无不敬服。近来屡被官军劫掠，恨入骨髓，闻得我庄团聚民兵，亦欲练兵防御。若去纠合他们，无有不成之理，只须老汉去走一遭。”众人听了大喜，立刻命庄丁备了马匹，就叫杨教师相陪同去。到了黄昏时节，赵员外回来，说刘佐玉闻得江南众豪杰在此，喜出望外，满口应承。他明日特来拜会，就此歃血为盟，同心杀贼。众人大喜。

当晚已过，到了来朝一早，外面庄丁通报：“刘家庄刘大官人，同了郑大爷要见。”员外赵琰连忙接进里边，与众人相见，无非各通名姓，说些客套的话头，不必烦述。那个姓郑的，名叫良才，原系是个参将。只因素性忠直，不肯结交上司，因此罢职归家，与刘佐玉邻居，彼此情投意合，成为莫逆之交。几次军兵打劫，亏得他拼命格杀，庄上保全不少，合村无不感激他。当日赵

员外大开筵席，宾主十分欢喜。刘、郑二人与鸣皋叙谈江南之事，二人心倾意服。

宴罢之后，赵琰早备牛羊祭礼，敬过神灵，便请鷓寄生主盟。鷓寄生道：“老夫闲云野鹤，岂有反为盟主之理？”刘佐王道：“不然。此乃老师大仁大义，救此一方百姓，非比等闲的盟主。神人同鉴，全仗老师，以成此事。”众人同声附和。鷓寄生推辞不得，只得应允。众人歃血为盟，各饮了一杯齐心酒。然后重整杯盘，开怀畅饮。鷓寄生道：“既蒙员外及众英雄相委老夫作为盟主，但弄兵一事，全仗军令，若不严明赏罚，焉能拒敌？未知众位意下如何？众人齐声：“愿听号令！”当时便命鸣皋写了五十四斩军令，挂于门外。刘、邓二人相辞了众人，回转刘家庄，立刻聚集众人，共有千余人，置备刀枪弓箭、衣甲器械，以便互为救应。我且慢表。

且说赵王庄上到了十八日午牌过后，早有城中细作飞马回来，报说南昌城内调动军兵，忙忙碌碌，只怕今夜要来侵犯我村的光景。一连几次报来。赵员外慌忙与鷓寄生、鸣皋等商议。鸣皋道：“今晚必定大队而来，老师当用何策拒之？”鷓寄生道：“我料敌兵今夜到来，决不走马冲阵，必定围住村庄，扎定浮营，然后两面攻打。我们只宜坚守土城一面。那左边离庄二里之处沿山转弯的所在，只有二马并行之阔，可在那里山坡树林里面埋伏火攻，下面掘下一丈深、三丈宽的陷坑，坑内预藏火药、上面堆积木柴、松香、硫磺之类。”命徐庆带领五十壮丁埋伏山上，听得信炮为号，点燃药线，将他人马截住，使彼首尾不能相顾。随唤殷寿过来，吩咐带二百名庄丁，速去安排掘坑，限黄昏交令。要一切齐备，违者按军法从事。殷寿领命而去。

只见赵文、赵武进来道：“启稟老师，所造飞雷炮、没羽箭，机器、药水尽皆齐备，现在排列在土城之内。一面已吩咐在土城上开出左右二门，以通车路。”鹧寄生大喜道：“二位公子实在能干。”便同了鸣皋等一众英雄，来到庄前观看。只见五十架飞雷炮，五十架没羽箭，整整齐齐排列车上。鹧寄生将机关看过无差，便先将飞雷炮燃放。命五十人执掌摇柄，五十人管理加石，其余运石之人，虽妇人女子，亦可相帮。只听得一声梆子响，那五十个加石的一齐将石片倒入机内，那五十个执掌摇柄的，一齐奋力转动，但见这石片石块，如乌鸦般从土城上飞出足有一百步之外，只闻呼呼风响，倒也十分好看。众人见了无不喜欢。又听得一声锣响，飞雷炮一齐停了。鹧寄生又命将没羽箭演试。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李自然狠心施毒计 邳天庆再打赵王庄

却说鹪寄生令燃放没羽箭，只用清水，不必下药。亦然五十人摇柄，五十人加水，但两手并头面皆用皮套。只用铛锣为号，当的一声，五十架机关齐发，其水从管中飞出，直射数十步外，宛如匹练横空，长虹飞堕。所到之处，若狂风催急雨，势如奔马一般。虽则水中无药，犹能令人立足不定，透气不得。员外同众人齐声喝采。鹪寄生道：“前面土城一带有此利器，不必用重兵把守，但须一员超等上将管领。”焦大鹏道：“弟子愿当此职，不知可胜任否？”鹪寄生道：“焦英雄肯领此任，最妙的了。”赵文、赵武、王能、李武四人为副，叮嘱小心防守，不可擅离。倘有贼兵到来，等他兵临城下，然后用炮箭隔城攻打。倘贼兵败走，然后开了城门，将炮箭车推出追杀。如已去远，切勿穷追。众人领命。

鹪寄生同了鸣皋等一班豪杰，回转赵家厅上。命狄洪道、一枝梅各领二百壮丁，为左右翼，在庄外左右埋伏。自己同鸣皋、罗季芳带领二百壮丁为中军。分拨已定，时将天晚，只见殷寿回来交令，说火坑埋伏，一应齐备。鹪寄生便命徐庆带领五十名火兵，往西山上面密林中埋伏，若见兵马到来，由他进来。只听号炮，即便纵火燃放地雷，不得有误。徐庆引命而去。

到了黄昏时候，一连几次报到，禀称城中兵马已发，约有二万光景。李自然亲自同了邨天庆带领中军，铁昂为副，殷飞红带前军，雷大春、铁背道人为左右二军，波罗僧带后军，共分五路而来，现今头队已出城关。不多时报说前队离庄三里，停住不进。鹪寄生等齐上望台，远望官军陆续连接而来，宛如一条火龙。看到后队走得甚慢，旗幡攒聚一处，好似保护着贵重东西一般，暗忖道：“这却作怪，岂非宁藩亲来不成？即使亲来，岂有居在后队？此事有些蹊跷。”望了一回，说与鸣皋、员外，大家测摸不出。罗季芳道：“那后军想是老弱之兵，所以行缓，何足为怪。”鸣皋喝道：“匹夫，他十万之中挑此二万，岂有老弱在内？”正在猜疑，探子报说官军左右两队与前队扎住西山足下，那中军、后队俱向庄前大道而来。鹪寄生道：“徐兄，你同罗季芳二人拒敌左边。既他中军、后队俱向庄前，其中必有大敌。待老夫相助大鹏。不可轻忽！”鸣皋领命，同罗季芳带领一百壮丁，到庄左去迎敌。鹪寄生带领徐寿、王仁义、杨挺、殷寿，并二百壮丁，齐到土城上观望。只见官军一字排开阵势，遥望后队，尚未到来。鹪寄生道：“我料他们这后队之中，必有厉害。看他光景，分明等那后队到来，一齐动手。”徐寿道：“他们若用妖法，我们现有猪羊血箭在此，亦不惧他。”

不说这里准备厮杀，只说李自然发军二万，分为五队，自与邨天庆、铁昂带领中军，却命波罗僧保护着一尊崩山倒海九节轰天红衣大炮，要将赵王庄打为平地，鸡犬不留。若说这尊大炮，非同小可。长有数丈，炮中可以走得人，其重数十万斤。因此分为九节，各有螺纹相接，用九辆炮车装载，临时拼合起来。那车上各有机关转动，其炮自能拼接成一。每车一辆，用二百军兵，

前拖后推。发出能有十余里之远。莫说土城不在他心上，就是小小的山头，也被他打去了。只因宁王阴谋谋逆，所以铸此凶器。今日李自然知道江南豪杰尽在此间，他便起这狠心，下此毒手，意欲一网打尽，免了后患。那知天意难违，造物好生，自有高人相救。当时李自然等得炮队到来，吩咐将旗幡遮蔽，休被敌人望见，将九节大炮接连起来。不多一会儿，一切火药炮弹，尽皆齐备，中军帐内，发起一声号炮，庄前庄左，一齐攻打。

我却一口难言两处。彼时一齐动手，我只先说庄左殷飞红听得进军号炮，吩咐三军冲进村庄。众兵一声叱咤，由西山足下飞奔而来。及至前队到庄，那雷大春的左军已进山角嘴一半。鸣皋在瓦房上面望见，便发起一个信炮，带领罗季芳、一百壮丁，在庄口要道之所截住。殷飞红一马当先，冲至庄口，只见一个好汉单手提刀，拦住去路，大喝：“狗强盗，通名领死！”鸣皋道：“老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扬州徐鸣皋的便是！贼奴帮助奸王，可惜污我宝刀。”殷飞红大怒道：“强盗，正要拿你，敢自来送死！”说罢，举起那八十斤龙环泼风刀，照准鸣皋当头砍下。鸣皋将身一侧，起单刀向上迎来。看官，大凡名将遇着名将，皆要称他一称有多少分两。只听得当的一声，觉得十分沉重。殷飞红见他力大无穷，也用尽平生之力，压将下来。鸣皋狠命抬将起来。二人气力相等，那两件兵器，好似生根一般，上也不得上，下也不得下。各人用力，只见两把刀当当的震响，皆觉臂膊上有些酸麻。那只马在地上圈团的转来。只是殷飞红占的在上面，易于用力，徐鸣皋在下面吃亏。若讲二人实力，还让鸣皋的先手。鸣皋想道：“他们人马众多，不可只管较力。”便将刀探出。殷飞红圈转马来，再打照面。

这里罗季芳大叫：“罗德在此，吃我一鞭！”提起那条十三节四方钢鞭，向殷飞红打来。飞红将刀架开，那边鸣皋的单刀又到。飞红暗想：“也是我晦气，偏偏遇着这两个定头货，看来难以取胜。”只听得背后雷大春飞马而来，大叫：“殷先锋，俺来助你擒这两个逆贼！”正要上前，不防一枝梅从树林中跳将出来，提起单刀，向大春便砍。大春忙起笔捻抓招架，二人又杀在一堆。忽然听得西山足下震天震地的一声响亮，霎时间火光冲天。后面官军齐声叫苦，三军大乱。殷、雷二将知道又中了奸计，只得喝令三军向前死战，回去无路了。那知狄洪道舞动双拐，带领众壮丁，将官军斫瓜切菜。

且说铁背道人正催军前进，忽见前面一声震响，地雷轰天而起。一时间山上树木尽皆烧着，把山路烧断，火坑内烈焰飞腾。官军死了无数，只得按住兵马。这里徐庆杀下山来，逢人便斫，五十名壮丁跟着他的威势，也觉得人人好汉，个个英雄，一路杀将进来。官军四散逃命。殷、雷二将见官军渐渐消磨，又加上一个徐庆到来，却抵敌不过，只得忘命死战。

且说鹪寄生见官军一拥上前，攻打土城，一齐下得城来。一声梆子，那五十架飞雷炮，一齐转动机关，石块石片如雨点般飞出城来，打得官军头破血淋，鼻青嘴肿。欲待退后，那军中战鼓紧催，那偏裨牙将各拔兵器在手，退后立时斩首，只得没命向前。及至城濠边首，正欲奋跃过来，忽见一阵滚汤浇来，如急雨一般，着在身上，疼痛难当。有的站立不住，跌入境内，有的自相践踏。一时间齐退下来，那里止档得住。这里大开城门，赵文、赵武喝令将百辆机器炮弹，一齐推出城来追赶。随后焦大鹏、徐寿、王能、李武、杨挺、殷寿，一齐杀出，官军大败。鹪寄生在土城上

观望，看那官军败去百步之外，就命炮箭停止。那六位英雄带领二百壮丁，追杀上去，逢人便斫，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

且说李自然见他们用此器具，把官军打退，吩咐邺天庆休得上前。只望两边退下，抄入炮队后面。一霎时官军尽向两边兜转居中，远远的露出后队，整整齐齐。焦大鹏、徐寿等正要杀上前去，只见后队旗幡展动，也向两边分去，望见那尊轰天大炮，后面炮兵手内火把高举，正要燃放，只唬得魂不附体，没做理会。鹞寄生在土城远望，看见中军向左右退去，正在疑心，忽然望见这尊大炮，吃了一惊，暗道：“我原说这后队作怪，如今如何是好？”只见数百炮兵，手中皆是火把，一声锣响，那炮兵举起火把，向炮门上便点。不知赵王庄上众英雄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霓裳子独救赵王庄 邳天庆枪挑草上飞

却说焦大鹏、徐寿、王能、李武、赵文、赵武、杨挺、殷寿，并土城上鹑寄生，与城上城外众壮丁，一时望见这尊大炮，那炮兵将火把要燃放，个个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连鹑寄生剑术之人，也只束手待毙。这炮离城有二里之遥，随你飞身纵跳，那里来得及过去，止住他点火，只得对了众壮丁说一声：“快快跳下，卧倒地上！”一时间都似鸭蛋般的往土城下乱滚。阵上焦大鹏大叫：“快卧地上！”那城外的众英雄与壮丁们，乱纷纷困在地上，闭了眼睛，咬紧牙关等死。

且说那管领炮台的主将波罗僧，见前面敌军相近，自己的人马已向两边卸开，吩咐炮兵头日举火开炮。这个炮手正要点火，忽见那旁边一株大树上飞下一道光华，那点火的脑袋向着炮门上直滚下去。众三军一齐大惊，瞥见一个女子，手执宝剑，左右一挥，人头乱滚。一时间官军大乱，四散奔逃。波罗僧见了大怒，提了月牙铲，恶狠狠正要上前，只见那女子就地上拔起一面旗来，将根上的铁钻子向着炮门内直插下去，把手中剑一剑削平。波罗僧赶到面前相近，原来却认得的，失声道：“阿呀，原来是她！”回转身来，没命地飞跑而去。这波罗僧乃龟兹国人氏，前在广西山中落草，与绿林魁首大盗陈大刀、李金牛打劫一宗大票

买卖，恰遇霓裳子路见不平，将陈大刀、李金牛杀死，救了一班客商性命银两。波罗僧漏网脱逃。所以今日见了，宛如鼠子见猫儿一般。

却说邺天庆在后面远远望见，大怒道：“俺偏不怕你剑术！”分开兵卒，骤马追来。那霓裳子已进土城去了。那焦大鹏等不见炮响，抬起头来，望见一个女子已将炮兵杀退，便人人胆大，跳起身来，杀上前去，刚遇邺天庆马到，二人即便厮杀。徐寿见大鹏战住天庆，便指挥众人，并一百架机器炮箭，风卷也似地过来。铁昂舞动双锤，拍马迎来，大呼：“休冲俺的阵脚！”恰遇王能、李武二人接住相杀。随后殷寿也到，见王李二人战不住这黑贼，便舞动双刀，上来助战。三人走马灯的战住了铁昂。那徐寿早已杀入中军阵内。他这马刀何等利害，只见人头滚滚，血肉横飞。李自然见来势凶勇，早已逃至队后。波罗僧见霓裳子去了，望见一个小将杀入军中，如入无人之境，他便舞动月牙铲来战徐寿。若说波罗僧的本领，却在徐寿之上，幸得徐寿纵跳如飞，身轻如鸟，善于巧战，所以还能敌得。那杨挺同赵文、赵武见众英雄敌住三将，分作三堆儿厮杀，便喝壮士推动飞雷炮、没羽箭，直冲过去。官军站脚不住，望见退败。李自然恐其三将有失，吩咐鸣金，一路向南昌而走。邺天庆、铁昂、波罗僧本则无心恋战，听得本队鸣金，也便回身退转。众英雄那里肯休，随后如飞赶来。

且说鹞寄生遇见了霓裳子，知道已将炮门钉了，便一同在土城上瞭望。见官军退去，众英雄追赶上前，暗想这三员敌将非是等闲，倘若追远了，炮箭发完，这里望不见，救不及，若有伤损，如何是好？即忙传命，也鸣金收队。徐寿等听得锣声，同了王能、李武、杨殷二将、赵氏弟兄，推转炮箭车辆，回转庄上交令。只

有焦大鹏不肯回身，走又走得快，如飞赶将上去。邝天庆暗想：“你的本领，我岂惧你？只是纵跳厉害，少不得结果了你。若在此处相恃，他有剑客相帮，不知待我诈败下去。”且战且走，转过前面山坡，却不走进城大路，从东边山路落荒而走。焦大鹏不知好歹，果然中了奸计，看看追入山凹，约有十里之遥。邝天庆回转马来，奋起神威，举戟便刺。焦大鹏将刀相迎。战到三十余合。那焦大鹏本领虽高，怎敌得天庆的神勇，渐渐气力不加，两臂酸麻，刀柄发烫，虎口震痛。一个失手，被邝天庆一戟正中前心，死于地下。天庆割了首级，回转城中去了。

再说铁背道人在于西山足下，欲进不能，正在迟疑。那时已交四鼓，斜月东升，遥望山下一个步行贼将，如风雷掣电一般，追赶一员马将。月光之下，看得分明，那马上将官，正是殷先锋部将薛大庆。看看赶上，那铁背道人将马一夹，双刀一摆，从壁陡山坡上直竖下来，真像一道电光。眨眼之顷，举起日月钢刀，照着那贼将便砍。这追赶薛大庆的，正是徐庆，不防高山上忽然半腰中驰下一人，先吃了一惊。况且铁背道人的本领还高他一着。当时急把身子一偏，那刀从肩胛上劈过去，斫去一大片衣服，将缠胸索子斩断，衣服松散，拖挂下来，舒展十分不便。薛大庆回马转来，两下夹攻。徐庆勉强支持五六个回合，只得望西落荒而走。背后二马紧紧追来。

看官，此处并非山路，那铁背道人屯兵之处，被火烧断的地方，方是正路。徐庆埋伏的去处，还在正路的上面。他从山顶上下来，纵火烧断了山路。见官军四散往山脚下逃命，他又从那里再赶下山来，正是三层房子，已到着底。故而此处都是荒坟野树，地下高高低低，约三里之遥。徐庆心慌意乱，那衣服被一株断树

上带住。徐庆奋力一扯，不防前面却是一条沟渠，便向沟内扑通地跌将下去。背后铁背道人的马已到，便举起刀来，一个白龙取水之势，从马背后追将下来，向着徐庆便斫。徐庆正跌个合仆沟中，头在水底，两脚在于岸上。正欲跳起身来，无奈不识水性，身在水底，手臂不能用力，那知后面刀已下来。薛大庆在后面看得清楚，心中大喜，暗想：“你这贼好厉害，赶得这般紧急，定要杀我，却也有今日！”

正在欣喜，忽一道白光，从东南上飞射下来，宛如电光一亮。那铁背道人齐腰两段，溜缰马跌入沟中。薛大庆吃了一惊，扭转头来，向东南上望去，只见南面大路的山上，一个和尚生得品貌端方，宛如阿难降世，指着薛大庆喝道：“从奸贼将，休得逞能，俺一尘子在此！”薛大庆听了，圈转马来便走。徐庆也从沟内爬将起来，见铁背道人死在岸边，拦腰杀死，抬头看见山上有人，听得“一尘子”三字，大呼：“师父，弟子徐庆在此！”一尘子便从山上下来，道：贫僧看见足下跌入沟渠，贼将要待行凶，故此把他杀了。我与霓裳子同为相助你们，见他分军两路进兵，我与霓裳子约定分路，跟着他们兵马。霓裳从南路，刻下谅也到庄。我从西路，在此对山上看望多时。见你们出奇制胜，杀得官军大败，料想必定成功，无须贫僧动手，故此站立此间观望，忽见你被这两个追赶，故此相助一臂。”徐庆谢过了救命之恩，说道：“此人乃宁王手下的大将，八虎将中之一，名唤铁背道人，幸被师父除此大害。”当下二人寻路回庄。那时官军西路尽退，那雷大春、殷飞红同偏裨牙将等，亦皆败回，四散落荒而去。只见落地尸首，兵枪旗旌，抛弃无数。

二人进了庄门，与鹧寄生、徐鸣皋等相会，大家喜欢不尽。

一尘子道：“鸣皋贤侄，你师父同六师伯、五师伯即日也到。”鸣皋称悦。霓裳子说起：“李自然如此狠心，用此大炮。我一路跟随到来，见他们要想燃放，被我杀退众兵将，炮门钉了。如今可速命人将炮运到庄上，将他镇守庄前，使他不敢从南路进兵，我们便好专顾西路了。”众人齐声：“有理。”赵员外道：“今日若非仙姑到来，合村早成灰烬。”众人皆来拜谢霓裳子救命大恩。

鷓寄生吩咐赵文、赵武带领庄丁，先将大炮推运到了土城，镇守南面庄前。一面命杨挺、殷寿带领庄丁掩埋尸首，拾取刀枪，清理战场一切。又命一枝梅寻探焦大鹏下落。不多时回报：焦大鹏被敌将刺死在十里外东山凹内，恰遇刘家庄上巡丁看见，告知刘佐玉，已命棺槨成殓，明日差人送往张家堡而去。众人听了，感伤不已。从此二庄兴旺，焕然改变规模，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余半仙祭炼招魂法 霓裳子金殿里奇能

却说赵王庄自从一尘子、霓裳子到来，鹪寄生便把兵事让与一尘子执掌。将庄前土城改为石城，居中架着九节轰天红衣大炮。西山一带，连造墩煌营垒，一路梅花桩、铁藜蒺、鹿角之类，密密层层。庄上竖起招聚义兵的大旗，厚给饷银。一面命徐鸣皋、一枝梅二人同往马家村，嘱托马金标暗招各路民兵。庄上建造十三层的瞭远台。那刘家庄上，刘佐玉、郑良才来告：焦大鹏的尸首，用上号杉枋成殓，已送往张家堡去。现下共招本庄义兵一千五百，还有外来的也不少。不数日，马金标处指引来的民兵，陆续到了二千余人，各有金标信票为凭。一尘子便命赵文、赵武、杨挺、殷寿，从庄前石城南首，直接刘家庄十里外，联络八座营垒，十二所墩煌。过了几日、默存子、山中子也到，众英雄设宴大会，两庄之人，无不兴高十倍。一尘子命刘佐玉铸造军装，一切刀枪、弓箭、旗帜、攻守器具。看那庄南一带，十里路的营垒、墩煌，联成一气。

又过几日，忽有探子报说：二千余人马，各执军器，整队而来，在庄前扎住。有一个妇人，满身缟素，口称要见狄、徐二位大爷。鸣皋与洪道到石城上答话。狄洪道一见，大喜道：“这是焦大鹏的妻子孙大娘到来，必定要替丈夫报仇。”忙即开城，接

孙氏与众英雄见过了，大哭悲伤，誓报夫仇，今带二千义兵，特来相助。一尘子吩咐狄洪道将人马检点，编入队伍。自此赵王庄上军威日甚，与前大不相同。共有一万人马。而且庄上极富，各处远近村庄义助粮饷，因此兵多将广，粮草堆积如山，与刘家庄联成一气。鸣皋每每想起杨小舫等，要一尘子设法相救。一尘子道：“且等大哥玄贞子或傀儡生到来，方可进得王宫。”

且说那宁王如何不来攻打？内中有一个缘故：自从那日李自然、邨天庆等回转城中，检点人马，少了七百余人。虽则杀了焦大鹏，却伤去了个铁背道人，并这尊九节轰天红衣大炮。宁王十分可惜，埋怨李、邨二人。余半仙道：“千岁休怪他们，只因赵王庄究竟不知有多少剑侠在彼，剑仙法力无边，此等人实难力敌。”宁王道：“相烦先生带兵前去，将村庄扫成平地，杀他个鸡犬不留。”余半仙道：“不必如此。目今他们将大炮镇守南方，那西面山路险峻，他又重重营垒、墩煌，军威日盛于前。我军若去，反中奸计。若向庄前，势必开放大炮。我有一计，只消百日工夫，管教他们死得一个无存。”

宁王问用何计，余半仙道：“此乃我师传授，极厉害的妙法，名为招魂就戮大法。只消命雕刻匠用柳木刻成一寸三分长的小木人万余个，在御教场内，结一个极大的金顶莲花的茅篷，周围做成三百六十个门户，外用鹿角埋伏之类，中间设立法坛，将木人一齐放在坛内。我便日日作法，只要百日完满，将这些木人丢在水中，他们合庄之人，同时淹死；可抛入火内，他们个个满身焦烂而死；或将木人的头切下，他们应时头断。任你剑仙也不中用了。除非脱了凡胎的死他不得，若是血肉之躯，终难活命。”宁王听了大喜道：妙极妙极！只是须要兵马保护。恐怕他们得了风

声，前来抢劫。”余半仙笑道：“不必保护，谅他也不敢来，他若来时，却最妙了。我这妙法比八阵图还妙三分。看看数百门户，户户通连，人若进去了，休说要到坛内，就是立时退出，也退不出去，今年走到明年，还是仍在门户内穿来穿去。况且一进门户，立时昏迷，还能抢劫么？”宁王大喜道：“孤得先生，乃天赐我成功大事也！”遂命李自然速传令雕刻一万五千个柳树人，要一寸三分长，限七日完成。一面命天庆连连建塔金顶莲花茅篷，余半仙亲自监督。我权且丢过一边。

再说赵王庄上，一日兴旺一日。又过了几天，徐鸣皋说起宁王参奏俞谦并十二弟兄之事，霓裳子道：“此事极易，只消我去如此如此，便不妨事了。”鸣皋听了大喜道：“若得如此，极妙的了！”一尘、默存、山中子、鹤寄生齐道：“此计甚妙，相烦霓裳走一遭罢。”霓裳应允。到了明日，辞了众英雄，往京都而去。看官，自此赵王庄上军威壮盛，戒备精严，南昌城内并不前来攻打，只不过各自暗里算计，所以两下相安无事。我且一并搁起。

书中单表黄三保自从那一日奉了宁王旨意，送那表章进京，要求朱宁、张锐从中帮助，带了四个家将，晓行夜宿，路上非止一日。那一天到了都城，在张仪门内高升店住下，先要去见朱宁、张锐。那朱宁本来姓钱，因为正德皇帝宠爱与他，赐了朱姓。他有个兄弟叫做钱安，在良乡县做知县。这两天他告假住良乡去探望兄弟，故此不在京城，只有张锐在于西厂。黄三保打听明白，命家将携了金珠礼物，将宁王书信带在身旁，送到西厂而来。那三保初次来京，人路不熟，见一个老者过来，便令家将问张锐张公公家在那里。老者用手指一所大宅道：“这不是张公公家么？”黄三保便依着他走去。守门的进去通报。哪知这位太监虽则姓

张，却不是张锐，就是昔年扳倒刘瑾的张永。为人忠心耿耿，做事细心，正德天子亦十分宠爱，现今执掌东厂。当时闻得江西宸濠差官到来，暗想咱家素不与他来往，其中必有缘故，便命请到里边。黄三保乃是个卤夫，便将书信呈上，并将金珠礼物，一并排列桌上，将宁王嘱咐他在天子面前要陷害俞谦，并罗德、鸣皋等十二弟兄，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张永以差就差，假意满口应承，吩咐手下人把礼物照数收入，立刻摆出酒肴款待三保。那四个家将在外面，亦然赏赐酒食。张永饮酒之间，探听宁王动静。黄三保只当他是张锐，便把宁王的反迹，尽情倾吐。张永留住了三保在家，暗暗吩咐家人，不许放他一人出外。自己亦去见天子，少顷定有好音。黄三保不知是计，满心欢喜，以为此次功劳不小。

那张永带了宁王书信，一直进宫，来见天子，把黄三保错认张锐、误投书信之事，一一奏明，将宁王书信呈上。正德天子龙颜大怒，道：“老贼擅敢如此！朕躬待你不薄，你却贪心不足，只想谋逆。怪不得众大臣皆奏宸濠蓄意造反，俞谦、王守仁连上数表，说他早晚必定兴兵。如此看来，尚有何疑？”立刻传旨，命廷尉同了张永到家中，将黄三保并四个家将一齐拿下，收禁天牢。待等来日早朝，着张永同刑部严刑审问。张锐得了这信，吓得魂不附体，立刻命人请回朱宁商议。随即差人到江西南王处送信，将上项事细细说明。朱宁听了此信，连夜赶来，打听消息。

那正德天子到了来日五更，驾幸太和宝殿。抬起头来，忽见居中正梁上粘着一幅红纸，约有一尺余宽，五尺多长，好似贴的镇宅符一般。纸上蝇头小楷，只不知写的什么东西。天子见了，吃了一惊，道：“这事奇了。此殿正梁，足足有九丈余高，四围无丝毫立足之处，除了仙人，哪个能上去粘贴此纸？”立召值殿

官查问。值殿官奏称：昨夜并不见有人到此。古语说得好：聪明莫如天子。况这正德皇帝是个英明之主，心中早已明白，莫非就是这班快客所为。即命侍尉将桌子叠起，爬将上去，万万艰难的将红纸扯下。扯下招来一看，那上面粘处的浆糊尚未干燥，不觉心中凛凛。看那写的是一尘子、霓裳子、默存子、山中子、鹪寄生、徐鸣皋、一枝梅、罗季芳、徐庆、狄洪道、徐寿、王能、李武一十三人同奏宁王恶迹，从姑苏打搆起，直到现在赵王庄中，一桩桩、一件件，细细写明，要求天子赦众人之罪，将宁王早早剿除的话。不知正德天子如何发落，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徐鸣皋二探宁王府 朱宸濠叛逆动刀兵

却说正德天子观罢这篇一十三人联名公表，心中知晓宸濠必在早晚兴兵叛逆。随命东厂太监张永将黄三保发刑部三法司审问。黄三保知事机败坏，倒不如实言招认，免受刑罚。随把宸濠劣迹，一一招将出来：如何私造离宫金殿，如何僭越天子仪仗，如何招兵买马，如何积草屯粮，如何交通内监，如何暴虐良民，封某为军师，封某为八虎将，某处暗通山贼，某处结连海盗，朝廷官员，半是宁王耳目，各省疆臣，尽是宸濠心腹。张永得了口供，仍将黄三保收禁天牢，回官复旨。天子大怒，便要亲统六军，前往问罪，遂自封为总督天下兵马神威天府大将军之职。当时有三边总制都御史杨一清奏道：“陛下乃万乘之尊，岂可亲临戎幕。况宁藩反迹虽露，尚未明目张胆，兴兵犯界，是宜密为预备，各处戒严。待他反情明见，然后命王守仁、俞谦，足可制之。”早有朱宁、张锐得知此事，又差人到江西报信。

宁王连接朱宁、张锐来书，知黄三保失事，并有侠客在太和殿私贴表章，天子尽知底细，慌忙与李军师商议。自然道：“既然如此，我们就此兴隆起手。只是余半仙的招魂就戮大法日期未滿。苦得先除这班恶党，然后兴兵，便可长驱直入，免了许多掣肘。”宁王道：“他们不过负隅自保，谅亦不敢出来阻扰我军。”李

自然择于三月初三兴兵起手，大事必成。一面向各处征调兵马粮饷，准备军装一切，连连操演人马。

早有探子报到赵王庄上，说连日各处有兵马到来，城中忙乱异常，莫非早晚要来侵犯我庄。一尘子闻报，吩咐众人小心把守。探马途中相接，一连半月，叠报陆续兵到二十余万。在瞭远台上将瞭远镜看去，那南昌城内城外的营盘，扎得密密层层，营中日夜操演军马。一尘子看到教场之内，就把瞭远镜递与鸣皋道：“徐贤侄，你看奇么，他各处营中俱皆在那里操演，偏偏教场中不操，却扎个莲花大营，这是何意？”鸣皋接了瞭远镜，看了一会，道：“二师伯，这不是营帐，却是个茅篷。四围不用旗帜刀枪，尽插皂幡，而且周围千门万户，望去愁云密布，杀气腾空，莫非炼什么妖法的阵图？”一尘子道：“果然，我也这般想。又是余七在那里不知捣什么鬼，待我今夜去探他一探。”鸣皋道：“二师伯去时，小侄同去。”一尘子点首道：“只是须要小心，不可使他知觉。”各人下得台时，只见霓裳子到来。一尘子道：“贤妹因何今日方回，其事如何？”霓裳子把京中之事细说了一遍。“后来绕道南海，今与七弟同来。玄贞子兄等不久也要到此。途中又遇见了河海生，现今皆在厅上。”一尘子领了一班豪杰同来相见，徐鸣皋与徐寿先拜见了海鸥子，又与河海生相见。见他生得修眉长目，方面大耳，三缕清须，仪表非俗。赵员外摆酒接风，众豪杰雄谈阔论，传盏交杯。徐鸣皋自与海鸥子叙阔别之情，霓裳子讲说私进皇宫太和殿粘贴表章之事。及至酒阑席散，天色已晚，各人皆谨守职司。

到了二更时候，一尘子同徐鸣皋束扎停当，皆是短衣窄袖，软度骁靴，一个带了宝剑，一个插着单刀，径到南昌城来。只见

城外尽是营盘，周围有二里之远。一尘子道：“贤侄营帐上面行得么？”鸣皋道：“小侄本事底微，虽则勉强走得，只恐惊觉他们，不如从民房上走了罢。”二人遂转到北门外大街，上了屋房，连窜带纵，越城而进。鸣皋在后面看那一尘子，宛似点水蜻蜓，一跃十余丈，正如一道青光，莫说声息全无，风都没有，难辨人形。一尘子频频等待，鸣皋尚要竭力追随，暗暗喝彩道：“好个健和尚，名不虚传！”

转眼间已到教场。一尘子同了鸣皋伏在敌楼之上，向下面望去，只见中间一个极大茅篷，扎得馒头形式，约有五亩之地。上插三百六十五面皂幡，点着一百另八盏绿色的幽魂灯。茅篷周围立着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的，约有二三十个，都是黑衣红帽，动也不动，亦不开口，觉得阴气逼人。一尘子也不敢下去。望到茅篷里面，千门万户，弯环曲折，时见火光闪亮，不知中间是些什么古董。二人猜疑了一会儿，觉得胆寒起来，遂悄悄地出得教场。见那街上边巡夜兵丁，马的马，走的走，一队来，一队去，防严得十分紧急。

鸣皋暗想：今夜有他在此，何不进宫去一探小舫。遂向一尘子说明心事。一尘子道：“进去何难，只恐无益。”鸣皋道：“我们见机而行，小心在意便了。”二人就在瓦房上面进得王宫，一路望御花园来。经过妃子宫院，望去那院内灯火辉煌。二人俯身张看，只见一个女子，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生得十分俊俏。桌上铺着一张画图，鸣皋眼力仔细，看那图上画的都是屋面。那女子忽然将画图凝神细看，好似惊讶的光景。鸣皋依着女子看的所在望去，见画图上的屋上，却有二人伏着。内中一个头带武生巾，一个却是光头。鸣皋本性聪明，心中便就疑惑，有意将头摇了几

摇。只见那画图上带武生巾的，也在那纸上摇动，不觉吃了一惊。这一尘子早已知觉，将鸣皋一扯，轻轻说一声：“快走！”说时迟，彼时快，但见那女子伸手下去抓一把不知什么东西，向着庭心便撩。一尘子见势头不好，一手扯着鸣皋便走。只见庭心中飞起一片黑烟，到了半空忽然散天好似摔网一般，从背后直搭过来。幸而走得快，只将徐鸣皋的一顶武生巾卷去。

二人亡魂丧胆而逃，出了城关，到了郊野之所。一尘子道：“好厉害，这个什么妖法？幸我这一跃足有十五六丈，还只相去得半步。若然这一跃近了一尺之地，我二人皆被拿住矣！”鸣皋道：“她只看了这纸，那屋面上的动静，尽皆得知，此是何法？”一尘子道：“总之皆是法术。若非会道术的人来，断难抵敌。你看方才的光景，险也不险？只须玄贞大哥到来，方可破得他们。”

二人一路回转赵王庄上，天将明亮，众英雄起身，皆来问候。一尘子把昨夜之事，说了一遍。鸣皋问道：“玄贞大师伯的道术，比着傀儡生如何？”一尘子道：“各有所长。若讲剑术精明，玄机参悟，掐算阴阳，预知凶吉，乃玄贞独臻其妙；至于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却让傀儡生为第一。”鸣皋道：“我看老奸的行为，即日便要兴兵造反。不然如何各处调那兵马到来，目下约有四十余万光景，日夜操演，其势十分紧急。岂有为了此处村庄，如此兴兵动众之理？”众人都道有理。“我们等他出兵，打他一个出军不利。我们也须操演军马，准备厮杀。”赵王庄、刘家庄，遂皆日日教演兵马。一切军需粮饷，皆调度舒齐。但等宁王造反，便要杀个下马威儿。岂知他们却要收拾完了你们的性命，然后出兵，众豪杰哪里知道。

不觉光阴如箭，已到了二月初头。余半仙祭炼招魂就戮大

法，已到了九十日。这些柳树刻成的木人，手足都会弯动起来。只少十天工夫，便能一霎时尽杀二庄一万余人性命。谁知天不从人，却好来了玄贞子、飞云子、凌云生、御风生、云阳生、傀儡生、独孤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梦觉生、漱石生、自全生到来相救，破他招魂就戮大法。徐鸣皋等三人宁王府内，救出小舫等三人。这就是十二侠士与七子十三生大会江西的故事。余半仙兄妹要与傀儡生大赛道术，天翻地覆的一番大斗。宁王兴兵造反，杨一清拜帅，兵败而回。后王守仁拜帅，征战一载有余，经过无数战阵，朱宸濠被擒正法，一切情由，得罪待官，在后集中细细奉禀，辰下暂请告假。